



天津工厂

# 野火烧不尽

百花文艺出版社

天津工厂史丛书  
野火烧不尽  
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编

---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锦州道6号)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津出字第008号

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9 3/4 字数181,000

1977年9月第1版 198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700

---

## 天津工厂史丛书序

“天津工厂史丛书”的编辑出版，是想把从一九五八到一九五九年間，天津工人进行工厂史写作活动的成果，做一个初步的总结，以便在这一基础上继续前进。

工厂史的写作，是由第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倡议的，并得到苏联共产党中央的赞同，和广大苏联作家和工人的热烈响应。在二十到三十年代期间，苏联工厂史的写作活动，在高尔基亲自主持下，获得了丰富的成果，对苏联的工人阶级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整理和保存了大量有关苏联工业发展的宝贵史料，还培养了一批为数不小的优秀的工人阶级作家，成为整个苏联文学队伍的组成部分。

天津工厂史的写作活动，就是受到了苏联先进经验的启示，在中共天津市委和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帮助下进行的。一九五八年，是一个伟大的、难忘的年代！中国人民以巨人般的步伐，跨过重重困难，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天津工人写作工厂史的活动，就是在这样的年月

开始的。工人们意气风发地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劳动，同时，回忆到了过去的黑暗年代，悲惨生活以及英勇的斗争，而更加鼓足干劲，为澈底埋葬旧生活，和迅速建立新生活进行了胜利的战斗。

“天津工厂史丛书”，可以说是这一时代精神特征的反映。虽然就其写作内容来说，大部分还是旧生活的回忆，但其中已经包含着有觉悟的对比；包含着对于已往反对帝国主义和阶级敌人的光荣自豪；而且对正在进行中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充满信心。就这个意义上说，一九五八年工厂史写作活动的发生和发展，正是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空前提高，革命热情高度昂扬的表現。事实上，写作工厂史活动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不但发动了数以万计的工人参加提供材料和进行写作，并且每一篇优秀的工厂史作品的出现，都立即变成了良好的工人教材，随时随地起到了鼓舞和教育的作用。同时，就是在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工人阶级集体写作工厂史的活动中，涌现出来了一批积极的、有才能的工人作者。

在写作工厂史的活动中，各工厂党委积极领导了这一工作。因此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获得比较大的成果。工会、青年团和一些高等学校的教师、学生，都是这一活动积极赞助和参加者。不少的作家，直接参与了编写和整理工厂史稿的工作。

“天津工厂史丛书”，就其内容来说，是丰富的；就形式来说，也是多样的。但是，这毕竟是一项新的工作，

是群众性的创作。关于它的许多想法和做法，以及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都还不能说是成熟的，还有待于在实践中逐步解决。但是作为天津工人阶级在描写自己的生活 and 斗争，在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感情，在描写工人阶级伟大的创造历史的活动中，他们已经迈出了勇敢的第一步。

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

一九五九年六月

## 序

国营天津棉紡五厂在日本侵占时期叫双喜紗厂，国民党統治时期的后期、解放初期叫中紡五厂。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一九三八年搶占了地皮建成这座工厂，殘酷地統治与压迫工人。国民党来了，工人的境遇并没有什么改变，只不过是由外国的剝削者与压迫者换成了本国官僚資本的剝削者与压迫者罢了。但工人们并没有受騙，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展开了轟轟烈烈、声势浩大的阶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涌现出許許多多的英雄人物，表现了工人阶级的高貴品質。工人斗争虽曾遭受各种挫折，但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紧密团結了群众，一直斗争到天津解放。解放以后，青年职工陸續进厂，他們对于工厂的历史不了解，一小部分老工人也对过去的斗争历史逐渐有些淡忘。在整風以前，我厂部分职工，存在着一些思想問題，如过高的要求生活福利待遇，或者計較獎金，不願参加社会活动，政治积极性不高等，在部分青年职工当中，更为严重，个别的还违反劳动紀律。这些問題严重的障碍着他（她）們前进，也严

重的影响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对此，工厂党委会曾进行过多次教育，总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以致在整风初期这些思想问题还严重的存在着。

在整风当中，市委指示，要在全体职工当中进行一次为谁劳动的教育，根据这一指示的精神，我们开始了工厂史的宣传教育活动。通过老工人回忆过去的艰苦生活与斗争，进一步激励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使青年职工了解到：今天的幸福生活和无比优越的工作条件是前人的斗争换来的；使青年职工痛恨资本主义，启发阶级觉悟，从而继承工人阶级的艰苦朴素、勇敢斗争的光荣传统，发扬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

我们召集老工人举行座谈，回忆过去，并根据这些材料，加以整理，首先画出三百余幅工厂史连环画，在全厂职工当中举行了展览，并用四天的时间进行讨论。这次工厂史的宣传教育在我厂的思想建设工作中，得到了巨大的收获，看了工厂史画展，全体职工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因而大大的提高了政治积极性和工作热情，成为推动生产大跃进的重要因素之一。布场工人高树春说：“我在旧社会受的苦一个星期也诉不完，解放后生活提高了，就把过去的苦日子忘掉了，不愿劳动，有时还旷工磨假，看了厂史，使我觉醒过来了。”他感动的说：“我今后决心在实际行动中克服缺点，搞好生产来报答党。”青年工人们也认识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认识到新社会的美满幸福是通过前人的艰苦斗争才得来的。因此，检查了比吃、比

穿、比花錢不努力工作，不積極參加社會活動的個人主義思想。看了工廠史畫展，織布工張桂珍同志積極要求擴大看台，由原來的八台擴大到十二台，張金禎同志創造了清潔工作法。

工廠史畫展在全體職工中進行了廣泛的深刻的階級教育，后發激勵的作用十分巨大。因而，我們感到有詳細記錄下來的必要，因為它是工人階級的鬥爭史，對於廣大工人羣眾都能起到教育作用。

要描寫工人階級鬥爭的雄偉歷史，僅僅依靠少數業餘作者是不可能完成的。在市委的教導和天津作協的指導下我們逐步明確，必須依靠廣大羣眾，特別是依靠老工人。

黨委宣傳部門曾前後召開了三十多次座談會，請各種不同的人物的參加搜集材料，了解了并制訂出各個時期羣眾運動發展的情況，以及各種典型人物的情況，把這些材料加以整理，同時并抽出本廠三十余位業餘畫家畫了三百多幅工廠史連環畫，在職工中進行展覽。我們在進行思想教育的过程中，繼續后發羣眾，更深入地回憶，全面討論，重點座談，發動參加過鬥爭的老工人寫文章，又發動業餘學校有相當文化水平的學員普遍寫文章，補充材料。這樣做的結果很好，我們从业校學員的作文當中，選出了不少的好作品。在發動工人羣眾普遍執筆的同時，我們又拜訪了當時領導五廠羣眾進行鬥爭的幾位同志，在他們幫助下，我們比較系統地了解了事件發展的細節和核對了許多重要情節，達到了歷史材料應有的真實性。天津作協下放到我

厂的干部，对于組織材料和拟訂編写計劃，輔導写作，系統和修改稿件等做了很多工作。

編写工厂史的活动，並沒有完全結束，在这本厂史中，解放后的生活描写較少，我們將繼續在現有的基础上，組織群众描写和表現今天的和未来的幸福生活。繼續編写的厂史，要求不仅是一部工人阶级自由幸福的生活斗争史，也是一部为建設社会主义英勇奋斗的历史。

中共天津国棉五厂委员会

## 內 容 提 要

这是天津棉紡五厂的工厂史，内容大体上分为三部分：第一輯“血泪的回忆”，是写的日寇、国民党統治时期工人的惨痛生活；第二輯“党领导我們斗争”，集中地表现了当时地下党的組織领导工人推翻伪工会的斗争及其它斗争；第三輯“解放以后”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解放以后工人们积极生产和生活的变化。

这部書中各篇文章的作者，大都是这个厂里直接参加过斗争的工人和干部，所以作品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感染力量。

# 目 录

## 第一輯 血泪的回忆

- “日本留学” ..... 王家祥 口述 ( 3 )
- 控 诉 ..... 孙俊红等口述 ( 14 )
- 偷 布 ..... 田献奎等口述 ( 18 )
- 人間地獄大工房 ..... 楊玉宗 ( 27 )
- 女把头刘瑞芳 ..... 陶桂芳 口述 ( 35 )
- 揍“国舅” ..... 张法元等口述 ( 38 )
- 一个女工的回忆 ..... 賈 珍 口述 ( 45 )
- 两张破席 ..... 徐殿考 口述 ( 50 )
- 一塊狗肉 ..... 楊玉宗 ( 53 )
- 朝不保夕 ..... 楊伯齒 ( 56 )
- 张瞎子与馮培如 ..... 楊芳湖 ( 59 )
- 搜 腰 ..... 张金鳳 ( 62 )
- 国民党来了，我們倒失业了 ..... 刘澤生 口述 ( 64 )
- 大哥的死 ..... 陶景海 口述 ( 67 )
- （附）我們的工厂是怎么建起来的 ..... 白 波 ( 70 )

## 第二輯 党领导我們斗争

- 扎根.....张家枢 口述 ( 79 )
- 反搜腰.....张家枢 口述 ( 82 )
- 推翻伪工会
- 一 “走‘爹’来了‘爷’”.....张家枢 口述 ( 85 )
- 二 工人秘密自治团.....张家枢等口述 ( 89 )
- 三 楊芳潮事件.....楊芳潮 ( 97 )
- 四 刺刀底下“选”工会.....张家枢 口述 ( 100 )
- 五 行动的前夜.....曹鳴鐘等口述 ( 102 )
- 六 第一次全厂大罢工.....徐明和等口述 ( 105 )
- 七 王老五攥孙头.....王老五 口述 ( 118 )
- 八 敢死队.....李庆云等口述 ( 126 )
- 九 請愿.....张家枢 口述 ( 130 )
- 十 斗智.....孙世瑛等口述 ( 132 )
- 十一 紅色工会的誕生.....徐明和等口述 ( 134 )
- 紅色工会成立以后
- 一 青帮头子李洪生.....王老五等口述 ( 139 )
- 二 国民党的花招.....孙世瑛等口述 ( 142 )
- 三 利誘.....孙士荣等口述 ( 147 )
- 四 綁架.....孙世瑛 ( 150 )
- 五 向李宗仁請愿.....张家枢等口述 ( 151 )
- (附) 厂方在李玉祥被捕后給中紡公司的报告..... ( 158 )
- 六 謀福利.....张家枢 口述 ( 159 )

- 七 工人糾察隊 ..... 李庆云等口述 (162)
- 八 女英雄怒打李万浩 ..... 孙士荣等口述 (165)
- 九 反扑 ..... 张家枢等口述 (168)
- 十 夺刺刀 ..... 孙士荣等口述 (172)

### 逮捕前后

- 一 伪二中全会以后 ..... 张家枢 口述 (182)
- 二 代替孙世琚到稽查处去 ..... 徐明和 口述 (184)
- 三 我放走了孙世琚 ..... 张广秀 口述 (186)
- 四 掩护孙世琚撤退 ..... 于文起 口述 (187)
- 五 小庙烧香 ..... 孙士荣 口述 (189)
- 六 不巧的事 ..... 张家枢 口述 (191)
- 七 工人代表被逮捕 ..... 齐淑花 口述 (193)
- 八 回忆大逮捕 ..... 徐明和 口述 (195)
- 〔附〕 敌人供词 ..... (200)
- 九 被捕后 ..... 王老五 口述 (209)
- 十 反动势力上台 ..... (219)
- 〔附一〕 厂方开除七名工人代表的布告 ..... (221)
- 〔附二〕 厂方下令让开除与停职工人移出工房的  
布告 ..... (222)
- 〔附三〕 厂方开除被捕之三名助理员给分公司的  
报告 ..... (222)
- 〔附四〕 厂方在工人被捕后贴出二十七名工人停  
职布告 ..... (223)
- 〔附五〕 张家枢等被捕释放后向社会局控告, 中纺

- 公司接社会局公函后，抄致五厂之公函… (224)
- 十一 胜利是我們的 …… 张家栢等口述 (225)
- 〔附〕 他們是地下黨員 …… 工人翟淑珍的母亲口述 (230)
- 野火燒不尽
- 一 反抗提前開車 …… 薛新春 (235)
- 〔附〕 厂方在张怀海、陈恩祿拒絕提前開車被捕后  
給南区稽查处的呈文 …… (239)
- 二 失业工人要求复工 …… 陶景海 口述 (240)
- 三 黑夜里 …… 王金芳 (246)
- 四 护厂斗争 …… 范仲軒等口述 (247)

### 第三輯 解放以后

- 工作组来厂 …… 楊玉宗 (253)
- 第一屆职工代表大会 …… 李真聰等口述 (256)
- 槍斃张树發 …… 柳駿弟 (260)
- 工人大翻身 …… 楊伯苗 (264)
- 孙玉蘭 …… 王淑敏 (267)
- “生产上是好汉，出勤上是模范” …… 王文义 (273)
- 大 楊 …… 赵 湧 (276)
- 一面紅旗 …… 王文义 (279)
- 陶景海鬧革新 …… 陶景海 口述 (282)
- 老师傅的理想 …… 刘振緒、王嘉琦 (285)
- 机器的主人——张宝順 …… 馮汉群、李錦城 (289)
- 快乐年 …… 王淑敏 (291)

第一輯

血泪的回忆



## “日本留学”

王家祥口述

### 在饥饿里长大

我从小就生长在静海县独流镇的一个贫农家庭里，弟兄四人，一个妹妹，加上父母共有七口人，住有三间土房，一亩土地也没有，只是依靠父母开小水铺维持生活。一到冬天喝水人少时，卖钱也就必然要少，因此生活就更困难了，每天只喝两顿带糠的稀粥。身上穿的是露着肉的破棉袄，下身穿着条夹裤。天冷时，都不敢出门。这样的苦难生活我过了十五年。

一九三九年，日本侵略我国的第二年，也就是天津闹大水那一年，种的庄稼全被水淹了，人们生活就更苦啦！我们一家子连两顿稀粥都喝不上了，整天的饿着，爸爸和妈妈看着我们，直掉眼泪。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就在这燃眉之急的时候，日本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招华工。在挨饿的情况下，爸爸、弟弟和我都卖了华工。日本知道我们这个地方闹大水，人们都没吃的，特意廉价收买劳动力，所以每

个华工才給十二塊錢的安家費。日本当时收买了一批狗腿子吸血鬼，他們从中剋扣每个人兩塊錢，說這兩塊錢是“杂費”。有人不滿，質問：“为什么少發給兩塊錢，只發給我們十塊錢？”狗腿子們說：“这是捐錢。”

这一年，爸爸已經五十多岁啦。弟弟十三岁，我才十六岁，三个人都卖了华工，开始了牛馬不如的生活。一开始，爸爸、弟弟和我三个人在青龙桥和宣化一带当苦力。整天开山、修桥，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沒有。要是监工来了，見到不好好干活儿，就用木头棍子狠狠地打。晚上住在庙里，和土地爷在一起睡，那土地爷齜着牙，咧着嘴，真叫人害怕。弟弟和我都不敢看。一到天黑，就吓的沒了魂。因为没有灯，黑咕龙冬，遍地是山，就像瞎子进了迷魂陣似的。还有的时候，連庙都沒处住，我們就住在帳棚里，在那严寒的冬天里，西北風刮着，盖一个小破棉被，就像在冰窖一样，那睡的着觉啊！冻的混身直打哆嗦，兩個腿都团了起来，不敢伸腿，恨不得鑽到火爐里去，暖活一个够，永不受冷的威胁。从那时起，我的兩条腿，就落下了寒腿的病，一直到現在还没有好。它是日本帝国主义給我造成的。

这种牛馬不如的奴隶生活，我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后来要往东北調，我父子三人都沒棉袄，东北比西北更冷十分，我媽媽又得了重病，沒人照顾。如果走了，沒人卖水，一家子就无法生活。因此我父子三人都沒去，留在家里每天到車站作临时短工，有时就給地主扛小工子活儿，富余时间在家照料媽媽和卖水。就这样三天打魚兩天晒網

的，每天湊合着喝兩頓稀粥，連餛飩都吃不上。在一九四四年的六月，我媽因病沒錢治，又吃不飽，就活活餓死了。媽媽死后，家里的生活就更凄慘了，小弟弟、小妹妹都沒人管。要吃的沒吃的，要穿的沒穿的，投親沒親，靠友沒友，真是走投無路。正在這萬分焦急的秋天，有一天，我們鄰居王寶清，從天津回來，他是天津雙喜紗廠的織布工人。我一見就連忙問道：“寶清叔，你們工廠里用人嗎？”王寶清嘆了一聲說：“傻傢伙，怎麼想到到工廠去作工來啦！那工廠簡直像個活‘地獄’。”我一聽像“活地獄”，不由的渾身打了一個寒噤。可還是說：“管吃的就行啊！”王寶清低下頭來，沉思了一會兒說：“那明天你跟我一塊去吧！”

轉天，我扛着一個小破棉被，上身穿着小破棉襖，下身穿着一條夾褲，跟着王寶清一起來到了天津。頭一天，他到廠里領來窩窩頭和咸菜，我們倆一起吃晚飯。當我咬下一口窩頭往下咽的時候，不禁的笑了，說：“王大叔，一年多沒吃餛飩啦。”這時王寶清微笑的臉，刷一下就沉了下來。我的眼睛目不轉睛的看着他，他帶着憂慮的情景說：“家祥，不要過於高興，痛苦還在後頭哪！”我怕勾起他內心的苦事，因此也沒進一步深問。吃完晚飯後，王寶清並給我找好了睡覺的地方，待我真如親兄弟一樣。當我睡在床上時，不由的回忆起幼年時代和王寶清在一起玩的時候，並不像這樣親密，如今卻比親兄弟還要親。這是什麼原因呢？我想了好久也沒想通。

## 上 工

第二天，王宝清就領我到双喜紗厂驗工。当时驗工特別簡單（正是吃豆餅那年，厂里因工人少都开不齐車，所以驗工随来随要），到人事科量一下身高，測驗一下眼力，写一个条子，什么也沒問，由一个大高个子青年人領我到瓦工部去，交給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头儿。这个老头儿，就是当时代理工头老焦，因为他是干活儿的，所以一点当头儿的架子都沒有。他說：“伙計們，又来了一个。”說着，就讓我和工人們一塊干活去啦！从此我就过上了工人階級的牛馬不如的生活。

当时正是冬天，天气特別冷，真是滴水成冰。在外边干活手脚都冻的裂开了縫。每頓飯只發給三个高高头，一塊咸菜，实在是吃不飽。身上穿着一個空心小棉袄，下身只穿着条夾褲。真是：“北風吹，渾身抖，想父母，更难受。”剛出来时心气很高，認為总算是吃上餚餚咧，誰知道比在家里时更餓的慌。心里总想不干，但又想：剛煩人找个事由，也不容易，先湊合呆着吧！还总吃不飽嗎？誰知道吃不飽的苦头还在后头呢！

### 白天黑夜連軸轉

天气愈来愈冷了，冻的我一点办法都沒有，后来我要求調到暖和地方去干活，恰巧鍋爐房正用抬煤工人，就把我調到了鍋爐房抬煤。那时鍋爐房的头儿是楊宝山，楊头

对待工人们还很好。他教给我烧火，看汽压、水压、水路，暖气等等（杨头是工人出身，体会工人的痛苦，所以对人很好，现在已退休），我心想：遇见工人出身的头儿真幸福，要是遇见狗腿子工头，还不知受多大罪呢！虽然工作上顺利，干活也不冷啦，可是仍然吃不饱，每天十二小时的抬煤工作，比在瓦工部干活更累，虽然活更累，可是窝窝头一个也不让吃多。每天饿的肚子直个劲的叫，眼直冒金花。

为了吃的饱，为了活下去，白天在厂里干十二小时的活儿，晚上就到新中山（现在的钢厂）去推轱辘马，这样连轴转，可以多赚一个工钱，才吃上饱饭。但是白天干十二小时，晚上再干一个班，人又不是机器，怎么能受的了呢？困的我睁不开眼。后来所有推轱辘马的工人，都联合起来，由一个人站岗，看着日本人，一部分人睡觉，一部分人干活。但这并不是公开的，心里总是提心吊胆，有的时候被日本人发现了，就是一顿毒打。后来日本人监视的愈来愈紧啦！不能睡觉了，所以也就不干啦。

### 因“偷”被捕

工人们内心的怒火总是要燃烧的，为了夺回自己的劳动果实，当时我们斗争的办法就是“偷”。开始的时候，我特别胆小，因为刚来到厂不久，人生地不熟。但是我们采取了集体的办法，我胆子也就大啦！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三号那天晚上，九点多钟，天气漆黑，对面看不见人，

靜悄悄的，我們鍋爐房有三、四個人下班沒走（宿舍沒暖氣，特別冷，所以下班後都不回宿舍，一直玩到睡覺才回宿舍）。在“電氣”玩。這時布廠工人李建藻急忙走了進來，小聲說：“兄弟們，幫幫忙吧！今天紗廠小包沒有夜班，九至十二點巡邏的日本人，已經回去睡覺啦，門倒鎖着呢，咱們一起干吧！”我和楊洪彬等四人就一起去啦！不到十分鐘，我們都上了房，有在房上的，有在屋子裏頭的，就用繩子往房上一包一包的系，不到半個小時的工夫，搬走十來包紗。我頭一個下的房，剛下來，薛麻子一把手就把我給抓住了，當時把我吓壞了，不知怎麼好。我就央告他說：“咱們都是中國人，還能白的了你嗎？”薛麻子非但不聽，拿着手槍對准我說：“你再說，我槍斃你。”說着，就吹起笛兒來啦！這是他和日本人的暗號。日本人和偽警察狗腿子們，從四面八方趕來，大槍上着刺刀，硬逼着我們下了房。然後就把我們捆綁起來，弄到人事課。不問三七二十一，上來就是頓劈柴棍子毒打。然後審問工作開始了。日本人問：“誰讓你們偷的？你們的主子是誰？還有哪些人偷來？”我們說：“因為吃不飽才偷的，我們都是頭兒。”为了不連累窮哥們，誰也沒有拉人，就是我們五個人偷來。日本人一看，誰都不說，又是一頓毒打。打完后，就灌涼水，隨後就鎖在小黑屋子裏。在人事課折磨了五天，在十二月十九號帶上手銬子，腳鐐子，就送到軍用倉庫一八二〇部隊（當時日本人的憲兵隊）。又是審問，還是那一套：“誰讓你們偷的？你們的頭子是誰？還有哪

些人偷？”我們說：“已經說過了！”誰也沒哼聲。氣的日本人直喊：“八格牙路”，當下旁邊拴的那個狼狗就向我咬來，剛到我們身邊，就像什麼東西把它釘住一樣，原來是它脖子上的鐵煉，拴在鐵棍上，吓了我們一跳。日本人沒出氣，拿棍子就打，打完了鎖在一間小屋子里。轉天就把我們送到了東車站勞工協會（是個特務機關），只許進，不許出。呆了沒有兩個鐘頭，就把我們裝上了悶子車，送日本當苦力。

### 新港集中營

在天津上悶子車，到新港下車候船，我們住在一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偏僻地方。四周一片荒涼，一望無際。這個偏僻的地方，有幾十間房子，四周圍有兩層電網，中間夾有一道小河。我們住的房子每間有十來丈長，二丈來寬。屋子里兩邊是木板床鋪，住人用，中間是走道，最後邊是三個大水缸，缸上放有木板，是作大小便用的。屋子一個窗戶都沒有，出口入口就是一個門。吃的是：每天發給三個雜合面窩頭，連塊咸菜都不給，只讓喝點白水。另外還有非人道的報告制度：吃飯、上廁所、睡覺等都要向日本人報告。如果不喊報告，日本人就說：“你心壞啦壞啦的有”。懷疑你要跑，就用皮鞭子狠狠地毒打一頓。為了容易監視人們，我們到了之後，馬上就發給每個人一身灰色的“苦力服”和一條灰色的棉毯子。把自己穿來的衣服扒下來交給日本。黑夜白天有日本人和狗腿子們，

拿着大槍監視着我們。因此人們都叫它“活地獄”或“集中營”。我自從進到這裡，腦袋就好像帶上鐵箍一樣，真是有翅難展，过着非人的生活。

到集中營的头一天，楊洪彬就沒有吃东西，我們几个人就更想家啦！第二天一起床，×××就不見了，也不知弄到那去啦！再看楊洪彬呢，混身都發腫了，發冷發燒，直打哆嗦。我把我蓋的毯子就給他蓋上啦，我領到的水也給他喝啦，他哀聲的說：“我光剩燒了，不冷啦，”于是就又呻吟起來了，斷斷續續地說：“什麼時候是個頭啊！”轉天我起來就去看他，連啃聲都沒有，我再一看時，他死啦！我的眼淚刷一下就流了下來。失去了伙伴，失去了忠實的朋友，失去了難友，是多麼讓我傷心啊！聯想到自己的前途，真是渺茫。病死，餓死，牽挂父母、想妻子兒郎而死，以及受着各種折磨死去的人，大膠皮輪車每天都拉出三大車。我們看了以後，都眼暈，心里特別難受。這樣的生活我們過了二十多天。

### 煤 矿 生 活

一天的早晨，還沒有出太陽，我們就踏上了開往日本去的輪船。我們一上船，心里就涼了半截子。心想：完啦！回不了家啦！走了十幾天後，李建藻因為想家，想起父母早日去世，惦記着三個妹妹無人照顧，東想想，西想想，眼前漆黑一团，再加上終日吃不飽，就死啦。我含着眼淚，但是不敢上前過問，因為要是過問，扣上個逃跑嫌疑

犯，就有被扔到大海里去的危險。李建藻死后，身上給綁了一塊鐵，就拽到大海里去咧。这时候我們一起来的五个人，就剩下姓郑的和我倆啦。心里就更加焦急。但又想，光怕也是沒用，活下去，生存下去，就得斗争。于是复仇的心抑制住了內心的酸疼。船走二十六天，到达了日本的函館，在函館下了船，日本人拿我們当兽类看待，对每个人进行消毒。消完毒，就又上車送往北海道。在将要到北海道的时候，我突然得了病，起不来啦。到北海道，住在小坪村（当时矿工們居住的地方），我一直又病了五个多月，起不来炕，长了一身膿疱大疥，也沒有人給治疗。

开始一到日本国时，讓吃大米粥和饅头。但好景不长，过了十来天，就讓我們吃开了麸子面和杂合面啦。可是还不管够，每頓飯給两个饅头，連咸菜都不給吃，每人給一碗蘿卜湯。据說这是日本人的手段：“刘备摔孩子，要买人心”，先給你来个甜头，然后拿你当牛馬使喚。因为这些人送到日本国，很不容易，要是都死了，岂不是更大的損失嗎？果然如此，我一連病了五个多月，病还没有完全好，日本人一看我光白吃飯，不干活，就火啦，大喊：“你的，下井得了。”于是就强迫我下煤窑干活儿去。那时煤窑真是万丈深淵，到井下干活时，都是坐小火車去（因井深），下边有沒膝盖的水。当时規定每人一天扛五十根木头，我病还没有好，那干的了这么重的活儿。請假又不許可，因此我干了兩天，只好要求去干輕便活儿。当时輕便活，一天讓推六十吨煤，我吃不飽，又有病，实在干不

了。有一次，餓的直心慌，兩眼直冒金花，后边运煤車是一輛跟着—輛。我心里真是着急，日本人还拿着木棒滿地轉，心里一害怕，脚底下一滑，就摔倒在小鉄道上，腦袋給摔破了。和我在一起干活的人們，一看我的腦袋破啦，馬上就跑来把我弄出窑口，給上了点藥。日本人就讓回去干活儿，一会也不讓休息。

### 日本投降

一九四五年十月的一天，我下夜班，六点都过了还不見接班的人来，往常都是五点一过就接班来，窑里的日本人一个也看不見了，真是奇怪。这时我們都不干活啦，就回宿舍啦。剛走不远，六点钟接班的人們都迎了上来，說：“咱們快回国啦，日本完蛋，投降啦！”这个消息，很快的傳开了，振奋着每个人的心。立刻把苦臉变成了笑臉，于是大家欢欣鼓舞地向宿舍冲去。

第二天吃完早飯，大家都不下窑干活啦，聚在一起欢乐，歌唱。每个人內心的喜悅，真是說也說不完。大家正在尽情欢笑的时刻，天空中忽然出現了一架銀灰色的飞机，这架飞机只飞有十来丈高，在上空盤旋。大家仔細一看，是中国飞机，于是都喊了起来：“中国飞机来啦！万岁！”每个人的心都沸騰起来啦！跳着，笑着，有病的人也沒病啦！日本人在一边站着也不敢过問。不一会儿，飞机投下来大米、白面、大桶、武器等。我們有了武器以后，馬上成立了糾察队（据說是被俘的八路軍战士带头組

織起来的)，拿着大槍自己站崗。同时把日本人吃的稻米接收一部分，日本养的牛也給宰了，生活改善了。后来我們又去解放其他矿的难友住的地方。一进門口就說：“我西那軍”，向难友作中国胜利的宣傳工作。我們剛出国时，是三百零二人，这时只剩下一百五十六人。我們每个人都怀着复仇的心情。“为死难者报仇，不怕牺牲！”这是我們的行动口号。就在这一年十二月份的一天，我們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 幻想破灭了

一九四六年初，我从日本回到了祖国，有很多老工人都来看我，又是喜，又是憂。喜的是，死里逃生终于回到祖国，憂的是不知受了多少苦难。我上工以后，为了报仇就到法院告薛麻子，結果告了多次，也沒告动。后来連堂也沒过，就石沉大海了。薛麻子挎着手槍仍然是在厂里晃晃蕩蕩，吃的开，說一不二。我非常气愤，国民党政府不給人民作主又有什么办法呢？因此我报仇的心情，慢慢地压了下去。心想：“死里逃生，好不容易回来啦，再鬧出了事来，說不定……。”因此就不敢鬧了，忍气吞声，悶头干活。一直到解放，在共产党、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我报了仇，把那逮捕和杀害我們工人的劊子手薛麻子捉拿法办啦！

(楊进信 整理)

## 控 訴

孙俊紅、王惠珠 口述

在旧社会我們女工是处在最低下、最叫人看不起的位置，我們的生活真是苦不尽言，但为了活命，为了养育我們的孩子，只有忍受着那难熬的岁月，把希望寄托在将来。

由于生活的貧困，我們工人家庭的子女，很多在十一、二岁的时候，父母就得忍痛把我們送进工厂，开始尝受着生活的折磨与侮辱。十一、二岁的孩子还没有机器高呢，干起活来非常吃力，但那班灭絕人性的把头，他們对于一丁点大的孩子們也不肯放松一步，只要他們一不如意，那你就倒霉了，不是打，就是罵，动不动就要开除你，吓得我們整天提心吊胆的不知怎么才好。由于繁重的工作及殘酷的精神虐待，我們大部分人都是精神恍惚，毫无生气，加上吃不好，喝不好，几乎每个人都有了胃病；尤其是我們童工，因为活重，又得不到适当的休息，大多發育不正常，好多人成了罗圈腿，厉害的在兩腿之間似乎成了

一个圓圈，走起路来一搖一晃的，非常受罪。

那时，我們每天上兩班（每班十小时），上早班的人連洗臉水都摸不到，即使是在严冬，也得跑到老远的地方去打一点凉水回来，胡乱的擦一把臉就赶快的进厂干活。



女工們有了病那才可憐哪，医院是有啊，但是不給工人看，非得有当头的条子，才准去看一下，有的女工病了，燒到40度还不准歇班，在家里病或在“单身”病的，也得硬給拖进厂干活，不来就开除。有的人病了，把头們只准請事假。如現在筒搖成車間的检查工郑蘭同志，在十四岁那年（1944）冬天，因車間太冷把手給冻坏了，由于医院不醫治，把右手的拇指与无名指的肉都爛掉了，伤口很大很疼，整天把手拚紧，結果拇指与无名指之間的腐爛处都长在一起，形成今天的右手拇指比左手短一寸多，工作起来極不方便。

一般結了婚的女工，如怀了孩子那就愁死了，天天提

心吊胆的，怕給当头的知道，直到瞞不住的时候，还是被赶出工厂大門，因此那时女工都害怕結婚。

家在外地住或虽在本市而离家很远的女工們，只好住到那監獄似的女单身內，一間斗大的房子，就要挤上七、八个，甚至十来个人，炕上睡不了就睡洋灰地，三九寒冬既不給生爐子，又不給燒炕，屋內冰窖似的，寒氣逼人，冻的我們上牙打下牙直打哆嗦。没办法，只有大家挤紧了身体来互相温暖。

夏天，屋內蒸籠似的，热的透不过气来，加上蒼蝇，蚊子，臭虫，跳蚤遍地都是，咬的我們整夜都不能合眼。

干了一整天的活，累得腰酸腿疼，直不起身来，还不让人馬上回家，还要排队等着門警来搜腰包，夏天倒还好一些，在十冬臘月，大風大雪的天气里冻得人都快要僵了，也得老远的解开衣服等着搜查，解得慢一点就得挨打，搜你时乱捏一气，搜完后就一推老远，稍一不注意就要摔死，如果要搜出来一星半点的布条、紗头，馬上就被帶到一間屋內进行审問，拳脚相加，打得鼻青口肿还不准人哼一声。

在那吃人的社会里，女工們連长的漂亮一点都像是犯了罪，她們除了忍受生活的煎熬，还要忍受那班野兽們的侮辱，不論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只要他們高兴，就可以随便乱来，瘋狗似的，到处乱嗅，有的甚至跑到女厕所內乱抓人，一到星期天或其他休息日，这班流氓吃飽了喝足了，就三兩成群的东倒西歪的硬往女单身內闖，还滿口胡

說，吓得女工們栓上門，坐在屋內連大气都不敢出。

記得那時布場有一個女工，因為長的還不壞，不幸被把頭侮辱而有了孩子，在孕期总算未被开除，但孩子生下后还未滿三天，就被強迫着上了班，可憐她臉色焦黃，眼窩深陷，連走路都缺乏力气，還得去干活，至于孩子，則因為沒有“來歷”，只有被活活的扔了。

還有一個年輕女工，也由于長得漂亮，而被萬惡的把頭給糟蹋了，可憐她年輕輕的，忍受不了這種侮辱，就偷偷的跑回老家，不几天就傳來了她的死訊。

像這一類的事情，簡直是太多了，仇恨填滿了我們每個女工的心頭，只待時機一到，立刻就迸發出復仇的火花。

在黨的地下組織領導下，女工們的覺悟不斷提高，因此在一九四六年全廠性大罷工時出現了人人皆知的“四大金剛”的英雄行為。我們终于在黨的領導下，用自己的雙手和智慧爭得了本身的解放。

(海 帆 整理)

## 偷 布

田献奎、宋文先 口述

一九四四年的冬天，正赶上日本鬼子的强化治安，把我们实在饿坏了。一天十几个小时的活，连半饱也混不上，肚子是不饶人的，整天价为这个肚子发愁。没有别的办法，只得下了班又去中山钢厂当铆子工。就这样的连轴转，还是吃不饱。又累又饿，个个被折磨的脸上像得了黄病那末黄。身子瘦的都是皮包着骨，真要是一下子摔倒了，就别想再爬起来。

为了活下去，我们和鬼子作了一些无形的斗争。当时斗争目标，一个是“消极怠工”；一个是“偷”。因为没有组织，被日本发现和搜出来了许多布和线。鬼子对我们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手段：扒光屁股示众，皮鞭子蘸凉水……等。就这样子，不但没有把我们镇压下去，反而叫我们把他的眼睛——工贼，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日本鬼子發現偷布以后，崗哨增加了，搜腰更加严格了。連穿的破鞋也要脫下来检查检查。厂內的巡邏增加了次数。白天不知什么时候就鑽进厂里，东瞧瞧、西看看。平时对工人最毒辣的矮鬼子南波，更是勤了，一进厂手不离棍子，看誰不順眼就是一棍子。

南波，真不愧是他們天皇的子孙，又矮又瘦，个子小的比織布机高不了一寸。兩根秃眉底下凹藏着兩只老鼠眼，眯眯着，从眼角里瞧人。別看这鬼子长的样不好，对工人是又狠又毒又狡猾。只要一进厂，就像小偷似的溜牆根看人。他那根棍子沒有一次不开张的。

这几天，矮鬼子南波和瘦猴子高野总是一起进厂，进厂先堵茅房。高野堵門口，南波进去不問青紅皂白一人一棍子。有的工人一見南波，往外一闖，堵門的高野是上边一巴掌，下边一个絆子，把你摔个大扒虎。管保你头晕眼花，半天爬不起来。

高野，这个猴子，个子比南波高，黑光眼鏡总不离眼。可別看这小子瘦得皮包着骨，摔得一手好跤。最拿手的一招，算是“大背跨”了，摔人是又狠又重。平时和工人摔跤，如要摔不倒你，反正想法得揍你一頓。从此，工人们和他摔，就讓他几分，叫他摔倒。这样，他更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啦。

## 二

这几天，織布厂的工人干活是提心吊胆，处处留心，不知那一会就倒霉挨一顿揍。鬼子怎样凶，怎样鬼，我們到底摸清了鬼子的脾气，当时在工人当中有一句俗語：“不·打·勤·的，不·打·懶·的，单·打·沒·长·眼·的。”来·表·示·工·人·們·应·当·怎·样·留·神·鬼·子。其·实·工·人·們·沒·有·多·比·鬼·子·长·一·只·眼，只·是·多·了·一·个·心·眼——我·們·叫·加·油·的·小·孩·們·替·我·們·放·哨。哨·位·設·在·仕·上·科·門·口，只·要·有·鬼·子·一·进·南·場<sup>①</sup>，小·加·油·們·就·跑·过·織·布·場·一·喊，全·厂·工·人·把·布·机·一·齐·开·动，刹·时·布·厂·机·器·全·开·齐。就·这·一·手，把·鬼·子·們·騙·的·总·說·我·們：“干·活·大·大·的。”

有一天，矮子南波进厂了。有一个姓崔的織布工人，一見南波就有气，心說：“好小子，又来监工来啦，监工我·也·是·不·干·活。”站·在·車·前·就·是·不·开·車。南·波·这·小·子·还·是·真·灵，一·眼·就·看·見·他·了。轉·一·圈·他·接·头；再·轉·一·圈·他·还·是·沒·有·开·車。南·波·火·啦，瞪·着·眼·竖·着·眉，把·崔·推·了·一·跤，把·这·車·上·的·卷·布·軸·放·下·来·倒·了·好·几·碼·布，也·沒·有·找·着·接·班·印<sup>②</sup>，拍·了·拍·崔·的·肩·膀·說：“你·的·干·活·大·大·的·好。”其·实·姓·崔·的·并·沒·干·活，只·是·把·接·班·印·織·在·大·刺·軸·下·边·給·压·着·的。就·这·一·手，把·王·八·旦·騙·了，鬼·子·作·梦·也·想·不·到。

我們的胆量是越来越大了。有了这帮加油小孩，我們确实方便多了。

① 南場，指織布場，包括打軸科、穿筘和織布整理車間。

② 接班印，是上一班和下一班的分班記号。

一天，南場日本总头十吉桑进厂了，大家把布机开的嘩啦、嘩啦山响。十吉桑是个大胖子，进厂轉一圈准走。到住上科叫加油小孩們，搬两个木凳子，并在一起一块坐。他塊大，坐两个凳子都没有富余。叫小孩輪流捶背，捶得他这个懶猪不断的哼哼。

我們为了叫他看不出毛病来，在他面前也使障眼法：一次，推紗的姓楊的，知道十吉桑进厂了，把早已准备好的一車紗故意推在他面前站下。拿出毛巾假充擦汗。十吉桑看看全場，每台車一盒滿滿的紗，很高兴的走在楊的面前：“楊的！”一伸右手大拇指：“干活大大的，休息休息的有。”就这一手，以后你在他面前躺着他都不管你。

### 三

夜班，織布厂几十燭的大电灯，照的我們昏头昏腦。肚子整天吃不飽，被布机这么一震，个个腦袋都要裂口似的痛。为了把日本人早点騙走，我們勉強干几十分鐘活。

鬼子們走了，布机稀里嘩啦的停下来，有时剩下几台車。怕达怕达的声音，刹时消失在熱鬧的欢乐中。

布場，这是干活的地方嗎？活似农村的庙会：說笑話的，講故事的，三一群五一伙，鬧鬧哄哄，比武場更为熱鬧，把布撕开十几寸，两个人对折，看看誰的手快……。有的在布机上倒紗，有的在上貨①，准备着明天的收获，

① 上貨，是指工人偷了布和綫纏在身上，准备帶出去。

明天的糧食。白天打一天繃子工的人們，躺在車當子里，早已發出鼾聲。這是多么甜密的夢啊！

噢，南波進場了。哨兵發出了警號，頓時布場工人完全惊醒。人們圍着車，亂哄哄。剎時布機一齊開動，機器嗡嗡山响，布機好似也知道我們的心，在日本鬼子面前顯顯它的威風。矮鬼子南波提着棍子，站在大道當中，看看誰不順眼，就抖一抖棍子威風。

南波走了，崗哨又發出信號。工人們的心也慢慢的停止了激烈的跳動。布場里又恢復了歡喜，布機，又停止了轉動只有天軸帶着几百根皮帶，發出嘩啦嘩啦的節奏聲。

南波，這個狡猾的東西，他並沒有出廠，跑上了天軸馬達上，用木棍捅開天軸鐵門偷看了全場情形。這個混蛋不看便罷，一看，可把這小子的肺氣炸了。全場車都停了，工人們都坐在車上聊天……。南波氣勢汹汹，嘴里用他那不熟練的中國語罵着：“統統的心壞了，八格牙魯，”闖進布廠，棍子在我們工人頭上、身上亂飛。有的倒下的綫沒有來得及藏好，被他看見更是一頓亂打。就這一回，兔羔子在布場足足呆了兩三個鐘頭，才他媽的滾了。

鬼子這一手，我們真吃了一大虧，可是我們也長了一智。從那天起，我們不但在天軸馬達上設了崗，同時在打軸科門口也有我們的人啦。“偷”我們也由幾個人搭伙了。我們這一伙差不多都是修理工人。跟日本鬼子屢的中國

人守衛也敢得連系，勾上了。每次帶貨都平平安安出去了。就这样，不但解決了我們生活上的一些困難，還幫助了一些窮哥們的大忙。

#### 四

旧历年快到了。我們這十几個人，打算搞一下大的，哥几个热熱鬧鬧地过一个痛快年。大家合計，在末了第二個夜班把貨帶出去合适。大伙預備一大批貨，十几匹布。在星期五天亮以前，分別把布上好了。每人差不多兩匹半布，腰里、腿上都上滿了。用綫繩捆的崩緊。外邊用小夾衣一罩，一点漏洞也沒有……。

汽笛响过，紅灯着了。工人們开始下班了。我們也分开下班了。

剛出布厂門口，就是一惊。大批的鬼子把住了門口，把每个工人盯得死死的。退，是退不回去啦。鬼子的长槍短槍逼得我們只有前进沒有后退之路。赵大个用腿一搥我，意思是“闖”！我們把心一橫，豁出去了。

工人們排成长长的一列。搜查开始了。这次特別厉害，从头上到脚下的鞋底，都要检查检查。我的心，跳得特別厉害！似乎要跳出来。心說：坏了。“叭、叭”的打人声，哭叫声，匯杂一片……。

搜查越来越逼近了。大队也越来越縮短了。我的心更加紧张起来。突然，南波噢的一声“你的出来。”害怕是不頂事的，我便挺身而出。南波看了我的神态，上去就是

一个嘴巴子。当时只觉得脸在發燒，兩眼發黑，腦袋嗡嗡乱轉。也不知到是几个鬼子乱打乱踢，我把眼一閉，任凭于你。鬼子們像餓狼一样把我身上的布全都卸下来了。把我推在队伍一边，把布挂在我的脖子上……。

日本兵把我們压在人事課后边小屋里。我一看：糟了，全是我們的人。赵大个的衣裳都裂开了大口子，嘴巴子肿得高高的。我用胳膊碰了他一下，看他的眼睛，已經領会了我的意思。

屋門打开了。南波、高野……好多鬼子，嘴里嚙里嚙里發出凶惡的声音。人事課的汉奸大褂李也摆出了擰眉瞪眼的惡像：“都把衣裳給我脫嘍，我叫你們偷……。”南波、高野、人事課的家騰，小板……。每人手中一把馬鞭子，蘸了水在我們身上乱抽。昏过去，用凉水噴过来。大褂李在一边不住的叱喝：“还有誰，叫你們偷……。”我們始終沒有招認。

一連好几天，我們七个人連一点凉水都沒进。肚子餓的呱呱叫。动一动身，痛的好像錐子扎心。晚上也不知几点鐘，从門上边扔进了好几个燒餅，这是誰在关心我們，救我們？后来才知道，是人事課的穷哥、知己朋友孙胖子，冒着生命危險替我們带进来的。

天下的烏鴉一般黑。穷哥們的心却永远是心連着心。日本要把我們这七个人送到日本国去。布場的穷哥們，为了救我們，在日本面前求情，在厂长面前請願。但是，可恨的鬼子不答应。“不干了！”全体工人憤怒了。布場的机

器都停了，紅牌个个立了起来。工人们一上班就坐在布机上……。不给人不开车，多会见人多会开车。布场的吼声，惊动了日本人：机器上的紅牌像树林子那末密，一根挨着一根。鬼子们看到这种情形，怕工人们起来闹事，答应了。人放回来了。我们斗争胜利了。

## 五

旧历年前夕。我们七个人，终于又回到了布场。穷哥们的热乎劲，别提多大了。像多少年没见面的老朋友，问长问短。有的说：“这事出的希奇！那一天鬼子就好像点名要咱们似的。”有的说：“不，一定出了汉奸，报告啦。”赵大个说：“对！一定有人报告了。”你一言，我一语，大家在谈论着。张师傅说：“那天正赶上我倒水去，咱们的二头杨白毛，打外边回来，看样子有点嘀嘀咕咕的……。”“好小子，跟我们来这一套。”赵大个火了，用右手一挽袖子：“打死他个×××的”。我们到底把事情弄明白了。

就在出事那天晚上，二头杨白毛，偷偷的溜出布场，到日本面前报告了。鬼子当时赏了他几十块钱。

大家合计着，一定要报仇，出这口气。决定在大年三十晚上砸断狗×的腿。你不叫我们好过，我们也要你过不去年……。

第二天，二头杨白毛没有进厂，我们觉得很奇怪，田师傅走来跟我说：“报告的不是二头。”我觉得很奇怪

說：“你怎么知道？”田師傅說：“二头叫我来跟大伙說明……。”

当时我把这事告诉了大伙，知道这事已經暴露了。这小子有了准备。气，我們是要出出。事情要是鬧的太大了，他向鬼子再一报告，我們的仇不但报不了，連飯碗也不一定保的住。暂时压一压火，表示大家能容人，但絕不能平白完事。

以后，我們哥几个“偷布”，他不但不敢去报告啦，反而到門外边替我們放起哨来啦。

虽然沒有打他一頓，但他已經知道穷哥不是什么好惹的。

(宗 勳 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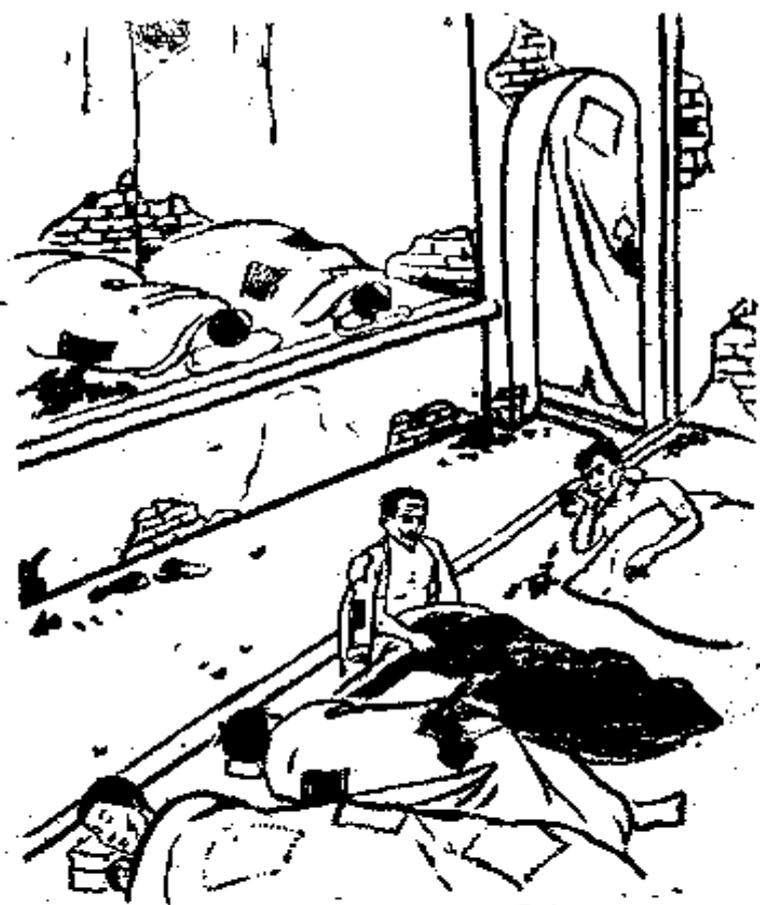
## 人間地獄大工房

楊玉宗

我十六岁那年，就在双喜紡織株式會社織布。住在靠近老中山鋼廠（天津鋼廠）九間大工房的一間又潮濕、又髒、又臭的五號房里。屋子里有四個大炕，每個炕上睡着十多個人。冬天擠在這個屋子裏的都是缺衣少被的人們，約有80來口子。就是揚風飄雪的三九天裏也不給火爐子，冷得像冰窖，玻璃上和牆皮上冰霜一冬也不化。我們睡在冰冷的炕上，凍得緊緊的萎縮着，睡不着，就互相打起通腿，睡在一個被桶里，誰也不嫌誰骯髒。

我當時和霍金玉（現在棉紡四廠的）就是睡在一起的。當聽到廠內響過上工的大笛後，就趕忙起來洗洗臉。所謂洗臉，就是用冰涼的自來水，將眼上的疵模糊濕潤下去。

每個人都提個各色各樣的、掉了揸磁的破提盒，還有的拿着個飯碗的，怕手冷就掖在懷里夾着。一出大工房門，冷風刺骨，混身打顫，忙把衣襟圍緊些，一路小跑。跑到廠內穩了腳，這才算好受些，因為廠內有暖氣。可是每當下



班，由厂内跑到大工房里，可就惨了，就是穿着棉鞋的人，也受不住冰冷潮湿的洋灰地，像冰一样的镇着，脚底板生疼。何况我们很多人没有棉鞋穿。后来都生了冻疮。我记得高兰柱等人，没有长裤子，穿着裤衩上工，冻得腿脚肿的很粗，走起路一拐

一拐的搖搖晃晃。我們只好围着棉被坐在炕上，暖着脚。凄惨的情形跟要飯花子并没有什么差别，通身上下穿的戴的，都是“破衣罗索”的，棉花“滴溜搭拉”的，露着肉，裤子的棉花滚成一个蛋，踏拉着破鞋，露着脚趾和脚跟，头上的头髮长长的，浮着一層灰白色的浆紗灰，使得头髮像干草一样，一点光澤也没有了，脸色像死了一样的蒼白，带着几条汗水泥迹。如果不是有一双活动的眼睛，不时的眨动着發光，誰也看不出是个活人。

我們在冬天里，常盼望快到夏天，可是到了夏天就更难熬了。屋子里比院子外边还潮湿，屋頂上，犄角旮旯都

挂满了蜘蛛网和踢灰。牆皮上生长着绿苔，再加上棉鞋、臭袜子的气味，使人喘气都困难。白天干了十二个小时，挨打受骂，累个半死好不容易下了班，可是夜晚的臭虫、蚊子、跳蚤、虱子，咬的睡不着觉。半夜里工人孙吉深起来，捉拿臭虫时，眼睛都看得麻了，太多了。不知先捉哪个好，就赶紧张着双手在被褥上搓，染上的血一片片的，手上粘合的血，发出恶心的臭味，像是杀了人似的。

遇上个阴天，人们在屋子内闷热得更透不过气来，汗流不止，用把扇子搨搨是不顶事了。别号房的人们，早就抢占了露天戏台上去睡；我和田大起、刘连生、张景田等人，只好冒着毛毛细雨，在院地上铺上一令席，盖着一令席睡。醒后被子湿了，浑身骨头节像落了挂似的酸疼无力，勉强地去上工。

白班熬过了，心想着倒过夜班来，在白天睡觉可不再受蚊子、臭虫咬了，那想到竟有各色各样的和大小不同的苍蝇，围着你的头上嗡嗡转，人们刚睡熟，就被这些寄生虫们搔脸搔醒了。我们气急了。起来把门窗敞开，往外赶苍蝇，但过了不会，也不知道从那里鑽进来那么多的苍蝇，它们就像是日本人特意派来的不会说话的汉奸狗腿子们一样，不分黑日白天的折磨着我们，我们只好把汗臭味的褂子蒙在头上睡下去。

当你下地小便去，常听到脚底下被踩破了的蛆发出叭叭的响声。茅房里的蛆比粪还多，当你看到那些白花花的蛆正在拼命的滚动时，会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难受，心

里發慌，那成群的綠豆蠅，嗡嗡的轉，好像因為蛆把糞都霸占得一點空隙也沒有了的原故而着急，亂飛亂叫，蛆常常順着牆跟爬到屋內去。

當你進屋上炕時，地下的跳蚤早抱住了大腿，拚命的吮着我們的血。身上的虱子常捉常有，衣服上有，被子上也有，我記得趙銷森拿虱子拿不過來，太多了，怎麼辦呢，就用半塊破磚頭使勁砸。當時有人問：“這樣的衣服和被褥子怎麼還要？”你就會聽人們很熟練的回答：“工人三宗寶：破鞋、破被、爛棉襖，外帶虱子咬。”這是當時流行的民歌。

我們常年住在這個潮濕的屋子內，人們通身長了濃泡疥瘡，日本人的醫院，也不給中國人看病，人們黑天白日刺痒的睡不好覺，後來都買點價錢便宜的瓦碴子疥藥，用香油在碗底下調磨後搽上，弄得身上，衣服被子上竟是硫磺氣味，壓過了身上的汗臭味。疥瘡的疙瘩被褲子粘合掉了，與血淋淋的嫩紅肉磨搽着，疼得難忍。上下班走路都很困難，常年的流着黃水。

我們每天干十二個鐘頭的苦役，每頓飯只給三個糠窩頭、一小塊咸蘿卜，後來連塊咸菜也不給了。工人們只可忍着飢餓把每天九個窩頭包出去兩個，為了先拿下錢來買點胰子用或者換碗豆腐漿喝。可是，把頭們就利用工人們往外包窩頭來殘酷的壓榨勒索，從中得利。如果你嫌錢少，窩頭不包給他，就在廠內想法找岔打你。我也給把頭劉魁等人包過窩頭。

后来汉奸郝富贤“大褂李”们，明目张胆的随便拿工人们窝头房的窝头，用面袋装，用大包袱皮兜，这样一来面子少了，可是卑鄙的奸商式的窝头房的掌柜——董振海，进一步的纵使伙友们偷工减料，把窝头眼加大了，皮很薄。把面子偷出去换了钱，置了房产土地。有人曾因为质问过窝头房人们为啥窝头越蒸越小而吵起来了，那窝头房的一部分伙友混横不讲理，用大扁担殴打得这个工人鼻口出血，从此工人看清楚了，他们是汉奸和奸商们的流氓手。后来给你嘛你就得要嘛，不管是缺一块或是苍蝇咬过的，一律不换，如果你要换个大的，就会骂你捣乱。为此被打的人是无数的。

跟我在一起的霍金玉、张景田，不包窝头，还是吃不饱肚子。我记得杨凤岭吃一顿饱饭是十二个窝头。后来杨凤岭、霍金玉们都饿的熬不住偷着跑了，连月钱都不敢算（因为日本人不准许随便不干），张景田每天下了班除了无精打彩的蒙着被子睡大觉，就是躺着，从来没有和别人闲聊过，眉头常常是紧皱着。我问他：“你怎么老睡呢？”他说：“吃不饱不睡干嘛去呢！”我这才明白他是用这种办法来忘记肚子饿。我当时年纪小吃的不多，将剩下的一个半个的窝头给他吃。就这样他还是熬不住，实在饿的受不了啦，坚持到发了薪，将一个月的钱，买点配给面粉（当时日本人实行强化治安，东西实行配给）和煤球，又借了个炉子，做了一锅稀面汤请大伙儿喝。他说：“咱们弟兄再在一块吃一顿团圆饭吧！”他的声音是那样低，又颤

动，我們都很难过，心里却在說：你可別当兵去。可是嘴里說不出来，因为誰也沒有力量把他留住。大伙儿說：“希望你在外边，多加保重身体！常来信。”

当晚九点多鐘，大工房四周一片漆黑，对面看不見人，我和田大起、刘連生、刘广仁等，分头放哨（怕日本人和汉奸們看見捉住了），有的人到外边去接扔过去的鋪盖行李。这时我心里很难过，便对张景田說：“我也跟你当兵去！”他安慰我說：“你年紀太小，不行。軍隊的生活太危險！”我听了更难过，眼泪汪汪的呆站着，不知說什么好，只恨不能自己再少吃点，多剩下点窝头給他吃，使他可以不去当兵。他像是領会了我的心思說：“在这个年月里，日本人逼得咱中国人沒活路，常言道‘爹死娘嫁人，誰也顧不了誰呀！’天不早了，咱們哥們有見面的日子，你們忍着吧！”說完，就慌忙的鑽过宿舍圍牆上的电網去了。可是我回到大工房屋內，还是在想着他那留下的一句話——忍着吧！似乎告訴我，将来他会打过来的。

生活越来越坏了，关給的窝头像黑狗屎一样黑，带着整个高粱粒子和糠皮，硬得像砖头子。我記得最清楚，我将三个窝头卖了两个，換兩碗豆腐浆子，强把这一个糠窝头送下肚子。可是到解大便时，就像女人生孩子一样困难。拉不出来，拉出来时，肛門早破了，直流鮮血，疼得我蹲不住了。当时人們都这样說：“这样的糠窝头，真他媽的吃也难吃，拉也难拉。”

工人們常年的受折磨，生了病沒有人管。有一年

我得了病，覺得頭大，眼前冒金花，實在頂不住了，在工房住着，誰也照顧不了，因為漢奸狗腿子們每天到大工房來強逼着病人上工，不管你死活，只要有口氣就得干活去，不允許你請病假。就這樣，在人們上工後，我讓同屋人把門鎖起來，把飯票交給他們代領，後來漢奸們知道了，再用這種法子是不行了，只好鑽進天花板上面去，我身量小，躬着腰提心吊膽的蹲在里边，黑洞洞的，淨是蛛網、灰塵，噲的不敢喘大氣，更不敢咳嗽。唯恐漢奸“大褂李”發現了會挨揍；要是交到日本人手里，就不知道會受到什麼樣的慘無人道的刑罰。就是藏在這里，也被漢奸們知道了，用棍子在天花板口處亂撥弄了一通，嘴里連罵帶咋唬，但我沒有出來便用手電筒照。更毒辣的，是飯票不允許代領，這對病人來說，確實是個極嚴重的威脅；要吃飯就得上班。漢奸“大褂李”逮着我們歇班的人，就不分頭腳亂打，嘴里罵着：“他媽的！人歇班，飯票不歇班！”就這樣，我們大伙沒辦法，就逃跑回家了。

但是，離着家鄉遠的工友，因病被強迫上工，被打後氣病了死去的，就有七、八個人，僅知道的就有薛新春的弟弟薛新華和徐勝考的哥哥，還有王家章、王少夢。病死在大工房內，由於沒有人管，就叫蒼蠅爬滿了屍體，後來在七竅里往外爬蛆，被漢奸們拉到靠廠房東邊的一塊又地上，也不管埋葬，被瘋狗們吃啦。

工人們每天餓着肚子干，都不知道自已活過今天，是否能活到明天。每天下了班，還得趕到新中山鋼廠和興元

植物油厂去打“狮子工”（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临时工）。就这样，晝夜的連軸轉着苦干，熬得人們像是沒有魂灵，走着路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臉色熬的都像鬼一样的难看，还是吃不飽肚子。

最后，工人們被日本鬼子的“强化治安”的鬼办法，逼得由怕死而又不怕死了。要活下去，就只有一条生路——偷出厂內的东西来換錢度日。我們冒着危險，將綫和布藏在身上，闖三道日本和汉奸們搜查的卡口。后来工人任汉卿、王家祥等人被日本捉住了，用各种非刑来折磨，灌凉水还不算，又将他們送到日本国去采煤。凶惡殘暴的日本人，用这种办法来威胁我們，可是我們都說：“別他媽的听那一套，送秃蛋国去（日本国）也不怕，能讓他們打死也不能干等着餓死！”

就这样，大工房的四个大炕上，原有六十來口人，后来餓跑了很多，只剩下十多个了，也不知道那些人现在还活着呢，还是死了。

过了不久，忽然間，日本鬼子見了中国人不打不罵了。他們在一天的下午，都跪在工务科內恭恭敬敬听着日本天皇裕仁广播講話，回来后精神頹喪的說：“我們的完了完了的。”并挑着大拇指說：“你們中国人是掌柜的干活了。”人們挨打受罵盼星星盼月亮的盼到了这一天了，日本可投降了。我們都高兴的狂跳起来，也有的人在炕上折跟斗，大笑大唱。

## 女把头刘瑞芳

陶桂芳 口述

早先，在我們細紗車間有个三十多岁，又矮又胖的女人，生着兩顆賊鼠眼，活像个母老虎，这便是女把头刘瑞芳。这个女把头，在日本鬼子时期就是鬼子的紅人。在日本人面前嘻皮笑臉，献媚鬼子，見到工人就把臉一搭拉，像是欠她五百大洋錢似的；国民党反动派来了以后，刘瑞芳又和厂里的流氓坏蛋拉上了弦，仍然欺压年青幼小的女工。一提她的名子，女工們顿时渾身顫抖，害怕。那时候，細紗的女工都是些年青体弱的小姑娘，她們为了养活自己的父母，在十一、二岁就进紡織厂作童工，为了吃飯，整天提心吊胆，进厂以后却又老是担心挨打，因为女把头打人像家常便飯似的，她看你不順眼，就打嘴巴子，举起木棍，不管屁股臉就是一頓痛揍。女工們的艰苦生活和肉体的折磨，使她們变得沉默寡言，虽然挨了打心里气愤，但誰也不敢說話。那个社会里，哪有穷工人說理的地方呀！有个細紗女工杜鳳云，那时只有十五岁，沉默老

实，只知道干活，在技术上是一把好手，有一次，她接齐了头，在車挡里刚站下，女把头刘瑞芳走了过来，不問青紅皂白就一陣痛打，她右手抓著杜鳳云的头髮，下面用脚踢，左手揮舞著細紗車上木制的毛棍向头部身上抽打著，尿盆洗出来的嘴，不断的罵著“小×”，“挨×的”。顿时，杜鳳云被打得不省人事，工人们眼巴巴地看著自己的姐妹被打成这个样子，心里又气愤，又难过，可是沒有人敢向前去拉一把，如果有人去向前看一眼，就也得挨她一顿打。刘瑞芳打完了杜鳳云以后，嘴里还不断罵著难听的話，耀武揚威的走开了。杜鳳云被打得昏迷过去，姐妹們把她送到家里。就这样，杜鳳云得了重病，一直病了六、七年，终于在1952年死去了。

还有一个姓何的女工，因为經常受刘瑞芳的气，終年累月受气，得了严重的妇女病，直到解放后才动了手术。

有一次，我紡完粗紗，又去抱紗，刘瑞芳走过来，劈啦叭又就是一頓嘴巴。打得我顿时發了昏，滿臉热刺刺的痛。刘瑞芳是細紗車間的母老虎，她整年吃的是工人的血和肉，每个工人对她这种打人的行为都怀恨在心，心里总想有一天会报仇的。

她不仅在厂內欺压年輕的姐妹，而且在她个人生活上也是无恶不做。我有一次穿了一双花鞋上班，被刘瑞芳看見了，她直眉瞪眼地走过来問：“誰給你做的花鞋？”我說：“是我媽做的”。“赶明儿叫你媽媽給我做兩双！”刘瑞芳凶恶地說。可是我还得滿臉賠笑地答应她“是！是！”

是！我的母亲会绣各种的花样，就这样，一年四季，按着季节给女把头刘瑞芳绣花鞋穿，尽管如此，也免不了挨打。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工人们发薪是发玉米，光领一个纸条，然后到人事课去领玉米，人排起来像一条龙。有一次，正是发薪的日子，刘瑞芳叫我给她到厂门口去取饭（那时工人家属给职工送饭），由于害怕挨打，慌里慌张给她取饭，结果把玉米条丢失了，顿时，我的心跳了起来，一家子半个月的口粮没有了，多么着急呀！回家以后，躺在妈妈怀里就痛哭起来。别的工人都领了玉米回了家，可是，我还在那里哭，半个月怎么度过呀！

大雨下得像瓢泼，我和妈妈从吴家嘴经过国民党几道卡子，来到了中纺五厂，找了几个管事先生，都没帮咱办事的，一连找了三次，在路上，娘儿俩一边走一边哭，老人家啼哭伤心，眼泪滴滴嗒嗒落在脚面上，一边哭一边说：“白干了半个月呀！吃嘛呀！”就这样白干了半个月。

刘瑞芳这个母老虎，人人恨得咬牙切齿，终有一天给她个厉害的。

一九五二年厂里展开了反封建把头的斗争，细纱女工们终于吐出一口气，杜凤云的姐姐杜凤桂等控诉了她的罪行，这个害人精当场被人民政府依法判处了三年徒刑，开除了厂籍。这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王怒岩 整理）

## 揍“国舅”

张法元、张金鳳口述

提起“国舅”，双喜紗厂没有一个工人不罵他，“这小子純粹不是中国人。日本的走狗！”“国舅”这个名字，是工人们叫起来的，其实他本人还以为这个名字满“光荣”呢！“国舅”叫李恩珪，二十多岁，身穿藍布大褂，手里不离一个三尺多长的棍子，十足的流氓学生打扮。两只三角狗眼瞪的鷄蛋大，在車間里走来走去，監視工人，日本話說得倒利落，在日本鬼面前是“大拿”，說了算。这小子虽然是中国人，但由于依仗他姐姐的势力，在厂里却无恶不作。（他姐姐叫李兆玉，是当时双喜紗场的电话員，与紗场的經理日本人北川靠着）对日本人真是“忠心耿耿”，对工人却是没有一点天良。所以人們就叫他“国舅”。

一九三五年，日本商人来到了天津，盖起来双喜紗場。日本統治下的紗場工人都是些十几岁的幼童，个个面黃肌瘦，活像蚂蟥一样，干起活来虛汗滿面。每个工人脖子

上都挂着一条破布毛巾。日本人为了从中国劳动人民身上吸取更多的血汗，就收买了汉奸，使中国人对付中国人，李恩珪便是其中的一个。他充当日本人的翻译，在双喜纱场里可以说的上是个“皇上”。

不论布场工人和准备车间整理车间的工人，上厕所都要路过双喜布场穿箱科这个地方。“国舅”在这里像吃了耗子药似地鑽来鑽去。手里不离开他的“打谷棒”（指打人的棍子）。来往上厕所的人，谁不顺“国舅”的眼，不问青红皂白上去就是几棍子。看见那个女工长的好点儿，过去就找便宜；你如果不顺着他，他就上日本人那里嘀咕几句，那就得“大饼加蚂蚱家吃去，”把你开除。工人们为了少惹事，就躲他走。但无论你怎样躲也躲不过他的狗眼。打人成了他的家常便饭，每天都有几个工人挨他的棒。那个时候，工人上厕所都没有“自由”。“国舅”不光打人，连工人上厕所他也过去检查，叫工人蹶起屁股，叫他验验肛门有没有屎，连女工大便他都要检查一遍，要有屎还没有多大问题，不然，就不管屁股脸，上去就是几棍子，打得青的青红的红。这还不算，出了厕所，还得给一顿刑罚——举凳子，举“综推子”，举铁棍子。上边举着，下边还吃“面条”（鹰子棍），稍微一动，就打的死去活来。别的工人看了，心里又难过，又恨他。可是“国舅”这小子却在一边哈哈大笑。

那时候，工人利用上厕所的时间偷着吸口烟，吸烟被“国舅”发现也倒了霉，他闻到你嘴里有烟味，就是一顿

毒打。翻出烟头来非叫你吃亏不可。工人张法元因为吸烟被打得晕死过去。上厕所吸烟本是不值当的小事情，可是在旧社会，工人连上厕所、吸烟的自由都没有。

再说说吃的吧。工人吃饭也经常遭到“国舅”的干涉。那时候，工人一顿饭只能吃上三个高粱面子的小窝头，一块咸菜，就甭说菜和汤了。当时工房的豆腐房进厂卖些豆腐脑、豆腐浆，工人们为了吃半碗豆腐脑，只得吃上两个小小的窝头，用一个窝头去换半碗豆腐脑。为了吃，就像潮水似的去抢饭吃，免不了有的要早几分钟去领窝头，要是被“国舅”看见了，这顿饭就吃不成了。他把饭盒抢过去给倒到厕所里。一次，有一个男工友在红灯还没亮时（红灯亮关车吃饭）就领了两个小窝头，提了半提盒（饭盒）豆腐脑，从筒子工序的大道走来，走到穿箱料的大道旁。“国舅”大喊一声：“别走放下”。吓得这个工人打起哆嗦。“国舅”说着，抓住那个男工的脖子领，把棍子挥舞起来，朝脑袋上一个劲的打，“叫你站下听见没有？别装蒜，他妈的！你不想吃这顿饭了吧？不许你动一动！”说着，走进仕上科便将南波（日本职员）请来了，“国舅”在南波耳根下嘀咕了几句，他俩走向那男工，南波上去就是几个嘴巴子，嘴里骂着他那牲口话：“八嘎！八嘎！”骂个不休。那个工人的脸刹时青肿起来。“国舅”像得了什么妙计似的向厕所走去，他干什么去呀？原来他提着“打爷棒”在粪坑里乱搅一阵，走出厕所来，到他的“日本爷爷”南波跟前；用手朝“国舅”比划着又嘀咕了几句，便用这条

粘滿了糞便的棍子，朝那個男工人的飯里亂攪一陣，說：

“端走吧！这回香了吧！”南波用手堵住鼻子，連說“頂好！頂好！”一個勁朝“國舅”挑大拇指。“國舅”看到他的洋爸爸向他挑大拇指，心簡直都飛了，美得像坐上了飛機，升入高空雲層里，顯出神氣十足，耀武揚威的氣概來。可是，在旁邊的工人却在罵他：“讓他不得好死，缺德的雜種，走狗！”

回忆过去的生活滋味，真难受啊！一天干十来个小时的活，下了夜班，还得到新中山鋼厂干些零活。黑夜白天連軸轉，仍然是沒吃沒穿，沒有办法就得“偷”。有一次，布場保全工人刘富亭“偷”了兩支榔头，被“國舅”發現了，“國舅”就将刘富亭叫到整理車間，和日本人嘀咕了几句，将刘富亭打了一頓。打累了，他倆休息一会儿，直打得刘昏死过去为止。工人們把他抬到家里，也都流下了眼泪。刘富亭的母亲因儿子被打哭得泣不成声。誰家的媽媽不疼爱儿啊！刘富亭被打了以后，伤势很重，又加上生活的困苦，不过一个星期就死去了。

一九四三年冬天，有的工人只穿着单衣和夹衣上工，布場有个姓高的女工，偷用厂里的白布做了一条褲子，不幸，被日本人發現了，便将姓高的女工叫到仕上科，日本人老卡坐在賬桌旁的椅子上，“國舅”站在老卡的左边。倆个人嘀咕地說了一会，“國舅”又湊到老卡眼前，指着高連說帶比划。接着“國舅”叫这个女工脫下衣服。这个女工不肯脫，“國舅”对他进行威胁，强迫脫下了上身。

“不行，把褲子脫下来！”“国舅”大声吼道。这个女工当然不肯。日本狗老卡火了，拿起一把大剪子，和“国舅”嘀咕了几句，“国舅”朝这女工說：“剪你的奶头看你脫不脫！快！快！”姓高的女工吓得渾身打哆嗦，大哭起来，滿臉通紅，无奈何脫光了下身，用手掩着臉站在賬桌旁。这还不算，“国舅”这个狗仔，为了更进一步的向他的日本洋爸爸献媚，强迫仕上科的工人們观看这个赤身女工。还对其他工人揚言說：“看吧！如果你們偷了东西，”也这样办！”可是，这种威胁无济于事，工人們为了生活仍然偷。

一提起“国舅”这个惨无人道的日本走狗，工人們都咬牙切齿。工人們气愤地說：“要是有机会的話非好好揍他一頓，解解恨不可！”只是遇不到机会。“国舅”自己也有个耳聞。有一天，不知为什么，“国舅”一个人到一宿舍，剛一进宿舍大門，就看見有四、五个人一涌而上，将“国舅”包围起来，上去就是一頓痛揍。工人們打完了他以后，很快就走开了。工人們的怒火将要燃燒起来。

一九四四年的一天，“国舅”在布場貼了一张“布告”，上面写着，“挂軸工人上完了軸以后不准坐着休息，否則决不客气！”这张“布告”激怒了当时的挂軸工，苏宝玉、张德元等六、七个人利用吃飯的时間开了秘密會議，研究对付“国舅”的办法。苏宝玉提議道：“哥儿們！‘国舅’对咱們太惡了，咱們今天要出口气！你們說怎么办？”大家异口同声地說：“揍他！”“好！咱們給他个厉害尝尝，你們

害怕不？”“不害怕！”大家又同声說。“明天是礼拜六，‘国舅’每礼拜六都早回家，他得过河，我明天晚四点多鐘先走，到外边去等他。你們就听出气的好消息吧！”苏宝玉說。

次日，已經是下午四点多鐘了，果然，“国舅”悄悄地出了工厂。看来他有些胆怯了。是不是他知道了这个消息？要不然他怎么不大搖大摆的走呢？可不么，苏宝玉已經用眼盯上他了。这时苏宝玉已換好便衣，告訴其他工友，就跟在“国舅”的身后。

做賊心虛，“国舅”一边走一面回头，当他走到郑庄子派出所时，脚步越来越快，急速向前走着。苏宝玉也加快了脚步，“追！追上这个走狗！”楊庄子渡口到了，“国舅”已經上了船，他恨不得渡船赶快开往对岸，叫苏宝玉上不来。偏不随走狗的心願，苏宝玉也上了船。“国舅”吓得臉都白了。几分鐘以后，两个人的搏斗开始了：剛下船，“国舅”还没来得及注意，苏宝玉一步上去，抓住他的脖領，辟吃叭叉就是一頓痛揍。“国舅”也来不及还手，像宰鷄似地被按倒在地下。这时，楊庄子渡口的人力車夫走过来劝架，并問为什么打架。苏宝玉說：“你們大伙知道他是誰嗎？他是双喜紗厂的‘国舅’。日本人的走狗。中国人拉巴巴都得由他看看屁眼子！”苏宝玉这么一說，人力車夫也气紅了眼，其中一个喊了一声：“好个狗腿子，打！”七、八个人又把“国舅”按倒在地，打成一团。“国舅”的臉被打成了“胖子”。苏宝玉告訴他：

“怎么样，今天的滋味尝着了吧！揍了你，去上日本人那儿报告去，我明天上班顶着你。”“国舅”被打后，也不敢吭声，他那“气概”不知跑到那去了。这个消息很快的传遍了双喜纱厂和楊庄子一带。工人们吐了口怒气，心里分外舒畅自在。

同志们！你们看了这篇文章也许会提出一个问题来：“国舅”现在干什么？他还在棉纺五厂吗？不要着急，我正要交待呢。他的洋爸爸投降以后，把他抛下了，他还没有死。但他已经不在棉纺五厂了。因为这个工厂已经变了，他吃不开了。要问他干什么吗？一九五七年他被逮捕，现在是监狱里一个被判处十八年徒刑的罪人。

(張金鳳、王怒岩 整理)

## 一个女工的回忆

贾 珍 口述

那年头，女人进纺纱厂做工，就是自投监牢，整天累个七死八活，想停了车坐下来吃饭，那是梦想，一进厂十二个小时，别打算闲着，每次吃饭都是一边干着活，一边咬一口又苦又辣的窝窝头。那个难往下咽劲就别提啦！想喝口水，日本鬼子都不叫喝。

女工被鬼子、汉奸的污辱更是惨。那时候纺纱厂的姐妹都流传着一句话：“要吃双喜饭，就得拿命换！”

一九四一年，我在老家无法生活下去，一家子逃荒来到天津，在双喜纱场验上工。在粗纱学徒的时候，有个留着八字鬃，镶着一嘴金牙，长着一对猫头眼，穿着一身绿衣裳，带着尿壶帽的日本人——小板，他经常污辱和打骂女工，有一天上夜班，这个王八羔子喝了酒，像个野猪一样，见女工就拉着不放手，吓的我们几个女工就跑，他在后边追，他一看追不上就骑着自行车追，我们就围着粗纱机弄当来回转，他把车子骑的飞快，就听见在一个拐角的地

方，叭喳一声怪响，把那个王八羔子連人帶自行車一塊摔到机器底下去了，腦袋摔了一个大泡。我們姐妹站在一边，拍着手，差点把肚腸子給笑断了，真痛快，可給我們解恨了。他爬起来，連头都沒回，拉着車狼狽的走出車間。

不久我怀孕了。吃不得吃，睡不得睡，干活又累，混身沒有一点劲儿，“三九”天車間里沒有暖气；把人冻的老打哆嗦，我的手都冻木了。那个倒霉的粗紗，开起来噙拉、噙拉的总断头。日本小坂来了，一看車开不齐，把他那个野猫子眼一瞪說：“八格牙路！”罵完又打我两个耳光子。

在我怀孕八个多月的时候，扫車时实在弯不下腰，就跪在地板上，鑽到車底下去扫。小坂看見，把我揪起来，不問三七二十一，就打了我个嘴吧子，还說：“这样的干活不行得嘍！”沒法，我就一手抓住車把，一只手拿着刷子斜着身子扫車，勉强的支持到下班，好不容易回到家，肚子就痛起来了。痛得我出了滿身冷汗，来回在炕上打滚，鬧了一夜，天快亮时，不到九个月的孩子，就这样被折磨折磨的落了草。

孩子总算生下来了，但我因流血过多，就暈倒过去了，醒来已是下午兩点多鐘，想吃点白面湯，那里有啊！別說白面湯，連棒子渣都看不見呀！在月子里吃上点山芋干、豆面餅还是算头等飯哪。我病倒了，孩子因无奶吃，也發起高烧，抽起了風。孩子噙的人心痛，我着急的哭。孩子总算命长，風一点一点的落下去了。

到我生孩子十八天头上，“大褂李”就来催我上班。我公公央求他说：“李先生，俺儿媳病刚好，还起不来炕，站不住脚，那能进厂干活呀？您行行好，救她一命，再让她歇几天吧！”这个万人骂的“大褂李”，一听上不了班，就像疯狗一样，把脸一翻，三角眼一瞪说：“别他妈的装死，能吃饭不？能吃饭就得进厂干活去！快下炕，走！”公公把好话说了火车也不行，没办法，不上班就开除，为了活命，我就带着重病上班去了。那走得动路呀。勉强的将上半天干下来，我那两条大腿肿的有腰那样粗，脚心里像有几棵大针一样扎得生痛，每走一步，就像担着千斤重担一样的困难。给孩子喂奶时，由厂里到宿舍，只有半里来路，可我足足走半个小时。回来晚点，工头孙长会开口就说：“他妈的，你干么去这么长的时间？”我指着腿，让他看着说：“不是我故意晚来，是我这两条大腿痛得走不动，才回来晚点……。”他没等我说完，就连推带搯的说：“快去干活！下次再来晚了不行！”。

有一天下夜班，公公挨个买豆饼面去了，我用拾来的煤渣把爐子生着，等公公买回来做饭吃。到九点多，我的眼打起架来了，公公还没回来，我蒙着那条“百綻”棉被睡着了。公公到十二点多钟才买二斤豆饼来，进屋门一看，我正在炕上翻白眼，他就大声的喊我：“贾珍！贾珍！”我一点人事也不省，公公吓的不知怎么是好，就喊同院李大娘，把我弄到院里，往我嘴里灌醋、灌水，折腾到下午七点多钟才苏醒过来。

当时工人吃不飽，劳动時間长，病人多，厂里經常开不齐車，日本干儿子“大褂李”，整天手里拿着哭丧棒，在工人宿舍挨家翻歇班的工人，翻到我家，一进门就催我上班，我公公看見又是“大褂李”，就吓得哆嗦，說：“李先生，白天俺儿媳讓煤給熏着了，才醒过来，干不了活。”

“大褂李”把腦袋一扭說：“你这个王八蛋，成心不上班，还在家裝死，走！走！上班去。”硬拉我下炕。同院的李大娘，实在看不下去了，将“大褂李”推开說：“你还懂人性嗎？你看，她这一天差点沒死，被折騰的不像人样子，白天拉了一褲子屎，剛省人事，那能干活呀！”“大褂李”一听就更火啦，把臉一翻，恶毒的說：“死的了嗎？死不了就得进厂干活！不上班，我就釘門，給我滾出工房。”刀把在人家手里，不上班就开除，就釘門，就赶出工房，我只好帶着病去上班卖命。有一天，我孩子發高烧实在厉害，躺在炕上光打哆嗦，我也一連几天吃不下飯，上班干不出活来，日本人打，工头打，为了少挨打，我就沒上班，藏在柴火垛里。“大褂李”一連到我家找了四、五次，也沒找到我，等到深更半夜，我才偷偷摸摸回到家。才上炕，还没合上眼，这个杀人不見血的日本汉奸，又来敲我家大門。我沒給他开，他就用脚把門踢开了，一进屋就罵道：“你他媽的，死啦？听不見你爷爷在喊你？”二句話沒說，抓住我的胳膊說：“走！走！上班去！”我說：“李先生，我好几天吃不下飯，干不了活。”他把眼珠子一瞪說：“吃不下飯，你的飯票都那去了！”我說：“孩子也病的挺厉害。”他

好像得着理似的說：“你別总拿孩子作影子，孩子有病算个屁！”我一听这話，嘛也不顧的火了，那个女人不心痛自己的孩子。我就理直气壮的說：“孩子不算个嘛，你沒孩子，还找人要个孩子干嘛，你家沒有父母，你还有人性嗎？”他叫我給罵的沒話說，只得拿着那个哭丧棒溜走了。后来我再歇班就到别人家里去睡覺。这样可把日本干儿子“大褂李”气坏了。他再也找不到我的影子了。

(王文义 整理)

## 兩張破席

徐殿考 口述

那一年，我才十四歲，就進了雙喜紗廠（今天棉紡五廠）作童工，个子比炕沿高一點兒，立起脚尖還够不上機器面，一天干十二小時的活兒。工头像吃人精似的到處打人，我哥哥就是挨工頭的打以後死去的。我哥哥那年才十七歲，也在雙喜紗廠做工。有一天不知為什麼，哥哥被日本鬼子的狗腿子用木棍打倒在車間的地板上，沒有一個人敢上前看一眼。我畏畏縮縮地走到離哥哥不遠的地方，看見他的臉蒼白得可怕，眼睛緊閉着，凸出的額骨和嘴巴上沾滿了油污和棉絨，我只是眼巴巴地看着，不敢上前。哥哥不省人事了，幾個人把他抬到大工房裏。大工房裏躺着幾個體弱多病的工人在呻吟，簡直像活地獄呀！那時候，我父親也住在大工房裏，我上工就由老人照料哥哥，可是吃的是嘛呀：豆餅渣、菜合面、糠面窩窩頭。好人吃了連巴巴都拉不下來，甭說病人了，不過幾天的功夫，把哥哥送到塘沽老家，大口吐血死去了。

人死了，怎么办呀？爸爸哭的泣不成声，棺材钱是小事，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钱从那里来？东搞西借也凑不上一口棺材钱。没有办法，只得用席头卷起来把哥哥埋葬了。

哥哥死了以后，生活更像掉在油锅里一样，熬着吧。我和爸爸，住在阴森寂静的大工房里，爸爸枯瘦的身躯，三九天依然穿着那件补丁罗补丁的破夹裤，冻的四肢颤抖，浑身哆嗦。有个工人看到爸爸这种情况，把自己的一条破棉裤送给爸爸。那时我们对这个工人十分感激。第二年，我十七岁时，由于日本鬼子对中国人民残酷地烧杀抢掠，我们工人的生活连牛马都不如，一顿饭只给一个糠面窝头。爸爸的身体越来越坏，冻的牙齿喀喀地响，肚子饿的咕噜叫。就在这一年，我爸爸死在大工房里。

那时，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办哪？死了人又到了鬼门关，发愁的事仍然是棺材钱。有几个好心的工人打算募集几个钱给买一口棺材，可是，那时工人兄弟的生活也是饥寒交迫呀！吃了这顿没那顿，他们的心是有余的，但力量达不到啊！有一个工人给我出了一个主意，叫我找人事课的“大褂李”要求给一个盛机器的木箱子。我一进人事课的門，忙喊“先生”、“老爷”，“大褂李”是日本的忠实走狗，见了工人，他的那双绿豆般的狗眼带着红血丝，像要吃人。他一听说我要箱子，霍地一声从沙发上站起来，血丝的狗眼瞪的圆蛋大，说：“不行！木箱子还卖钱呢，滚蛋。”我一个劲地磕头，仍是不顶事儿。他连说：

“滾蛋、滾蛋。”多么恨心哪，“大樹李”的心都黑了。我一連拜了三个管事先生，他們都是似虎如狼般地吼叫，沒人理我这个碴儿。旧社会里，穷人死了还不如死个狗呢！唉！沒有办法，父亲的尸体，只得仍然走哥哥那条道儿。三九天，雪花紛飞，天气奇寒，地冻的硬棒棒的，借来一个鉄鎬强掘了一个一尺多深的坑，把父亲硬僵的尸体用破席头卷起来，强塞了进去。

就这样，父亲、哥哥被旧社会給折磨死了，兩张破席是代替他爷倆的棺材。

哥哥的蒼白臉，爸爸枯瘦的身軀，兩张破席。这些，我一想起来，心里就不能平靜，痛恨那吃人的旧社会。

(王恕岩 整理)

## 一塊狗肉

楊玉宗

日本鬼子逼着我們工人不分晝夜的干活，可还是吃不上，穿不上，終日挨打受罵，熬了一年又一年。常常过了这个年，又盼望那个年，盼着什么时候能吃到一頓噴香的肥猪肉和香香的白面餃子。当时，肉和餃子，只能在梦里吃到，后来日子久了，这样的梦，甚至也做不出来了。

人們也不知道为什么慢慢儿打起狗来了。有人說，日本人讓大伙把狗都打死，說什么会傳染狗疫。其实工人們对这些事是毫不介意的，鬧狗疫！听他媽的那个去咧！咱整天挨打受罵的受洋罪，可不怕死。这是日本人怕死。

可是人們听說打狗都挺来劲的。我們找了棍子，也有的向家屬借了門閂，还有的沒借到东西，就拿塊砖头。我們見到一条狗，就連喊帶打跑过去，打得狗一声声惨叫，猛跳乱窜的逃走了，工人們都在一塊儿笑着說：“再也沒有比打狗这事順气的了。”也有的人說：“狗再厉害点我也不怕。”我問：“为嘛？”他說：“你小孩子家哪懂

得这个，它沒有日本人給撐腰哇！”

实际上，打狗还不是光为了痛快、順气，还有一个好处呢。原来，有一次工友們發現宿舍后边死了一条狗，就叫王文喜将狗吊在大工房上，剥了皮，焮熟了，人們分吃以后，相互奔告，大談起吃狗肉的事。有的說：“狗肉比猪肉还香呢！太香啦！”有的說：“香是香，就是吃过后身上都發出狗腥味。”对肉的香味很有好評。

有的人听了以后有点眼紅，就約好了几个人，下了夜班开始打狗。当时我也記不清是誰剥的狗皮，鬧的大工房里像是过太平年似的，大家都高高兴兴。不多一会，就听見有人因为分的生狗肉不均吵起架来了。經過一場激烈的口角，总算平息下来了，我記得同屋的李連成将分得的一塊狗肉用两个碗合扣着，好像怕蒼蠅叮，放在高板上，弄得屋內腥臭味实在是够噲。当天下午兩点多鐘，人們睡得正香甜的时候，不料汉奸“大褂李”带来了两个伪警察，狐假虎威、气势凶凶的来了。一进大工房，就大叫大喝：“誰他媽的放着生狗肉了？”还没等人們听清楚，“大褂李”用脚将門踢得山响，惊醒了同屋子熟睡的人們。大家目瞪口呆，不知道睡着觉又犯了什么錯誤。这时，“大褂李”拿棍子指着高板上的碗，那碗沒有盖严露出了那塊生狗肉。“大褂李”瞪得眼睛像牛蛋一样大，大声喝道：“这是誰的狗肉？說！說！他媽的你們說！”說着，他用棍子指着我們，又說：“你們誰不說我就打……。”这时我和同屋里的人一样，誰也不願意說是李連成的。就在这时，一

个姓张的工友，已被打得鬼叫一样。李連成走出来承認狗肉是他自己的，他被“大褂李”毒打了一頓，強逼將碗和生肉一起扔進了茅坑里。別的屋里有人聽到后，也慌慌張張把狗肉扔進茅房坑里去了。

“大褂李”走出去時還一邊罵着說：“你們他媽的，不知道狗肉不衛生嗎？啊！他媽的我再聽說你們這幫臭工人弄狗肉，就打死你們，看你們誰敢！”漢奸們走了以后，我們都用憎恨的眼睛瞪着他們后影，咬牙切齒的罵道：“他媽的！狗肉不干淨你們管！我們肚子餓你不管。我×你‘大褂李’的媽媽的，早晚讓你這個王八蛋，得不了好死！”

這回，什麼也沒吃到，大伙白打了一場狗，還惹了一肚子的气。

## 朝不保夕

楊伯苗

一九四三年夏天，我叔叔給“大樹李”送了礼物，我才來到双喜紗厂穿箔科当工人。以后，逢年遇节，总得給“大樹李”和当头的送礼拜年，就这样还是受流氓、把头和日本人的打罵。使我最难忘的，是一九四四年夏天的事。那时，“大樹李”的外甥女也在穿箔科学徒，她平常依仗势力，总和工友們打架，罵人，当时誰也不願找麻煩，只好“忍气吞声”。有一次她不干活，工友說了她几句，她就放声大哭起来。我正在布場修活，回来才知道这事，心想：“她这一哭，到家不知又会說些什么了，这个霉，不知要倒在誰的头上呢。”那时我和高玉霞两个人都作指导工，正上白班。轉天一下班，我走到大門口，只見門前站了好多人，我正在納悶，忽听得一个女孩子喊道：“就是他。”我还没来的及回头，就从四面八方拥上来了好多手，有的抓住我的前胸，有的抓住我的脖領子，有的用力捉住我的兩支胳膊。我听着男女的声音都有，嘴里还喊，

加劲打，打死这个野小子……。当时，我觉着我的后心，我的嘴和脸，我的头上，落了无数的拳头和巴掌、木棍子。我那件热天唯一的白布对襟小褂也被扯碎了，我的嘴里流出了鲜血，嘴巴也肿了起来。我的头上起了无数大大小小的疙瘩。我用两手紧紧地抱住了头，怕他们把我的两只眼睛打坏。我横着心、咬着牙，一声没响，这些“寸地王”们、流氓们、汗奸们，乱打了一阵，才放了手。本厂的护厂狗——警长韩副官，把我带到工房内的警察所里，关在一间小屋子里，把门锁上，只打开了唯一的一个装着铁棍的窗戶，想跑都跑不掉。我突然变成了“犯罪”的人了。我知道，他们都是一头儿的人，这是做了圈套了。这个韩副官是日本人的忠实走狗，“寸地王”的帮凶，就好像不是个中国人，瞪着大眼，一脸横肉，用右手指着我说：“你这小子也不问一问，敢打我们的人，你还想干不想干？饿你两天再说！”我一听，火直向上翻，我就想，为什么打我呢？别人说“大褂李”时我根本就沒在场，就是在场，也沒犯什么罪。有势力的人就这么不讲理吗？还有穷人活的路吗？关了我足有两个镜头，多亏工房内的好心肠的老大娘们的央求，才把我放了出来。从老大娘们那里，听说高玉霞和我一样也被毒打了一顿，还推翻了高玉霞父亲的小摊，并要赶出工房去。天黑下来了，我那善良的母亲不放心我，迎到了杨庄子摆渡口等我，她看到我这种情景，落下了眼泪说：“伯苗，你怎么叫人打的这个样子，是不是惹了祸了？”我摇了摇头，沒说什么，怕说了

叫她难受。我和母亲到家不久，父亲就回来了，我一看，父亲气色很难看：脸白白的，一点血色没有，嘴唇发青。原来是我被打的事有人告诉了我父亲，父亲连忙到“大褂李”家求情，结果只遭到侮辱和恐吓。说我们是恩将仇报，“吃水忘了挖井的人”。“要不是看在死鬼（指我死去的叔叔）的面上就把你们都打跑了。”父亲学说着。

从此以后，我和父亲每天提心吊胆，总怕被打、被开除。我父亲的精神越来越不好，饭量也逐渐减少，跟着又拉开肚子了，这一来更吃不下东西，可是一个班也不敢歇。我那身体强壮的父亲，连气带吓，一个月就起不来炕了。病没有钱治，厂里根本不管。眼看着父亲要死了。父亲死前两天，把我叫到面前说：“伯苗，你要好好学本事，爸爸这一生算完了，没立下业，对不起你们，你可别忘了给爸爸出气呀，要给爸爸报仇……”我看着父亲鼓的那样高的肚子，看着他奄奄一息的样子，痛苦极了。爸爸是被生活逼迫而死的。吃人的旧社会啊，哪一天才能让穷人翻身？走什么路子可以叫穷人翻身呢？我要为父亲报仇，要为许许多多活不下去的穷人找活路去。

我终于走了这条道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就参加了红色工会，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积极投入斗争。

## 张瞎子与馮培如

楊芳潮

在日本鬼子統治时期，我們紗厂有兩個凶惡的封建把头，一个叫张瞎子，另一个叫馮培如。他倆对工人的手腕各有特点，一个是杀人不眨眼，一个是杀人不見血。

我先說一下杀人不眨眼。在日本鬼子統治时期，鋼絲有个张瞎子，他依仗日本人的势力，讓工人干活，他拿錢。他做什么呢？他做的工是花千子（鉄棒）。他的工作地点就在鋼絲十字路口大道那儿。每天一进車間，花千子一拿，腰一叉，十字路口一站，好像过去的交通崗一样，三輪、自行車、行人等走錯了一点路，他上去就是几棒。一天，有个推花卷的工友，这天是夜班，他白天到新中山去干活，晚上来上班，一天还吃不飽一頓飯。当然，人不是鉄打的，就是渾身是鉄，又能碾多少次？他在夜里工作时，推着花卷車打了个盹，正走到十字路口哪儿，被张瞎子看見，走过去，“噢”的一声，吓了推卷工一跳，张瞎子接着就打他兩鉄棒，并且嘴里罵着：“讓你打盹！”工

友咬了咬牙，一瘸一瘸的把花卷推走了。正这时候，鋼絲的日本人来到张瞎子跟前，噤里咕嚕地也不知說的是什麼，兩個人笑哈哈走开了。隔几天，又有一个值車工友在清除时做的不够干淨，被张瞎子查出，把袖子一卷，罵道：“你媽的！”拍，拍，就是兩鉄棒。工友問他：“你为什么打人呀？”张瞎子一听，就把眼眉一立，反問：“媽的，裝傻，你看，扫的干淨嗎？”又是几鉄棒。这个工友抱着腦袋一瘸一瘸的跑出厂。总而言之，在那个吃人的社会，工人就不算个人。

国民党来了，这回可該“好了”吧？沒有。张瞎子又依仗上彭道三。彭道三是伪工会的头子，张瞎子又压在工人头上，兴風作浪，經常和彭道三来往。在王老五被捕那天，张瞎子压制着工人，把清花和鋼絲之間的大門鎖上，不叫进步工人从这跑掉。张瞎子胳膊纏着紅布条，手提鉄棒，亲手把住这个大門，結果，王老五走到这儿，沒有过去，被国民党軍隊捉走了。

另一个杀人不見血的馮培如，在日本鬼子統治时期，虽然打人不像张瞎子那样，他的手腕比张却不在以下，过年过节和上新工人、工人告退时，都得給他送礼物，要不然的話，就給你来个“眼里插棒錘”。比如，有的工人告假，告不下来，連被服和半月工資都不要了，才能跑出工房；有的工人給他买点茶叶和酒，就順順当当連被服带半月工資都可以拿到手。在那个时候，工人們根本一天吃不飽一頓飯，他家里却总是特号白面存着几袋。在車間，

他組織工人們搞互助会和存錢会，都是他当会头。結果这些錢都叫他扣起来了。后来他調到棟毛科，也用同样的手腕，来喝工人們的血。他在那个时候已四十多岁，可他說成三十多岁，騙娶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做老婆。

日本投降后，来了国民党，他依靠了国民党的軍官，更兴風作浪，利用軍队压制工人和进步工会。在起初，孙世琚和刘永德剛想成立进步工会，就被馮培如知道了，他利用軍队把孙世琚他們逮捕，押了一天一夜才出来。出来后，沒过兩三天，就是楊芳潮的事件。这个事件，主要是他的主意。

在进步工会成立前后，馮培如处处与进步工会为敌，工人們都恨他恨得咬牙切齿。后来，进步工会成立了，才把他推倒，工人們才摆脱了他的压迫。

## 搜 腰

张金鳳

一九四二年底，我到双喜紗厂穿筘科工作，每天进厂就像进鬼門关一样。上班时得先把本子交到人事課，然后才能进厂。鬼子怕工人偷东西，出厂那就更难了，如同監獄里的犯人一样，要經過几道崗，才能出来。拿南場（布場車間）來說吧，第一道設在工务科門口，第三道設在人事課門前，这里用几道鉄欄杆截住，有男女警衛和鬼子十来个人，工人們出厂时就得排成几条长龙似的，不管刮風下雨也得站在那里被他們从头搜到底，还要把嘴张开。我第一天下班就遇到一个女警衛，不知她叫什么名字，只听人称她“韓太太”，挨到我这儿时，她像抓小鷄似的把我拉了过去，用手推着我的下巴，叫我揚起脖子，解开腰帶，脫了鞋子。当时，我心里恨透了，恨不得过去給她一个嘴巴，但看那威風凜凜的鬼子站在那儿，那敢伸手？真是敢怒不敢言。

当时整理科也設了几道崗，工人們排成了几行到那里

等待被搜，如果有人偷了东西，那就算倒霉了，看这场热堂过（挨打）吧。整理科就是“临时刑场”，到处是打声骂声。

有一次我们下班了，排成了很长很长的队伍等待被搜，忽然人事课的日本人清水鬼头鬼脑的伸了伸懒腰来到队伍前，警衛們連忙搬了椅子讓他坐下。这时男女警衛忙成了一团，好似准备上战场似的。搜腰开始了，离我前面五人有一位大约十八、九岁的女工，搜到她时，女警衛叫她解开腰带，她不解，和女警衛争执起来，鬼子站起来走到了那女工身边，亲自搜查，鬼子搜上身，女警衛搜下身。那女工满面通红地解开了腰带，女警衛洋洋得意的从女工裤子里将月经带拉了出来（这是用厂里白布作的），鬼子清水上去就是一个耳光，另外一个女警衛便将那女工拉到人事课小屋里去了。我站在窗外，只听得屋里劈拍劈拍雨点似的打声，有很多工人们都流下了眼泪，有的悄悄骂道：“难道他们家就没有姐姐妹妹吗，为什么这样残无人道呢！”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那个女工。

我们每天下班等搜腰，就像过鬼门关。又有一次，在一个女工身上搜出了一点线，就叫她把衣服脱光，让大家看，有时谁站的腰不直，立不正，警衛就走过来随便打。要是你脱衣服手脚慢一点，就打出队外，让你干等着，全厂走完了，得向警衛們鞠躬行礼说好话，他才叫你回去。在那样的日子里，我们都怀着强烈的仇恨，恨不得马上把鬼子打死、打走，让我们不再受侮辱。

## 国民党来了，我們倒失业了

刘澤生 口述

日本鬼子投降了。沒过一个星期，国民党就派接收大員来到双喜紡紗厂做接收工作。

馬閻王是国民党委派来的厂长。从他的外貌看来，高个儿，大胖子，秃腦門，头戴一頂美国礼帽，蒜头儿鼻子，老鼠眼睛，黃鼠狼嘴，长着几个像西瓜子的大牙，在鼻子下边留着兩撇日本小鬍儿。看年紀大約有四十多岁，走起路来腆着个大肚子，左手挂着个“文明”棍，右手提着个“發洋財”的大皮包。看样子不像仁丹商标，倒像个傀儡。因为他为人阴险毒辣，工人們背地里都管他叫馬閻王。他們到厂后，口口声声說什么要提高工人們的生活，要同心合力的为人民謀幸福，要建設新中国等等。他們把双喜紡紗厂的牌匾也改了，叫什么“中国紡織建設公司第五厂”。我心想这回可好了，紡織建設公司沒問題今后准是还要大規模的进行紡織建設呀？！我認为：他們会給工人們带来幸福，会把中国建設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

新中国。但是，过了没有几天，工人們的幻想，变成了梦想，希望也变成失望。原来他們說的滿不是那么回事。他們嘴里說的是天官賜福，可是一肚子男盜女娼。他們都是带着耙子来的，到处想發洋財，想把“中国紡織建設公司”倒卖給資本家。他們实行了搜腰，还暗地里利用日本人干伤天害理的事。



工人們每天要干十二小时的工作，可是所發的工資勉强能維持一兩口人的生活。工人們終日还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特别是他們仅来了半月的光景，就把我和赵宗富、何洪襄等五、六十个人給遣散了。究竟为什么要解雇我們，究竟我們犯了什么錯誤，連自己也不知道。在解雇时只給了我們每人兩匹布，我們不干，經一再的找他們要，才又給了我們每人一匹。我們被解雇之后，有的人由于伤心难过患了重病，有的人为了維持一家老小的生活不得不做点小

生意，也有的人流浪在街头进行討要。唉！說鬼子毒辣，他們要比鬼子毒辣的多，他們來了以後，我們倒失業了，連飯都吃不上了。唉！別說了，越說越傷心，在那時我們真把他們恨透了，就是剝了他們的皮吃了他們的肉也解不了氣！後來我們才明白了，原來解雇我們，是為了他們吃空名子。

我們失業以後，激起了沒有失業工人們的憤怒，他們把憤怒化為力量，在黨的地下組織領導下，團結在一起，有組織有計劃的向他們進行鬥爭。經過了流血犧牲堅強的鬥爭，最後工人們終於取得了勝利。後人有詩為証：

日寇時期苦難熬，  
幻想將來能改朝。  
盼望來了國民黨，  
心想生活能提高。  
那知走了一狗來一狼，  
工人們生活更悲傷。  
七天形勢賽日寇，  
半月未過失業了。  
失業工人生活無着落，  
接收大員們肥了己腰包。

(王振江 整理)

# 大哥的死

陶景海口述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我們胜利了。这个惊天动地的大喜事传到紗厂。当时，我們在車間干活的工人們高兴的都跳起来了。满心以为，这回再也不受日本鬼子的欺侮和压榨了，所以立刻都关了車停止了生产，到市中心、东馬路一带去欢迎“国軍”，一直到深夜才回来，高兴的連累、餓都忘了。

可是，对国民党的天真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員們，日夜乘飞机来到了天津，大力勒索工人的血汗，并侵吞了工人和日本斗争得来的解散費（三匹布），剋扣了工人的面粉差額金，他們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为了进一步勒索工人和鎮压工人，很快組成了伪工会。

我們全家三口人仍然过着吃不上、穿不上的生活，而且又受“国軍”和伪工会“流氓打手”的欺压。

大哥陶景貴，外号叫陶傻子，在布場織布，全厂沒有一个不認識他的：大个子，长方臉。誰提起来都說：“陶

傻子这个人啊，真是不爱说，不爱道，老实八脚，干起活从来也不知什么是泡蘑菇。”尽管如此，他也是经常受把头和流氓的欺负。

有一次我哥哥上厕所，路过穿箱科；当时因他正患着肺病，病的很严重，一咳嗽就喘不出气来，他正走到这里，再也不能往前走了，蹲下来就咳嗽，正咳嗽的土气接不上下气，旁边过来一个矮个子，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白袄袖子往上卷着，走过来就骑在我哥哥身上，这个人就是伪工会的流氓打手“刘八”。他骑在我哥哥身上，让我哥哥驮着他往前走。这时，我哥哥浑身哆嗦成了一团，勉强地说：“八哥，你这是干嘛？我快出不来气了，你可怜可憐我吧，别骑我了。”刘八在上面狠毒的说：“看他妈的你这个松样子，活着干嘛？我把你弄死就算了。”这时，布场工人张见秋路过这里，看见这情况，气愤地问：“看，他这样儿你还欺负他，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刘八霍地从我哥哥身上站起来，小眼珠凸溜溜的像要滚出眼眶来，吼叫的声音震的地板乱颤：“他妈的，你跟八爷我上性。”说着照着张见秋的脸就是几个大嘴巴……。

哥哥走几步，爬几步地回到家里，一肚子的冤气不敢跟母亲说，一进屋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一直哭个不停。妈妈泪水满面的搂着哥哥，问他：“说吧，儿呀！妈不生气。说吧……”。可是他就是不肯说。当日夜里，哥哥作梦了，不知他那来的一股邪劲，一边哭嚷着，一边比划着：“小刘八，你跑不了，我就是死了，到阴曹地府也得和你

算清这笔账！”媽媽听到这里，才知道哥哥原来是受了流氓打手小刘八的欺负了。

哥哥这口气出不来，病越来越重了。請先生治吧？当时就得拿出五千元来。連吃的都沒有，哪有这笔錢来治病呢？这时候哥哥很怕自己死去，他还希望着自己能有那么一天过着幸福的生活。便对媽媽說：“工会成立的时候，对工人說过‘工会是为大伙办事的’，咱找工会借借去。”媽媽架着哥哥走兩步歇三步地找到伪工会主席张树發的家里，正好，张树發在家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大吃八喝呢。哥哥一进门张树發不耐烦地問道：“干什么来了？快滾！快滾！”哥哥就哀求地說：“张先生，我的病不得了啦，想麻煩麻煩您，借点錢治治。”张树發怕打攪他們大吃八喝，就推托地說：“你們回去吧，明天到工会去。”这天錢沒借到，媽媽又架着哥哥失望地回来了。

第二天，又到伪工会去，伪代表郑大福正在工会里，沒等哥哥开口就气势凶凶的問：“穷光蛋，干什么来了？”哥哥答道：“郑先生，借点錢治病。昨天，张主席叫我今天到工会来的。”郑大福态度奸詐的說：“你借多少錢呢？”哥哥說：“有五千元就可以治病了。”郑大福說：“借五千元——你够花的嗎？多会还呢？”哥哥說：“够治病的了，病好了，上班一定还。”郑大福說：“你要死了怎么办？快回去吧！借錢，哼，沒門！快走！滾出去！”說着就把媽媽和哥哥推出伪工会門口来。这时哥哥的臉色跟死人一样了，坐在門口也起不来了，过了一会儿才

說：“你……你……走狗！……”媽媽在一邊怕哥哥氣個好歹的，就勸哥哥：“孩子，跟媽媽回去吧！你別生氣了，咱娘倆把這事牢牢记在心裡就是了。”說着就架着哥哥回家了。

回到家裡，哥哥一頭栽在炕上說：“可把我氣死了，我死也要把小劉八和工會這伙狗東西拿走。”這話剛落音，哥哥就不能動彈了，過了一會，哥哥又突然坐起來了，胸脯一鼓，噴出了大口鮮血。媽媽和我急忙扶住，誰知他好像被誰猛然用力一推，還來不及掙扎就倒下去了，口里流着粘糊糊的血，兩隻手還想動彈，好像抓取什麼，然而他什麼也得不到了，哥哥就這樣地——淒慘地死去了。

媽媽連着經過我父親、我二哥的死，一看大哥又死了，就哭着喊我：“兒呀！咱們娘倆也等死吧！咱也會被這個吃人的社會吃了的。”媽媽說完，哭得昏過去了……。

(李余庆 整理)

## (附) 我們的工廠是怎麼建起來的

### 白 波

在一九二〇年前後，我國正處在軍閥當權的時代，日本鬼子的經濟魔爪，在此時逐漸地伸到我國各地，天津已經有了日本租界。可是日本人並不滿意他們已擄奪到手的那一小塊地方，那些日本的大資本家，貪心如狼似虎，都打算在我國開辦工廠，好利用我國低廉的勞動力來養肥他們。當

时，日本紡織工业已經相当發达，在世界上可以与英国爭霸了。为了更进一步地發展他們的紡織工业，一方面利用不平等条約和走私偷运等方法，使他們國內的紗布傾銷我國市場；一方面千方百計的設法在我国投資，买地建厂，从而挤垮我国資本家開設的那些小得可憐的紡織厂。这时候，世界各資本主义列强国家視我国为他們共同的侵略目标，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势力还不够充足，所以有些事情他們还不敢明目张胆地为所欲为。我国的軍閥政府呢，却害怕人民的反抗，同时还有着沒被揭穿的假門面，勉强地执行着“外国人除租界地外不能在中国私自买地”的法令。但实际上，日本人的投資仍然是蜂拥而来。他們会找出中国人来作幌子，专门收买一些唯利是圖、貪小惠而忘犬义甘心为他們工作的分子。国营天津第五棉紡厂的最前身“双喜紡績株式会社”的地基，就是这样被日本人买到手的。

在一九二〇年，海河东岸郑庄子已經建立了两个紡織厂，就是現在国营天津第三棉紡織厂的前身裕大紗厂和宝成紗厂。这两个紗厂都是中国資本家集資建立的。日本資本家也看中了这块地方，便将靠那两个紗厂东面的一片菜园子买下了。买地时通过一个住在租界里的中国人庄景柯的手。他是一个日本留学生，是当时的律师，买地就用庄公館的名义。当时，按照一般情况，这里的土地每亩只值一百余元，最多也不过是二百元現洋，可是这个庄公館买地却肯出大价錢，以每亩五百元的高价收买，共买了約四百五

十多亩。地买了后，当时情况不能允许即刻建厂，便以較低的租价租給外乡来天津的农民种，租約上比别人的多一个条件，就是注明庄公館无论什么时候要地，都得立刻交还土地。庄公館的代理人，就是郑家庄的住戶孙連城。直到1935年秋末冬初才开始建厂。

一九三五年时，日本帝国主义者早已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和冀东大部地区，肆无忌惮地侵入我国华北来了，他們在我国各地盖起大批工厂。郑家庄中国资本家开设的两个紗厂，也先后被他們吞蝕过去。并且还在郑家庄建立了一个华北制鉄所（天津鋼厂的前身）。在当年阴历九月的光景，郑家庄来了几个陌生的日本人找孙連城。通过庄公館的指示，孙連城陪同他們仔細察看了附近的地形。这几个日本人就是未来紡織厂的主要人物，他們是：

林一正 （双喜紡績株式会社天津經理）

竹 内 （双喜紡績株式会社天津工厂厂长）

川 村 } 日本包工商前高組合的職員。  
上 野 }

第二天，以林一正出名請孙連城在南市鹿鳴春飯庄子吃飯。并有一个中国人作陪，充当翻譯。席上，林一正談說現在就要把地收回盖工厂，与孙連城商議如何办理。商議結果，由孙連城出头与佃戶們交涉收地。經孙連城从中交涉，日本人拿出一些錢作为收地費，地就很快的交給了工厂。这样，日本人就名正言順地将这块土地作为日本资本家开办工厂的地基了。

地收回来后，建厂工作开始了。那个建筑包工商前高組合的日本人上野，便帶人开始測量，一方面招募工人，开始平填厂基。取土的方法是就地取土，把較高处的土足足剷平下去三尺深。这就是造成我厂厂基地势低洼的原因。

一九三七年蘆溝桥事变时，厂房正盖得一半，当时曾經停了一个短短的时期，以后就比以前迅速地修盖起来了。同时，厂門东面的职员宿舍和厂門西面的工人宿舍也相繼盖起来。都是日本建筑承包商前高組合轉包給福昌公司，由上野奴役着数千名中国工人修盖起来的。与此同时，机器也陸續从日本运来，并从日本来了一批日本工程技术人員，工厂里也招雇了中国工人来帮助日本人按装机器。工厂里的人事和組織机构也逐漸确定了。負責人都 是日本人。計有紗厂主任酒井，布場主任原勇，原动部主任加藤，人事課主任葛馬等人。同时也招雇了一些中国人作他們的低級职员，名义上却是工人，作些抄抄写写的工作。

一九三九年秋季正式开工，开工后三天，海河氾濫成灾，把整个工厂倉庫都淹了。机器电綫全都泡在水中。当时，日本人看見大水漲得眼看就淹沒了厂子，非常着急，強迫着工人挡捻防水，晝夜不停，結果也沒有搶救成功。水把工厂泡了二十多天。水退后，工厂經過一番修理，才算正式开工。

当时，厂內的設備規模較小，共有紗錠兩万多枚，普通布机七百台。工厂有厂房一座，分南場北場各半，南布北紗，由甬道相隔。另設配電室鍋爐房及修理工厂，和工

厂隔路相对。靠外有倉庫二十四所，分儲原棉、成品和机物廢料。办公室三所，靠厂門为人事課，中为总办公室，靠工場的一所为工务办公室。厂門东面为职员宿舍，共有楼房三十二所，平房十六所，全为日本籍职员居住。分四級。西面工人宿舍五百九十間，分单身和家庭宿舍两种，家庭宿舍三种，中国管理人和工头也只能住这里的一等房子。

工厂沒有發电設備，只有125 KVA 3300V 的小型柴油發电机一座，預备在电业局停电时供厂內照明和防火用。另有 B&W 臥式水管鍋爐兩座，供漿紗用汽和工場暖气設備用。

当时的生产情况很不正常，工人生活沒有保障，流动性很大，几乎每天都开不齐車，到一九四五年生产改为一班，产量更是下降很多，最高产量每天（兩班）約产紗20件，布200匹。到一九四五年夏，每天只产紗五、六件，布百余匹的样子。

当时有日本籍职员数十人，中国工人約千余人。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經濟部接收了这个工厂，以后又成立了中国紡織建設公司，把全国各处的日本紡織厂都由該公司經營管理。双喜紗厂就改为天津分公司所屬的第五棉紡織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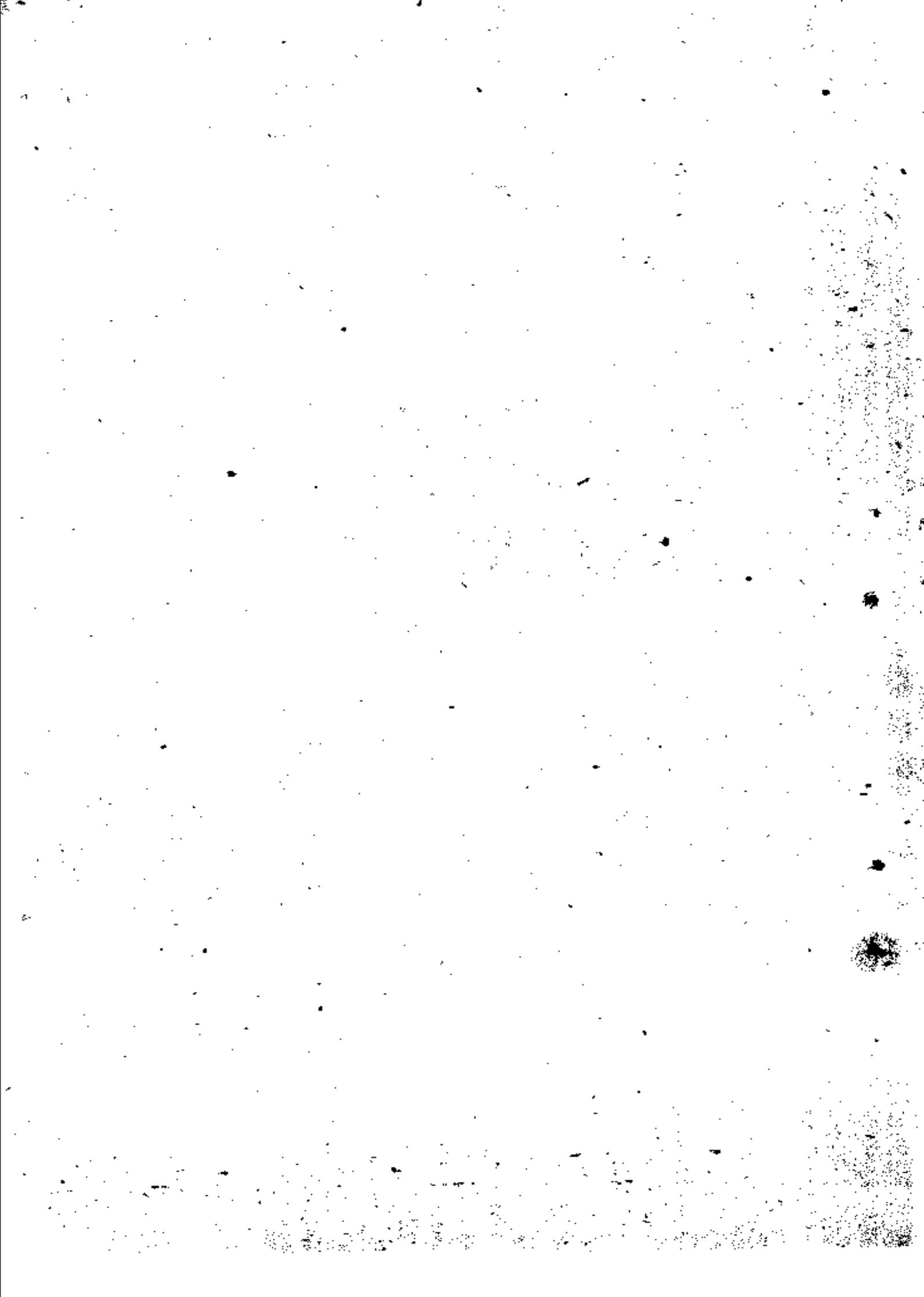
国民党接收了这个工厂以后，生产的設備并沒有增添，工人的生活仍然是艰难困苦，仍然受着严重的剝削和压迫。国民党和封建把头勾結在一起，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爪牙来欺压工人。于是，轟轟烈烈的斗争就在工

厂里开展起来了。

国民党由一九四五年秋末接收，迟迟不能开工。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开工生产。原棉大部使用美棉。日开两班，工人比日本时期略有增加，约一千五百多人。职员均为中国人，由天津分公司领导。厂长为工厂首长，下设纱场工程师，布场工程师各一人，纱、布场保全技师各一人，运转技师各二人，分别带班生产。下设技术员若干人领导生产。经营管理部分共设三课：人事，会计，总务。总务课又分棧务股、物料股，和庶务、警衛队等部门，并有医疗室，设医生一人，护士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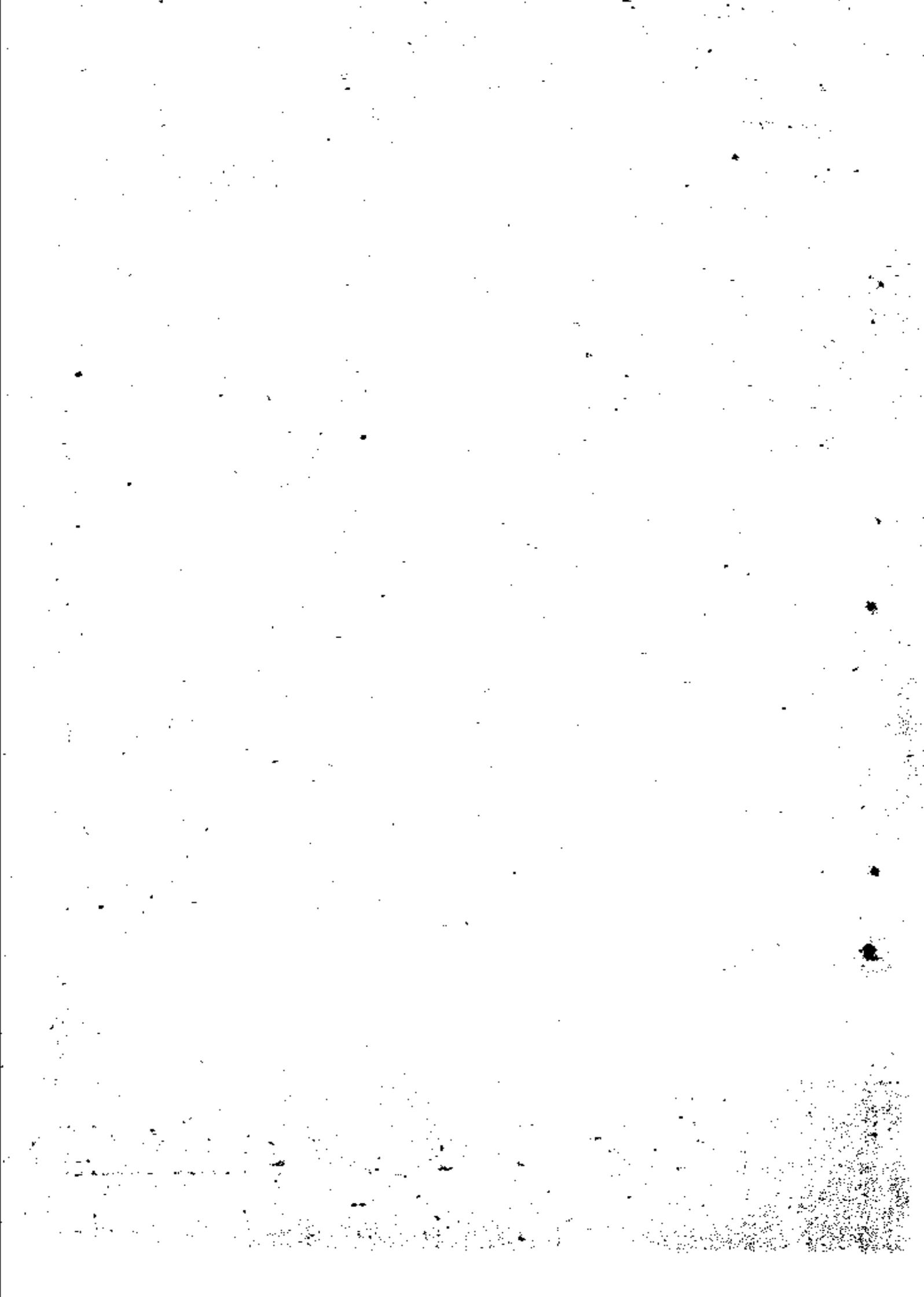
由于国民党政治腐败，工厂生产也没有什么发展，大致和日本时期差不多。并且因解放战争关系，农村大部成为解放区，美援又将棉花改成武器，所以原棉非常缺乏。到一九四八年，每星期只能开三天或四天工。生产能力很低，按最正常的生产情况计算，每天产量棉纱为15050磅左右，还不到四十件纱。布场日产量为900匹上下。（按当时40碼为一匹计算）

只有解放后，我厂的生产设备才大量增添，工作条件大量改善，从而生产能力大大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条件，得到了彻底的改变，成为蓬勃发展、一日千里的人民的工厂。



第 二 輯

党領導我們斗争



## 扎 根

张家樞

一九四四年的九月初，我从冀中抗日根据地十分区学习回津，第二天早晨楚云同志就找到了我。我把去十分区学习的情况向他作了彙报，他把他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北岳开会的情况谈了一些，说：“我们今后再也不是党的外圈关系了，从此我们直接由晋察冀分局城工部领导，我们今后是天津地下党组织的一部分。”我由楚云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为了作好抗日大反攻的准备工作，根据党加强城市工人工作的指示，楚云同志指示我不要再回公大七厂工作了，叫我到天津市海河两岸上的工厂里找工作。根据楚云同志的指示，我在一九四四年的九月一五日，通过双喜纱厂看厕所的女工王大娘的介绍，在郑庄子双喜纱厂上工了。我才去时验的是布场，后来他们知道我在别的纱厂干过，又认识几个字，就派我到纱厂试验室作检验工去了。我去双喜纱厂时还带了两个红色群众，一个是曹美樞，一个是曹家驹，他俩是姐弟，姐姐十八岁，弟弟十六岁。姐

姐作了工务科的雇員，弟弟在原动部学电工。为了隐蔽，我們三个都改了名字，我改成“张家樞”，是代表我們三人的原名，曹美樞改成“曹鳴平”，曹家駒改成“曹鳴鐘”。我們三个人組織了一个小組，我是組长。根据党的指示打入工厂后的任务是；（1）首先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通过群众进行調查研究工作，特別重要的是了解敌人与中国雇員、傭員的情况（因那时沒有中国職員），以及工头和工人跟他們的关系怎样；（2）了解广大群众的呼声和要  
求；（3）针对具体情况对工人群众进行宣傳和教育工作，并且有重点地培养工人党员，待条件具备时，吸收入党。根据这些指示，我把我們三个人做了具体分工，我分的是紗場、布場，曹鳴平分的是外三部的中国雇傭人員及工人、工头等，特別是对妇女做为接近的重点。曹鳴鐘除了包干原动部以外，还重点联系大工房的男单身工人。我們为了在双喜紗厂扎下根子，将小曹的家搬到工房住（工人的家庭宿舍）。他們的父亲也进厂做了扫厕所的小工。我也搬到女单身宿舍住去了。

十二月間，党为了加强双喜紗厂的工作，又派来了两个学生党员：陈小蘭和张露华。我們三人組織了一个临时支部，支書是陈小蘭。过了兩、三个月，因为有些暴露，他們二人就撤走了。

一九四四年的冬天，在双喜紗厂發展了第一个党员，馬潤华。她是廿五、六岁的織布挡車工。一九四五年的春天發現了紗場的老技工搖紗保全工头楊恩太是老裕大紗厂的工

人，接受过党的教育，参加过“砸裕大”的罢工斗争，近来表现也很好，但是因我当时还太幼稚，就把他介绍给楚云同志，由楚云同志吸收他入了党。其后小曹姐弟两个人也入党了，我们第二次组织成支部，由我负责支书工作。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党调马润华、杨恩太、曹鸣钟去北岳区根据地学习，日本投降后他们回天津又在五厂工作了。

在日本投降期间，又发展了修理场的青年老车工刘增祥，刘增祥同志虽然年纪才二十二岁，但是他在修理场已经是十年工龄的老师傅了。自入党后工作特别积极，斗争意志也很坚强。在男工当中很有威信。刘增祥同志入党两、三个月的时间，就在布场和纱场的前纱部发展了十几个党员，都是二十多岁、工龄五年以上的男挡车工、修理工、保全工等，为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公开领导工人斗争后，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的线多半是刘增祥同志负责的。

一九四五年底和一九四六年一月中旬，除职员中没有党员外，双喜纱厂的各个生产部门都有了党的小组或个别党员；特别是要害部门，都有党的小组，如织布场有两个党的小组，纱场一个，原动电气一个。这些党员都在各个部门起着核心领导作用，再加上围绕支部的赤色群众，就掌握了双喜纱厂的各个部门。这些党员和党的组织，就是后来多次领导群众斗争和不断取得胜利的核心力量。

## 反 搜 腰

张家樞 口述

一九四五年的年初，快要过春节的时候，日本鬼子怕工人偷东西出去卖了过节，就加紧对工人搜腰。有一天下班，鬼子突然挂着大刀把住了車間的二道門，把下班的女工截住，讓男日本人来搜查女工。

事情發生得很突然，誰也沒料到，走在头里的一些女工們，只得忍受着羞辱讓日本人乱摸。

可是，敌人愈發的欺侮人了，他們无耻地把女工身上的月經帶子从褲档里拉了出来，當場取笑女工。站在車間头道門那儿等着检查的女工立刻惱怒地罵了起来：

“咱們真受欺侮哪，多寒儉哪，連‘大馬’也給人家拉出来啦！”

頓時，从头道門直通二道門的过道里，响起了一片狠狠的咒罵声。等候着的女工們一个个横眉瞪眼，气得直罵，叫罵的声音响成了一片。

在这当儿，站在女工队伍里的地下黨員陈小蘭再也忍

受不住，她本是一个高中的学生，自从党组织派她到厂以后，从学生转为工人，从来没有喊过一声苦，干活儿以及生活上的一切艰苦她都可以忍受，就是一直受不了这种野蛮的污辱。鬼子统治时期，女工比男工的痛苦更深，不光是要和饥饿穷困挣扎，还得时刻遭受污辱。车间里，女工干着活，当头儿的在身边走来走去，可以随便摸女工的脸蛋儿，可以到女工身上捏一把捧一下，谁要是反抗，干脆就挨一顿毒打。上厕所，也是提心吊胆，男日本人随时都能闯进来检查；回家的路上，还有流氓狗腿子劫道。日子真是没法儿过。但最不能忍受的还是每天下班时的搜腰，出车间共要被搜三次，女工们不光是张开嘴巴，解开衣服，脱下鞋子，连裤子也得解开，一个个提着裤腰等候搜查。有时，搜查人搜查，旁边的伪军和日本鬼子还乘机乱摸女工的下身。为了吃几个窝窝头，为了活命，女工们含羞忍辱，把眼泪吞到肚里。可是，谁料到鬼子又出了这么个新花招，换来了男搜腰的。这一下，大家就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陈小兰就立刻找到我商量，两人离开了吵嚷的人群，研究怎么样组织工人进行反抗，这时，我从工人喧嚷的喊声中听到一个声音：

“咱别出去，多寒偷哪，咱不是人哪！”显然，过道里有的工人已经开始了自发的斗争。

“对，咱赶快组织大伙儿，一个也不出去！”我说。

接着，我俩就分头串连积极分子，找到细纱车间的孙

士荣、田宝珍和孙秀珍，准备車間的翟淑珍，布場的馬潤华等，通过他們發动女工一个也别出門，抗拒敌人的搜查。

不一会儿，細紗車間的門前就出現了女工孙秀珍，她帶領着一帮子女工齐声喊道：

“咱們要齐心哪，大家都别出去！”

有一些剛从乡村里来上工的，还是不齐心，陸續有走出去的。女工孙士荣着急了，她也高声地喊：

“誰还出去？誰出去，誰就是日本的小老婆子！不要臉的就出去！”

跟孙士荣站在一塊的女工也幫着她喊：

“大伙儿齐心哪，咱都别出去哪，太欺侮咱們啦！”

这么一喊，細紗車間的女工都不出去了。这时，准备車間和布場的女工也已組織起来，女工們全挤在車間里外的过道上，一个也不出去。六点下的班，僵持了兩個鐘点，到八点多鐘，日本鬼子眼看沒办法，只得把女搜腰的找了来，初次斗爭就胜利了。

这次斗爭虽然組織不严密，还缺乏斗爭經驗和方法，可是作用十分巨大。工人們通过这次斗爭，明白了“大家齐心力量大”的真理，積極分子在这次斗爭中也得到了考驗。这次小小的斗爭为后来国民党时期大規模斗爭發出了飆号。反抗的怒火，在不願被污辱，不願被压迫的人們中間点燃起来。

(写作組 整理)

## 推翻伪工会

### 一 “走‘爹’来了‘爷’”

张家樞·口述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上午十一点，正式宣布日本投降了，裕大纱厂的工人立刻罢工，跟厂里的日本鬼子算账。到下午四点光景，离裕大百步远的双喜纱厂工人也就自发地罢工了，复仇与要求自由的火熊熊地燃遍了郑庄子，工人们关了车，欣喜地欢呼着奔出车间。腰板直了，头也昂起来了。“再不当亡国奴了！”厂里厂外只听得一片惊喜的呼喊声。

欣喜过后，八年中对日本鬼子的深刻仇恨燃烧起来，到处充满了恼怒的咒骂和激昂的呼喊。

“跟鬼子算账去，跟他们算账！”

“咱们受了多少年压迫，妈的，算账，跟他们拚去呀！”

复仇的呼喊从厂里直响到郑庄子街道上，人们耳边听得一片浸透着仇恨的喊打声，八年来积下的深仇大恨到了清算的时候。这时，郑庄子街道两旁站满了工人们，一看见日本鬼子走过，就揪住了死劲的揍，有的工人就地抬起

石子儿朝日本人的脑袋砍，厂里的汽车拉过什么，工人们就拦住一分而光；棉花，布疋，面粉都分了，厂里停工了。

工人们到处踹着，互相谈论和揣测将要到来的新生活，他们做着美丽的梦，想像着中国军队入城以后，立刻就可以为工人报仇。

“厂里得发遣散费！”有的工人提议，工人们就派代表与厂方交涉，日本鬼子早吓得魂不附体，立刻答应要求，给每个工人发下两匹布。工人们把布卖了，又幻想着中国军队一到，再也不用愁吃愁穿了。

当时，党的指示是：一、组织工人护厂，里应外合，迎接八路军入城；二、组织红色工会。党就在工人中间宣传：八路军快入城了，工人们就要当家作主人了。工人们一听，情绪高涨，有的就立刻研究工人怎么样自个儿管理工厂，大家都日日夜夜期待八路军快来。

谁也没有料到，一天，插着美国星条旗帜的军舰突然开进了海河。厂里的工人们听说后，纷纷爬上墙去观看，只见军舰在河上航行，头顶上大队的美国飞机也嗡嗡地飞了过去。工人们揪心起来：怎么八路军没有进来，倒是美国鬼子来了？不几天，国民党把日本统治时期的汉奸白脖军护路队改编了一下，开进了双喜纱厂。工人们火热的心被泼了一瓢冷水，心里万分的纳闷。

接着，蒋介石下令，不准中国人再殴打日本人；工厂暂时还原个儿的归日本人管。厂里的日本鬼子一下子又威风起来，工人们气得大骂，美丽的梦想开始幻灭了。

这时，工人们分到的两匹布早给投机商人用低价买走，没有吃的了，就要求复工。党根据群众的要求，就通过党员和女工中的积极分子孙士荣、孙秀珍等在群众中活动，组织群众推选代表，向敌人交涉复工。如果厂里不答应复工，就要求给每个工人发五匹布。

正在混乱时，国民党的所谓地下党员纷纷露面了，汪派国民党员摇身一变，汉奸李玉祥出来当了国民党八区党部书记（双喜纱厂所在地郑庄子当时属八区管）。厂里的封建把头馮培如、王梦符等参加了天津市工职救济委员会，在厂里设立了分会，由李玉祥支持，准备筹组工会。

这时，天津国民党市党部搞工运的人分成了两派，一派以苏砚田、付秀山为首，组织了天津市工职救济委员会，由市党部主委时子周支持。这一派手下多是汉奸、特务、流氓地痞和日本时期的宪兵等。日本一投降，他们摇身一变，以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面貌出现，所以在各工厂占了上风，加以在本地有势力，因而立刻当了权。当时郑庄子的八区党部书记李玉祥，双喜纱厂的馮培如，王梦符都属这派。另一派以苑宝璜为首，组织成天津市各业工会联合会。苑宝璜本人是工贼出身，日本投降后从国民党大后方中央派来，手下联系的人也大多是工贼，但这时实力不够，正企图在各大工厂插足，扩充势力。两派简称为工职派与工联派。当工职派馮培如等在双喜厂内筹组工会的时候，工联派也委派了孙宝钧、刘世泽、朱洪年等到厂里活动，组织了纠察队，也积极准备筹组工会。

工人們向厂方要求复工时，工联派孙宝鈞就出来向大家买好，答应由他去向厂方交涉，每人給五匹布，要工人代表回去，等着听他的信儿。不料第二天厂方不答应，国民党一下子就显出了他的面目，工人們气愤地重新选派代表进厂跟日本人交涉，要求發六匹。厂里的国民党接收大員和日本人都不同意。工人們大怒，集合到經濟部去請願。沒有达到目的，又派代表到天津国民党市党部去要求，这时，市党部就由苑宝璜出面解决，被迫答应了工人的要求。第二天，工人們分到了布。可是厂里的工职派馮培如趁火打劫，把群众斗争的功劳都拉到他們身上，厚顏无耻的对工人說：“今后有什么事，好商量。”从此，斗争走上更加复杂的道路，工人們也开始觉醒，知道了从前想报仇、想管理工厂、想不愁吃不愁穿等等只不过是梦想，在国民党統治之下，工人們只有斗争才能活下去！

十月，开工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員把日本人替回去，工职派把工联派的人从厂里打跑，把朱洪年的腿都打断了，馮培如等换上了长袍馬褂自封了工会理事，筹組了伪工会。他們在工房头排屋子里設下了办公室。八区党部自从成立后也开始到厂里来發展了四十多名国民党員，甚至找了我們地下党組織的党支書张家樞、支委曹鳴平、紅色群众翟淑珍等，要她們加入。敌人碰了釘子，就对这些人怀疑和注意起来。这时国民党的党、軍、工、政四位一体勾結在一起，开始对工人进行压迫与剝削。

我們黨的組織，這時仍然處於地下狀態，國共談判還在拖延，黨便指示廠里地下黨組織繼續建黨。曹鳴鐘、馬潤華、楊恩太等黨員從抗日根據地學習回廠後，本來準備迎接八路軍入城，參加接收，這時，就在群眾中進行宣傳共產黨與國民黨怎麼樣不同，不斷揭發國民黨的罪惡。工人們對國民黨的不滿情緒愈來愈大了。從此黨領導工人和國民黨反動派展開了一系列的鬥爭。

(寫作組 整理)

## 二 工人秘密自治團

張家樞、曹鳴鐘 口述

開工以後，國民黨軍隊天天扛着槍進車間巡邏，監視工人生產。這些駐廠的軍隊，原都是敵偽時期的漢奸白脖子軍，這時又騎在工人的脖子上頭鎮壓工人了。他們任意在車間里調戲女工，工人們不滿極了。國民黨又收買了一些封建把頭和職員加緊統治工人。偽工會不但不管工人們的利益，反倒與廠方勾結着剋扣了工人的救濟面粉，貪污了停業後沒來上工的工人遣散費，共二百七十萬元；又收集廠里的東西變成他們自己的，把廠里的葦子賣了算自己的錢。他們吃喝嫖賭，一點也不給工人辦事。工人們在日本投降後要求自由、要求吃飽穿暖、自個管理工廠的希望一個也沒實現，日子倒反比日本時期更難熬了。於是，人



們常常在一塊兒議論，發泄着胸中的憤慨與不滿。紗場試驗室很快就變成了全廠談論國事的中心所在，一天到晚經常聚集了許許多多的人。有在這兒罵街的，罵日本，罵蔣介石國民黨，罵偽工會。有的發牢騷，有的到這兒來送新消息，有的到這兒來聽新聞。

人來人往，有工頭們，有一般高級技工，小加油工，保全工，修機工。而試驗室的檢驗工孫世琚就是他們這群人中間的核心人物。

二十二歲的小伙子孫世琚，長着一對烏黑閃光溜圓的眼睛，見人總是笑眯眯的，眉宇間露出精明能干倔強的神氣，使人乍一見就看出來是個有能耐的人。他初到試驗室時，日本還沒有投降，在一般人的眼裡，他愛講究穿着，愛打球，愛喝點酒，還挺愛乾淨，倒像是沒有受過什麼挫折，沒經過大風險的青年。其實，他從十四歲就開始做工了。日本統治時期，他怎麼賣命的干也養不活娘和弟弟、妹

妹，就不免常常从厂里偷点东西卖了凑和过活，因此，一连好几个厂他都挨过日本鬼子的毒打。有时，他母亲在家里等他回家，见别家孩子都回来了，就到处去打听，人们才告诉她：“你家孩子捆在树上呢。”

鬼子的鞭子正在抽打孙世琚，而家里的母亲，心里也仿佛被鞭子抽着似的一阵阵痛。终于，贫困与饥饿逼得他走投无路，卖了华工。那年头，当华工的都是九死一生，少有活着回来的，孙世琚向母亲磕头告辞，他含着眼泪离开了母亲，不知自己还能否活着见到自己的亲人。他怀着痛苦，怀着对日本鬼子的深仇大恨到了塘沽。苦役，鞭打，饥饿，疾病，这就是华工的生活。他最后逃出了虎口，在塘沽混了一阵，从塘沽逃回天津，不久，日本就投降了。

他激动地跳着喊着，他热情地期待着中国军队赶快进城，他憋着一肚子的仇恨等着复仇。他也梦想着中国军队一到，工人们就可以吃饱穿暖，没想到，国民党蒋介石下了命令，工厂暂时还归日本人管，中国人不准殴打日本人。他气得在试验室里大骂大喊，人们看他整天精神不正常，有的人就叫他“神经”，以为他有些精神病了。其实他是满腔的仇恨没法抑制下去。这时，日本总工程师九井还到试验室来检查工作，孙世琚气得捏紧了拳头，咬着牙说：

“嗨，你还在我们中国人面前站着哪，中国人是这个了！”他竖起大拇指头，狠狠地说，“你还来管哪？”

“我们现在是失败了。”九井说，还想要检查工作。孙世琚气得大声喊道：“你们日本败了，小小的了，你们

侵略我們这么些年，吃了喝了我們的，我們中國軍隊來了，你还想管我們！”說着，上去就是一個耳光，打得總工程師直朝後退，慌張地跑出試驗室去了。

這時，屋子裡只有女檢驗工、地下黨支部書記張家樞同志。孫世琚的民族意識、愛國心，引起了她的注意。隔不多天，聽說孫世琚到市裡又在街上揪住了一個當年打過他的日本鬼子死命的揍了一頓，泄了一下當亡國奴時代的仇恨。

當時，紗場裡的日本工頭還沒有回國，可是一見到孫世琚就悄悄兒溜遠了。紗場的日本保全工頭外號叫“蛤蟆”的，一見張家樞就悄悄的伸出了兩個手指說：“孫世琚，是這個，八路八路！”說着，見孫世琚氣沖沖的捏着兩個拳頭，走了進來，蛤蟆就吓得輕手輕腳地溜出去了。

報紙完全吸引住了孫世琚，他常常拿着進步報紙來回的看，看完了就和四周的人議論，成天焦躁得好像得了神經病的人似的。當時，國民黨已經下命令不准人民談論國事，孫世琚哪兒管這個，他就要談，他怎麼能不談呢。他肚子裡對許許多多事都打了問號：第一，為什麼中國軍隊來了，工人不能報仇？第二，為什麼中國軍隊來了，工人還是要挨餓，日子過的不好？第三，走了日本，怎麼中國軍隊又引進了美國鬼子，吉普車到處在闖禍……，一連串、一連串的問題使他不能不想，想了不能不激動，激動了就大聲談論，連試驗室的工頭殷樹昆也沒法禁止他不談。

張家樞就開始對孫世琚做一些試探性的工作。有一天，她對孫世琚說：“現在，聽說共產黨在城市裡也出了

报纸，劝业场那儿有人卖解放报呢。”第二天，孙世琚就把“解放报”买来了，大声在屋里念。看来，小伙子一点也不懂什么叫害怕，什么叫秘密，这人就是有个追求真理的劲儿。一念“解放报”，到试验室里来的人就更多了，念完了就都议论纷纷。

党的地下组织对孙世琚的社会关系开始进行了解，知道他本人还单纯，对旧社会不满。自从地下党员贺佩英领导工人要求复工胜利后，孙世琚也有了深刻的印象，想要出来为大伙办事。于是，党派曹鸣平去与他联系，进行工作，把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讲给他听。张家樞在工作空余时间，也顺便通过报纸上的消息和他聊天，向他宣传八路军共产党怎么样抗日，美国和苏联究竟是怎么回事，大革命时是怎么个情形。逐渐地，孙世琚从单纯的不满与仇恨开始有了觉悟。

“工人受压迫，受穷，不是命苦。只要大家团结起来斗争，就能不受穷，不受压迫。”孙世琚的心里像雨过天晴一样，找到了真理，烦恼与苦闷一下子驱散了。他来回的想着：怎么才能团结起来斗争呢？

十一月，敌人方面传出了消息，准备让工人选举工会，可是伪工会筹委会方面早已把名单弄好，要叫工人选封建把头馮培如、王梦符、刘庆奎等。工人们得到了这消息，又都纷纷到试验室里来议论。

有的说：“要是选上这几个人当工会的人，咱工人更得遭殃了！”

有的说：“咱们团结起来，自个儿办，他们不是要选

举嗎？咱选咱的，他們选他們的！”

大伙七嘴八舌商量办法，劲儿很大。张家樞就把孙世据叫到一边，說：“我們立刻开一个秘密會議，找可靠的人一塊儿研究，怎么样？”

孙世据正在劲头上，立刻就召集了二十来个人，在試驗室后边的小屋里开会。其中有些人是对伪工会不滿的工头，有紗場的徐鳴和，鋼絲的工头彭道三等，孙世据出面主持會議。大家研究結果，决定不能把馮培如选进工会，可以利用王梦符。又討論了选举的时候，大伙怎么样分头下去串通叫工人們不选。到了晚上，二十来个人就又到彭道三家里繼續开会商量对付的办法。

彭道三家的小屋里，炕上，被上，桌上，地下，坐的站的挤滿了一屋子人。有人把被单蒙住窗子，在黑色防空罩蒙住的灯光下开始了討論。当下，大家精神兴奋、紧张，孙世据就根据了党的意图向大家提出成立“工人秘密自治



团”，大伙团结起来，为工人办事，和伪工会斗争。孙世琚当时穿一身黑布制服，戴着一顶草绿色的日本式小帽子，坐在炕桌边领着大伙讨论。大伙一边研究，他一边起草，连夜把工人秘密自治团的章程、宗旨、发展人的办法都拟订好了。大家严肃地通过以后，决定由孙世琚、刘永德、彭道三、曹鸣钟等筹备组织自治团。晚上，弄妥以后，第二天，孙世琚就把发动工人参加的签名单交给了女工齐淑花等分头到车间发动工人参加。为了防备敌人发觉后引起麻烦，签名单上画了一个大圆圈，凡愿意参加的人就沿着圆圈写上自己的名字，盖上手印，使敌人无法找出谁是引头的人。党组织就通过地下党员和一些积极分子发动群众踊跃参加。打轴科的积极分子翟淑珍，团结了一部分群众，立刻就参加了。第一天，就有二、三百工人参加了工人秘密自治团。孙世琚素来胆大，不防备敌人，自己便公开的在工人中间活动。参加了自治团的工人们一个个情绪高昂，感到了团结一心的力量。

到晚上，筹备人又在彭道三家中开会，酝酿工会选举时该选那些人。不料，工头彭道三这时胆怯了，他见工人们那么踊跃的参加自治团，就害怕事儿闹得太大要招祸，连夜把事情密告冯培如，出卖了自治团的人，自己投降了。

第二天早晨，孙世琚、齐淑花等上班以后，刚走到车间门口，驻厂军队上来就把他们逮捕了，说这些人偷了厂里的布，把几个秘密团的组织者关到了工厂禁闭所里。

工人们得到消息后，十分愤怒，摇纱女工刘子云就立

刻到检查室来找张家樞，要想發動大伙罢工，拯救被捕工人。张家樞一边派人去探听消息，一边就和地下党员、积极分子們商議。当时，覺得布場方面，工头王梦符拜了不少盟兄弟，群众被他控制住，布場工人能否参加罢工是个問題。正在研究，傳来了消息，說敌人准备釋放，大家就松了口气。

原来是当孙世琚等工人被捕后，八区伪党部書記李玉祥，駐厂伪軍吳排长，伪工会筹委会的馮培如，伪警官姓韓的都一塊来审問。一上来就問：

“你們偷了厂里的布，快实說！”

孙世琚根本不知道有这件事，就气憤地回道：“沒有的事。”

李玉祥又問了一陣，工人們不承認，他就凶狠地問：

“你們为嘛組織工人秘密自治团，說！”

孙世琚一听，才知道事儿坏了，准是有人出卖了大家，就索性理直气壮地大声回答道：“为一了一团一結！”

李玉祥就像瘋狗一样跳起来嚎叫：“不許你們团結！”

被捕的几个工人都憤怒地瞪着敌人，心里忍不住暗笑，敌人竟会說出这么无理的話来。

問了好一陣，伪工会的馮培如在一旁又取好又發坏，折騰了好久，找不出証据来，只得把人釋放了。

被捕釋放后，孙世琚突然不来上工了。党組織派了人

候独眼龙下命令了，讓他的爪牙們都准备好，就对四周的工人說：“楊芳潮和刘永德是盟兄弟，他們想和孙世琚成立工会，都是八路軍，給我打三十軍棒！”沒等我說話，几个爪牙就把我按倒在地，前面有兩個爪牙手拉着我的胳膊，后有兩個爪牙用木棒压着我的腿，还有三个換着打。第一个咬着牙打了我十棒，前兩棒我还知道痛，后来就覺得有人給我几脚似的，又覺得头一冷，心里明白，他們給我澆凉水了。兩個爪牙架着我蹣了幾圈，按在那又打，第二个更厉害，拚命的打。这十棒光覺麻木不覺痛。接着又覺得冷一回，又冷一回，他們澆了兩次凉水，我心里才明白过来。又听到熟悉的声音說：“咱們都拥上去！”还听到女同志們的哭嚎声，兩個爪牙架着我又蹣了几圈，按那又打第三次，这个家伙更厉害，打完我連气都喘不过来了。我覺得，心里一次又一次的冷，这回連路也不会走了。有人把我背到一个朋友家里，我才清醒过来。一看腿和屁股肿得多高，好多男男女女都跟着来看望我，都是工人。有的說：“現在我們有心无力，”也有的說：“我們一定給你报仇。”还有的安慰我說：“好好养病。”当时使我感动的掉下了泪。

养伤期間，工友們告訴我說，敌人把我打昏过去以后，由吳鵬举當場宣布把我除名，并且向全体工人宣布三条紀律进行鎮压。这三条紀律是：

1. 工人不許有任何集会結社的行动；
2. 不許有什么要求，不許找厂长直接办交涉；

立眉瞪眼的說：“你在这干啥？”我說：“粗紗很冷，在这暖和一会。”我的話还没有說完，他上来就打我一个耳光子。我說：“你別打人呀！”他更急了，还說：“你是八路軍。”就把他那刺刀拿出来了。这时有一位看廁所的白头髮老大娘可吓坏了，推着他，拉着我，就央求。他把老大娘一推，拿着刺刀向我膀背拍拍的就是几下，要推着我見他那独眼龙軍官去。剛出車間，那个立眉瞪眼的家伙从我背后給我来了个大滿臉花，接着就是几脚，打得我鼻口流血；另一个爪牙跟在后面还笑呢。

到了独眼龙那，他并没有問什么原因，就把我鎖在小屋子里啦。我在小屋里，从窗戶望見独眼龙和立眉瞪眼的那个家伙，还有狗腿子馮培加，在院子里来回走动。过了三个来小时，那个独眼龙問我来了：“你和刘永德是盟兄弟，你們都和孙世琚想成立进步工会。”（因为永德和世琚前兩天被独眼龙押起来过的，剛把他倆放出来）他問着，沒有容我說話，上来就給我两个耳光子，又是一脚，把我推到小屋里又鎖上了。当时我也不知原因何在，說理也沒法說。到了下午六点多鐘，把我从小屋里拉出来，推推搡搡的到了工厂的大院里，我一看，西北面围了半圈剛下班的工人們，东南面是独眼龙的爪牙們，各个大槍上都按着刺刀，人挤的很，围了半个圈，圈中間有我，独眼龙，还有几个爪牙。我往四处一望，心想，我好威風啊！又望見那几个爪牙那儿，放着兩条毛巾，一把鉄水壶，还有几条大木棒。我想，莫非是槍决我后准备抬我的？这时

候独眼龙下命令了，讓他的爪牙們都准备好，就对四周的工人說：“楊芳潮和刘永德是盟兄弟，他們想和孙世琚成立工会，都是八路軍，給我打三十軍棒！”沒等我說話，几个爪牙就把我按倒在地，前面有兩個爪牙手拉着我的胳膊，后有兩個爪牙用木棒压着我的腿，还有三个換着打。第一个咬着牙打了我十棒，前兩棒我还知道痛，后来就觉得有人給我几脚似的，又觉得头一冷，心里明白，他們給我澆凉水了。兩個爪牙架着我踹了兩圈，按在那又打，第二个更厉害，拚命的打。这十棒光觉麻木不觉痛。接着又觉得冷一回，又冷一回，他們澆了兩次凉水，我心里才明白过来。又听到熟悉的声音說：“咱們都拥上去！”还听到女同志們的哭嚷声，兩個爪牙架着我又踹了几圈，按那又打第三次，这个家伙更厉害，打完我連气都喘不过来了。我觉得，心里一次又一次的冷，这回連路也不会走了。有人把我背到一个朋友家里，我才清醒过来。一看腿和屁股肿得多高，好多男男女女都跟着来看望我，都是工人。有的說：“現在我們有心无力，”也有的說：“我們一定給你报仇。”还有的安慰我說：“好好养病。”当时使我感动的掉下了泪。

养伤期間，工友們告訴我說，敌人把我打昏过去以后，由吳鵬举當場宣布把我除名，并且向全体工人宣布三条紀律进行鎮压。这三条紀律是：

1. 工人不許有任何集会結社的行动；
2. 不許有什么要求，不許找厂长直接办交涉；

### 3. 不許三个工人在一起談話。

今后如果發現有以上的行为就按共产党、八路軍論罪。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更气愤了。等我把伤养好了，更想办法跟国民党資本家做斗争了。所以，在地下党领导下推翻伪工会时，我就参加了我們的敢死队，坚决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綫。

## 四 刺刀底下“选”工会

张家樞口述

十二月里的一天下午，厂里宣布提前下班，各車間的封建把头們就紛紛告訴工人：“今天下班选举工会，选王梦符、馮培如、刘庆奎，大家听见沒有？”

地下党早就通过党员和积极分子串連工人不要选这几个人，能选別人的就选別人，另外，在群众中醞釀，选举曾經領導工人要求复工胜利的地下党员賀佩英。

当工人們走出車間后，只見車間門口通到办公室的大道上，已架好机关槍，一路上，几步路站一个荷槍的士兵，明晃晃的刺刀在手里端着。工人們不得不前往选举的地点，人們一边走，一边不由得在心里大罵国民党。这怎么叫选举？用刺刀逼着工人，这就是国民党的民主！工人們忍着滿腔的悲憤走到选举的地方，只見四周都站滿了挽着白袖口的流氓打手們，不断的向工人吆喝着：“听到

爭，利用国民党自己唱的高調，像言論、出版、集会、請願、結社等自由进行活动，也就是利用国民党的东西反过来打他們，把他們的工会变成我們领导；第三、在方法上可以具体掌握，那些是群众迫切要求的，就根据群众要求去做，但要注意随机应变。此外，我們在斗争的策略上，要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分化敌人内部。今天我們就可以研究一下，那些是群众的迫切要求，如何行动起来，如何分化敌人利用敌人的矛盾，如何争取合法地位进行合法的斗争。”

支委們凝神地听完传达，一个个都兴奋起来。自从日本投降后，由于国共談判結果未定，党一直处在十分隐蔽的状态，紅色工会一时建立不起来，可是敌人的伪工会倒建立了。自从强制选举工会并毆打了粗紗工人楊芳潮以后，工人們反抗国民党的情緒高漲。工人們不但在經濟上沒有翻身，連政治上也遭到了压迫，三个人不敢在車間說話。支委們听了指示高兴極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討論怎么个动法。

經過仔細分析厂里当时的情况，决定了打击的对象是伪工会，重点人物馮培如，策略上，利用伪工会内部失意人物刘庆奎、王梦符等，分化伪工会，攻倒馮培如等当权派。另外，厂内伪工会虽然由国民党的工职派上了台，但工联派头子苑宝璜仍然想在五厂建立势力，因此，决定联系工联派孙宝鈞等共同推翻工职派伪工会。办法是：趁着春节快到，工人要求發白面，而伪工会当时还没有給工人

## 五 行动的前夜

曹鳴鐘、張家樞 口述

这一天，是个星期日，大雪漫天漫地的飄舞着，天津市章陀庙街张家胡同三号的院門輕輕开了，曹鳴鐘和他姐姐曹鳴平，还有工人馬潤华，一清早就悄悄溜进了院子。张家樞出来把院門紧紧插上了。院子里靜悄悄的，北風嬉弄着雪花乱舞，不一回儿，屋子里就傳出来輕微的歌声，庄严的低沉的国际歌歌声在院子里輕輕响起来。那歌声时而被北風淹沒，时而又响了起来。最后，歌声停止了，中共中紡五厂地下党支委会議在张家樞同志的家里开会了。

四个青年围着一张方桌坐了下来，张家樞同志从一个腊紙筒底下取出了一张小紙条来，这是党的指示。

“同志們，今天的支委会，一方面傳達上級党對我們的工作指示，同时，根据指示，要研究一下咱們在厂里的工作。”张家樞同志严肃地把小紙条鋪平，“現在，国共談判还在进行，蔣介石缺乏誠意，党还在爭取和平协商，将来前途难于估計，我們的軍隊沒有入城，可是現在敌人倒先进来了，因此，我們的紅色工会难于建立起来。上級党指示我們，今后的行动必須根据三条原則：一、爭取合法地位，領導合法斗争，共产党员可以出面領導合法斗争，在沒有召开伪国大以前打入伪总工会；第二、通过合法斗

于是，决定各車間都选派代表兩人，第二天不通过厂里的伪工会去找厂长交涉。第一批，各車間各去一个代表，万一厂方扣留，再去第二批。

这时，各車間的工人們都在底下紛紛醞釀，斗争情緒高昂，准备立即行动。

(写作組 整理)

## 六 第一次全厂大罢工

徐明和、孙世琚等 口述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三日，出事前一天，孙世琚接受了党的任务，帶領了紗、布兩場的工人代表到修理場集合开会，修理場的代表也立刻参加了。大伙討論，第二天如何去見厂长。討論了一陣，孙世琚对大伙說：“一句話，他要不答应，咱就不回来！”代表們都齐声說“对！不答应不回来！”當場并約好，到了厂长那里，大伙不要随便講話，由孙世琚一个人对答。

第二天，二十四号早晨，孙世琚領着三十多个工人代表到了厂长室，代表們一进屋子就發現事儿坏了，駐厂国民党軍隊在屋里各个角落都站滿了，槍已上了刺刀。伪工会的馮培如站在办公室欄柜跟前，手扶柜桌，凶狠地問：

“你們干嘛？”

“找厂长。”孙世琚从容不迫地回答。这时，厂长室

去要求，可以組織工人自己选派代表，联合伪工会里部分失意干事共同出面向厂方直接要求，不通过伪工会，这样来推翻伪工会；在群众中間，决定争取积极分子孙世据一块儿共同行动。

計划商量妥当后，张家樞特別強調要严守党的秘密。

事情决定后，就准备行动。正巧，碰到厂里关錢，那时，报纸上登着棒子面每斤是伪幣三百一十元，厂里給工人只关二百四十元一斤，每斤少关七十，一般工人每月关九十斤到一百斤左右，厂里一千多工人，被貪污的錢就远去了。工人们都在下边嚷嚷，意見大極了，自从楊芳潮事件后，工人已經对国民党很不滿，这时，各車間的工人就鬧得更凶了。

支部面临新的情况，就在曹鳴鐘家里召开了临时的支委会議，决定立刻改变行动計划，把要求春节發面改为要求棒子面差額金，又通过孙世据，立即在紗場試驗室里召开临时秘密會議，把部分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召集一起，向大家提出了“要求棒子面差額金，保証工人实际收入”的口号。大伙对少發錢都挺气愤，有的說：

“棒子面錢應該按三百一發，別厂也發了，可是为嘛咱厂……？”

“厂里不光剝削了咱的血汗，連該發的工資也剝扣了，咱太沒尿了，應該請願！”

张家樞就問：“咱大伙能齐心嗎？”

“齐——心！”

原来，混到进步工人方面来的一个工贼张振远在出事  
前已出卖了大家，他向把头刘魁密告了进步工人准备向厂  
方斗争，并说引头人是孙世璐、张家樞等。因此，孔赞华早  
有了准备。他们把屋子里的代表赶回车间，同时派驻厂国  
民党军队去车间逮捕张家樞，打算把引头人押送到警备司  
令部去。

党支部估计可能发生事情，早在群众中间把准备全厂  
罢工的工作做了布置。支部为了使最基层的组织具有坚强  
的战斗性，在选组长前向群众提出人选的条件是：

1. 为工人办事不怕死；
2. 对工人公正，不讲私人关系，立场坚定，不被资本  
家收买；
3. 完全是由工人自愿提名选举。

选举的方法是举手表决，如发现群众有意见时可以随  
时研究，重新提名。由于这样的选举，就保证了基层组织  
的群众性和战斗性。选出的小组长多是红色群众、党员以  
及我们掌握的工头和职员。同时根据上级党的“隐蔽力量，  
准备再接再厉地开展斗争”的指示，也早把大部分地下  
党员和积极分子留在车间，支书张家樞本人也没有去厂长  
室。代表去见厂长交涉以后，不久，军队就围住了厂长  
室，把代表扣下了。积极分子徐明和（他原是细纱工头，  
工人出身，被党争取过来）跑来找张家樞，研究怎么办。  
张家樞按预定计划说：

“要是他们不把人放回来，咱们立刻采取罢工行

的秘書小高一扭头就从后面朝厂长宿舍里跑去。代表們全都站着等候，屋子里鴉雀无声，空气紧张。不一會兒，厂长孔贊华披着一件小白褂走来，徑直朝代表們面前走过，厉声道：“你們干嘛？”

“我們要求补發棒子面錢！”

孔贊华眼一瞪：“誰叫你們来的？”

这时，孙世琚見厂长發狠，也不示弱，就比厂长喊的更高：“工人叫我們来的！”

这一声大喊使厂长吃了一惊，覺得有伤他的自尊心了；便蛮横地喝道：“什么工人叫你們来的，都是你煽动的！”

孙世琚毫不害怕，冷冷回答道：“棒子面錢少發了，我們代表工人来要求，你怎么不講理？”

孔贊华見一个普通工人在自己面前竟毫不害怕也不屈服，就瘋狂地吼叫：

“逮捕起来！”

随着这一声吼叫，布置在屋子里的伪工会打手和国民党軍队們都跟着發出一陣野兽般的嚎叫。一个士兵搶上前来一把揪住了孙世琚的衣襟，反绑了手，把他独自推到厂长室旁边的小屋里去。孙世琚一边走一边气憤地大声說：

“你們为什么不敢講理？你們就这样不講理！”

可是：伪軍把小屋子的門砰的一下关上了。

厂长孔贊华就回过头来威肋其余的工人，是否受了孙世琚的煽动。大家都不答理他。

原来，混到进步工人方面来的一个工贼张振远在出事  
前已出卖了大家，他向把头刘魁密告了进步工人准备向厂  
方斗争，并说引头人是孙世据、张家樞等。因此，孔赞华早  
有了准备。他们把屋子里的代表赶回车间，同时派驻厂国  
民党军队去车间逮捕张家樞，打算把引头人押送到警备司  
令部去。

党支部估计可能发生事情，早在群众中间把准备全厂  
罢工的工作做了布置。支部为了使最基层的组织具有坚强  
的战斗性，在选组长前向群众提出人选的条件是：

1. 为工人办事不怕死；
2. 对工人公正，不讲私人关系，立场坚定，不被资本  
家收买；
3. 完全是由工人自愿提名选举。

选举的方法是举手表决，如发现群众有意见时可以随  
时研究，重新提名。由于这样的选举，就保证了基层组织  
的群众性和战斗性。选出的小组长多是红色群众、党员以  
及我们掌握的工头和职员。同时根据上级党的“隐蔽力量，  
准备再接再厉地开展斗争”的指示，也早把大部分地下  
党员和积极分子留在车间，支书张家樞本人也没有去厂长  
室。代表去见厂长交涉以后，不久，军队就围住了厂长  
室，把代表扣下了。积极分子徐明和（他原是细纱工头，  
工人出身，被党争取过来）跑来找张家樞，研究怎么办。  
张家樞按预定计划说：

“要是他们不把人放回来，咱们立刻采取罢工行

动！”

正說着，三个国民党軍走进了紗場試驗室。

“前边儿找你去！”他們向张家樞一瞪眼說。

张家樞知道事情不好，就站起来，鎮靜地走出屋子，她又特意在車間里走了一圈，向一些積極分子孙士荣等使了一下眼色。三个国民党軍把她押走后，車間里的工人就譁乱了。

厂方把张家樞和孙世琚押到了工厂職員宿舍樓上的禁閉所里，这儿門窗都是鉄的，和監獄一个样子，是厂方專門造了扣押工人的屋子。

被赶回来的代表回到車間就告訴工人，厂里把孙世琚和张家樞扣下了，大家商量营救办法。留在紗場的徐明和就去找共产党员楊恩太，这当儿，楊恩太正站在电气部門前观察事变动静，徐明和走去說道：“坏了！”

楊恩太也輕輕地接着說：“他們把咱的人扣下了，你看怎么办？”

徐明和腦中閃过张家樞被捕之前說的話，“采取罢工行动！”就湊攏去道：“这么好不，咱回去关車要人去！”

“对，快！”楊恩太說。

兩人就分头回到車間串連党员和積極分子关車，徐明和回到細紗車間就喊道：

“还不快关車，咱的代表給扣下了，大伙出去要人呀！”

說罢，大伙儿就一个个关了車，人們浩浩蕩蕩地奔出車間。楊恩太回到了合絲車間又到打軸科串連党员和積極

分子，也都关了車奔出車間。

工人們剛冲到修理場那儿，伪軍就把人截住，用槍托推工人，赶工人回車間去。这当儿，地下黨員曹鳴平、馬潤华、楊恩太就在一边商量，决定立刻下去再一次串連工人積極分子，坚持罢工，不放出人不散。

“下去串連，喧騰吧！”

于是，曹鳴平回到电气部叫地下黨員、工人顧金章关了大閘，全厂停电了，工人們又一次呼呼地直奔出来，一直冲到倉庫前面的大道上，敌人已把机关槍架起来了，一边对工人大声喊：



“誰敢走过来，过来就机关槍点名！”

大伙那儿管他們叫喊，还是一个劲儿的朝前冲，这时，一群年青的女工孙士荣、田宝珍、齐淑花、孙士蘭、刘大奎、苗玉珍等，还有一些細紗車間的养成工，就一下子冲到了敌人的机关槍面前。伪軍喊

道：“快回，要不机关枪点名！”

女工們勇敢地挺起了胸脯，喊道：“你崩吧，崩吧，老姑不怕你！”

“老姑活够啦，当了八年亡国奴，挨打受骂，现在还是这样，你崩吧。”

伪軍还是吓唬道：“你們再走，都关到倉庫里去！”

女工孙士荣走上前去說：“关吧，就关我！”

女工齐淑华气得大罵道：“你們吃着我們，喝着我們，还要欺侮我們，你們崩吧！”說着，女工們气昂昂的站在机枪前又罵又吐唾沫，伪軍看到女工們这样齐心，吓得軟下去了。

这时，伪工会的王梦符、馮培如就假仁假义地出来說：“大伙儿先回去吃飯，代表下午就放！”

站在人群里的工人王老五就大喊：“喂，你們穿长袍馬褂的，你們給工人办了什么事？都要扣咱工人了！”

人們都齐声嚷了起来：“你們是干嘛的？不給工人办事，还剋扣工人的錢！”

問得伪工会的干事說不出話来，这时，正上午十一点多，馮培如說：“你們快回去吧，过十分鐘就放！”

“不行！馬上放，”工人們都挺坚决，不上这些人的当。

僵持了半小时，工人們一个也不走，厂方沒轍儿了，只得釋放代表，孔贊华只好改变态度，和伪軍吳排长一同走到禁閉所里，滿臉堆笑，客气地对孙世琚道：

“老弟，这是个誤会，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商量好了，

沒有不好办的，你們回去吧！”

孙世琚和张家樞被釋放后，走到工人們面前，女工們就一拥上前，仿佛見到了自己久别的亲人，拉着代表的手，激动得直抹泪。他們圍着代表問长問短，孙世琚就激动地跳上了道旁的轎轎馬，对大伙講話：

“工人兄弟姐妹們，咱們工人胜利了，現在，我告訴大伙，他們本来打算不答应咱的要求，把我們兩個押走。現在，他們失败了，这是咱工人團結起来才取得的胜利，只要大伙團結就能胜利。怎么才能團結？必須建立咱工人自己的工会。只要能够團結，为了大伙的利益，个人就是掉个腦袋也不要紧。你們大伙說，咱厂的工会为咱工人倒

底干了什么！他們能不能代表咱工人的利益？”

“不能！”工人們的喊声震天动地。

孙世琚胳膊一揮动，又說：“对！咱們大伙儿都起来推翻他們！剝削工人的旧工会要推翻，組織咱們工人自己的工会！”



工人們都举手拥护，跟着喊，大家兴奋地回到車間，便醞釀改选伪工会。

下午，厂方与代表談判的結果，把剋扣的工資全部退回了，过春节时还答应了發白面，以后关錢要照当日和后五天的物价發，經濟斗争胜利了。



工人們回到車間后，布場由孙世据掌握，紗場由张家樞掌握，按車間划分了小組，把原来的伪工会小組和工人秘密自治团的組織都解散，重新划小組选出組长，細紗車間选出了孙士荣、田宝珍、苗玉珍、孙士蘭等十几人为組长。以后，女工有事就常找她們四个。自从这次选举后，她們四个人常常是在一起参加斗争，人們因为她們四个处处表現得英勇坚决，就称她們为“四大金剛”。

各車間推翻伪工会的情緒高漲極了，工人們自动掏出錢买紙写标語，自己編詞儿，一下子，牆上到处都貼滿了紅紅綠綠的标語：

“喝血拔毛的，要打倒！”

“污辱女性的旧代表，要打倒！”

“打倒馮培如！打倒王梦符！”

“反对伪工会操縱选举！”

当晚，各車間工会小組长又选出了进步工会的筹备委員等三十多人，推翻伪工会的口号立刻变成行动了。

大罢工后，伪工会就上告国民党市党部，說五厂有赤色分子煽动，告工联派孙宝鈞倒底打了誰的旗号搞工会。孙宝鈞便对苑宝璜立了保証，說五厂鬧工会沒有問題，决不是赤色分子的問題，是工职派罪恶太大。苑宝璜在国民党市党部的討論会上也就不同意逮捕孙世琚和张家樞。市党部的委員們討論了一个晚上，有部分委員認為五厂国民党就是搞的不像样子，所以工人才鬧事，国民党内部爭执不下，沒有下决定。苑宝璜一心要扩充势力，就支持五厂工人推翻工职派的伪工会，以便变成他的势力。

(写作組 整理)

## 七 王老五捧孙头

王老五口述

在第一次全厂大罢工时，还有一段插曲：

布場保全部里有个工人名叫王貴弟，因在家行五，所以人們都叫他王老五。罢工前几天，王老五在車間里干

活的时候，感到十分忙乱，好些工人都不知为什么嘖嘖喳喳，三五成群的交头接耳，特别是女工馮潤华那里更乱。李庆云、高相彬一会儿来一会儿走，不知嘀咕什么。过了兩天，更乱了，他挺納悶。正在这时候，保全部工翟恩荣走过来对王老五說：“老五，你願不願意学技术？老这样不行啊，今后做事，沒有本事吃不开啊！”

王老五心想，是啊，自己沒技术，当初进厂还是依靠工头刘庆奎向保全部工头王梦符求的情呢，就感激地回答道：“是啊，沒有技术吃不开啊，可惜我沒学过。”

翟恩荣說：“咱弟兄常在一起，我教你。”

第二天，兩人就在一塊儿平車。王老五开始学技术了，誰知翟恩荣却抱有另外的目的。这翟恩荣是王梦符手底下的腿子，自从王梦符当上了伪工会的理事后，还拿着保全部工头的一分工資。布場运轉方面的大工头孙永生就不滿意了。一天，厂长孔贊华对工头們說，場里的秩序太乱，要大家注意維持，孙永生就乘此机会說：“只要給我权力，我一个人去布場完全能管好，把南場几个部門的管理权都給我，南場就沒問題，工人不好，我可以罰，可以打，再不就开除，只要我說了算。”他这席話的意思就是想把王梦符管的保全部归他管，孔贊华還沒答应，消息倒傳到王梦符耳朵里了。王梦符心怀不滿，就讓他手下腿子翟恩荣来挑唆，想利用王老五打孙永生，翟恩荣便买好来教王老五学技术了。王老五到五厂以后，早就知道这孙头为人阴险凶恶，在日本时期压迫得工人喘不过气，日本投降

后，他还是当头，经常刁难工人，誰调皮一些就調到最难开的机器上去。布場工人宋栋、孙学桐（当时的地下党员）等都常对王老五訴說。这时，听說孙头还想把保全部也归他管，又說要罰要打，就更对孙头不滿。

出事这天，王老五抬起头来一看，車間里出奇的乱，他东张西望想了解个透。翟恩荣就忙阻止道：“別管他們那些，他們要倒霉啊，試驗室里有个男学生和女学生跟咱老爷拴上扣了。”王老五一听，知道是指的王梦符，为嘛学生们跟他拴上扣了呢，就一个劲儿的問，翟恩荣得意地說：“你，找倒霉啊，咱老爷跟八区党部李玉祥吃喝不分！”

王老五还是不明白学生为嘛找王梦符的事，翟恩荣才吐了真情：“听說，厂里少給咱發錢了，这回儿学生領着大伙向工会要玉米面錢哪。”

王老五問：“不是跟厂方要錢嗎，跟咱老爷有嘛关系？”

“不明白，按他們說，这是为了工人得福利！”

“对啊，”王老五愈听愈觉得这两个学生办的对，就說：“五号关下錢，比三十号差好些，不够买吃的呀！”

翟恩荣还是向着王老五說：“胳膊擰得过大腿嗎？”

王老五不爱听他說的了，忙着問：“这会儿学生上哪去了？”

“軍隊把他們扣了！”

“啊，……”

正这时，場里大乱，有跑出去的，有跑进来的。王老五把手里的板子一扔，拉着翟恩荣就走，一边說：“这不是罢工了嗎？走，咱瞧瞧去！”翟恩荣不肯走，王老五还是不听，硬拉着他一块儿出去，一边走一边高声招呼着加油的小孩們一同去看。加油小孩就飞快地跑到头里去了。

走到打軸科时，大工头孙永生插着腰凶狠地站在門口，正在罵加油小孩，罵得小孩害怕了就往回走，这功夫，王老五几步上前攔住小孩問：“怎么啦？”小孩說：“孙头不叫去？”

王老五火就上来了，挺起胸脯从孙头面前走了过去，一边走一边罵道：“誰敢攔，今天那就看今天的！”說着，走出了門。一出門，只見紗場工头徐明和站在門外，兩手摆着正招呼工人出去，王老五和徐明和早先在裕大紗厂一同干过活，老弟兄了，就走到跟前去問。徐明和气憤地說：“媽的，工人代表去要玉米面錢，軍隊扣人了，逮了兩個。”

王老五觉得許多事儿都不明白，就問：“代表要了錢出来不是大伙的嗎？干嗎我們布場沒有人出来呢？”

徐明和一边还在招呼工人往外跑，一边答道：“嗯，就是，你們怎么还不出去？”

王老五心想，人家是为了咱大伙給扣了，咱怎么可以不管人家呢，一回头，見宋栋在身边站着，就說：“咱快回去，也关車！”

于是，王老五、宋栋、孙学桐、馬潤华、王文汉几个人先后跑回車間，一边高声嚷一边领着布場工人关車。最后又把保全部工人也都叫了出来，几个人领着头不顧孙头的阻挡冲了出来。

这时，伪工会的王梦符、馮培如、刘庆奎等帶領了伪軍，佩帶全副武裝，正把紗場工人堵在飯房南边，輕机槍正对准工人，王梦符在叫工人回去，王老五站在人群里，只見曹鳴鐘和他姐姐曹鳴平兩人在群众中間積極活动，領着头喊：

“你們得給我們人，得补給我們錢！”

兩個小曹一回儿从人縫里穿过去，一回儿又穿过来，細紗女工孙士荣、田宝珍等几个也在忙着串連，还有张錫元、李庆成也都在人堆里活动。王老五見工人們都这么有劲，一点不怕，自己也激动起来，他知道孙学桐他們平素受孙头欺压得很厉害，就对孙学桐悄悄道：“这个时候了，咱还不快报仇！”

他記起中紡一厂的工人曾經把日本时当过汉奸的工头赶跑，就想趁这机会跟工头孙永生算賬，他又对孙学桐道：“这是个好机会，大伙儿一起哄，孙头不就完了嗎？咱还不快大鬧一場。”宋栋、王文汉等就应道：“对呀！”

王老五見有人同意就更上劲，对四面一些不認識的工人說：“咱还不冤的报冤？打倒孙永生！他压迫我們压迫得够了，这是个好机会！”

可是，織布場的工人被大二把头統治得很厉害，有的

人先看了看他，不敢答理也不敢动。

王老五又仔細的瞧瞧四面，馬潤华正在布場工人中間活動呢，她領着工人們在喊口號，再朝前看，只見王夢符的一只手总也不动，原来他的棉袍袖筒里帶着傢伙呢，王老五听得大家声声嚷着要人，就也抑制不住地喊：

“不給人不走，槍刺刀砍的年頭都熬過來了，這年頭他反正不能不懂中國話！”

正喊着，王夢符听到就朝他直翻白眼，王老五這時也不怕他了，跟着大伙儿嚷着要人，又堅持了十多分鐘，偽工會說下午放人，晚上放人，大伙都不答應，江人逼緊了，沒轍兒了，王夢符就轉身回去找廠方商量去了。王老五又對周圍工人說：“等他一回來，咱們就提出打倒孫頭，天大的禍由我負擔，只要你們敢跟我干！”

正這時，張家樞和孫世琚給放了出來，孫世琚站到轆轤馬上講話了，孫世琚強調工人要團結就能勝利，王老五听了受到很大啟發。工人們都散了，王老五还是不走，又喊道：“打倒孫永生！”

這一喊，把張家樞等都驚住了，人群里怎么会响起了这个口號呢？王老五又喊：“孫永生壓迫我們工人，打工人，扣工人工資，打倒孫永生！”孫學桐、宋棟等也喊了起來，王夢符就走過來假裝好人說話。劉慶奎在一邊可就火了，自己荐進場來的人里敢打倒工頭孫永生，就走来喝叱道：“干嗎！你还不回去！”

張家樞也走過來關切地对王老五說：“這事以后再

說，你先回去吧！”

王老五回到車間，心里很不安，他想：“这一下算是做下仇了，撕破了臉了，孙永生准得来找我的岔！”他就叫兩個加油小孩出外打听一下消息，不一會兒，小孩慌慌张张跑來說：“孙头在外边召集布場的人講話了，在門口集合呢。”

王老五立刻奔出来，只見孙头正在門外站着。臉冲着布場門口，正要說話呢。王老五就把翟恩榮从人堆里叫了出来，兩個人坐在一台机器上跟孙头碰个面对面。

孙头說：“都到齐了嗎？咱說說吧，有人說我向厂方多要权力，咱弟兄在一起混了多少年了，日本在时，有那一点对不起弟兄，現在說我向厂长要权，有那一位听到了？”

王老五立刻接過來說：“說吧，有那位听到了，都是中国人。會說中国話的。”說到这儿，他想起孙永生当初和日本人狼狽为奸气就更大，“他也懂中国話。这怕嘛，日本人算完蛋了，也沒人給撑腰了！”

这一刺，刺得孙头大怒，喊道：“王貴弟，你下来！”

王老五从机器上輕輕一跳，站下問：“有什么事，說吧！”

“你剛才在外边說了嘛？”

王老五反問：“你自己听見了嗎？你說吧！”

“你說，我在日本时隨便打人罵人开除人，向厂长要权，罰人，有这事嗎？”

“大哥，你可听清楚，”王老五两眼炯炯地看着孙头说，“我现在来问问工人弟兄们，要是说了怎么办，没说怎么办，大伙儿要证明你没说那些，我就离开，要是你说了，可就对不起了，小孩儿拉巴巴，得挪一挪。你问吧！”说着，王老五又跳上机器，把翟恩荣告诉他的孙头怎么在厂长面前要权准备怎么罚工人的话向大伙一说，又大声对工人们道：“幸亏厂长还没给他这权力，要不他会怎样，你们说呀，他说了吗？”

马润华在日本时期受尽工头们的欺凌，很早就对孙永生恨透了，这时就领着工人们齐声喊：“他说了，他说了！”

“说了，说了。”一片喊声雷响一样，王老五有了群众支持，勇气更大了，就问：“日本在时，谁打过你们，谁骂过你们，谁罚过你们，你们大伙有话说吧！”

工人们又纷纷嚷起来：“孙头打了、骂了、罚了。”这时，孙永生恨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他那肥胖的平时自以为十分威风的神气一下萎缩了，眼睛、脖子都涨得血红，他跟前站着布场里有名凶狠的把头刘魁和突着肚子一脸连鬓鬍子的高金山，也软了。在工人们一气喊叫声中，王老五从机器上跳下，朝孙头面前走去，脑瓜冲着孙头，眼儿斜着大伙，一字一字的说：

“你听见了吗？”

孙永生说：“听见了，你说怎么办吧！”

“我说，你就得孩子拉巴巴，打算叫你滚蛋，晚走五

分鐘，我敲折你王八蛋的腿，这会儿，一根綫上拴兩個螞炸，跑不了你也蹦不了我！”

說着，孙头气得扭头就走，大伙都气愤地瞧着他走远。孙永生到整理科找一个职员求情，意思是讓职员做主不讓他走。

当大伙散时，浆紗科把头高金山又把一部分人堵在整理科，他跳上一台廢机器，对大伙說：“咱都是好弟兄啊，咱孙头沒有对不起人的地方，你們可得想想，王老五可是才認識不久。”

这时，王老五走到台下听着，忽听得馬潤华領着王文汉等在一边大声嚷了起来。

“拉他下来，別听他呀，轟他，別上他的当！”

高金山的阴谋被揭穿，工人们紛紛喊：

“拉他下来，打啊！”

吓得高金山跳了下来逃进浆紗科去了。

到了下午，紗場里的工人展大头走来找王老五：“有个孙先生找你，就是会上講話的那个！”

这时，王老五对党还没有認識，他不知道孙世琚是什么样的人，就不由的低头犹豫了一陣，心想：“我这次惹下这场禍，是給咱受苦受气的弟兄出出气，拔个禍害，如今那孙先生是怎么回事，我可不受人利用！”想到这儿就回道：“我不去。”展大头說：“你就去一趟吧！”王老五被他催得沒法就去了。

孙世琚一見他就夸說这次的事做得很好，今后要推翻

伪工会，为工人劳苦大众办事是光荣的，咱们应该出来为大伙办事，不管遭到什么困难都不要怕，并且希望王老五在布场方面多负一些责任，一些老弟兄能信任得过。王老五听了孙世琚一席话，得到了很大鼓舞，又钦佩，又感觉得到了安慰，从他幼年时起，从来也没有感到有比这次的安慰更能鼓舞他的干劲。

谈话回来后，布场的二把头刘庆奎派了胡立早来找王老五，说：“大哥找你去！”

王老五一听，心里一沉。当初，日本投降后王老五失业，刘庆奎在厂里偷了一批布，在王老五协助下运出了厂，之后，刘庆奎就帮老五找了个工作，一点技术也没有的王老五进厂顶了保全一级工的位置。刘庆奎和孙永生是运转方面的把头，如今刘庆奎叫他准是为了孙头的事。“孙永生倒挺会翻门头，让刘庆奎来捏我了。”老五转念一想，

“我什么时候也不能叫他回来！别人要是问我为嘛，我就说，我叫工人弟兄姐妹们跟着我一塊儿走，得罪了人，我怎么能独自个儿去卖好？我不能在弟兄姐妹们面前不够朋友，当初，我问大家听见了吗？听见了，打过骂过吗？打了骂了，大伙跟我走了，我可不能把人家推到坑里！”

想着，他就告诉了王文汉、孙学桐等，让他们随着一塊去刘家，免得让弟兄们说他和大伙心不齐。走到刘家门前，孙学桐等就都扭头跑了。

王老五一进屋子，只见炕桌上摆满了酒菜，刘庆奎媳妇正在捞面，刘庆奎忙着招呼王老五上炕，老五心想：这

是什么計？刘备摔孩子盜取人心！我要吃了喝了，会使千百工人对我不滿，会把別人推到苦海里，利用別人自己往上爬得好处嗎？不！王老五不上炕就地站着說：“六哥，你說吧，有什么事，說完了再講別的。”

“你，上炕上炕，吃吧！”

見老五不动，刘庆奎又笑着說：“老五，你今天怎么了，咱老弟兄了嘛，吃喝不分，上炕！”

“我今天不喝酒！”王老五冷冷地說，“往常，我把你家筷子都嚼細了。躲过今天我再向你耍吃的。”

“你不吃，算是沒交情，瞧不起我。上炕吧。”

“交情归交情。平常我就吃了，今天我不能吃。”

刘庆奎这时就摆出长辈对晚辈說話的模样了：“怎么着，咱打开鼻子說亮話，就是大哥的事，你无论如何得叫大哥回去。他跟我老弟兄，咱們又都是朋友。”

“这事儿不是我一个人的，这是大伙儿的事，你得跟大伙儿商量去！大伙叫他回就能回，大伙不叫回就回不去，再見吧。”說着，王老五扭头就走了出来。

王老五走出了刘庆奎家，心里自問自答起来：当初，自己連飯都快吃不上口，是他刘庆奎荐得我哥儿倆逃难的，我这么着算对不起他嗎？可自己是得罪場里那么多弟兄姐妹呢，还是得罪他一个好呢？当然，是得罪他一个。一脚踢进门，他哥哥气的罵道：“人家救了咱一家，你真不够朋友。”王老五說：“我这是为的大伙，为大伙办事是光荣的，把命頂上也干，我惹了禍我自个儿担，跟你沒

关系。”他哥哥一听，拿起洗脸盆扔了过来，砰的一声，人没打着，倒掉了大块的磁。老五说：“你管不着我！”

隔些日子，郑庄子上有人就叫他哥哥劝他道：“老五，这时候你闹，孙世琚他们将来也要整你的，现在是把你放在头里叫你去得罪人，你拉家带口的，孙世琚是个外地人，他要走就走，你可怎么在郑庄子呆下去！”

刘庆奎又托人捎了个信给老五说：“你不够朋友，过了桥就一脚踢开，走着瞧！”李玉祥从小和王老五有交情也捎了信来威胁，东一言西一语，他哥哥又顶怕事，王老五心里就不免翻腾起来。

一天，进步工会方面派小秋来找他一起去开会，王老五就说：“我是自己愿意为大伙干的，什么人也沒有逼我，我不愿意别人逼我！”

这时，王老五站在两条路的交叉口上，找不出应走的路了，找他开会他也不去。后来，女工孙士荣等常常来找他，有时，他蒙住脑袋躲在被窝里装睡觉。可是孙士荣根据党支部的指示，回家后极力争取他一同去干，就故意喊道：“你不起来我们就撩被子呀！”王老五只得起床跟着她们去开会。这样，他也就参加了推翻伪工会的斗争。

当时，孙头还不甘心走，让腿子孙玉轩在布场活动，对人說：“孙头现在沒在场，誰也别惹，惹了将来总要倒霉，”到处造成恐怖气氛，馬潤华、高相彬等告诉了工人宋栋、孙学桐他们，这话又传到王老五那儿了，王老五找到高相彬、馬潤华問：“誰跟你說的？”高相彬道：“孙玉軒

說的。”王老五怕高相彬年幼說的不確。就說：“我可要打他的。你敢當面跟他對話嗎？”王老五就把孫玉軒叫到布場大道上問：“你說了什麼？”

“五哥，我沒說什麼。”

王老五就把孫玉軒說的重復一遍，孫玉軒說：“不信你把那個大姐和小老（高相彬）叫來問！”

王老五就掉轉頭來問馬潤華和高相彬，兩人照實說了，王老五把孫玉軒狠狠揍了一頓。王文漢、孫學桐等也都上前打，打的孫玉軒臉蛋腫成個紫茄子，王老五最後警告他說：“你再惹事，敲折你的腿！”吓的孫玉軒跑走了，再不敢煽動了，而孫頭也從此不敢來上班了。

王老五不斷去進步工會方面開會，他看到孫世琚和張家樞都是真正為工人大伙辦事，知道自己不是被人利用而是為大伙辦事，就解除了顧慮；但當進步工會成立，他當選為代表後，內心的矛盾還不斷苦惱他，當天，他走回家去時，還把身上佩帶的工人代表那個布條悄悄掖到了口袋裡，怕人看見說他是打倒了別人自己爬了上去。

選舉後，孫世琚和王老五，還有一些地下黨團結和爭取的對象一塊兒拜了把兄弟，從此，孫世琚把老五叫到一間屋裡住下，從思想上影響他爭取他，對他講到世界上一切都是工人勞動大眾所創造，工人是世界上非常重要非常寶貴的人，要為工人們大伙的利益干。王老五逐漸地踏實了，感到孫世琚的為人作風正派，是自己真正的朋友。

“他們做的都是對的，是人所應該做的事，他們確實

没有一点为自个利益想干什么，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劳苦大众。”王老五心想。

从此，他克服着内心的矛盾，热情地投入推翻伪工会的斗争。

“得罪了一个，交了四百个朋友，为大伙的利益办事，这是做得对的。”王老五决心跟着党走了。

(写作组整理)

## 八 敢 死 队

李庆云、张家樞等口述

罢工胜利后，厂里补发了工资，又发了过春节的白面，工房里到处都响着过节的鞭炮声，工人们都想太平过年了。

不料春节前一天的晚上，伪工会的人想要跟进步工会方面的人拼命，狗腿子李万清在翟淑珍家门前，手拿七节鞭凶狠地喊道：“张家樞，你出来！”

张家樞、曹鸣平、马润华等正在翟淑珍家研究工作。张家樞就准备出去见李万清，马润华一把拦住了她不让她出去，急道：“你出去，一个人死了不要紧，可党的工作怎么办？”曹鸣平也说：“你不能动！出去就吃流氓的亏。”

这时，工房里的一些工人积极分子就自动组织了起来。金章，在翟家门前站上了岗，保护张家樞同志。流

氓李万清喊了一陣就只得走开了。

这天晚上，张家樞同志从翟淑珍家又轉移到工人顧金章家，工房里的恐怖气氛十分濃厚。以后几天，伪工会又布置了不少流氓打手想要搞暗杀，杀害进步工会方面的組織者。

孙世琚由于第一次全厂大罢工中斗争坚决勇敢，被吸收入党。从此，孙世琚就干得更更有劲儿了。这时，张家樞、孙世琚和工人代表們就共同商量給国民党市党部、社会局写呈文，通过合法手續，根据国民党規定的工人有权选举和罢免工会理事的理由，提出罢免旧工会代表，改选工会，同时請求逮捕工会中的流氓打手。呈文上去了老不見音信，敌人瘋狂的掙扎要杀人，张家樞就对孙世琚說：最好立刻把一些勇敢的工人組織起来保衛工人代表和工房里工人的安全。过春节时，組成了一支糾察队。

农历正月初二，地下党組織趁春节假期决定召集新选举的工会小組长开联席会。为了避免厂里伪工会的流氓打手破坏，在中紡四厂地下党员左振玉的协助下在四厂的小学校里布置了会场，工人代表們悄悄的过了河。

这个会，准备集合小組长通过新的要求改选的呈文，后准备一同去社会局和市党部請願。开会的消息又洩漏了，伪工会派了狗腿子李万清的小老婆崔鳳蘭和李茂臣混进会场。在通到四厂的道路上，伪工会又布置了流氓打手。會議正要开始，工人李庆云和王玉泉（小名小秋）發現了李茂臣和崔鳳蘭，大喊：

“有內奸，不能开会！”說着就走上前問他們干什么来了，李茂臣支吾半天答不上，李庆云就揪住他揍了几下，然后把他們推了出去，大声警告道：“你回去給你主子报信去吧。”李茂臣和崔鳳蘭当下吓得跑了出去。

会场安静下来。这时，有人取出报纸，說国民党不准工人今后成群結队請願，有事派代表，因此，就研究改变原来的計劃。这时，又发现了两个陌生人坐在会场里，原来是国民党特务王长林等人。四厂代表左振玉就上台宣布：不是五厂的人和四厂的代表不准在场，会场上空气立刻紧张，王长林等只得沒趣地走了出去。

筹备委員們在一起研究，感到这天如果大家前往請願，敌人可能会阻挡，甚至也可能放槍、杀人，就把意思向大伙說了。大伙說：“就是死了也要抬着人去請願，不达到目的不回来。”

工人小組长們的决心和勇气很大，推翻伪工会劲头很高。

孙世琚跳到台上激动地說：“咱們要想团結一心推翻伪工会，必須組織起来，咱們工人成立一支敢死队，願意为了推翻伪工会牺牲自己的，就来报名！”

話剛住音，外号火絨子的工人李庆云就霍的站起来，跳上了台，他胳膊一揮說：“我算第一个！”

說着，王老五、孙士荣、田宝珍、苗玉珍、孙士蘭、齐淑花、徐明和等紛紛跳上了台，一下子就有七十一个人报了名，其中有三十七个女工，三十四个男工，二十二岁

的推布工李庆云当了敢死队队长。

四厂工人代表、地下党员苏志新同志见这情景，便激动地跳上台走到李庆云面前，紧紧地拉着他的手，向大家说：“咱们组织敢死队的精神很好，今后，一定要把这种精神巩固下去！”

孙世琚站在敢死队员们的前面率领大家宣誓，他举起胳膊高声喊道：

“我愿意做一个敢死队员，为工人利益不怕牺牲自己，为保护工人利益奋斗到底！”

队员们都举起手来跟着宣誓，会场上又紧张又庄严，工人们怀着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为新生活为推翻恶势力组织起来战斗了！

会议通过了呈文，选举了前往请愿的代表，讨论了如何推翻伪工会的问题。当工人们分散回厂时，一路上遇到的流氓狗腿子，在勇敢的敢死队员们面前也失去了威风。在后来的屡次斗争当中，敢死队员们一个个英勇的参加斗争，保卫工人们的安全，保证了斗争的胜利，勇敢地完成了伟大高尚光荣的战斗任务，他们都是工人阶级的好儿女。

(写作组 整理)

## 九 請 願

張家樞 口述

成立敢死队的那天，选出了前往国民党市党部、社会局請願的代表二、三十人，这里面有国民党員、工联派的孙宝鈞与刘世澤。

当初，工联派头子苑宝璜通过朱洪年、孙宝鈞在五厂筹組工会，被工职派打跑，工联派仍旧不甘心失败，極力想扩充势力。地下党組織分析了敌人内部的矛盾，感到如果不联合工联派孙宝鈞一同来推翻工职派工会，敌人很可能兩派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进步工会。党看清楚了这一点，一开始就联合孙宝鈞共同工作，讓他当联络员，专门与苑宝璜联系，同时通过他摸国民党机关的底。苑宝璜本人一心爭权夺势，还以为自己的爪牙孙宝鈞在五厂活动有了办法，又派特务刘世澤到五厂来，协助孙宝鈞共同参加推翻伪工会的活动。那天，代表們在四厂开会时，孙宝鈞引着刘世澤前来找孙世琚，介紹后，孙世琚就与張家樞商量，根据上級党的指示和支委会的决定，联络多数孤立少数，就答应讓刘世澤来。刘世澤接受了苑宝璜的指示，抓住李玉祥是个汉奸这一环，参加了共同推翻伪工会的活动，但在此同时，他也接受了監視进步工人活动的任务。因此，进步工会在这时不仅面对了伪工会方面的封建把头、流氓打

手、駐廠偽軍等等敵人，又得時刻提防自己內部一些暫時不得不聯合的工聯派分子，一些混到進步工會方面來的內奸。

農曆正月初四，請願的代表們集合過河，正當天寒地凍的天氣，工人代表們在擺渡口等着渡船，一個個凍個大紅臉，工人代表們過了渡船，到了社會局，“四大金鋼”一進門就憤憤地質問：

“我們工人都要給人殺死了，你們為嘛不管？”社會局接見人就說：“你們不要命，五廠有共產黨煽動，我們知道。”“四大金鋼”就搶着說：“嘛叫共產黨八路軍？那公說，八路軍都是搞好事兒的啦？你們為嘛還打他們？你們去抄抄我的家底，從小在天津長，從小做工，沒見過什麼共產黨八路軍！”

憤怒的責備使敵人無言可答，只得听代表們陳述改選工會的理由。代表們把偽工會如何剋扣工人工資、盜賣廠里的東西、欺壓工人、強姦婦女的罪狀提出來要求逮捕他們。市社會局答复可以考慮改選，但是逮捕他們不管。工人代表們又到市黨部，不接見，遞進了呈文，又到警備司令部稽查处，接見后倒是答應了，工人代表們就回廠，準備初六上班，初九就改選工會。

張家樞回到家里，叫妹妹上楚雲家中把楚雲同志請來，向他彙報了廠里工作情況，最後說：“可能隨時都會有人暗殺我們，這一陣，正是火頭上。”

楚雲听了就對她作了新的指示，強調鬥爭中不可太多的樹立敵人，鬥爭時一定要掌握有理、有利、有節，必要

时，还得記住适可而止。

张家樞提起伪工会改选問題，初九就准备选出新工会，便向楚云請示，学联代表讓不讓参加选举大会。楚云說：“工人要求他們去，就去，不要求去，不必去。”

张家樞接受了指示就回厂去了。

（写作組 整理）

## 十 斗 智

孙世琚、徐明和 口述

二月七日，春节假期过去，厂里开工，敢死队员們一个个在胸前佩帶了紅布条，准备迎接战斗。

哪知道，国民党机关不但不采纳工人的意見，反而和伪工会一鼻孔出气，把工人代表的請願書交給了厂里的伪工会，伪工会按照請願書上工人的签名单，在八区党部李玉祥支持下，用兩万法幣和十斤救济面粉的錢收买流氓打手，总共化三百多万元雇来一群流氓打手，阴谋杀人。

当天，厂方通知工人提前兩小时下班，馬宝林手下的流氓一百多人已經布置在郑庄子渡口到厂門的一里多长的路上，一路設下了七道卡子，每道卡子都有十来个流氓手拿电刀、腿叉、斧把等凶器，等候工人走过时杀害。他們想見一个杀一个，把工人杀得一个也不留。流氓們在外边高声罵道：

“你們要推翻工会，就打死你們！”

“不管誰出来，連那些小黃毛丫头都打死了拉走！”

“打死一个，汽車拉走一个！”

郑庄子街道上充滿着流氓們的咒罵声，工人們在厂里得到了消息，性急的就抄起家伙想冲出去拚命。这天，偏巧张家樞同志到中紡四厂找左振玉同志研究工会的机构去了，而孙世琚和孙宝鈞也都在河对岸北洋紗場工房里于文起家中研究初九那天改造的具体問題，留在厂里的曹鳴平同志等就馬上向工人宣布，为避免伤亡，別出厂，更不能单独行动；同时，派了电气部工人张錫元、李庆成騎自行車出厂找孙世琚，他倆年龄小，敌人平时不注意。他倆飞快地騎着自行車到了渡口。

“这个也是！”流氓們突然高声喊起来。

他倆急忙跳上了渡船，当流氓赶到时，船已經开了，总算躲过了流氓的毆打。

孙世琚得信，立刻和孙宝鈞、刘世澤带了来人一同去国民党市党部找苑宝璜，苑宝璜馬上答应設法，和伪軍法处联系，但因为市党部主委时子周一开始就怀疑五厂有“赤色分子”活动，他是支持工职派的；苑宝璜虽說是重庆派来，也有些势力，但手下势力究竟不如工职派，因此，軍法处一直拖延，直到傍晚六点多鐘，市党部才派了民运科工运干事袁澤民，警备司令部派了偵緝队王队长，跟着孙世琚等一同坐了吉普車返厂。孙世琚等叫車子停在厂門口，好叫他們逮捕行凶流氓，可是偵緝队不同意，故意不看，一

直把車子開到了車間門口。門前流氓一見軍法處的車子，就一哄而散了。只有他們的頭目李玉祥拿着兩把盒子槍在故作鎮靜的躊躇。軍法處和市黨部的人到後，孫世琚就代表工人要求逮捕李玉祥，可是，來人推說沒有逮捕証，只得把李玉祥叫來一同談判。經過說理鬥爭，最後立下了“所有本場工人生命安全保障”保證書，以後如果再出事，就由李玉祥和市黨部社會局負責。當場由李玉祥、市黨部袁澤民、偵緝隊王隊長簽了章。

晚上十二點鐘，工人們才出廠。一場驚險总算過去了。

第二天，工人們憤怒地把偽工會的代​​表趕跑。偽工會的代​​表一直逃到南市一個旅館里住了下來。他們本想利用一場凶殺把工人吓唬住，沒想到進步工會利用了敵人內部的矛盾，通過苑寶璜找來了軍法處，用他們自己的手打了他們的臉，偽工會敗退而逃，工人們倒勝利了。

(寫作組 整理)

## 十一 紅色工會的誕生

徐明和、曹鳴鐘 口述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在工房後院里搭起了主席台，扯起紅紅綠綠的萬國旗，工人們與敵人交涉後敵人被迫答應重新選舉工會了。這天，七、八百工人集合在院里，市里和五廠進步工會有聯系的一些廠也都派了代表前來參加大會，

东亚毛呢厂、中华火柴厂、中山钢厂和一些棉纺织厂的工人代表都到了会场，因为工人们在选择时得到了学生的支持，都要求学生来参加大会，学联便派了康力等到会。学联的人到会后，当场就油印了一些歌篇教工人们唱起来。歌声时起时落，会场上显得十分活跃。

上午十点钟，到了开会的时间，可是国民党市党部、社会局、总工会的监选人还没有到会，没有这些监选人到会，选举就不合法，因而大会老是不能开，其实，监选人早已到了八区党部，究竟为什么不来呢，张家枢同志就和各厂前来参加大会的代表一块研究，决定一同前往八区党部找他们去。

下午一点多钟，伪工会方面又从大直沽一带雇了五十多名流氓打手，拉来一胶皮车的腿叉和斧把，在工房外面高声叫骂，想闯进会场造成惨案。

流氓高喊道：“挤子不挤，早晚要烂！”

他们气势汹汹想要动手了，流氓马宝林叫李锡元捎了个口信给工人代表徐明和，要他立刻出去谈谈。张家枢听到外边儿流氓一个劲的乱嚷嚷，就决定不让徐明和单独出去，防备流氓借此殴打闯进来破坏会场。有的工人听说流氓们想要捣乱，就愤怒地跑进厂里，拿出打梭板、毛毡、花钎子等机器上的零件当武器，准备和伪工会干了。敢死队员们都分布在会场各个角落，准备战斗。

孙世据等和各厂代表一同到八区党部去，国民党市党部民运科工运干事袁泽民，总工会理事苏砚田、李海山等

都在那里坐着呢，他們當場提出，必須把原来伪工会的代表在新工会名額中留一半。工人代表們都不同意，說：工人爱选誰就是誰，不能强迫工人选举。苏砚田是工职派的头子，不肯到会。这时社会局、市党部总工会的监选人都不肯进入会场，故意推托說要再商量商榷。工人代表們不干，說：我們早已給你們去了呈文，你們應該参加选举。但是敌人还是不肯到会。

孙世琚回到会场上，激憤地向大家宣布了这件事，就帶領了代表們，采取請願方法，到郑庄子包围了八区党部。当时，东亚毛呢厂等各厂代表都随身带有腿叉，防备流氓杀害，也和五厂代表一同前去請願，工房外边儿的流氓見工人代表們出来，人多势众，吓得連人带車子拐回去了。

代表們質問前來监选的人們为什么不到会场，“四大金鋼”大罵了一頓。八区党部門里門外人声嘈杂，国民党机关的代表們見勢不好，只得进入会场，这时已下午，孙世琚把他們带进会场坐在主席台后面的几間上屋里，“四大金鋼”苗玉珍、田宝珍、孙士荣、孙士蘭就一拥而进，質問道：

“为什么，你們几位不肯来，按的什么心？为什么，我們选自己的工人代表，你們就不来？选压迫人的你們就来，你們这叫給工人办事嗎？”

四个人七嘴八舌問得袁澤民等說不出話来。

孙世琚又把厂厂长孔贊华也請出来，要求他叫駐厂軍隊

保护会场防止流氓捣乱。于是，会议开始了，工人们特地把袁泽民请出来讲了话，当场以不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民主选举，趁几个监选人在场，立即抓采开票，选出工人代表七人组成了进步工会，这七个代表是：孙世琚、张家樞、曹鸣平、王老五、徐明和、孙文义、李庆云。前三个是共产党员，后面四个当时还是群众，孙世琚当选了理事长。

代表名单公布后，代表宣誓就职，工人们高呼：“工人万岁！”一片热烈掌声，欢迎进步工会的诞生。

这时，已经晚六七点，天色黑下来了，工人们高喊“工人万岁”的声音，震天动地，喊声停了，歌声又响了：

生活像泥沙一样流，  
机器吃我们的肉，  
煤烟熏黑我们的脸，  
火酒烧焦了心窝。  
酒后顿觉心中烦闷，  
无处发泄无奈何，  
常见父亲打他儿子，  
丈夫敲他们老婆。  
全世界的工人阶级，  
到处一样受痛苦，  
我们天天被人剥削，

这是莫大的耻辱。  
全世界工人携起手来，  
破坏这个旧世界，  
为了光明的新社会，  
快把斗争来展开。……

歌声荡漾在寒冷的夜空里，鼓舞着散去的工人们继续迎接新的斗争。而正在这时，国民党市党部执行委员苑宝璜坐了小汽车已到了中山门外，他本以为自己的势力在五厂夺到了地盘，不料，到中山门时，有狗腿子前往报告说，五厂的工人已经唱起共产党的歌曲。他一听，眉头一皱，立刻吩咐司机朝市里开回去了。

(写作组 整理)

## 紅色工会成立以后

### 一 青帮头子李洪生

王老五、張家樞 口述

天色慢慢的暗下来，冷風在上空噓噓的吹着，工人們感到冷了，有的縮起脖子，双手攏在袖管儿里，有的站在原地不断的跳蹦取暖，台上正在唱票，尽管天气那么冷，工人們的心却是火热的，大家都仰起了頸子，期待着自己的工会誕生，唱票快結束，进步工会选的代表是那些人快要見分曉了。

突然，主席台上有人領着大伙辟辟拍拍鼓起掌来，台下的人們一边鼓掌一边納悶，怎么，唱票完了嗎？不是，大伙仰起头点起脚朝台上好奇地瞅去，只見一个闊老头子走上了主席台，那人五十开外年紀，身穿礼服呢水獺領大衣，戴一頂黑鵝絨礼帽，手拿文明棍，怒冲冲，一摆一摆上了台，台上有人說：“欢迎李洪生先生来参加我們的大会！”說着，又領了头鼓掌。原来这人是青帮头子李洪生，受了市社会局委托来解决伪工会和进步工会間的关系。工



人代表故意領着大伙向他熱烈鼓掌，為的是好先堵住他的嘴不叫他說什麼。掌聲果然有用，他只得坐了下來。人們又忙着給他斟茶倒水，殷勤招待，他那一臉怒容才漸漸消了色。

可是，到臨走時，他站起身對孫世瑀說：

“會散了，你們上楊莊子找我去！”

語氣挺重，含着許多麻煩。代表們一聽，知道事兒不簡單，不去是不行的，得罪了這青幫頭子，進步工會還能安全？

會議一散，代表們什麼東西也沒顧上吃，冒着寒風就去楊莊子找他。為了安全，“四大金剛”、曹鳴鐘、張錫元、張玉堂等敢死隊隊員，也跟了一路去。

談判地點在工人于文起的家裡。這位青幫頭子李洪生，是偽工會代表王夢符、劉慶奎的師傅，而進步工會的代表王老五，也是他的徒弟，因此，他想借着這個關係當

作内部问题来解决，但使命是“工职派”给他的。

“没仇没恨，你们为嘛把他们搞成这样？”他用长辈的口气问大家。

工会理事长孙世琚和地下党支部书记张家樞就尽量先给他戴高帽子，给他面子，然后说：“我们是忍无可忍了，谁也不愿意搞成这样，你要是我们，你对这样的人怎么办？你听，……”接着，张家樞把伪工会的各种罪恶全给摆了出来。可是李洪生还是不依。

“你们这一边，留下一半人，他们那一边，也留一半人，组织这个工会！”李洪生说。

张家樞说：“我们怎么能解决呢，工人们已经选了我们出来！”

李洪生听了，喘了口凉气，说：“是这么回事儿啊，那我也不管了，你们上社会局去吧。”

过了两天，他还是管，叫杨顺三捎来了口信说要找王老五谈谈。当时青帮有个规矩，徒弟要不听师傅的话，可以立家法、立香堂，找几个大徒弟打那不听话的徒弟，作为处罚。王老五没有接近革命前已经当了他的徒弟，李洪生就受了李玉祥的委托，用长辈对晚辈的姿态出现了。

到了工会办公室里，王老五、孙世琚、李庆云等好几个代表一块陪他，可他主要是找的王老五。

“……李玉祥，打小也是个工人，他娘还是你妹妹的干娘，同院儿住，看着你长大的，莫逆关系，这个面子无论如何要赏给我！”

王老五听着，明白师付的意思是要想和伪工会一块坐下谈判，就坚决地拒绝：

“这事儿，不在我，在谁呢？全厂的工人兄弟姐妹们，人家要行，就可以，我们说，也不行，咱主不了工人的事！”

李洪生凶狠地瞅了王老五一眼，意味深长地说：

“难道你的事儿我就管不了囉！”

王老五说：“管不了，你就不能管！”

气的李洪生站起来走了。孙世琚的态度更强硬，代表们坚决地把第一个绊脚石踢开了。

(写作组 整理)

## 二：国民党的花招

孙世琚、孙士荣等 口述

进步工会一成立，国民党机关的头头们总觉得不舒心，加上苑派手下人刘世泽、孙宝钧两个人没有当选代表，苑宝璜心里也嘀咕起来。过了两天，社会局秘书长张建南和市党部执行委员苑宝璜就出面找进步工会代表去社会局谈话。

“四大金刚”听说，早有了气，敌人想要什么花招？安的什么心？他们要叫压迫人剥削人的伪旧工会代表们参加到进步工会里头，这像什么话？别说工人不依，就是几个

代表也不能依呀。一路上，前往社会局的一伙人議論紛紛，准备应战。

跨进社会局的大門，“四大金剛”就一个个的气憤地說：

“我們选的代表为嘛你們不承認？工人有选举权，也有罢免权，你們为嘛不承認？还叫我們合作！再合作就要杀死我們了！”

几个女工七嘴八舌了好一陣。苑宝璜和张建南見工人們一上来就气势汹汹，不好說話，就一个劲儿张罗大家坐下。等女工們罵了一陣，苑宝璜才說：

“好好講理，不要罵街。”

“四大金剛”更生气，嚷的更凶：

“咱是一个大子儿买个粗碗，粗底粗身，这就是給你們講理！”

苑宝璜不响，轉身朝孙世琚这边走了过来：

“老弟，我是誠心誠意和你們交朋友……不过，我劝你們还是不干这个好，你們看，这多么危險，多操心，一人难称百人心，你們出来做，反正也有人会說不好，还是到政府来工作吧，职务、房子，都由我保証。”

“和你交朋友？我們可是高攀不上！”孙世琚抑止住气憤說。

秘書长张建南插过来說：“老孙要做官，政府也有工作，”又指着“四大金剛”說：“这几位呢，願到那厂就到那厂，到政府机关来也行。我給你們介紹，到东亚，仁

立。”

“四大金剛”就不客气的頂他：“我們那儿也不去，我們不是为了自己找工作，我們是为了大伙！”

“好，你們这些青年人，容易被人利用！”苑宝璜自从听说五厂选举新工会时會場上教唱了共产党的歌曲，就对五厂新工会怀疑了，他說：“共产党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等等，我都是看得出的。有人說，五厂有八路军，有共产党。別看現在国共在談判，可我們并没有誠意，我們准备就打。最近，国軍就要进攻东北了，等着全面进攻了。至于社会發展，唯物論唯心論这些，告訴你們，我都明白……”他厉声說着，談了一会，便大背起大众哲学上的質量互变律，突破一点等等辯証法定律。这位国民党天津市党部执行委員苑宝璜，原来出身是天津恒源紗厂的工人，个儿瘦高，尖尖的臉，长的一副阴险奸詐模样，老是斜着眼睛看人，外貌像似一个知識分子。他在大革命时代是工人中的叛徒，加入了国民党，从此，一直做着破坏工运的工賊，爬到了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委員的地位。他是一个十足的工賊，打着工人的旗号往上爬。

工人张錫元听苑宝璜講了半天，实在听不下去了，就說：

“我們什么也不懂，光知道吃飯干活，挨打受罵，可是太欺侮人了那就不行。光懂个这，别的什么也不懂。”

“四大金剛”孙士荣、苗玉珍等也說：“嘛叫八路军共产党呢，我們还没听说哪，你跟我們說这个，我們都不懂！”

这时，孙世荣已经和张建南到另一间屋里谈判的工会出一半人的问题去了。余下的代表有好些已经听得不耐烦，躺在沙发上呼呼睡大觉，可是苑宝璜还是不放他们，他板着脸对没有睡的几个代表道：

“你们知道粮食为嘛涨钱？”

“不知道！”

“铁路破坏了！没法运输了！八路军破坏铁道。”苑宝璜提高了嗓子，威胁地说：“有人告你们是八路军，你们厂里有煽动分子！”

工人们七嘴八舌说：“不懂嘛叫八路。”“有什么证据？”“我们从小在厂里干活吃饭！”

这天晚上，谈话毫无结果。最后的约是第二天和四厂的工人代表左振玉一块去谈，由局长胡梦华请客。代表们见天太晚，过河没有渡船，就借住在伪市总工会办公室里。那苑宝璜又跟了来吓唬人：“你们别看现在国共谈判，我们可没诚意，这市里，一路上我们都准备了人，你们无论那个走在路上，也能知道你们上那儿去！”

“四大金刚”就故意打岔说：“你说这个都没用，反正我们要罢免旧工会，喂！咱有一天没吃上饭了，肚子饿极了，你们想点办法吧！”

苑宝璜碰了个橡皮钉子，只得掏钱请代表们出去买东西吃。

这一晚，代表们轮流值夜，把炉子烧得通红，防备万一。熬到了天明，到了第二天早晨，伪总工会理事王书阁

領來一個名叫王茂福的，對張家樞說：“這是中央派來的，身份可大，專門調查貪污的和漢奸們，今天跟你們一塊去。”說罷，把工人李慶雲的衣帽都脫下讓王茂福穿上，王茂福也跟着孫世琚、左振玉等去見社會局長胡夢華了。這天，胡夢華還是勸五廠工會新老代表各占一半，又勸孫世琚和左振玉到政府里工作，被拒絕了。胡夢華見兩人不動心，只得送他們出來。王茂福在事後對五廠代表說：“你們說的還不硬，還應該硬些才好。”

這王茂福到後來才知道他是個中統特務。

第二天，廠里的工人早已在楊莊子渡口等候，因為代表們一夜沒回去，工人們為他們擔了一宿的心。一見面，有的工人拉着代表的手就哭了，是歡喜也是擔憂。工人們對代表的安全特別關心，只怕出了什麼事。見他們平安回來，才放下了心。

代表們回到廠里就召開大會，向工人報告到社會局去談判的經過，公開揭發了國民黨機關的收買陰謀，工人們聽說苑寶璜等稱五廠有八路軍共產黨，非但不怕，回家還紛紛與家屬談起來。工人家屬們一聽高興的都說：“那咱都是八路了，八路就是八路吧，我們一家子都是八路。對，男的男八路，女的女八路，小的小八路，聽說八路軍是盡干好事情的，都是八路多好呀。”下工後，工房家家戶戶都在爭着“當八路”。因為人們早都聽說共產黨八路軍是好樣兒的。

（寫作組 整理）

### 三 利 誘

孙士荣、张家樞等 口述

“你們都是好样儿的，很能干，現在厂里很需要你們这样的人来做管理工作，你們来，不会有問題吧！”

厂长孔贊华坐在厂长室的沙發上笑嘻嘻地說，兩支眼睛骨碌碌地盯着孙世琚和曹鳴平，一会儿送茶一会儿送烟。这时是进步工会成立以后。

孙世琚沉吟不語。他心想，这明明是敌人在收买自己，怎么能答应？就一口拒絕說：“我們沒有能力，还是做工好，謝謝厂长的好意！”

第一次沒有成功，孔贊华可并不罢休。过了些日子，又通知总务科长来进行拉攏。

一天晚飯之前，总务科长跑到孙世琚的面前，拉着他的手，很关切的說：“你太辛苦了，太劳累了，营养又缺乏，臉那么黃，到我們那儿吃飯去吧。”意思是要孙世琚到職員食堂去吃飯。那时，厂里的職員食堂与工人食堂是分开的，菜飯是一天一地，職員吃的六菜一湯，工人成年每頓吃三个窩窝头。孙世琚見敌人不断地用物質享受来誘惑自己，早有了精神准备，便冷冷的回答：“如果工人也和你們吃的一样，那我就到你們那儿去吃飯。”

总务科长的手松开了，忙搖頭道：“这，得考虑考

慮。”說着，趕快走開了。

孫贊華還是不肯罷休，又通過紗廠主管范技術員來找工會代表曹鳴平說：“按你們現在的事，廠方準備給你們各升一級！”

曹鳴平當下就跟他急了：“你能不能給每個工人都升一級？不能，那我們就不能升！”

雖然拒絕了，到月底發工資時，果然給她多發了工資，曹鳴平拿了工資去找范技術員吵了一場，堅決不收。

廠方千方百計想用物質的誘惑來分化工人代表們，這時，有個別代表覺悟不高，產生了想脫產不做工的思想，有的打了酒在工會辦公室里喝起來，有的人不願走一般工人出入的小門，要走廠長和職員們出入的大門了。廠方又提出，讓所有的新工會代表都升成助理員，新工會內部一些不堅定的人開始動搖了。黨發覺了這些，便在工會里召開了緊急會議，把問題放到會議上來討論。第一是討論提升一部分工人當助理員問題，大家在最後倒一致通過了，認為提拔助理員是可以，但必須根據三個條件讓工人們選擇：①技術好；②能為群眾辦事；③不能被人收買。可是，有幾個問題卻發生了分歧：有的代表想脫產不做工；有的主張不走小門，出去辦事不向工頭請假；每月賬目不必公布，代表出去要坐車等等。這四個問題來回討論，始終是不能通過。張家樞心想，當初鬥爭時，工人鬥爭昂揚，大伙心齊，怎麼自己的工會成立了，倒不齊心呢，氣得離開了會場。

这时女工“四大金剛”和翟淑珍等都急切等待着工会赶快分工，她們一見张家樞搭拉着腦袋走回来就攔住了。张家樞把情况向她們一說，几个女工就气得跳了起来，找到工会办公室里大声对几个代表道：

“你們要学旧代表呀？嗯！你們出来，是为大家办事，还是为了嘛？”在七、八个天真純潔的小女工的憤怒指責后，几个代表都認了錯，四个問題得到正确解决，进步工会的行动又一致了。

从此，党抓紧了工会内部的批評与自我批評，严格对工会干部和积极分子进行教育。无论誰有了錯誤都开会解决。工人代表李庆云在工会小組长會議上檢討了自己在工会办公室喝酒、跟人發狠；张玉堂檢討了自己当联络员外出化錢不报賬。以后發現誰有缺点和錯誤，就动員他自己檢討，不給掩盖。党提出：工会必須团結得像鉄桶一样，不能讓外边的任何污水滲进来，特别是工会代表，要检点自己，防止犯錯誤；有了錯就要檢討改正。工会小組里也随时展开批評。在这时，工人們中間就开始听到“坦白”“檢討”等等新詞儿了。正是党领导的工会展开了自我教育，新工会才領導着群众輕装前进，永远前进，繼續斗争。

(写作組 整理)

## 四 綁 架

孙世琚

进步工会成立不久，工人代表們發現有兩個陌生人常常在工人代表周圍轉來轉去，有時跑來和工人代表套近乎，裝做很熟悉地和工人代表搭訕說：“某某某你們認識吧，誰誰誰你們熟悉吧？”

一天，孙世琚到国民党市党部去交涉問題，他騎着自行車从中紡五廠出來，過了楊莊子擺渡口，沿海河走下去，過了棉紡二廠拐彎的那個路口（那時，那兒還是比較僻靜的地方），忽然後面有人喊他的名字。他剛停下自行車轉過來身，就見那兩個來歷不明的人奔了上來，一把拉住了他，掏出手槍就想綁架。

正在這緊張的時候，工人張玉堂和張錫元、徐鳴和等騎着自行車趕來了。他們趕到跟前，下了自行車連忙搶救孙世琚，那兩個陌生人見勢不好，才悻悻地走開了。

原來，自從廠里出現了面生的人，地下黨組織和工會就料到敵人會進行陷害，提高了警惕。後來趕來搶救工人代表出險的四個工人就是派來保護代表孙世琚的。那兩個敵人派來的陌生人，原來就是刑警隊的特務。

（摘自“回憶双喜紗廠的鬥爭”一文）

## 五 向李宗仁請願

張家樞、王老五 口述

三月十五日傍晚，天空灰暗、阴沉，像要下雪，路上行人稀少，在郑庄子陶家瓦房李玉祥的屋里，来了不少客人，有五厂伪工会的党代表們，有附近的流氓打手們，桌上摆下了酒菜，李玉祥正請客人喝酒，計謀杀害工人代表。女工齐淑花的家也在陶家瓦房住，見情况不好，就立刻把事情报告了进步工会。

孙世琚正在工会办公室，得到消息，他猛的站起，烏亮閃閃的圓眼瞪得老大，又是惊又是喜。惊的是，流氓打手們又来了，得准备战斗；喜的是，李玉祥逃出去很久又回家来了，可以設法把他逮捕了。这李玉祥在日本統治时期，曾經把我們厂里整理科工人李敏的丈夫用獵犬害死，进步工会早已上告，在市党部、社会局、警察局都备了呈文要求逮捕，后来，警备司令部下了文，其中曾說：“……如見李玉祥时，可随时指控成訟。”孙世琚心想，这一下，可不能叫他跑了。就立刻派几个工人代表，前去堵住李玉祥，他自己也拔起脚来飞也似的奔派出所呈报，要求逮捕李玉祥。

几个工人代表进了李玉祥家院子，都忍不住气憤地高喊：“李玉祥在屋嗎？”

有个工人拉开了他家風門往里一瞧，嚙，派出所的王副官也坐在里边，屋子里挤得满满的，人們正在喝酒。只听得李玉祥跳起来大罵道：

“小王八蛋們，我正要找你們，看你們誰敢进来！”說罢，他揮舞着胳膊指揮左右的打手們：“打，逮住了，把腿給敲折了！”說着，左右的打手們如狼似虎扑了過來。李玉祥又掏出手槍拍的一下扔到桌子上說：

“看你們誰敢进来！”

工人們見李玉祥掏出了手槍，流氓們扑了出來，就退出來。到了門外，遇到孙世琚趕來，他在派出所找不到王副官，誰料王副官還在李玉祥家呢。几个工人代表一边跑一边喊：“李玉祥掏手槍要開槍了，后边追上來了！”孙世琚回头一看，果然，有几个人飞奔而來，就約着几个工人直往郑庄子派出所奔去。进了派出所的門，后边流氓就停住了。

孙世琚拿起派出所的電話，要了市警备司令部軍法处，他根据进步工会成立前軍法处签的保証工人生命安全的保証書，要求警备司令部保証工人生命安全；同时，告訴他們李玉祥已經見到，要求派人逮捕。警备司令部回答：要工人代表找当地派出所逮捕。但派出所和李玉祥是一伙兒的，派出所的王副官還在他家吃飯，眼見李玉祥是逮不成了。

这时，天已黑，飄起了雪花，工厂左右一下子来了几十个流氓，只听得罵罵咧咧，看光景像要趁黑夜闖进工房

杀害工人，工人们都有些恐慌。

张家樞得到消息，立刻召集骨干们研究。当时，伪工会虽已下台，但八区党部书记李玉祥从始至终是支持伪工会的，伪工会下台后，李玉祥还在那里忙着活动，策谋推倒进步工会。李玉祥这个祸根子如果不除掉，进步工会就没有法子安生下去，虽然已屡次上告，但一直逮不了他。这时，正巧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到天津，工会代表们一块研究后，决定第二天清早向李宗仁请愿，要求逮捕李玉祥。决定后，由党支部秘密布置给党的小组及党员们分头活动；一切行动要通过合法手续，不给敌人借口，又公开指定王老五、孙世琚、徐明和、孙文义去和孔赞华交涉，第二天算是请假，到礼拜天补工。孔赞华也同意了。

这天晚上，工人纠察队员们一个个精神抖擞，在大雪纷飞中通宵值班，沿着工房巡逻，防备流氓捣乱。工人积极分子们挤在工会办公室里连夜赶制游行用的大小旗帜，写标语，在白色的大门旗上写了“要求当局逮捕汉奸李玉祥”十一个大字。代表们连夜开会，研究游行队伍的组织机构分工，并分头通知工人。

紧张的一夜过去，第二天清晨七点钟，由司机刘少清（积极分子）开着汽车载着工人代表，拿着请示伪政府许可请愿的信到国民党各机关，各机关值班员按一般规定写了个“知”字（意即批准），又给了我们收据。这天天气阴沉，下着小雪，还夹着微微的细雨，天气冷极了，可是工人们热血沸腾，在汽笛长啸声中，赶来集合，不管天气多

么冷，老的小的男的都赶来了。

孙世琚向大家说明了这次请愿的意义，工人们高喊：

“不得胜利，绝不回来，走啊！”

六百多人的请愿队伍就迎着雨雪出发了，走在最前面的是“四大金刚”，还有齐淑花等敢死队员，打门旗也是敢死队员孙



学桐等。到刘庄，手枪队过来挡路；到台儿庄路时，每过一个路口都有十几个手拿武器的军官和宪兵队过来阻挠队伍前进，他们凶恶地喊：

“你们有什么事，跟我们说！”

打门旗的敢死队员们继续向前冲去，勇敢地回答：

“你们管不了！”

说着，直往前冲。敌人高喊：“再往前走，开枪了！”

敢死队员们勇敢地扛着大门旗挺起胸膛走去，不理敌人的恫吓。游行队伍冲过好几道敌人的阻挠，终于来到了李宗仁的“公馆”利顺德饭店（现在的天津饭店），队伍

停了下来。里边有人出来問：“干什么的？”工人們就說：

“要見李宗仁！”回說：“李宗仁不在。”工人們說：“不在，我們就在这儿等他吧。”

这时，从門里边突然走出来一个神气十足的軍官，身穿草綠色呢軍服，戴了草綠色呢軍帽，披着草綠色呢斗篷，走一步，就見斗篷底下的皮子一抖一抖的，他兩手插着腰，撐圓了斗篷，腰跨大洋刀，走起道来大馬靴咯咯的响。一走出来先是手扶着眼鏡，裝得威風凜凜的，朝队伍兩边觀看，然后，一句話也不說，在大門前“括括括！”的走前几步，又回轉身来括括括走几步。走了兩圈，这才問：“你們干什么来了？”

工人代表上前回答：“找李主任！”

“找李主任干嗎？”

“我們要求逮捕汉奸李玉祥！”

国民党軍官滿口噴着吐沫星子大罵說：“你們反动！”

我們把送請願書的收据給他看說：“我們請願是經過政府批准的！”他馬上收起那凶惡的面孔，奸笑着对工人們說：“你們的表現既然是愛國的，那么，派代表来談吧！”

这軍官看了代表們一眼，把孙世琚、张家樞、徐明和、张錫元等几个放了进去。这軍官約模四十来岁，自称是副官长，一坐下就問：“怎么回事！”

孙世琚陈述了一遍李玉祥过去和現在的罪惡，并說李玉祥带着流淚，現在想要杀工人等，副官长就阴險地問：

“不对吧，你们里边有赤色分子煽动，这是捣乱，反动！”

工人代表里面有同去的苑派国民党手下的刘世泽，这时就走上来说：

“李副官长，我们，都是国民党员。还是老国民党员了！”刘世泽是说的他自己，可是，这李副官长倒相信了，他的口气变了，说“很好，你们的行动很好，爱国，帮助政府抓汉奸，只要不是赤色分子，政府可以保证三天以内逮捕！”说到这里，副官长眼盯住孙世琚问：

“你真不知道有赤色分子吗？你哪儿人？做几年工了？”

“我们都是打小儿就做工，天津人，住这里好几辈子了。”

这副官长沉思了一下，就说：“回去吧，以后你们不要这样闹，这没什么，事情交给我就是。”

说着，在工人们的请愿书上签了字。

孙世琚立刻走出门外，高声对大伙宣布：

“今天李主任没有在，李副官长接见的。我们的要求他签上字了，大伙回去先干活看看怎么样再说吧！”

队伍里立刻爆发一片欢呼声。雪落着，工人们在雪地里狂呼：“工人团结万岁！”“打倒汉奸李玉祥！”

游行队伍回来时，走到郑庄子派出所门前便高喊：

“打倒贪官污吏！”

“打倒汉奸李玉祥！”



这时，工人们  
在雨雪泥濘的道路  
上走了一天，满身  
污泥。派出所門前  
有一堵花砖牆，雪  
落得很厚，大家就  
把游行的小旗子插  
在上面，对着派出  
所門里怒罵起来：

“打倒你这个  
貪官污吏王副官！  
王副官和汉奸一个  
鼻孔出气！”

“打倒王副官！打倒袒护汉奸的王副官！”

大伙气的可着嗓子大声喊，王副官早吓的从后門溜了，  
人們喊了一陣，孙世琚說：“走吧，李玉祥也快进去了！”

工人们这才陆續回了厂。

二十日，李玉祥被天津市高等法院审讯后，关起来了。  
国民党警察局也派来一部分队伍来双喜工厂，伪装保  
护工人安全，其实是暗中监视工人。

可是，青帮头子李洪生又一而再再而三的托人捎信給  
王老五。王老五只得去了。李洪生这一回軟了，他說：

“你就是窩了我，我还得管这件事，这是咱一家子  
的事呀，弄出来叫人笑話，将来鬧下去，打头碰臉的，冤家

宜解不宜結啊！”

王老五心想，什么一家子的事？李玉祥是工人的死对头，我絕不能在封建头子面前低头，就坚决地回說：“这是工人大伙的事，对堂都是工人們自己去的，咱可主不了工人的事！”

青帮老头子被拒絕了；他想用封建关系調解的阴谋粉碎了。

李玉祥終于被判了八年徒刑。工人們为了庆賀除掉这个禍害，买了紅粉皮，吃捞面庆祝胜利。郑庄子从此少了一条地头蛇。

(写作組 整理)

## 〔附〕 厂方在李玉祥被捕后

### 給中紡公司的报告

为呈报事茲据工会代表孙世据、张家樞、王貴弟、孙文义、徐明和、曹鳴平、李庆云等于本月十五日午后十时半前来报称：于今日（十五日）下午六时，工人五名到郑家庄松竹里二十一号五区党部执行委員李玉祥家中，系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督察室宮督查长面囑前往逮捕李玉祥，事前通知郑家庄警察派出所借同办理。王警官以李玉祥系党员无权逮捕，工人仍自行前往。李玉祥見工人到来，持槍拒捕，家中并潛伏流氓王洪宾、史二昂、田老九、王老三、

孙三旦、曹老八、张玉四等二十余人，手持斧把、腿叉等武器齐声呐喊，除将工人路鳳岐抓著痛加毆打之外，其余工人見勢不佳，拚命逃走。逃回工人报告警所后，該所警士，应即負責逮捕，双方起訴，然經十分鐘許前往，李玉祥已逃逸无踪。故請厂方核夺协助办理，并希轉总分公司函达各官署，迅予解决，以安人心。工人等以生命危險及，恫吓等情印入腦海，大有罢工請願之势等情前來。事关厂外，未便擅处，理应据情备文呈报，恭請鑒核。此呈。

中国紡織建設公司天津分公司經理

天津第五厂临时負責人孔贊华謹呈

## 六 謀 福 利

张家樞 口述

由于工人斗争的胜利，进步工会的成立，工人们生活上有了改善，过去随便打骂工人、压迫工人的把头和特务腿子們也不敢压迫工人了。因而对其他厂和当地的居民有了一定的影响。

进步工会从建立那天起，就經常有其他厂工人和当地居民，通过一些工人关系，秘密的找孙世据，张家樞等，研究办法如何推倒压迫工人的伪工会和如何反对国民党委任乡长等。中植油厂在1946年的三、四月間就推倒了伪工会，成立了工人自己的工会。中山鋼鐵厂和裕太紗厂的工

人經過數次鬥爭，也選派了工人代表到偽工會內為工人辦事。

由於這樣的聯繫，雙喜紗廠的鬥爭得到了當地群眾和周圍工廠工人的很大支持，如審判漢奸李玉祥時，有鄭莊子和汪莊子的居民做了証人，以及掩護我們工人代表。十五莊聯保被押在稽察處的工人代表。

進步工會一方面領導工人們繼續和敵人鬥爭，另一方面，就着手工會的建設工作，幾個委員進行了分工，建立組織，群眾工作就深入細緻了一步。

首先，工會抓緊解決福利，改善工人的生活條件。當時，工人們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以上，吃的是對不上牙的棒子面窩窩，連一口菜也吃不上，食堂裏面都是皇親國舅，這些人反倒一個個吃得肥頭大耳，挺起了大肚子。黨通過進步工會就派委員曹鳴平親自掌握食堂。曹鳴平同志就想盡一切辦法完成黨給的任務，她到食堂裏以後，爭取了炊事員，分化孤立壞分子，把一些極壞分子趕走，她自己加強督促檢查，親自過手糧食蔬菜，並努力教育食堂工作人員為工人辦事，成立了有工人、炊事員參加的伙食委員會，向廠方交涉，每個工人每天增加了四兩大米，於是，每頓飯都增添了大米粥。當時，工人許多年都吃不到大米了，七七事變後誰吃大米日本人就要押起來，一頓三個窩窩頭，許多年都這樣苦下來了。在伙食委員會的努力下，早晨，工人吃到大米粥，饅頭，窩窩，咸菜，中午是棒子面，下午是白面，兩頓都有熟菜、稀飯，每星期節余下來的錢，還改

善生活，吃肉、包餃子。工人們見自己的工会一組成就改善了生活，个个高兴極了，深切地感到了自己的工会給自己办事的好处，更热爱新工会了。

工会又發动工人們义务劳动，在厂里几十亩空地上种了菜，供給伙房，又把剩下的菜低价卖給工人家屬，改善生活。

那时，大工房里又臭又脏，臭虫都长了尾巴。到春天，打的死狗堆在屋里生蛆，炕上連一张整席子都沒有，工会就在大工房里搞清潔衛生，把大工房刷上白浆，并和厂里交涉，給炕上买来了新炕席，弄走了死狗，屋子里又白又衛生，工人們高兴極了。

工会还开办工人夜校，把有文化的一些職員組織起来义务教書，有二三百工人参加了夜校；把日本时期弄坏了的电影机也弄出来修好，搞了电影队，工人們自己放映电影；工会还組織了球队，女工們下班以后也参加打球了，国剧社、話剧社、消費合作社，都接着搞了起来。到了礼拜天，工会把厂里的大喇叭挂进工房，放送音乐。

車間里，修理了一下通風設備，改善了工人的劳动条件。工会还發动工人挂牌識字，小先生写一个字挂在机器上，或者釘在机器上，讓不識字的工人学，当时，絕大部分工人一个字也不識，看到一个字被自己認得了，就像得到了宝贝似的。馬潤华就在布場里教別的工人認字。有些工人后来有了一些文化，就从这时开始學習的。当时大伙儿學習認字，覺得做梦似的，他們連做梦时也沒有梦到自

已居然会識起字来。

工会为了保护工人利益，与厂方交涉好，凡是工人被开除或者上新工人，必須通过工会，不准厂方行政随意惩罚工人。工人们的生活大大地改善了，每月关钱的时候都是發的新棒子面。

就在这时，伪工会的旧代表們，因为不能压迫剝削工人，却恨得咬牙切齿，千方百計的想要破坏，一些封建把头們，也因为进步工会給工人们撑了腰，他們不能再欺压工人，暗地进行勾結，阴谋破坏。进步工会虽然处在这样尖锐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但始終不懈地为广大工人们謀福利，因而，工人们就自觉自願地紛紛起来参加工人糾察队，保卫自己热爱的工会。

(写作組 整理)

## 七 工人糾察队

李庆云、孙世瑛等 口述

“一！二！三！——四！”进步工会成立不久，每到下班以后，人們就听到工人糾察队跑步时的喊声。男女队员围着工房一边跑步，一边大声喊着，整齐的步伐声，雄赳赳的喊声，震惊了伪工会残余的流氓打手們，他們气得手發抖，心發顫。进步工会的声势愈来愈大了。随着斗争一天天尖锐，糾察队员的人数也一天比一天增多，于是，

外边的人们纷纷传说，中纺五厂的工人快要建立自己的军队了，因而敌人更加注意起来。

这支工人纠察队是从斗争中产生的。自从党提出了推翻伪工会后，李万清喊着要杀人时，工人们就自动武装保卫进步工会代表。在选举进步工会时，纠察队员们在会场上维持秩序，而敢死队员们就成了纠察队里最勇敢的骨干。新工会成立后，斗争更尖锐了，又号召工人们自动自愿参加，立刻就有几十个工人报了名，每天轮流值班。每天下班以后，工人就自动去工会报名，值班的时候，自己提了棍子到工会听候分配。工会建立了签到簿，谁值了班谁自己在上面签名。参加纠察队的人数愈来愈多，后来，有二、三百人了，队长李庆云就带着大伙在下班以后跑步操，加紧锻炼。

“豁出这一百多斤去！”工人纠察队员们都抱着投入战斗的决心加紧锻炼，时刻准备和伪工会的流氓打手斗争。他们在工房附近的球场上练习齐步走，沿着工房四周跑步，慢慢的就形成了习惯，一到下班后，纠察队员先吃饭，然后到工会门口集合站队，跑完步，一部分人就分配值班，一部分人休息。一个晚上，往往有四、五十个人轮流值班，工会办公室的桌子上都睡满了人，随时都准备着一跃而起投入战斗。站岗的队员沿着工房四周溜，站在围墙边察看工房外面的动静。有时，遇到伪工会的代表们深夜回来，就在他家门前放上个哨，观察他们活动。工房后面的木栅栏门边，也经常站着岗。女队员们一个个戴上男

帽，穿上大棉袄，和男工一样值班。

女工們参加的人数愈来愈多，女工队就設立了分队。女工大队长是孙士荣，分队长是田宝珍、苗玉珍等，参加的女工大都是青年，女糾察队员們在曹鳴平的建議下，还自动做了藍布反領的工人服，就像当年解放区女同志穿的列宁服，一到外出时，她們就换上，整齐一律。有一次，市里頤中烟草公司在女青年会礼堂选举工会，糾察队长李庆云就帶了四十多个男女队员去列席，女队员們换上了制服站在一边，显得格外的整齐。烟草公司的工人代表在台上演講，說：

“……我們工人，要爭取吃飽穿暖……”

我厂的糾察队员們就忍不住地齐声喊：

“对！咱們要爭取这个条件！”

这晴天霹靂一声喊，潜伏在会場上的流氓打手就想要来打人。幸而烟草公司工人及时送了口信过来，糾察队员們才及早离开了会場。

女糾察队长孙士荣表現勇敢、积极，她和几个好友田宝珍、苗玉珍、孙士蘭是糾察队里的主要骨干。孙士荣自从得到地下党员陈小蘭同志的帮助，在日本投降以后，她一直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活动。这期间，就被党组织吸收入党，入党后，就更积极的領着女糾察队员們干起来，保衛着新工会。

当时，有一个和伪工会方面有关系的张振远，进步工会为了爭取他一塊斗争，就叫他当了糾察队的副队长，可

惜，他賊性不改，最后还是成了可耻的工賊出卖了工人兄弟姐妹，在敌人镇压时做了敌人忠实的走狗。

但，全体糾察隊員都是英勇、坚决的，他們在斗争中有力地保衛了进步工会。

(写作組 整理)

## 八 女英雄怒打李万清

孙士荣、黄淑珍 口述

李万清是日本时期双喜紗厂的一个杂工，工作是在厂里打扫大道、干杂活儿，可是他与其他杂工待遇不同。他虽說是个杂工，但是从来也沒摸过条帚，什么杂活儿他也不干。他淨干些什么呢？

他歪戴着帽子，穿着一身綢子褲褂，緞子鞋，腿上扎了飄帶，手里拿着两个小鉄球，整天围着人事課日本人清水跟前轉，真像狗不离主似的，有时給清水引着路到工人宿舍里乱串，工人們为了吃穿要是偷厂里点东西，瞞了日本也瞞不了他。原来他这个“杂工”，实际就是溜溜躑躑到处打听工人誰偷东西啦，誰“破坏”啦，拿挂名錢的。他是日本忠实的管家狗，小日本清水連手槍都叫他挎着。

有一次，紗厂一个姓韓的工人，不知“犯”了什么“錯”，李万清就挎着手槍追赶，結果，这工人被抓到人事課，讓日本人清水毒打了一頓，李万清站在一旁哈哈大笑。

工人們为了少惹事，就得离他远点，可是他呢，还以为工人們怕他，没人敢惹，所以在人群中常挑起大姆指，眼皮往上一翻，拍一拍胸脯說：“李二爷就是这样，看誰敢惹。”工人們一听他說話，早就不爱听了，心里說“你別洋气，君子报仇十年还不算晚呢！早晚要等上你。”也有的工人說：“騎驢看書本咱們走着瞧吧！”

一九四五年苏联出兵东北，小日本被打的落花流水，日本投降了。这个消息很快地傳到了双喜紗場，工人們没有一个不乐的。心想日本鬼子欺侮的我們够呛，这回可該自由了。有的工人拿着棍子到处找日本人，准备狠狠地揍一頓，打死几个撈撈本；也有的想不光打日本，連他的狗腿子也捎着。誰知道事情并不是工人們想像的那样，厂里来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員，馬上收买了大批流氓坏蛋，又从新压在了工人的头上。李万清这个小子，真够“机灵”，馬上搖身一变，又抱住了伪工会的大腿，仍然和过去一样，整天監視工人們的行动。因为他是“有功之臣”，被伪工会看中了，不久便“賞”了个保长的职位，权威就更大了。他在宿舍內說么是么，真是无人敢惹。这个“寸地王”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吃、喝、玩、乐，五十来岁的人也娶上了二十来岁的小老婆。

一九四六年二月間，中紡五厂地下党組織領導准备推翻伪工会，便組織进步工人和地下黨員到中紡四厂开准备会，不慎消息叫李万清知道了，便打發他小老婆偷偷摸摸地前往四厂探听消息，被进步工人赶了出来。李万清知

道以后，急紅了眼，到处宣揚他有电刀子，誰要“搗乱”就弄死誰。

进步工会成立以后，組織了糾查队，女糾查队员常常在工房周围检查行人，有陌生的人就来检查。李万清就在工房里罵街說：“現在叫一伙子臭女的給吓住了，小黃毛了头要遭殃啊。”人們听到以后，就告訴了“四大金剛”孙世荣、苗玉珍她們，“四大金剛”听了，气的齐声說：“赶明儿揍他。”“四大金剛”就找胡艳霞，胡是整理科的女工，挺有劲儿，約她一同去打李万清。

一天，“四大金剛”和胡艳霞、黃淑珍等六七个女工，一塊儿站在工会办公室門前，手拿着棍子，有个男工把李万清从家里請出来了。胡艳霞往前一窜，上去就把他按倒在地，后面几个女工一拥上前，举起棍子辟辟拍拍的打了起来，只听李万清一个劲地叫着討饒：“大姑們！大姑們！饒了我吧！”女工們誰听他那一套，一边打一边說：“姑奶奶們情着你啦！”誰也不肯罢休。路过的人們一看見打他，誰也不管啦。也有的工人喊：“这个老混蛋早就該打。”霎时，李万清成了个瘋子，散披着头髮，唾沫落了滿臉，跪在大道上，好像等待执行槍决似的。李二爷的威風，保长的劲头，早給打飞了。他急的向旁边工会办公室的人求救，高喊：“呀，世琚！他們把我可打坏了呀，救救我吧！”女工們罵道：“叫你說，你再看不起小黃毛了头，小黃毛了头非治治你不可，小黃毛了头沒招你惹你。你还說不說？”打着打着，孙世琚和王老五从工会

办公室走出来，假装着拉架，对女工们说：“嘿，你们怎么了？”女工们这才放手叫他跑了。

女工们打完李万清，心里还有气。原来这李万清的小老婆崔凤兰（在整理车间做工），仗着李万清的势力，也在车间里骂闲街，胡艳霞早恨透了她了。回到车间，气凶凶地又把李万清小老婆也打了一顿。小老婆当然不饶，大哭大闹，胡艳霞说：“我把你丈夫也打了，你怎么着吧，再骂街？”

打了李万清不久，工人家属就自动选出了自己的保长孙景周，把李万清赶下了台。

（张金凤 整理）

## 九 反 扑

张家樞、王老五 口述

八区党部书记李玉祥押在狱里，伪工会失去了靠山，把伪工会的一些旧代表气疯了，他们憋足劲，纠合了一批流氓打手，企图反攻。

伪工会带头的流氓头子是馮培如和万宝起。万宝起是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叛徒，当过伪总工会执行委员，眼下是国民党八区党部的委员。三月二十四日，馮培如拿着菜刀还带了几个打手返工房“卧底”，万宝起就正面出头当打手。

三月二十四日早晨星期天，工人代表徐明和三步并作

兩步進了翟淑珍家，他气喘吁吁的对张家樞道：

“坏了！外边儿万宝起領着流氓要打进来，他們搞了里应外合！”

徐明和剛說罢，进步工会理事长孙世琚走进来。

张家樞沉思了一会，說：“你們两个快去告訴工人，大家关起門进屋子去，他們想要造成群毆，想打咱們。咱們一个也不出去，那就打不着人！咱們跟他們走法律手續！”

徐明和一听，觉得不錯，就分头跑出去布置了。孙世琚这时就到職員宿舍，找給厂长做事的炊事員，以买菜为名到新鋼厂报訊，不一会儿，兩边宿舍的圍牆里敢死隊員一个个出来站上了崗，有的就地撿下了砖头，放在牆上，准备砍流氓。

流氓們直往里边投砖头石片，辟辟拍拍的砖瓦声，使工房里造成了一片恐怖，可是家家都紧閉着門不出来，流氓們沒轍儿了。

住在中紡三厂宿舍里的工人李子和，不知道这儿發生了情况，朝厂門口走来，流氓打手翟恩荣就猛的一跳，大喊：“打他！”

流氓們一拥上前，頓时把李子和打了一个大血臉，身上受了重伤。里边的敢死隊員用砖头朝流氓身上扔过去。等将李子和搶救进工厂抬到人事課內，当时工人們想給李子和擦去臉上的血，张家樞这时对大家說：“不要給李子和擦臉，我們还要帶着血人和他們打官司去。这就是敌人

行凶的証据，叫孙学桐赶快找大夫为李子和打强心針。”

因为当时李子和受伤很重，請来了大夫一直看守着他。

这时想里应外合的流氓們再也找不到机会搗乱了。可是“臥底”在工房內的馮培如，就沉不住气了，他就拿着菜刀从屋中闖了出来，想見人就打，造成群毆。他到院子后，看家家紧閉着門，沒有什么人就打，就一直跑出工房大門，看孙世琚等都在大門上站着，他上去就拿刀砍。孙世琚一轉身把他抓住了，交給了駐厂軍隊，把馮培如活捉了。这时新中山鋼厂的大槍队也来到了郑庄子，駐在郑庄子的紗場女工秦鳳龙等当了大槍队的向导，抓流氓打手及国民党党部的特务。

新中山鋼鐵厂的大槍队原本是李宗仁派来以保护双喜厂的工人安全为名来監視双喜厂的工人的。党支部根据大槍队的賈队长和汉奸李玉祥的矛盾，由孙世琚負責向他作了爭取工作，因而他也做了一些对工人斗争有利的工作。

王老五把大槍队領到八区党部，在大門口一堵，好家伙，院子里站着七、八个流氓！王老五从十岁就在郑庄子住，土生土长，哪个流氓打手他都熟，就領着大槍队进去逮。那万宝起慌了，想要开脫，連忙分辯說：

“我不是，我是来串門的。”

王老五不理他的碴，嘴一噓，大槍队的賈队长就举起盒子槍命令万宝起解褲带。这天，大槍队来的急忙，忘了带繩子啦，賈队长就想出了这个妙法，讓流氓們一个个把

褲帶解下，提着褲子沒法跑。万宝起不肯解，賈队长說：“不解我崩了你！”

万宝起軟了，解下褲帶，可他还想开脫，对王老五求情：“你还不知道我！老实八脚的，咱在一起多年了呀！”

王老五心想：是啊，老实八脚，你今儿一早就帶了人打进来，看你那威風那儿去了。王老五不搭理他，大槍队帶上走了。

这一天，到了郑庄子流氓的窩，一共逮捕了十三个流氓和旧代表，如赵銘海、崔家林、万宝起、馮培如、王梦符、时宝發、曹桂廷、张万明、肖振歧、刘宗英。十三个流氓解了褲帶蹲在工会門前牆根底下，平时的威風一扫而光了。

工人代表徐明和等在当天下午把流氓們送到了警察局，因为有受伤的工人李子和見証，流氓們和伪工会旧代表都判了徒刑，扣起来了。

这时，进步工会眼面前的敌人李玉祥、伪工会旧代表、狗腿子流氓們先后被逮捕。由于进步工会在党的领导下，掌握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一次次战胜了敌人的反扑与破坏，工人們自己的工会便愈来愈巩固了。

(写作組 整理)

## 十 夺 刺 刀

孙士荣、徐明和等 口述

四月里一天下午，中紡四厂的五、六个工人代表騎着自行車来到双喜工厂門前，正要进工房，厂門前的伪軍突然大声喝道：

“下来！”

四厂的代表王玉起、沈文光等从車上跳下，扭头看了伪軍一眼，沒說什么就推車进去了。

这天，四、五兩厂的代表共同研究了如何对付中紡公司散播的謠言問題，以及分化流氓問題，自从四、五兩厂工人选举出自己的工会后，国民党各机关及中紡公司想尽办法支持伪工会和李玉祥，进行破坏。工人进行了数次斗争迫使国民党将李玉祥和伪代表們押起来了。一宗过去了紧跟着就是第二宗。一九四六年四、五月間，国民党特务头子“邵华”来津后，敌人的办法就更阴险了，他們由中紡公司派了兩個最得力的厂长，到中紡四、五兩厂担任厂长，人事課也换了搖身一变的日本特务担任課长。他們采取的方法是：通过混进工会內来的国民党特务欧阳潮，进行分化工会內部，将一部分不坚定的群众用金錢、地位利誘进行收买，分化我党党员和群众的关系，然后再收买流氓打进步代表、捣毀工会。因为当时中紡五厂（双喜）为

了反对流氓，也掌握与争取了一批参加过青帮的工人。他们和四厂那些要打代表的流氓也认识。四厂代表来的目的，在公开方面是研究生产，实际是研究通过五厂的工人从流氓内部分化，破坏他们的计划。四厂代表出工房门时，护厂军队凶狠地拦住了四厂代表王玉起喝问：

“刚才你骑着车，我叫你下车，你怎么还不满意？”

王玉起道：“我并不是进你的厂，我是进的工房，你叫我干嘛？”

厂里的军队原是和李玉祥一鼻孔出气的，自从李玉祥和旧工会代表、流氓们被逮捕后，军队与厂里的一帮封建把头们勾结，有时故意鸣枪吓唬工人，经常找进步工会的岔，这时，见王玉起顶了他几句，那个兵就蛮横起来，嘶声喊道：

“混蛋，我说了你还不愿意！”说着，“叭”的一下打了王玉起一个嘴巴，一手抓住了他的胳膊，王玉起手里正推着自行车，他擦开了胳膊扭转身去墙边搁自行车，这当儿，王老五正送四厂代表出来，见伪军打了四厂的人，急得跳了起来，一把抓住这个兵痛骂道：

“你们这帮子畜类，你们这是干嘛，整天吃了工人喝了工人还要压迫工人，你们这是干嘛？”

那个兵凭着有枪，蛮不讲理，“叭”的一下又打了王老五一个耳光，王老五大怒，飞起腿来踢了那个兵一脚，那个兵倒退两步，踉跄地摔在墙跟前，可他一骨碌又爬起，叫了一声上了刺刀冲来，这时屋里的别的兵也都上了刺刀，端着枪冲出门来。王老五一把抓住枪杆，向身后的工

人代表們大喊：“打呀！打他們王八蛋。”

四、五兩廠的代表們一個個怒氣沖天，十來個人奮不顧身迎着刺刀朝前一擁，扭打了一陣，只聽得七里哇岔一片响，代表們一個個抓住護廠軍隊的槍杆把刺刀拔下了。軍隊一見刺刀給拔下就又括括地推上子彈，代表們哪兒怕它，一手抓住了槍口，一手用刺刀柄推他們，兩邊工人愈聚愈多，有的工人也上來動手。正扭打着，地下黨支書張家樞見情況不好，就給電氣部工人曹鳴鐘打電話說：“外邊偽軍打代表了，要立刻向各兄弟廠發出鬥爭訊號，拉响大笛吧！要求別廠支援！”



曹鳴鐘和地下黨員顧景章兩人會同被黨爭取過來的工頭姜廷棟一同前去，拉响了汽笛，嗚嗚嗚的汽笛連續响了約二十分鐘，向各兄弟廠發出了警報。在此同時，孫世琚已堵住廠里的交換台，向各兄弟廠打電話聯系，各兄弟廠立刻關車罷工，大隊工人從全

市各条道路向五厂奔来支援了。

厂内关车的工人队伍直奔厂门口，“四大金刚”和女工积极分子们都跑在最前面。这时，伪军班长、排长都到了，下命令不准军队再动手。工人代表们也放开了手，王老五向车间里奔来的工人们喊道：

“工人兄弟姐妹们，他们拿刺刀刺你们的代表了，打了代表了！”

工人们一听，气得一拥上前，个个伸出拳头要打，“四大金刚”奔到头里，护厂军队一见工人都出来了不敢再逞威，直往厂院里退去，一直退到大院里。孙世琚与各兄弟厂联系完毕，就朝人群走来，对工人们高喊道：

“大家停止吧，咱们有话跟他们说，弟兄们，姐妹们，咱们跟他们讲理！”

说罢，大家逐渐静下来，由孙世琚跟吴排长及护路队副司令等开始了说理斗争。

这时，张家樞走进人群，把王老五、“四大金刚”等拉到了一边说：“四厂来人支援我们了，可是现在杨庄子摆渡口不叫过，他们把渡船拦到了河中心，过不来了！”

王老五急道：“我们去迎接！”说着，带了一帮子工人朝郑庄子渡口飞跑而去。

这天，中纺四厂来我厂研究工作的代表中有一个名叫李之华的，当两厂代表和伪军发生冲突时，就飞快地骑着车子回四厂去了，于是四厂工会就立刻组织了工人们关车，到我厂来支援，一路以苏志新为首，从杨庄子摆渡口

过河，但队伍到了渡口，楊庄子水上警察局把渡船早已摆到了河中心，他們拥挤在渡口过不了河。

我們厂里的工人代表王老五、徐鳴和、李庆云、“四大金剛”、秦鳳荣等十来个人直奔到郑庄子渡口，对渡船高喊：

“过来呀，摆渡的摆呀。”

“不是我們不摆呀，水上警察局不叫我們摆。”摆渡的人站在船上高声回答。

这时，兩厂工人們就都隔着海河揚着手嚷嚷，“四大金剛”們都急的直罵，大家气的磨拳擦掌不知怎么好，王老五急了，把袄儿一脱，說：

“我下去！”

旁边有个女工一把拉住了他說：“五哥，你別……”

正說着，只听卜通一声跳下去了一个人，大伙一看，原来是王玉泉，他身穿着絨褲泗过河去。这时节，是五月初，水还挺凉，河浪又高，王玉泉泗到中間就泗不动了，眼看着水流往下游流去了，兩岸工人着急了，喊道：“救命啊，快啊！”

河对岸的四厂工人就通通的又下去了几个，急忙泗去救王玉泉，工人們就大声喊船老板：

“你要俺死一个人，你全家偿命！”

那船老板有些害怕了，打开錨，搖过船了，四厂的几个工人把王玉泉救上了渡船。船老板对工人說：

“水上警察局不讓摆，他們都在院里喝茶呢。”

工人們一聽氣更大了，沒等船到岸，五廠的幾個工人就一個個跳上渡船，準備找楊莊子水上警察局的人說理去。對岸出現了一個水上警察局的警察，當船到河中時，他們高聲嚷：

“弟兄們，別着急，不是我們不叫擺呀！”

“誰不叫擺？”

“我們的副官！”

船已攬岸，工人們就急問：“副官那兒去了？”

“那兒！”李慶雲往前一指，說着，四廠的一部分工人就跑前面找去了。五廠里的工人們擁進了楊莊子水上警察局，院子里果真擺着一個小圓桌，几把磁壺，茶碗里還正在冒熱氣，分明是剛斟上呢。工人們怒火上升，拿起茶壺茶碗嘩啦一聲砸了個稀爛，張錫元跑進屋子一把拉下牆上的電話機朝海河里扔去，通的一聲掉到河里了。工人們擁進屋去，把門窗上的玻璃狠狠地砸了，滿院子只听得一片亂砸聲，外邊的工人滿肚子氣沒處發，就勢一推，把花牆也推倒了，還有砸椅子的、桌子的。正砸得起勁，我們廠的工人李慶雲把副官揪來了，王老五搶上前去朝着那付官怒問：

“河那邊，軍隊打我們工人，刺刀刺了人，你們不保護我們，還不給擺渡，這是嘛理？”

李慶雲輕輕把王老五推開，揪住副官的衣領，揉了他几下子，那副官還分辯：

“這是上級的命令，不是我呀！”

王老五上去打了他一个巴掌：

“今天差点没淹死人哪。你见死不救？”

李庆云也狠狠地打了他几下。这时，恼怒的工人们全上来打开了。正打着，忽听一声喇叭响，门外来了一辆吉普车，跳下个军官，腰挂手枪，朝人缝里挤来，一边喊道：“弟兄们，别打别打！”

这时，人们打着打着都打到杨庄子河沿摆渡口了，副官的帽子早打飞了，正给打的没处躲藏，那军官就伸开两臂把副官的头抱住。

“我叫你不打！”四厂一个大高个儿工人恼怒地喊。一边喊一边从后边给了这军官一个耳光子把帽子也给他打掉了，军官慌忙拾起帽子戴上，两手捂住帽子，扔下副官，自己使劲往外挤奔，吓得两步一窜的逃上汽车。

“快开，马上走！”他慌忙地命令司机。那司机也带着枪，可是不敢动弹，工人们就大



喊：

“把那王八蛋揪下来，打，打！”

軍官立催：“快，快！”

吉普車飞也似的逃走了。

人們又繼續追那副官，副官抱着个腦袋躲到牆跟前，有人就把他腦袋朝牆上磕了几下，这才稍解了点恨。

这当儿，土城的一个警官領着分局的一批警察赶了来，高喊：“算了，算了，別打了！”

說着，进来忙着拉架。这时，副官的軍裝已經扯爛，上身也沒穿的了，下边光剩了个褲叉，工人們这才罢手，把队伍整理好了过河。

过了河，五厂的工人和四厂的工人排着整齐的队伍高喊口号前进了：

“打倒貪官污吏！”

“打倒压迫工人的軍隊！”

“要求护路队从我們厂里撤出去！”

队伍来到郑庄子，只見天津市各兄弟厂前来支援的工人們已經从我們厂門口一直拉到了郑庄子街道上，厂院里也全挤滿了工人，口号声此起彼伏，上万工人集合在这里向敌人示威，抗議国民党軍隊对工人的压迫，口号声震天地动。

伪护路队的副司令及副团长来了，天津市国民党机关的头头們也来了，工人們派代表孙世琚、王老五及其他厂的代表等和他們談判，要求立刻把軍隊撤出去，惩罚行凶

士兵，賠償工人損失，負責治療負傷工人。在工人們強大的壓力下，反動派答應了，這時，王老五就出來對工人們講話，他說：

“我們勝利了。”

他把和國民黨機關代表所談判的條件和過程向本廠和各廠工人彙報，並徵求大家的同意，最後又談道：“這主要

是靠工人團結，如果不團結，什麼事也勝利不了，咱做事，家有家法，國有國法，廠有廠規，咱們只要遵守廠規，任何人不能欺侮咱，他們要想欺侮，工人弟兄們團結起來，就可以打倒他。感謝今天各廠來的弟兄姐妹們，我們感謝你們對我們的支援！天晚了，大伙回去吧！”

鬥爭勝利結束了，天色已晚，那護路團的副團長卻不走，他把王老五找了去，一個勁的奉承說：“你真能幹，這麼年青，真賣力氣，你是那兒人？”

王老五一邊回答，一邊心想：這家伙准沒有好事。副團長又問：“上過學嗎？”王老五說：“沒上過。”副團



长就露出来意了，說：“你很能干，我願意跟你交个朋友，你拉家带口的，注意別讓人利用你，将来別那么軍头，以后我可以給你找个好事由。”

王老五淡淡一笑，說：“多謝你，我不識字，我还是干活好，別的事我干不了。瞎字不識一个，在厂里，为工人兄弟們出点力，是好事儿。”副团长还是不放他：“以后有事，你可以找我。”王老五一口拒絕道：“你把軍隊調走了，我沒什么事可以找你。”

副团长見什么也打动不了他，就只得讓他走了。到深夜，这位副团长还在想法找別的工人代表們談話。工会里的徐明和說：“人們都回去了，找不到了。”他才罢了。然而，敌人是凶狠狡猾的，說第二天撤退軍隊，却并没有撤走，相反的，更毒辣的阴謀，就在不久之后策謀成了。

形式变了，环境更殘酷了。群众也有些疲劳了。大的斗争再搞下去就会造成損失。可是一时又不能和党接上联系，得不到新的指示，只有按原来的方針坚持下去。为了使工作不受更大的損失，将斗争作了些收縮。同时也將暴露了的同志撤下来，换上群众出面领导斗争，如这次出面講話的就是王老五。不管怎样想办法，因五厂当时在天津市鬧紅了，不只敌人注意，就是我們兄弟厂有事，或是全市的事，也需五厂参加。我們在斗争上虽然胜利了，但从此以后，工作上却被动了。由于我們不善于在不利条件下机智灵活地迂迴作战，給工作造成了一定的損失。

(写作組 整理)

## 逮捕前后

### 一 伪二中全会以后

张家樞 口述

伪二中全会以后，敌人改变了手法，有计划的对付我们。戴笠亲自到了天津。三月份，伪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到过天津，对各反动工会的头子讲了话。五月份，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主委时子周被撤职，五月以前，市党部内部不统一，五月以后，邵华上任，苑宝璜害怕新的主委不重视他，就对邵华百般赞扬，大吹大擂，但邵华到天津第一天工作，就有工职派苏砚田在市党部委员李墨元的支持之下进行倒苑活动，领着数百工人到市党部请愿，控诉苑宝璜破坏工运，曾经参加过共产党，说苑宝璜曾在恒源纱厂贪污。当场，邵华表面解释了事，但对苑宝璜就万分怀疑了。邵华听说五厂选举工会时有学联散发革命传单，大为惊讶，认为五厂有共产党操纵，就召集了工职派、工联派的人召开紧急会议，询问五厂工会历史上的领导关系，并且当场威吓苑宝璜说：“事情要你负全部责任，北平行辕都知道了，天津工运

复杂，共产党不少，警备司令部已接到北平行辕密电，正要调查你。”苑宝璜极力解释，说五厂工会没有问题，是由他手下人刘世泽、孙宝钧在搞，但邵华已不信任，便极力支持工职派，并介绍工职派头子苏砚田、付秀山等到稽查处陈仙洲处与王朝新联络专门调查中纺五厂与四厂的问题。

这时，地下党组织早已得到上级指示，不能再大搞，要注意隐蔽，但过端午节时，因为日伪时期过节放一天假，还发点白面，可国民党来了什么也不给，照常上班，三、四、六厂出头组织连续罢工三天，五厂也就只得跟着罢了一次工。当代表们到市党部去请愿时，邵华就出面说：“这事是中纺公司的事，我们这里，只能备案，不能直接解决。”说着，随即把苑宝璜手下特务刘世泽叫进里屋问：“你们厂里经常罢工，是不是有共产党员？”

刘世泽当时已经参加了军统，与稽查处陈仙洲挂了钩，便说：“没有共产党员也有民主同盟！”刘世泽自从到五厂混入进步工会活动后，一直受苑宝璜直接领导，经常接受指示，监视进步工会内部的活动，也屡次向苑宝璜禀报，但苑宝璜自己争权夺势的野心很大，总想抓住五厂工会与工职派的人对抗，也就不去正视五厂工会的内情。

而此时，邵华便直接指示工职派付秀山、苏砚田的活动，付、苏早与五厂修理场工头张树发等联络好，计划推翻进步工会，在五月端午节罢工后，敌人便决心镇压。端午节的白面刚刚发下，第二天，稽查处就下传票传讯孙世琚，在工人宿舍里挨房搜查。徐明和代替孙世琚前往稽查处

处，稽查处把他放回，非要孙世琚不可，工人们就掩护孙世琚撤退。不久，敌人有计划的逮捕了三十七个人，其中有共产党员五人：张家樞、馬潤华、曹鳴平、曹鳴鐘、孙士荣，也有七、八个国民党员。第二天，迫于群众反对，释放了三十人，共产党员馬潤华、孙士荣、曹鳴鐘、曹鳴平都放了出来，张家樞便被押到警备司令部去了。

（这段材料，是根据张家樞同志口述以及天津市公安局档案科所存苑宝璋、刘世泽供词整理的）

## 二 代替孙世琚到稽查处去

徐明和 口述

一九四六年农历五月，咱厂进步工会和兄弟厂一块儿斗争，要求了五月节奖金，不几天，一个礼拜日，稽查处来了两个带枪的人，一到咱厂工会就找咱进步工会主席孙世琚，孙世琚这时正在工房里。我一瞅，情况不妙，那两个家伙神色不对，像要逮人，心想：他们莫非要把孙世琚逮去？孙世琚是进步工会的理事长，要是他一逮捕，进步工会可能要出事儿。心里这么一捉摸，我就打定主意，不能叫他们找到孙世琚。我说：

“孙世琚回家去了。”

“他家在哪儿？”

“在土城呢。”

那帶槍的人又問：“你是干嘛的？”

我說：“我是值班的，你們有什麼事，我代表孫世琚去好了。”

那兩個傢伙在一邊嘀咕了一陣，就把我五花大綁的捆了起來。

一路上，鄭莊子的大人小孩們看稀奇，跟着我們瞧，我就像個犯罪的。雖說這樣，可我心里倒挺自在，一來，我是為了大伙的事才給捆起來的，二來，我這麼一去，孫世琚得到信兒，說不定就可以跑了。只要逮不住他就好了，我去一趟怕什麼？

過了河，咱廠修理場的把頭張樹發早已在河那邊等着，我思摸：這小子怎麼跟稽查处串連在一起了，這准不是一件好事。來到了稽查处，他們綁着我，叫我坐在一條長板凳上，張樹發和帶槍的人進屋子唧咕去了。我一個人坐着，準備聽他們擺弄。心想：我出門那會兒，我家老父親，我老婆孩子都還不知道呢，這會兒他們還不知急成個什麼咧，他們准擔心死了；我在这地方，稽查处會怎麼擺弄呢？不管它吧，哪怕槍崩了，也是為的大伙兒利益。正想着，他們出來，倒把我放了。

原來他們想逮捕了孫世琚以後接着推翻咱進步工會，把我綁去沒用。我回到廠里，聽說孫世琚已經在工人掩護下藏起來了。心里覺得格外高興。一趟稽查处总算沒白跑。

（寫作組 整理）

### 三 我放走了孙世琚

张广秀 口述

一九四六年六月的一天，厂里的警衛队得到伪当局的指示，想把中紡五厂的进步工会代表的首腦人物逮捕起来，然后大举镇压进步工会的力量。这天晚上，厂里伪警衛队长张树檀和伪人事課长赵大民商議，决定次日出动全厂警衛，到工房中挨排挨戶搜索，一定要把工会理事长孙世琚逮捕，送警备司令部。

当时，我在当警衛，听到了这个可怕的消息时，已经是第二天早晨了。我上六到九点的崗。我想，孙世琚领导工人群众得了很多好处，国民党反动派把他恨得厉害，如果把他逮捕了，一定会有生命的危险。像他这样的好人，我那能看着不管呢。何况我和他又是同乡关系。所以我就設法离开崗位，和工人于文起联系。张家樞找我来，問：

“后門有鑰匙沒有，开开后門。”我說：“行。”就商議好由我設法到警衛办公室去拿鑰匙开后門，給孙世琚送信，于文起去汽車房連絡開車的老刘。张家樞对老刘說：

“老孙不能留在厂里了，只好走啦，咱帮他逃跑吧，你把大汽車开到大門外宿舍牆角僻靜的地方。”老刘答应了，并答应掩护孙世琚到郊区于文起的姑母家中去。

我利用值勤的机会，假裝有事到办公室去。伪队长张

树檀正坐在办公桌前低头看文件，用白眼皮翻了翻我，一声也没哼。我正不愿意理他，一回身就把挂在他身后墙上的钥匙摘下来，转身退出了警卫办公室。这时，已经快九点了，我三步并成两步地急忙走到工人宿舍的临街后大门，把锁开开，把门撬开一个缝子。紧跟着我就到翟娘家去送信，正好孙世琚已经化好装，我告诉他：“赶快走吧，后门已经开开了。”并且告诉他于文起已经和老刘把汽车开到宿舍拐角处。我不敢停留，赶快绕道进厂，到警卫办公室送钥匙。这时我心里可真害怕了。幸亏屋子里没有人，我乘着这个机会，把钥匙放在原处，下班回家了。我家住得离工房后门很近，回到家，我料想孙世琚已经走了，才悄悄地把后门锁上。这时候，伪警卫队长张树檀正带着他的亲信翻工房呢。伪侦缉队也来了很多人，他们在工房里面闹得翻天覆地。但这时候，中纺五厂工人们敬爱的工会代表孙世琚，已经坐汽车到了乡下了。

(白 波 整理)

#### 四 掩护孙世琚撤退

于文起 口述

我们推翻了伪工会成立了进步工会后，工人们选举孙世琚为工会理事长。当时我也是进步工会里的人。由于孙世琚和工人们一道进行斗争，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厂方也

把他看成眼中釘。

在五月节后的一天，国民党偵緝队和宪兵队二团开来卡車，要捉孙世琚。駐厂的伪軍也把工房围起来了，滿以为布下了天罗地網，国民党偵緝队和宪兵队二团口口声声向进步工会要人，沒有人他們不走。后来地下党支部書記张家樞跟我商量說：“三哥，你是不是出去和他們应付应付，打發走算了，不然老孙可太危險了。”她接着小声的說：“你不是知道老孙就躲在工房里么！”他这句话提醒了我，刻不容緩，我必須挺身而出。

偵緝队这些混蛋們就开始盤問我了，問我們把孙世琚藏到那儿去了，我回答說：“弟兄們，我們不知道，他回乡过节已經十几天，沒有回来，可能最近这几天就会回厂了，是不是弟兄們过几天再来？”他們不相信，也不走，后来把徐明和抓走了，但是他們还不甘心，工厂和工房繼續被伪軍及偵緝队围住。这时我溜进了厂，找到開車的老刘，讓他把汽車开到宿舍的牆角。掩护孙世琚从后門溜走。他带着口罩，戴了大草帽，穿一身白小褂，跟着上了車。我把他帶到辛庄我姑母家，我告訴他不用担心，这儿是我們自家亲戚，十分可靠，只要你不到处走动保险沒事。我隔一天就去看他一次，在家里有我表嫂侍候他。我表侄每兩天上來給他买一张报纸看。就这样一共在我姑母家里住了二十天，白天带着草帽在园子里，晚上就回到屋子里休息。

不巧，有一天，老孙不謹慎被我厂的一个人發覺了，

这个人是否有其它企图，当时还不能判断。不过为了防止意外，我建议老孙马上转移，于是过了几天，在一个晚上就化名周雨亭，由辛庄经张贵庄坐火车走了。

(毕海荣 整理)

## 五 小庙烧香

孙士荣 口述

稽查处的人在工房里搜查孙世琚时，人早已走了，可是把工房里翻腾得人心慌慌，空气紧张，地下党支书张家樞就对积极分子们说：

“情况不太好，可能会发生什么危险，大家要提高警惕。”

纠察队女队长孙士荣倔强地说：“死就死，我们不怕死！”

事后，她带着一帮子纠察队员聚在一块纷纷议论，大伙儿一想到将来，就揪着一把心，不能想像，如果伪工会又上台工人该遭什么殃。

“我们可不能给他们拆散！”孙士荣说，她一想到就要来的可怕的局面就焦虑。

纠察队队长李庆云头一昂，两眼盯住大伙说：“咱们哪个不怕死？”

“谁也不怕死，不怕的咱上庙里烧香磕头，谁不怕死

的，跟了来，咱磕头去。”一群年青的糾察隊員，你一語我一語便紛紛站了起來。

在工房後院里，有一座小廟，這地方，平素都是老太太們常來，廟里正中間坐北朝南坐着一位紅臉泥塑的關帝爺，左右兩側各站一名小將，滿壁彩畫，一邊是當年關公斬蔡陽的場面，另一邊是關公護送皇嫂的畫面。北面牆上有个小小的圓窗洞，射進來一縷陽光。這天，几十个青年男女擁進了這兒，嚴肅而安靜，仿佛怕驚動了那泥塑的關帝爺似的。

糾察隊大隊長李慶雲手里拿着一股香站在大家面前，他的臉色嚴肅，堅定，點燃了香，插進供案上的香爐，回過頭來對大伙說道：

“我們今天在這兒，是个生死會，咱的命是值錢的，可這個時候誰怕死？能叫他們那幫子給壓下去嗎？誰不怕死，誰就跟我來，往後，有一个犧牲的，大伙就一塊兒拼。誰有三心二意就出去。”

說着，几十個人團團圍住他。

李慶雲返身跪下，朝關帝爺磕了個頭，大家也不約而同的跪下磕了個頭，表示不怕死的決心。

這時，香已燃着，一縷清煙裊裊上升，糾察隊員們一个个跳起來拍了拍膝上的土，神情肅穆地走了出去。

年青的糾察隊員們走出小廟，心里感到踏實了不少，每個人都感覺到周圍有不少兄弟姐妹在支持着自己。

“一個人犧牲，大伙兒一塊拼！”

團結使他們增加了无限力量，在工房里的恐怖气氛下，不再感受到恐怖和孤单。因为大家都是为着大伙的事在斗争，狂风暴雨尽管来吧，糾察队员們这时都抱着决心，准备迎接战斗。

(写作組 整理)

## 六 不巧的事

张家樞 口述

孙世琚撤退后，一天黑夜，中紡七厂一个工人送来了信，說敌人已經开出了黑名单，明天上午八点就要逮人。张家樞考虑了很久，如果連夜讓一部分已經露了头的地下党员撤退，时间是来得及的，可是，她想到上級党組織把自己派到这儿来坚持工作，沒有上級的指示怎么可以随便开小差呢？就决定不走。

同一天，天津地下党組織领导机关也很焦急，因为工委已得到了敌人要逮捕五厂工人代表的消息，可是派地下党员几次到五厂找党的負責人都找不到，什么原因呢？这里还有个波折。

四月里，张家樞找上級楚云同志彙报工作时，楚云囑咐她下个礼拜去一次，要把五厂党的关系轉到天津工委领导，因为楚云是学委的，领导工人工作不方便，也不能按系統的下达工作，五厂党的关系交給工委领导要方便得多。

不料张家樞回厂后發現特务常跟着自己，沒法子脫身，等到一个星期后，张家樞去轉关系时，楚云已經搬家，找不到人了。

这时，楚云已把五厂的党組織关系交給城工部，又由城工部轉到天津工委，工委接到关系，立刻派李瑞林到五厂来找，不幸的是，楚云在轉关系时把地下党支部書記张家樞的名字写成“苏更”了，这是张家樞同志在解放区时用的化名，李瑞林向五厂工人打听，誰也不認識苏更，因此，关系接不上，又轉回中央局城工部，城工部再轉过来，工委还是怎么也找不到苏更，便又到学委找楚云，到这时，才發覺名字写的不对头，改成张家樞后，李瑞林到五厂来一問，张家樞倒有，可是，恰巧这天被捕了。

张家樞当晚得到敌人要逮捕的消息，和几个地下党员商量了一下，大家都鎮定地等待事变的發生，她又把孙世琚的衣物包了个小包，第二天一早叫王玉泉送到小辛庄于文起的姑母家里，讓王玉泉告訴孙世琚立刻离开天津，从北京直奔张家口解放区去，自己准备被捕。“要革命，就不能怕流血。”她想起这句话，心情坦然地迎接着即将要来的事变。

(写作組 整理)

## 七 工人代表被逮捕

齐淑花 口述

当五月节奖金斗争和四厂派工人来我厂联系受阻所引起的罢工取得胜利后，敌人不甘心失败，又产生了新的阴谋。厂方勾结了流氓准备对我们工人进行反击。有一天我正干活干得好好的，突然有许多带红袖章的人拿着枪把我逮走了，被他们押到我厂俱乐部小楼上，包括我在内共有我们的工人弟兄三十七名。在那儿，工人代表王老五等受到他们的严刑拷打，但是我们一个也没有屈服，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所参加的一切斗争都是正义的，我们没有任何错误，当然就无错可认。

三天后包括我在内的七名工人代表被押解到军法处。而其他三十位同志都被解雇释放了。在押解前敌人架起了机关枪，由厂方召集全体职工进行训话，内容是叫工人们不要闹事，否则我们七个人就是榜样。似乎这样搞一下就能惩一戒百。事实上只会引起工人同志们更大的愤怒。弟兄们看见我们被押走，一个个都以同情的眼光注视着我们，而扭转头又以愤怒的眼睛虎视着人丛中的厂长孔赞华。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们内心充满着对敌人的仇恨。就这样，我们离开了工厂。

在军法处我们被关了四十七天，在那儿经常受到了审

問，要我們供出是否受過訓，參加過什麼組織活動？是不是八路？審問了好幾次也沒有從我們嘴里討出任何的口供。後經他們調查，找不出什麼證據，我們才被釋放出來。

我們被釋放出來後，為了防止受偽工會的流氓們繼續迫害，沒有敢馬上回家，依靠進步工會的關係，住在南市一個人家裏。家裡的人還不知道我們被釋放出來的消息，偽工會的壞蛋們到我們家裏去詐財，叫每家人家拿十萬塊錢去贖人。有些家裏連吃飯都吃不上，那有錢去贖人呢。我們家還比他們那幾家生活好一些，也只有砸鍋賣鐵給他們錢。結果錢給了，約定某日下午在土城大橋接人，等到晚上，家裡的人也沒有看見我的人影，就這樣，錢就給他們幾個小子白白的騙去了。後來我們碰見一個老鄉，叫他轉告家裡，說我們已經平安出牢，家裡這才放心。

我們不能總住在人家家裏，以後有部分人先回來了，回來聽到家裡談起詐財一事十分氣憤，因此我們聯合起來到警備司令部告他們；警備司令部說以後他們若有詐財之事立刻到司令部報告。後來偽工會的壞蛋們又想到另外一家詐財，該家一方面殷勤款留，一方面派人到司令部報告，才算把這些騙子們抓住，詐了的財又全部退給了我們。

以後家庭的生活是格外艱難了，愁吃愁穿的一直熬了二年的時光，天津才得到解放，我們才得到翻身、自由，生活水平都大大提高了。與解放前相比，真是一天一地之隔，現在我們只有以更好的工作來感謝共產黨，感謝毛主席。

（畢海榮 整理）

## 八 回忆大逮捕

徐明和 口述

那陣子，傳訊，过堂，就像吃崩豆一样。有一回，我們去过堂，伪工会理事馮培如自己拿刀子在头上划了一道口子，官儿問：你們干嘛把他給砍了？我們說：他自己干的，跟我們沒有关系。問了半天問不出个結果，就把我們关在拘留所里了，我們就大罵，罵得他們沒法，只得放了我們。

可敌人愈来愈猖狂的鎮压工人。一天上午，厂里突然下了道命令，說有人要来參觀，叫大伙好好儿干活。我們一看，事兒不太妙，厂里那些流氓狗腿子都在胳膊上綁了紅箍，布場的拿着打梭棍，紗場的拿着鋼絲車上的花杆，就感到要出事。我跑到試驗室找张家樞，她也看出来。事先，我們也早已得到消息，只有鎮靜地准备被捕了。这天，全厂一共被捕了三十七个，一塊儿給押到了厂門前傳達室里，正是大热天，可狠心的狗腿們却把暖气給我們打开了，热得我們直冒汗，伪軍在室外还故意的問：

“热吧？”

“不热！”我們說。

可“四大金剛”气急了，齐声嚷道：“給姑奶奶們开开窗戶，凉快凉快！”

偽軍在窗外哼唧了一聲，說：“還不老實哪！”

“四大金剛”在窗里边說：“你看這屋子這麼熱，不信你自己進來試試。”

偽軍不理睬，等到人都逮齊，就把我們押到了職員宿舍樓上。張家樞趁敵人沒在，對我們大伙說：“敵人要拿我們當共產黨八路軍辦了，咱們這兒有共產黨嗎？”我瞅了她一眼，明白她說的話，便說：“咱這沒一個共產黨。咱為工人辦事情就都是共產黨嗎？”張家樞又說：“那咱們在什麼情況之下也別承認，不說什麼他們沒法兒。”大伙兒全同意了。

第二天，挨個兒叫我們。第一個叫王老五。後來，一個個給打了十幾軍棍，逼着我們問：誰是八路軍？誰也不說。老實說，像張家樞那樣熱心為工人辦事，知道她是共產黨也不肯供她出來。過了一兩天，把三十個工人放了，單留下了張家樞、齊淑花、王老五、李慶雲、張錫元、張玉堂和我七個人。

再說當天下班後，敵人把我們被捕的人們押到廠門前圓池子那兒。我抬頭一看，下班的人全站在大道上，打手們胳膊上綁着紅綠箍，手拿鐵棍，在工人們面前巡邏，不許工人出廠，誰要想走就打誰。不一回，那廠長孔贊華就出來對工人講話了，他說：

“你們看哪，這幾個都不是好人，他們是八路軍。以後，大伙都要好好的安分守己干活，要不好好干，得像他們一個樣。”

工人們都低着頭，不敢看我們，女工們難受得暗暗拭眼淚，工人們心里明白：進步工會的代辦就是為工人辦事，是真正的好人，不是壞人。

過了幾天，敵人把我們七個代辦五花大綁押出了廠門，門前停着大卡車，卡車的四角都架起了機關槍。我們要上車了，只听得宿舍門前一片哭嚷聲，工房里的家屬和老太太們有的坐在地上哭起來，偽軍不斷的在轟走人們，王老五被打得連車也上不去，走一步，血就順着褲管往下流；李慶雲扶着他從大伙面前過去，老太太們哭聲响得我心里也有些難受，齊淑花的媽媽暈倒在門口了，偽工會的壞蛋們還嚷：“把車開出去！”有個賣菜的——把把老太太拉开了。

我們被押到了河北區五馬路護路隊的團部，剛上樓不久，就把半尺粗的大杠子放到我們面前，敲着杠子說：“誰是八路？你們要不說，看這杠子砸你們，把你們腿也打折了！”

誰也沒有供出什麼，當天又把我們押解到稽查處去，這地方，我來過一趟了，也沒什麼可怕的，呆了一小時，這兒還不“收留”我們，又轉到警備司令部，蹲在門口一個多鐘點，似乎還不收。偽工會押送的人在一邊說風涼話：

“要讓你們回廠呀，還得鬧事，公司里早拿錢把你們買死了。”

這麼着，我們就都押起來了。敵人可黑心哪！在這地

点，又来回过堂，被传的人进屋里问，别人就一个个坐在外间屋里等着。我一进屋，见官儿坐在上边，旁边有人记录。官儿问：

“你是不是八路军，快说！”

走到哪里，他们也是这么问，你就别想问出个结果。我说：“咱不是，”我有些生气了，“咱从十二岁学徒，白给人干活，光管吃饭，一直在厂里干……”

正说着，官儿拍着桌子咋呼：“唱的歌是谁教的？”

他问的是选举那天学联来人教歌的事。我说：“谁认的，人家教就学嘛！”

“还不说，刚才出去的那个都招了。谁是八路？快说！”

“谁知道谁是八路，是怎么回事啊？”我听出敌人用了计，想咋呼我们招。我心里明白：我们七个人里边不会有人出卖谁，任他咋呼去吧。过了几次堂，什么也没招。后来听说，拷问李庆云时，官儿还问：“你们还下操，想组织武装暴动呀？”李庆云尽给他顶，官儿都气的下堂用板子亲自打他，一边打一边气得骂：“你尽给我唱戏，你尽给我装着玩。”这样，敌人弄不出什么玩艺儿，就把我们分在七下押，谁也见不着谁，只有一个礼拜放一次风的时候见到。可我们互相都很信任，大家守口如瓶，相信不会招出什么来。

厂里的工人们不断派人来看望我们，送来吃的、盖的，还送了钱来。有的工人一见我们就在外边哭了，我也挺难受的。

关了不到两个月，我們誰也不招什么，敌人沒有証据，就把我們放了。这时，我們七个人无处可投，就在南市附近找了个住处，厂里工人們听說我們出獄，都赶来看我們，送錢送东西，有乐的，也有掉泪的，我們总算自由了。

张家樞因为被特务刘世澤跟得挺利害，在一天早起走了。自她走后，心里覺得挺空，沒有了主心骨。有一天，我和李庆云、王老五在南市一带閑逛，見登瀛楼前停着咱厂里的太篷車，走近一瞧，原来是伪工会那帮子坏蛋在請宪兵吃飯，咱一看，心里火冒得丈把高，大伙一商量，就决定去揍他們一頓出出气。在一个澡堂附近，把那帮子坏东西蹬了一頓，正打着，宪兵队上来，又把我們逮捕了。

这次放出来，我沒有工做，就摆个小糖攤子。那年头，攤販也尽受敌人欺侮。后来，我在旧日租界找了間房，蹬了三輪，閑了也修修自行車，勉强圖个飽。快要解放前，一陣陣的傳來消息，說八路軍快要进城了，我想，这一下张家樞他們也快来了。我心里真是說不尽的高兴，覺得蹬着三輪也不累的慌了。

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解放了，听說张家樞跟八路軍进了城，回到五厂了。我扔下三輪，跑到五厂，一看，张家樞的穿着完全改变了，大棉袄大棉褲，一副軍隊打扮。当初，我心里就揣摸她是个共产党，可不，如今事儿就愈是明白了。从此，我回到了咱們厂里，半年以后，党把我送到党校学习，我也成了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真正当起工人階級的先鋒队来了。过去的日子那么险惡，咱也为大伙

办事，如今日子这么顺心，咱更得加劲干，让咱子子孙孙都过起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

(写作组整理)

## 〔附〕 敌人供词

按：解放后，原中纺五厂推倒进步工会的一批流氓特务已大部被捕，今摘录原中纺五厂伪工会干事们被捕后的供词与法院判决词，从中可以看出敌人当时疯狂镇压工运的实况。

以下摘录几个主谋人策划推倒进步工会的供词与判决词：

### (一) 敌人阴谋推倒进步工会

**张树发自供：**“一九四六年春，认识孙荣友等，又认识了付秀山、苏砚田……由于散布谣言，说男女工在一起早晚要成大肚子等……张家樞在工会和工人讲话时说：‘这种行为是特务，工贼破坏分子的行为。’就是说我。因此我就设法通过郑庄子流氓孙荣友等研究推翻进步工会。……我说男女工人扭来扭去是对电气姜廷栋、张玉山说的，他俩到试验室就告诉女工，当时工人聚集了二十多人，派人来找我去责问：为嘛骂他们？我说：‘没骂。’当时张玉山就说：‘你不是骂他们要弄成大肚子完事？’我不得不承认，并假道歉，从此下决心报复……五月间，郑庄子流氓孙荣友、关星五二人来厂找我，他们是厂里的脚行，秘密向我联系，关说中纺经理×××跟他是朋友，总

想找几个能干的工人到他家里谈谈厂里的情况，就约我和张振远、刘芳清、彭道三、刘魁、高金山、柳树林、郑大福等十余人，约定在小刘庄茶摊约齐去×家……讨论中纺五厂工会的情况……”

**彭道三自供：**“……一九四六年三月，当钢丝工头时，孙世琚、王贵弟（老五）已组成进步工会，关于厂内工人提升助理员事，孙世琚建议以选举方式产生，我以为要经选举我自己选不上，故和张树发、刘魁三人在刘全太家中计议，赶快联络人也组织起工会，想法推翻他们。三人随在厂内联络了何祝华、刘锡明、高金山、张志华、杨少元、孙金铭、左学增、柳树林、张振远、刘芳清，连同我和张树发、刘魁，共十三人，到张志华家开会，并接受了苏祝田的任务……四六年四月，我和张树发等十三人计划推翻进步工会，柳树林向我调查，报告给×××的情况有：进步工会领导到李宗仁行轅游行一次，有中纺四厂进步工会来往开会数次，成立进步工会时唱革命歌，有学生参加教给，与厂军冲突时喊口号：‘打倒国军’，四厂工人也来援助，并砸了水上警察局……。”

**刘魁自供：**“……四六年二月，王老五等成立二次工会，曾领导工人开会反对工头们的压迫，曾将大工头孙永生开除，以致形成我们一般落后工头不满，工会为工人福利组织工人请愿，也引起厂方不满，四月上旬，工人刘全太把我叫到他家，以言语试探，我对二次工会（即进步工会）有意见，我说：‘现在工会搞得真不成样子，把大

工头孙永生也开除了，你想咱们还长的了吗？’数日后又在刘全太家中与彭道三、张树發同我共四人商議推翻进步工会，先議妥暂时組織秘密团体以对付工会，并由我开始伪装，拉攏进步工人程德庆、翟春發、刘芳清、孙玉軒、刘錫明連我七人拜盟，常利用吃肉喝酒机会刺探工会对落后工头的消息。同期間，我又在张志华家中和另外十二人拜盟兄弟，从此由我們各自拉攏厂內各部門工头与工人，逐漸扩大巩固，推翻进步工会組織。”

**张振远自供：**“……回津后找朋友刘魁家中求其謀事，住了几日，适逢五厂工人曹国峰被二撥工会（即进步工会）打跑，我就由刘介紹頂着曹国峰的工本上班，当織布見迴，刘怕被二撥工会打跑，跟我說：‘你看你盟娘这么大岁数了，有你嫂子侄女，要把我打跑了，他們吃嘛去？’托我給他办办，我就給他托工会靠近人姓孙的，后就沒有被挨打……”

“四六年五月間在参加推倒王老五工会活动中，为了搜集情况，所以表面上与孙世琚保持联系，暗中进行活动，将进步工会黃純江、宋栋等人情况报告給彭道三，以便推倒他們时加以監視……”

“一九四六年由张树發、彭道三、刘魁、柳树林、郑大福、刘芳清、楊少元、刘錫明、高金山、张志华……等人，在謙德庄张振华家中拜盟后，张树發、彭道三联络孔贊华，商量推翻二撥工会。刘魁对我說：‘咱們推翻工会你要是不参加，到时候你也干不了啦，也有危险。’我就立

刻答应推翻工会，后由刘告诉我到馬場道×××家开会。”

**彭道三检举张振远供詞：**“……四六年一月間，张振远混入了进步工会內，明着在进步工会內服务，暗里却把进步工会內決議秘密告訴刘魁，刘从张嘴里听到进步工会准备推翻反动工会的情报后，就报告給工头张树發、彭道三，三月間，张树發找了彭道三、刘魁一同到刘全太家中开会，决定与进步工会中的特务分子张振远、刘芳清、孙金明及其他反动工头磕头，組成反动集团，进行推翻进步工会活动。三月中旬，在张志华家磕头燒香并宣誓守密。次日，五厂工程师孔贊华（按：孔曾代理厂长）便知此事（从刘全太处知道的），彭道三也告訴他，孔又告訴厂长陈毅德，陈又告訴×××，×得知便联络并告訴苏砚田等，苏砚田等便找了孙荣友介紹这个反动集团，每人都记录进步工会的斗争情况，报告給惠中飯店三樓六十八号付秀山。此后，进步工会的一切計劃、決議，到何处开会，与何处联络，来往的誰，都由张振远报告。这样，×××将情报报給杜建时，由杜轉通令五厂护路队，随时逮捕进步工人；由付秀山报告給匪軍統、中統等机构。张振远在进步工会中做特务工作一直到进步工会被顛复，张振远这一阶段的罪行如下：

1. 說进步工会到四厂去开会，与左振玉联系；
2. 說进步工会与学联有联系；
3. 說进步工会組織进步工人家屬，以便了解反动工头及匪特情况，张并詳情报告。

4. 三月底（按：時間有悞）进步工会要求調整工資，张振远就把決議报告給反动集团轉告孔贊华，厂方早有了准备，并由护路队押了孙世琚、张家樞二人。

5. 六月初，中紡四厂工人来找孙世琚开会后……六月八日，付秀山在惠中飯店六十八号开会，将张振远、刘芳清、孙金明、彭道三找去介紹四厂的匪护厂队連长郑某，并决定翌日由該护厂队逮捕进步工人，并由张振远、张树發、彭道三將进步工人三十二人黑名单給連长作逮捕根据，并給了付秀山一份，并写了一张呈文，由付秀山交稽查处，文內容說：該三十二人是共产党员嫌疑，煽动工潮，由张振远、彭道三等盖章，六月九日下午三点，张树發、张振远將写好的袖章九十多个秘密交反动工头，派人把住了汽笛与电话（张振远报告过，工会决定在發生緊急事故时就拉汽笛与別厂联系……）。”

**柳树林供詞：**“四六年在五厂当工头时，与中統特务张树發等十三人結盟，我为大哥，自称十三大保。”

**苏砚田供詞：**“……四五年十月到四六年十二月时，任天津市职工救济委員时，曾……勾結五厂工人张树發、彭道三等，打击进步工人孙世琚、张家樞，强迫接收了进步工会，并将孙世琚、张家樞开除，由张树發为干事。”

## （二）商訂行动計劃

**彭道三供詞：**“……到×××家去（按：約三月底），×說：現在厂方的生产力最低，我派去的職員，孙世琚

不叫进厂，厂方一切事情不能进行，布机連一半也沒有开动，恐怕以后不好維持，厂长也对我說过：你們在厂內也連絡了一部分人，那你們就可以重新組織工会，要保护厂內机器，你們多聯絡工人，厂外由公司厂方負責，并說在惠中飯店三楼开一間房为临时办公室，进行四、五厂事，有事找付秀山、苏硯田、王翼廷、王清田等……

“孔贊华在金剛桥金城旅館楼上第一次約张树發等，第二次約柳树林、刘全太和我等开会，孔說：×××和厂方說，叫你們多聯絡工人，保护机器，千万要秘密，有事要随时聯絡，如有事，告訴刘全太与我就可以，我們問他，要做不成失了业怎么办？孔說：×經理还能叫你們失业嗎？公司里多几个人算什么，又說：孙世琚他們一定有八路从中煽动，咱們看最后的五分鐘吧。与駐厂伪軍發生冲突后，来了数千人呼口号打倒国軍等，我和张树發等人到惠中飯店告訴付秀山，付說：已經知道了，并說：厂方和×經理說过，与护路团长聯絡，要他們抓他們，他們背后有八路煽动，你們有什么事，下星期来再談……。

“又一次，我等和护路队駐中紡四厂匪軍郑連长也来到惠中飯店，他說：团长叫我来与付秀山接头。……付秀山領我到飯店吃飯时，連长要进步工人名单，我当时計算約三十二人，連长說：你們在厂內要准备好，再叫軍隊进厂。……付秀山并买来粉紅色布，做百多个袖章，上写‘中紡五厂护厂队’，并写了許多标語交給我們，并由付秀山、苏硯田二人代写呈文，請警备司令部以八路嫌疑惩处，

写完也交我們。在逮捕后，便联名盖章送警备司令部陷害。”

**张树发供詞：**“……当晚（按：指在×××家中开会后）都跟了付秀山到惠中飯店吃飯，又在那里介紹了苏硯田、王清田、王翼廷認識，大家商量由付秀山指示，由我們联名向匪警备司令部告孙世琚是八路軍。到端午节时，傳票下后，孙世琚就跑了。跑后，我与彭道三天天到惠中飯店去，与付秀山、苏硯田見面，計划推倒进步工会。苏硯田、付秀山已与駐厂軍隊联系好，由我与彭道三叫护厂軍根据我等指点抓捕。指点的人，除我与彭道三外，还有张振远、刘芳清、刘奎、柳树林、郑大福……苏硯田写的标語……”

**张振远供詞：**“……第二次在惠中飯店，主持人是付秀山、苏硯田，还有一个姓王的，参加者：张树發、刘奎、郑大福、柳树林、刘芳清、张振远。苏硯田說：你們在厂內保护机器，別叫他們砸了，厂外由张树發将臂章交給你們，聯絡駐厂軍隊，我們現在写好臂章（水紅色），到推工会时，給你們送了去，你們帶上，跟軍隊說明了带臂章的都是自己人，軍隊不抓我們……”

“四六年四、五月間，开会的地点是本市一区国民大飯店三樓李祥生房間內，刘奎說：你們临走的时候，不要一塊走，不要叫二撥工会的人看出原形来，看出来就坏了。到国民飯店集合。由彭道三、张树發領着到×××家中，在×家見到了付秀山。付秀山說：推翻工会我們是有

計劃的，有步驟的，到推翻時，不要亂了，你們不要管別的事……保護着機器，不要被二撥工會的人破壞了……會後，付秀山帶着我們到一區藍牌電車道新泰飯庄吃飯；中間，腳行頭子李祥生也趕到，一同吃飯。李說：咱們趕快把他們弄倒了吧，咱們也弄個工會于于吧，叫他們小孩子們擠羅得咱們都干不了啦。六月間，張樹發召集原班人在一區惠中飯店三樓蘇硯田房間內開會，也是先在李祥生處集合，到會有張樹發、付秀山、彭道三、鄭大福、柳樹林、劉芳清、劉奎、王清田和我，先由張樹發介紹了蘇硯田，領大家……吃飯後，即到惠中開會，蘇說：咱們這推翻工會的計劃，你們幾個人在廠里別害怕，要放心，你們在廠里要保護着機器，在廠里要壓着工人，不要停了車。不要叫他們亂了，廠里有彭道三，孔贊華聯絡負責，外邊有張樹發連絡五廠的駐廠軍隊，到推翻工會時，由張樹發領着軍隊到廠抓人，進廠時，必須有個暗號，每人臂上帶一個水紅臂章……張樹發說：我們就照着二撥工會的人抓，蘇硯田說：由明天起，我們就開始插手啦。會後，大家在惠中飯店住了一夜，轉天張樹發留下繼續商量……”

### (三) 捕逮情景

劉奎供詞：“四六年六月二十日（按，系九日之誤），由劉芳清率領一部分工人與進步工會幹事李慶云借故口角，將要毆打時，即由駐廠軍來分頭逮人，逮後，由帶袖章工人在廠內巡查，迫令工人開工。”

**张树發供詞：**“逮捕三十七名，当日下工后，由彭道三、刘芳清、刘奎等打手迫令工人到大場去，匪軍把王老五等人押到大場給工人們看。那时，我对张家樞說：你說我是特务，破坏分子，我就是，你們还想怎样，后来，就把他們押起来……”

**张树發一案判決詞記錄：**“……匪警备司令部下令拘拿孙世琚，孙他逃，未获，見孙世琚逃后，复在惠中飯店与付秀山、苏砚田开会，决定由苏、付向駐厂匪軍連长郑学礼、排长吳朋举联系，必要时听张犯之指揮。該犯于四六年六月九日上午进厂，携带大批紅袖章及反对新工会标語，与张振远、刘芳清等流氓，手持鉄棍、腿叉，帶領匪軍进厂点名抓人，當場被捕三十七名……后，先后以共产党嫌疑与新工会有关开除一百七十余工人，并令迁出宿舍……”

**彭道三供詞：**“……下午三点，一切准备好，就由张树發去領駐厂匪軍，主要由我們結盟的十三人率領軍隊逮捕三十二人（按：系三十七人）当晚，迫于群众反对，釋放了二十五人（按：系三十人），余下七人。当晚由匪軍严刑拷打，次日轉送匪团部，又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后押往法院……，逮捕后，我还怕进步工人集会，便和张树發、张振远、刘芳清、郑大福、刘魁各拿斧把、木棍，在工人宿舍行走，专门示意进步工人不准他們集会，連着七、八天威胁并联系匪軍彈压……”

**柳树林判決詞記錄：**“……逮张家樞时，柳树林与打手张志华等，均手持鉄棍，将南場封鎖，禁止工人出入，

并亲自率领匪军逮捕我地下党员进步工人等，并诬赖王老五工会贪污舞弊，向众工人宣传，致使部分工人黑白不分……”

**张振远供词：**“……当天，张树发回来，将臂章交刘芳清与郑大福分发，过了一回，张树发领了联络好的匪军队到厂内抓人，我手拿尖刀、打梭棍恐吓工人不准停车，……逮捕进步工人代表后，拘留职员宿舍时，我曾到工人宿舍，手持战刀镇压工人。我曾身带剪刀一把十多天，以威胁没有被逮的工人……”

（摘自天津市公安局档案科保存的材料）

## 九 被 捕 后

王老五 口述

一九四六年六月九日下午，我跟张家樞、徐明和几个人在合丝车间过磅的办公桌边研究情况。头天我们都要出事儿了，一早布置了一些工人，盯住张树发、彭道三、刘芳清、张振远等几个坏蛋，防备他们凶打，这时，钢丝工人闹和急匆匆跑来说：

“不好了，张树发跑的飞快，从打棉科大门跑到钢丝保全部去了。”

我们一听，知道事儿要来了，钢丝保全部里有彭道三和刘芳清。我说：我去看看。正上保全部，半路上遇见刘

芳清一边飞跑一边大喊关車。鋼絲都关了車。

我走过去問：“嘛事，你說呀！”

“別說了，別說了。”刘芳清支吾着穿过并条車間經粗紗、細紗，往布場奔去了。

自从进步工会成立后，这刘芳清表面上也混在我們队伍里，可他背地跟那些反动的封建把头們勾搭，我們也知道，今儿他这么个神情，倒是什么緣故？我想着，就追上去。

正扭头往外走，从打棉科那儿过来了几个人，手里提了浆糊桶，拿了标語紙，头上都結了白手巾，正往牆上刷标語。我問：“你們干嘛？”他們回答說：“沒你的事儿。”

我走到鋼絲和并条中間，問彭道三道：“你們这是干嘛？”

“你干什么？”彭道三盛气凌人反問。

我怒气上来了，我說：“你們要夺工会嗎？这是为工人办事嘛，你們說說！”

說着，他身边有兩個打手都拿着刺儿毛棍，一下子围住了我。我問：“干嘛？好呀，胆子可真大，你們想打架，敢摸我一下？”打手們把棍子扔下，彭道三說：“沒你的事，不是跟你，以后再細說吧。”說着，扭头就回打棉科。

在这时，見刘芳清又繞着我飞跑过去。我走到細紗間，张树發便帶了伪軍迎面走来，一进门就指着我說：

“有他！別動！”

兩個偽軍急步走來，端着槍把我推了一下，押到車間門口的小屋子裏。我一看，屋裏已有好幾個人：徐鳴和、孫士蘭……又過了一會兒，張家樞、劉世澤，好幾個人都押來了。

我對張家樞說：“壞了，上了他們的當了，他們跟偽軍勾結起來了。”

一個偽軍走了進來，把我們押到廠長室門外的那間大屋子裏。孔贊華從廠長室裏走出來，我上前一把攔住他說：“孔廠長，你別走。”這傢伙立時瞪圓了眼說：“怎麼着？”我說：“你把女孩子們都放回去吧，我們幾個代表都在嘛，你把小姑娘們放出去，天大的禍我們來頂着。”孔贊華不理，上辦公室去了，接着見張樹發也進了廠長室。

第一天，沒打我們。張家樞對我們說：“大家要注意，他們如果問我們有沒有政治背景，不管怎麼咋呼，誰也別承認，說不懂，什麼都別說，只要抓不到證據，敵人沒法！”我說：“沒關係，他們要打就嚷，嚷起來他可以少打些，犯在他們手裏了，死也沒關係，為工人啊！”張家樞又說：“他們要問孫世琚那兒去了，我們就說不知道。”一會兒，廠裏的工人這個送東西來，那個送東西來。工人們說：外邊兒都亂了，工人在設法保我們出去。

第二天一早就過堂，吳排長在屋裏喊：

“王貴弟！”

“有！”我走进了屋子，吴排长又说：

“站着！”

一个白班长又喊：“走，到外面站着！”

我走到屋外，吴排长过来咬牙切齿的说：

“王贵弟，这回你还骂我们吃私舞弊吗？还唾我们一脸吐沫吗？还打我们吗？如今犯在我们手里了，没说的了吧，这回你可明白了吗？”

我一直不言语。最后，我忍不住说：

“这一百多斤肉都在你手里了，随便吧！”

一群伪军扑了上来，把我按倒，按住两头，用棍子打了几十下，打罢，又拉我起来，跟着他们踹，我咬着牙，忍住痛，踹了又叫趴下打，又打了几十棍，再拉我出去时，血就从裤腿哗哗地朝下流了。我站都站不起来，伪军报告：

“已经打坏了！”

排长一听，才说：“好了，拉下去！”

接着叫李庆云，又听得吭吭的打。我已经疼得不大理会事儿了。

我浑身起了大紫泡，屁股上肉也打烂了，女工们过来围着我哭。这之后，我不会走路了，人们拿来一碗鸡蛋清倒在裂开的创口里，抖了半个来钟点，把那些淤血抖了出来。就这样，还是走一步流一地血，从厂里又把我們押到团部，人们扶着我上的车。一到团部，那副团长在我們夺刺刀那次，到厂里来过，就问：“王贵弟逮来了吗？”

“来了。”又問：“孙世琚逮来了嗎？”回說“沒有。”团长罵道：“混蛋！好！把你們可逮来了，你們都鬧翻了天了，一人打五十棍子，先打王貴弟。”

从这儿又把我們送到了警备司令部軍法处，关了四十多天才釋放。

我們出獄后，在南市一家住着。一天，张家樞把我找到跟前說：“特务跟我跟得挺厉害，敌人把我們放出来是想察看我們，說不定过些日子又要把我們抓回去，組織上命令我离开天津，我不能不走了。”

我急了，說：“你可不能走，你走了誰領導我們干呢？你不能走！”

“不能，組織上要我走了，不走我还得进去。你要多照管些，多接近孙士策、翟淑珍，要注意加强联系，搞好团結，不准分散。你們好好干吧！”

“既然是組織的命令，那快走吧！”我說，这事情發生前，我就知道张家樞准是共产党员，現在果真証實了，我感到又兴奋又难受，党領導我們斗争了一阵，現在快要离开領導，心里覺得挺空的，有些不忍离开。

第二天，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下了傳票，又把我逮进去了，原来是和我們一起斗争过的工人程德庆，王玉泉等又打了伪工会的腿子們，狗腿子上告說是我的主謀。敌人拷問我：

“孙世琚、张家樞、左振玉那儿去了？快說，张家樞那儿去了？”

我不言語，他們就狠狠的打我，一連过了好几次堂，都是問这个，我咬着牙忍着痛，什么也沒說。打得最厉害的那天，一共打了我三次，用大板子使劲打，一边还問：

“张家樞那儿去了？”

“不知道！”

“你們組織了什么活动？有那些人跟你們联系了？”

我說：“沒活动，都是些工人們看我們来了。”

“說，张家樞究竟那去了。說出来沒你的事，她不是跟你們住在一塊儿的嗎？”敌人又逼問。

我說：“她是个姑娘，怎么会老跟我一塊儿？”

“她以前是干嘛的？”

“我怎么会知道！”

“前天还跟你們一起，昨天就不見了。打！”

說着，又使劲打，我說：“不知道！”敌人吼叫道：

“你要再說不知道，我槍斃了你！”

我說：“我真不知道，要是告訴你假的，不是沒用嗎，何必呢！”

敌人怎么拷問，我也沒有說出张家樞和孙世据去的地方。沒有法子，敌人又把我放了出來，我沒有办法生活，就背着小箱卖冰棍儿了。

有一天，走在路上遇見翟淑珍，她問：“你干嘛呢？”我說：“卖冰棍儿。”她很自然地說道：“我到你那儿去坐会儿！”我心里捉摸，也許有什么事要告訴我呢，就領她到屋里坐了一陣，我們扯了一陣子厂里的旧事，說这

个人到那去了，那个人上那儿去了，说起孙世琚和张家樞来，我说：“他们还不回来呀！”翟淑珍看了我一眼，就轻声说：“有个人要来找你，张大姐有下落了，她派人来找你了。”我一听乐得什么似的，孙世琚临走前曾经叮嘱我好好干，将来有人来找我，帮助我们好好干起来。我这时忙问：“人在哪呢？”

翟淑珍稳稳当当地说：“你要去的话，明天在国民饭店汽车站上，有个人，他穿一身深港靠衣服，手里拿一把黑折扇。你呢，还是穿你身上这件浅港靠的夏威夷襯衫，还骑着你那辆自行车，穿青緞鞋，藍褲子，青麻絲袜子，你见到那人就这么问：‘你是不是张先生’一问，他就認得你了。”

第二天我去了，果真有那么个人，我们就联系上了。他提醒我：“你要注意，现在，特务总跟着你。”第四次见面，他说：“事由不好找，你愿不愿意到解放区去？”我说：“我很愿意去。”他又问：“家里会不叫你走吧！”我说：“我不跟他们说就走了，可以告诉他们说我出外找事由。”他说：“好吧，下次我来告诉你由谁来接你。”约定下次十二点在法国花园門前见面。凑巧，我在这天十二点前到朋友陈福順家去吃饭，我好一阵子在这家人家請他們找事由，这天正巧就告诉我在达生紗厂帮我找到工作了。我十二点和姓张的那人碰了头，我说：“有个朋友帮我找到事，你给我出个主意。”他说：“要上工。因为你要找不到事由特务就会怀疑你，找到了事由，你可

以不必走，但是有任务给你，在最近，你不能活动，以后听信吧。”隔了很久，再也见不到这人。我在达生纱厂上了工，我没后悔，我想：坏了，可能他怀疑我了，以为我不愿意出去，不可靠了吧，以后再也见不到他，再也接不上党的关系了，可怎么办？这是一九四七年五六月里发生的事。

一九四八年春天来了，我吃过午饭正在达生纱厂院里玩，传达室的人走过来对我说：“老王，有个人找你。”我走出门一看，是个年青人，留着分头，穿一身蓝制服，圆口便鞋，头上梳得溜光，可我并不认识他。

“你是王喜奎吗？”他问，这时，我已经改了一个名字，我说：“是。”他一步上前搂着我，热情地说：“我跟王庆弟是莫逆之交，你们在仁立毛呢厂不是有个亲戚吗？我托你哥哥在仁立买的毛絨，钱不够，昨天说好叫你给送回去，你是不是能到那边路口等我一下，我到那儿拿钱去？”王庆弟是我哥，可从来也没听说过这个人呢，我说：“我得跟工会理事长请一下假。”我请假出来，那人扶着我肩膀离开了达生纱厂，走了一回，就突然说：“我不认得你哥，你认得孙世琚吗？认得张家樞吗？”

我一惊，朝他打量了一回，心想，难道是国民党的特务吗？是要想套弄我逮我吗？我又不能说不认识，说道：

“认识。”那人又说：“孙世琚和我是莫逆之交，你们很好吧？”我提高警惕道：“很好，跟孙世琚磕过头，张家樞是同事。”那人见我态度冷淡，就毫不避讳的说：“不要怀疑我，我是从解放区来的，我绝不是国民党的特务，

你放心，国民党的特务不做人事，我可是完全真诚的，我很佩服你，我已经了解了你好多日子，你正在等他们，我告诉你，张家樞和孙世琚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张家樞叫我来找你，你有事就告诉我。”我还是不放心，我淡淡地说：“我们没什么关系，在一起做过事儿嘛，他们真心为工人办事，是好弟兄，可没别的什么关系。”他不管，还是接着说：“他们在解放区有了小孩，张家樞到了石門了，她现在的名字叫苏更，孙世琚也改名叫周雨亭了。”他的话说得具体又详细，我曾经在姓张的那人那儿听说过孙世琚和张家樞已经结了婚，所以想到不是瞎话，他又提起四厂的左振玉的情况，又问起厂里一些进步工人的情况，说到最后，他约我礼拜天到海关上的一个机关附近碰面，约好了他穿什么我穿什么，在哪个茶摊上坐着等我。我慢慢儿在心里琢磨，是真的来了呢，还是假的呢？要是真的，我好容易才熬到了这一天，要是我一个劲儿的踹他走；他要不再来了呢？我就拉他一下，说：“你别走！”

“什么事？”

“张家樞有了小孩，这件事还有谁知道？”

“没有谁！”他有些摸不着头脑。

我说：“好些人都知道，请你以后注意。”说这话的意思，我是暗示他，我跟外边解放区的人已有联系，也愿意同他们联系的意思，不过不明说罢了。

他说：“好吧。”就走了。

结果，第一个礼拜日，没有找到他，我就愈发怀疑

了，礼拜一那天，家里突然来了个老朋友，这人是裕大紗厂的老工头×××，他来了，就跟我扯东說西，說起了当时五厂鬧工潮的事儿，又說誰好誰坏，他問：“这些人都哪儿去了？”我說：“不知道。”他又問：“孙世琚是不是八路軍？”我又說个不知道。他还是問：“是不是上解放区去了？”我还是还他个不知道，他說：“你別蒙我了，他是。”我心里嘀咕起来，怨不得那个姓张的人說有特务到处跟着我呢，要不，怎么×××也來問这些个事呢？

停了一会，他突然說：“有个朋友帶了信給你，他約你会面，你怎么不去了呢？他等你等了好几个鐘头，后来，他怕特务要逮他才离开了。”說着，我就明白这是那人托他來探自己的，我急忙道：“我也去了，我也等了他很长时间呢，沒找到他。”他扯了些閑話走了，隔了几天，他又找我來了，說：“上回你找的地方不对。”接着又把接头的地点詳細給我說了一番，我再去时，打扮成个流氓样，头髮攏得高高的一朵花，穿一身青，緞子鞋，騎了車子在約定地点打了两个来回，突然，就見到了那人，他坐在茶攤上呢，我就推車上前招呼：

“吃了吧？”

“少見了啊！”他說。这天，他穿了藍呢子上身，皮鞋，像个跑买卖的人打扮，这个人就是李克簡。

从此，我們就常接头，我被吸收入党了，在沒入党前，我像个沒娘的野孩子，入了党，我就干得更有了劲

儿。从此，我又开始参加了斗争。

(写作组 整理)

## 十 反动势力上台

主席台上，伪市总工会派来的监选代表苏砚田正在向工人们讲话，工人们没有兴趣听他的，两眼都向一盤繩子瞅着。在空地上，那繩子像毒蛇一样威胁着工人们，会场里的狗腿子流氓们不时发出一声声的咒骂：“媽的，誰不选，就用繩子捆走，看到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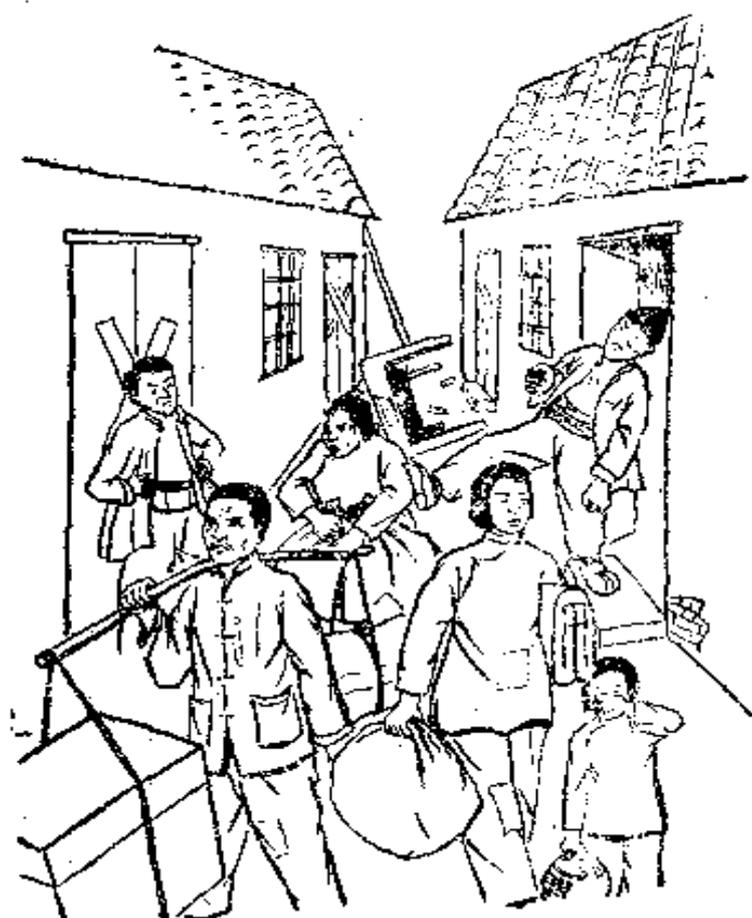
駐厂匪軍荷着槍在选举会场外面包围了一圈，会场里到处都是凶眉賊眼的狗腿子，还有那威胁人的繩子。工人们站在会场里，深知自己的命运，又将开始过暗无天日的生活了……

这是四六年六月，进步工会代表被捕后不久的事，这天在工职派付秀山、苏砚田的支持下，强迫工人选举的结果，伪工会由张树發当选为常务干事，张振远、彭道三、刘芳清、刘魁当了干事。郑大福、柳树林当候补干事。工会成立后，张树發身佩手槍，出入大搖大摆，常常在菜园子里鳴槍恐吓工人，又把郑庄子和謙德庄的流氓田玉珠、时上鳳、崔家林、曹貴亭、孙鳳汉、馬宝林等十几个人介绍了上工，“这些人都成了工会手下的打手。从此，工人要想保住自己的飯碗，就得勒着腰帶給他們送礼，外边失

业的工人想上工，也得先给他们送礼求情了。

反动势力上台后，把原来和进步工会靠近的工人一百七十多人开除了，像工人于文超，伪工会特意派人在澡堂子里打了他一顿，然后再开除；又像织布工李汝琴，一天夜里停电，张振远就诬赖她偷布，报告厂方开除了。更毒辣的是，伪工会又通知了全天津市所有中纺公司下面各厂，对五厂开除出去的工人一律不再给他们上工。

乌云密布在工人们头上。伪工会把进步工会当初推倒的王梦符又派到布场保全部当了工头，布场的把头刘魁又恢复了欺压工人的蓄性，手里拿着棍子，常常借故打



进步工人，夜里常常到工人住房墙跟前偷听，工人姜鳳山因而吓得藏到煤堆里好几次不敢出来。住在头等宿舍里的工人被赶入了二等。所选出的反动工会的干事们搬进了头等宿舍，把工房中家属自己选举出来的进步保长孙景周也推倒了，又把进步工会为

工人謀福利种的菜数千斤送给了駐厂伪軍，勾結着伪軍好便于鎮压工人；河边十几亩葦子叫脚行头子流氓李相生割去燒了，工人们燒不上了。把头刘魁在車間里又用高价出卖东西，到关錢的时候硬从工人的工資当中扣掉，甚至放起印子錢来；他又在彭道三的指示下，監視工人楊恩太（地下党员）活动，把王老五、田宝珍、张玉堂等进步工会的代表赶出工房，本人不准回家，經常向进步工人找岔毆打。这些伪工会的干事們在这时还仗势奸污了厂里不少女工。

一九四六年九月，张树發在苏硯田领导下，又在厂里發展了四十多个国民党員，在工会办公室里开会，成立了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中紡五厂八十五区分部。成立的当天，市党部还派人監視，选出张树發、彭道三、刘魁、刘芳清四个人当区分部执行委員，郝金賢的書記（按：系書記工性質）。到了一九四七年，这批伪工会干事都先后加入了国民党的特务組織，監視工人活动，为反动統治階級瘋狂鎮压工人，成了工人們的死敌。

（根据公安局档案材料整理）

### 〔附一〕 厂方开除七名工人代表的布告

#### 布告（人字第六号）

查工人王貴弟、徐明和、李庆云、张錫元、张玉堂、张家樞、齐淑花等七名，因被逮捕押獄，本厂照章应予除名。

特此通告，仰即知照为要。

此布

(陈毅德閱)①

人事課主任赵大民

六月二十日

**〔附二〕 厂方下令讓开除与停职  
工人移出工房的布告**

**布告(人字第九号)**

查本厂新用工友日增，住房咸感不足分配，茲为解决新来工友居住問題，凡非本厂工友，业經除名停职諸工友，务希于一星期內移出工房，万勿延誤为要。

此布

毅 德

**〔附三〕 厂方开除被捕之三名助  
理員給分公司的报告**

(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第二二三号)

敬启者，案奉鈞处本年十一月十六日通人字第110号函，以各厂職員請假曠职登記及人事奖惩須按期填报考勤

① 陈毅德为中紡五厂一九四六年时期的厂长。

表及奖惩月报，并限文到五日內，迅予补报，俾凭彙轉等因奉此。查屬厂考勤表自奉示后，即已按月列报送核有案，奖惩部分則自本年一月迄十月止，除六月份有助理員張錫忠、孙景周、姜廷栋等三名因违犯厂規，而予除名惩外，其余職員同仁，大体尚能奋勉从公，用特备文送請察处照，祈报为荷。此上

分公司

第五厂厂长王达甫

**〔附四〕 厂方在工人被捕后貼出  
二十七名工人停职布告  
布告（人字第七号）**

查前被逮捕之本厂工人郑春茂、刘少清、刘世澤、閻和、王玉泉、刘金生、宋栋、高相彬、张玉山、夏春生、樊庆祥、孙文义、孙家驥、路鳳歧、曹鳴鐘、曹鳴平、胡硯霞、孙士蘭、孙士荣、苗玉珍、田宝珍、李敏、秦鳳龙、翟淑珍、刘鳳蘭、馬潤华、崔开琴等二十七名，于該案未完結之前，本厂决予停职，不准上工，特此通告，仰各遵照为要。

此布

（毅 德閱）

人事課

十月六日

〔附五〕 张家樞等被捕释放后向社会局控告 中紡公司接社会局公函后抄致五厂之公函

天津市政府社会局本年九月十七日会工第1312号函内开，案据工人王贵弟、张家樞等呈略称：查中紡五厂新工会（按：指第二任伪工会）联络本厂驻军，以武装包围旧代表（按：指红色工会代表）张家樞、王贵弟、李庆云等及与工会稍有联络之男女工人，計被捕者共計三十七名，除理监事被送稽查处强以政治及其他背景寄押。事后經各方詳察，并无其他行为，方为释放。其余被捕之男女工人，亦經拘留审讯六七日之多，释放后限三日內所有被捕工人，令即迁出宿舍。按社会部为提高工人生活水准已頒發布告，无正当理由，不能无故解雇工人，近来中紡五厂被解雇失业工人不下百余名，一則不但影响家庭生活，二則失业工人增多，实足影响社会安宁，理合备文呈請設法等情。前来查該工人等所称关于解雇工人等各节，是否属实，本局无从悬揣，相应函达，即希查照見复为荷。附抄解雇失业工人名册一件，等因奉此，查来函各节，究系如何实情，相应抄同名册，即希查照，詳为見复，以凭核轉为荷。

此致

中紡五厂

經理×××

茲將被捕之三十七名失业工人錄后：

徐明和	王貴弟	李庆云	张玉堂	张錫元
路鳳歧	王玉泉	张錫忠	孙景周	孙家驥
郑春茂	孙文义	刘金生	姜廷栋	宋 栋
高象彬	曹鳴鐘	张玉山	刘世澤	閻 和
刘少清	夏春生	樊庆祥	张家樞	曹鳴平
齐淑花	翟淑珍	秦鳳龙	崔凱琴	李 敏
馬潤华	胡艳霞	苗玉珍	孙士荣	孙士蘭
田宝珍	刘鳳蘭			

无理由被解雇之十七名工人列下：

陈福順	王文汉	陶景海	孙学桐	史寿延
程德庆	李恩沛	李汝琴	黃純江	孙宝鈞
刘春林	袁致山	张广成	于德祿	路鳳琴
黃淑珍	李宝珍			

## 十一 胜利是我們的

张家樞、曹鳴鐘 口述

晚霞抹紅了天空，海河上一片晶亮的紅波在忽閃忽閃的蠕動，天漸漸地黑下來。在薄暮里，楊莊子一家小院門前，站着五廠電氣部的年青工人曹鳴鐘，他點起腳尖，仰着脖子，緊瞅着擺渡口。從對岸鄭莊子正划過來一艘渡船，借着晚霞的紅光，他看到船上有一個紫紅的人影，便

欣喜地往前走了几步，想朝渡口走去，却又像碰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似的，缩进了院门，“别人会发现我在这儿的，对她也不好”。他暗自想。

那紫红色的人影走近了，原来这是厂里交换台的接线生、地下党员李慧佩，她早对曹鸣钟有了感情。自从曹鸣钟在厂里被捕后，这小姑娘就常去探望，给他送饭。厂里把曹鸣钟开除后躲到了这儿，她每天下了班就提个饭盒过河。她不仅给曹鸣钟送来吃的，还把厂里发生的许多事情告诉他，安慰他。曹鸣钟从心底里深深地感激着他的小爱人。

这天，李慧佩把饭盒搁下，曹鸣钟揣测地打量了一下对方。“有没有找到呢？”他自己问自己，当然，从李慧佩沉静的表情中，他给自己作了回答，还没有找到党啊！

自从代表们被捕后，外边的工人们就一个劲的设法保他们出来。张家樞得到这个消息，考虑到自己放出去的可能性很小，就把在艰苦斗争中经过考验的忠实同志曹鸣钟、曹鸣平俩找到一边说：

“工人们在外边活动，看样子你们可以放出去，出去以后，要隐蔽下来，多跟翟淑珍联系，我们必须改变办法，不能再和过去一样干了。”

曹鸣平听了这话，忍不住哭了：“不，他们要不放你，我们都不走，再跟他们干。”

“不能，”张家樞严肃地劝道，“群众现在已经疲劳，敌人的决心又很大，我们再像以前那样干下去，要叫敌人一网打尽的。现在，要争取都放出去，能放出去就是

我們的勝利。我呢，眼前不可能放。”

曹鳴平又急得掉淚道：“那今後我們怎麼辦？”

“你們出去以後，要趕快找黨，楚雲同志走了，我們現在和上級黨失去了聯繫。一是要趕快找黨。你們出去後，太紅的同志不能堅持下來的讓他回解放區去，能堅持的一定留下。”張家樞說着又轉過身對曹鳴平說：“今後，你出去了要改變一下打扮，長期隱蔽下來，能隱蔽下來就是勝利。你要多找‘四大金剛’和翟淑珍她們，一塊想法兒去上工。能到別廠上工也就是我們的勝利！”

接着，張家樞又把廠里地下黨組織關係都交給了曹鳴鐘，要他出去設法找黨，同時，要他好好和廠里隱蔽下來的地下黨員們聯繫，等候上級黨的指示。

兩個小曹釋放出來，廠里便把他們開除了。曹鳴鐘無法在工房活動，便暫時在楊莊子找了個地方藏身，通過地下黨員劉增祥和廠里的黨員們聯繫。這時，劉增祥也已被廠里開除，家裡沒法住，常常睡在工廠附近的地里，為了堅持黨的工作，等待上級黨來找，他克服着艱難困苦在工廠附近堅持着。

曹鳴鐘又設法和地下黨員楊恩太聯繫，因為解放區里常常有同志到楊恩太那兒住，可是，偏偏這一陣沒有人來。年青的小曹，當時雖說比他到五廠來時長大了一些，可是還只十八歲，經歷了這樣大的風波，他沒有嚇倒，卻不免着急了。張家樞關在獄里呢，上級黨又不來，這以後工作怎麼搞呢？

正这时，刘增祥在大王庄一个工人家里会见了一个卖破爛的。卖破爛的一見他便亲热地問他：“苏更現在在那里？你快告訴我吧。”

刘增祥打量了对方很久，想了想，不知道苏更是誰。便想：这是誰呢？是上級党派來的人嗎？可又沒凭沒据的。想了一下，便搖搖頭說：

“我不知道你要找誰！”

卖破爛的急說：“你們党的領導关系在我这儿呢，你要不信，我可以把你們支部的黨員說一遍。”接着，他便說起一些黨員的名字來。

刘增祥靜靜地站在那儿，他想：党曾經教育过自己，無論如何，不能向外人泄露党的秘密，自从小曹离厂后，地下黨員都靠我联系，万一这人是国民党派來的特务，我一个人不要紧，大伙的事不能随便。我决不能承認这些人是黨員。

卖破爛的見他老是不承認，急得沒法，还說：“你要再这样不肯說就要坏了，快告訴我吧。”

刘增祥高懸不肯說，冷冷地走开了。

可他立刻就奔去告訴了曹鳴鐘。曹鳴鐘一听，霍的站了起来，机灵地看了看刘增祥，又半閉着眼想了想，拍拍腿說：“对的，他找苏更就对了。张家樞在解放区的时候叫苏更，一定是上級党來了，你快去吧。”

之后，工委派來的李瑞林同志便和曹鳴鐘取得了联系。党指示：地下黨員能隱蔽的隱蔽下來，必須撤退的要

赶快撤退，赶快动身。

曹鳴鐘和李慧佩兴奋地一同去探監。在送給张家樞的衣服里夹了一封信，暗示党已找到，外边一切都安排好了，正在設法营救他們。

这时，工房里人心都惦记着被捕的代表們，老太太們自动地上小庙燒香磕头，祈禱代表們的安全；工人們联合了十五个乡去保代表們出獄，又不断去稽查处找陈仙洲要求釋放。厂里許多女工在代表被捕后，上班就哭，不干活了，她們商議着怎么样赶快救人。虽然狗腿子特务們監視很凶，但許多女工都大胆走进翟淑珍家的街堂，她們常常是身貼在牆上朝兩头了望，見沒人时就揭开帘子进屋把錢擱下。翟淑珍又把大伙湊的錢送到李慧佩那里，拿出去設法营救代表。

不到两个月，敌人因为找不到証据，就把代表們放了。敌人瘋狂的逮捕沒有使我們的力量受到什么挫折与損失，我們終于胜利了。

张家樞出獄后，特务日夜跟蹤，无法再坚持活动，党把她安全地送到解放区。曹鳴鐘帶了地下黨員刘增祥、黃純江等也先后撤退回去。一部分地下黨員像靳昌耀、范仲軒等人，就隱蔽下来，由工委領導；另外一些被开除的和被迫离厂的地下黨員和斗争中培养出来的骨干分子，改名換姓，到了別厂上工，像馬潤华、翟淑珍等九人到了中紡二厂；“四大金剛”孙士荣、孙士蘭、田宝珍、苗玉珍等到了中紡四厂，李慧佩到了中紡六厂，孙学桐到了中紡

三厂，王老五失业了一阵后，到了达生纱厂，江庭洞到了发电厂。这些党员和斗争中的骨干并没有在反动派面前气馁，他们到别厂后，又继续在广大的工人群众中间撒播革命的种子。

一九四七年冬天，与五厂党的地下组织联系的李瑞林同志在静海独流镇被捕，组织上又派曹鸣钟同志回天津，把五厂地下党组织关系交待给何毅同志。从此，何毅同志便通过李慧佩的姐姐李淑佩领导五厂地下党组织，何毅同志又分别与分散到各厂的地下党员和斗争骨干有了联系。在迎接解放大军入城时，他们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成了天津市各纺织厂护厂斗争中的骨干，怀着兴奋与热情迎接了最后的胜利。

(写作组 整理)

## 〔附〕 他们是地下党员

工人翟淑珍的母亲 口述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来了国民党反动派，工人照样挨打挨骂。我的大女儿叫翟淑珍，当时在中纺五厂准备车间上工，她每天低头进厂，低头出厂，一听见上班汽笛，就像等着挨刀一样难受。

淑珍在厂里不敢出一口气，在家里也总是闷闷不乐。不久，她和张家樞做了好朋友以后，这才欢乐起来，

好像有了什么奔头。

张家樞也是厂里的工人，她剪着短髮，圓圓的臉盤，待人接物特別和氣，大伙都叫她張大姐，其實，她在當時年紀不大，也就是二十歲多些。她常到我們家來，有時一來就是好幾個人，像孫世堉、王老五等都常來。他們一來，就是低聲嘀咕着，好像商量什麼大事。後來，我听淑珍說，他們這些人，都是搞進步工會的，領導大伙向國民黨鬥爭，可受大伙擁護啦，只要他們出個道道，大伙就緊跟着干。我想：人家也是一個工人，白天上班，晚上還要為了大伙的事工作，我從心眼里佩服他們，所以只要他們上我家，我總是盡力照顧。

“翟娘，您在門前門後看着點，那些壞蛋來了就招呼一聲。”

這句話，張家樞每次來時，總要說一下的。我也很樂意為他們出些力。壞蛋嘛，我也認得清，就是廠里那些特務流氓，像偽工會理事張樹發等。

他們一開會，就是半宵半宵的，開完了會，還弄來些小本子，小紙條，書呀，報紙什麼的。我一看心裡就明白，這些東西不能隨便讓人看到，就把這個收藏任務攬過來了。

時間不長，張大姐等人就把我當作自己人一樣了，有時，她還讓我干點什麼呢！有一天，廠里的幾個壞蛋在離我家不遠的張樹發家開會，張大姐走過來輕輕地對我說：“翟娘，您上張樹發家附近去听听，他們在說些什麼。”

那时天快黑下来了，正是鷄鴨上窩的时候，我就借着找鷄找鴨，一边嘰嘰咯咯喊着，一边就在张树發家窗底下听着。回来后，把听到的一切，都說給张大姐，她就夸我有本事。我心想：这一点算得什么。

又过了一个时期，淑珍也显得忙起来了，她不光和张大姐一起开会，一到礼拜天，还要同她一起到市里去。到了礼拜天，一清早她們就起来了，把自己打扮成女学生的样子，拉着她的弟弟、妹妹（这小哥倆現在都是棉紡五厂工人）說：“跟姐姐上市里看电影去。”或者是：“咱們去公园去。”一去就是一整天。开始我不太明白，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心里說：“你們別在我面前演戏了，这准是去联系工作的。”果然，不久，天津紗厂的大罢工就發生了。

那年头，我可替这些年輕人耽心！他們一出去，我的心就提到嗓子眼儿，一直等他們回来后，才一块石头落地。他們倒好，天大黑才回来，一进门就胡乱地吃点东西，又接着开起会来，一直到半夜还不散。

当时，张大姐等人領着大伙成立了进步工会，向厂里的封建把头、汉奸、工賊、伪工会理事等作了几次斗争，工人才算吐出几口恶气。这个张大姐呀，真是好人，工人有困难，她就不辞劳苦地設法解决，她自己有了困难，可是一声不吭。她到外边联系工作，都是花的自己錢。她的每月工資全为大伙办事花了，甚至把心爱的大衣卖了，作为大伙的車錢。就是这样，我也从来没有听她說过一句不高兴的話。她这种大公无私、乐观的精神，我很感动，所以

我更願意挺身為他們做掩護工作。

一九四六年的端午節，張大姐、孫世琚等人在我們家裏過節，大伙高高兴兴的談笑着，我看了心里也很高興。誰知第二天中午吃飯的時候，我看出張大姐的臉色不太好，就問她：

“出了什麼事了嗎？”

“國民黨反動派要抓人，還要上這兒來搜查呢！”張大姐看了看我又問道：“您害怕嗎？”

“我怕他們作什麼？”

“他們來時問你什麼，你就說不知道。”

“嗯！”

接着，我就同她一起，把一些小冊子、書報都藏起來了。張大姐走后不大時間，孫世琚也來了，我正準備給他弄點吃的，他攔住了我說：

“翟娘，給我兩個饅頭就行了。我得離開這兒，呆不下去了，特務要抓我。”

我真吃了一驚，孫世琚為了大伙利益，罷工走在頭里，為了大伙辦事，甚至把自己的自行車都賣了，這樣的好人，為什麼要被抓走，當時我還不明白國民黨特務把這些人看成是眼中之釘，有了他們，特務們就不能逞性橫行。

“翟娘，我這就走了，以後再來看您。”

我看他馬上要走，就掉着眼淚，幫他穿上大褂，戴上口罩。化裝好了，他又問我：

“翟娘，您看我臉上那塊紅記還看得清嗎？”

我掉着泪說：“看不見了。”我送了他一陣，临別时，又給了他兩個饅頭。

等我回来时，簡直把我吓出一身冷汗，一群国民党大兵和特务正在我家搜查哪！我为孙世琚庆幸，他要晚走五分鐘，就算沒命了。当时，伪王会理事张树發把金牙一吐，瞪着眼問我：

“孙世琚藏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

张树發乱鬧了一陣，找不到人，只好垂头丧气走了。

……

一九四九年，天津解放了，张大姐、孙世琚等人都来看望我，这时我才知道，原来他們是地下共产党员！

(王文义 整理)

# 野火燒不盡

## 一 反抗提前開車

薛新春

自從進步工會被推翻以後，官僚資本家和偽工會流氓們對工人們的壓迫更狠毒，總是想尽辦法剝削工人，欺壓工人。工人們對他們仇恨更深了，工人們團結得更密切了，常常想着法兒和資本家鬥爭。可是官僚資本家們也想尽辦法來鎮壓工人，剝削工人。我們中紡五廠當時有一個青年小伙子，名叫張懷海，個子不高也不矮，圓圓的臉，兩個大眼。當時，他有二十來歲，說話總是帶着笑，無論辦什么事情都和工人一條心，所以大家都尊敬他，拿他當自己親兄弟一樣看待，因為他關心大家的生計，給大家辦好事。

這事情發生在一九四六年夏天的一個晚上。我們布場的工人們提前一、二分鐘跑出了車間，到飯房去領窩窩頭，門里聚了二百多工人，等待領大眼窩窩頭，可是偽警不讓工人們出去，工人們很氣憤的說：“咱們一天干十二

个鐘点的活，这还不算，资本家想出下流的办法来，利用吃饭时间提前十五分钟开车干活来捉弄我们，白干十五分钟的活，又不给钱，早出去一二分钟就不行，真是气人得很。”又一个工人说：“咱们二百多口人，挨个领大眼窝窝，每人三个窝窝头，不等领完也到点开车干活了，回去晚了被工头、狗腿子们看见，不挨骂就是挨打，如果不领窝窝头回车间干活，就得饿着肚子干一宿的活，简直没有咱工人活的路了。”

大家正你一言我一语的说着；张怀海从车间里出来了，大家像一窝蜂似的围上去说：

“张怀海，张怀海，你看还差一、二分钟，门岗就不让我们出去领饭，现在又提前十五分钟开车，不等领完窝窝头也到点开车了，回去晚了被工头、狗腿子们看见就得挨打受气，有心不领窝窝头回去吧，就得挨饿，你看怎么办？”

张怀海说：“工友们别忙，不到点咱们别出去领饭，不到点，咱们也不给资本家干活。哪有这么便益的事！工友们，记住，差一分钟咱们也不干，我说的话行不行？”

大伙齐声的说：“行，不到点我们一定不开车！”

这时，正巧红灯着了，吃饭的钟点到了。

领饭回来，我和范仲轩、张怀海、陈恩祿四个人走在大伙后边。张怀海说：

“咱们哥四个都是见过（即现在的拆布工），回车间去告诉不知道的工人们一声，不到正式钟点不许开车，并

且說明這一點，按鐘點吃飯、按鐘點干活，誰也不許提前開車，如果有提前的，咱四個去把車給他关上。”我們三個齊聲說：“對，差半分鐘也不給他開。”回到車間里，還差十五分鐘，天軸轉了，可是全場三百來工人站在布場大道上，不開車，儘管天軸轉得快，布機可一聲不響。這時，狗腿子們慌了，工頭也發毛了，管理員也急了，工人隊伍里有個敗類田玉良就偷偷的溜出了車間到偽工會給送信去了。

不一會兒，偽工會的代來來了，頭一個走的是大高個，四方腦袋，兩只三角眼，好像一個喪門神，他的名字叫張振遠。第二個，剛剛喝完貓尿，光着背，通紅的眼珠子，身上臉上全是紅的，像個臭蟲，他叫劉芳清。第三個，細高條，一臉的連鬚鬍，黃臉皮，亞賽一個大烟鬼，他叫劉奎。後邊跟着偽工會大頭子張樹發，還有十幾個流氓打手也跟在後邊。他們到大道中間一站，劉芳清頭一個說話：

“你們為什麼不干活？站在這干嘛？”

工人們齊聲說：“還不到鐘點哩，我們就不干活！”

劉芳清聽了大家的話，楞了一下，張振遠就接着說：

“他媽的，天軸都轉了，還說不到點咧，你們是成心搞蛋。”

張懷海便對偽代來說：“你們幾位看看表，現在是十二點二十分鐘，還差十分鐘呢；十二點三十分才是干活的時間。”

劉奎接着說：“不是提前十五分鐘開車嗎？”

张怀海說：“为啥提前十五分鐘干活，不給我們加工錢？讓我們白干活，是嘛道理？你們代表也不替我們工人想想，工人們勞累了一天还要加班加点，于心何忍？”說着，张怀海又回轉身向大伙說：“工友們，咱們不能白干！”

大家齐声应道：“不能！”

刘芳清一步过去照着张怀海臉上打了一个滿臉花，张怀海嘴和鼻子都流出了血。陈恩祿从工人队伍里站出来說：

“有理好好講，为什么打人？”

这时，伪工会大头子张树發見工人队伍强大，風色不好，便回头对狗腿子們道：“給我把这兩人带走！”

上来六、七个人拉张怀海和陈恩祿。张怀海把他們一推，說：“走就走，到那里我也有理，何必拉拉扯扯！”

这时，我和范仲軒站在工人队伍前边，領着工人們想营救他二人，就向前冲。张树發擰眉笑臉的用手攔住大家說：

“工友們，別跟这两个人学，他兩人成心搗蛋，和八路軍通气，赶快干活吧！”

大家恨得齐声說：“快把张怀海、陈恩祿放回来，不放我們不开車。”

张树發退退縮縮的說：“工友們，現在已經把张怀海、陈恩祿帶到工会去了，我們回去劝劝他倆，別上八路軍共产党的当，馬上讓他倆回来干活。你們看，現在一点多

了，赶快干活吧。”大家又齐声说：“告诉厂里，不能提前十五分钟开车，不许随便加班加点。”张树发朝伪工会的代表们向外一呶嘴，又向工人点头哈腰的说：“照办，照办！”说完就溜了。

我们的斗争胜利了，再也不加班加点了，更不提前十五分钟开车了。可是，张怀海、陈恩祿被捕入狱了。我们大伙想办法营救他们，并且暗地里和厂方斗争。我们的斗争方法方式很多：消极怠工啦，甩梭子啦，砸机器啦，割断经轴啦，往粪坑底扔纬纱啦。忽然间，霹靂一声，天空的黑云散了，太阳出来，天津解放了，共产党来了，国民党完蛋了，帝国主义赶跑了，流氓特务们斗倒了，厂里过去被捕被开除的上工来了，张怀海也上工了。在镇压反革命时，张怀海出力不小，支部吸收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以后，在每次运动中，张怀海觉也睡不着，又找干部又找群众，搜集材料，找证据，讲道理，喊口号，场场有他，天天有他，把反革命、封建把头、流氓特务斗倒了。不久，上级便把他调到国棉四厂去当支部书记了。

〔附〕 厂长在张怀海、陈恩祿拒绝提前  
开车被捕后给南区稽查处 的呈文

敬启者，案于本月三十日夜八时二十分，敝厂织布场内忽然秩序大乱，当由工会代表张树发随同驻厂稽查处王翼

廷先生入厂視察获悉，系陈恩祿、张怀海二人所煽动，当經王先生將該陈恩祿、张怀海逮捕，并曉諭其他工人安心工作，秩序始告恢复。經詢据該陈恩祿、张怀海等二人称，系因电台開車鐘点不同，經伊二人詢問鐘点，不意引起工人嘩噪，并无其他企圖。同时，并探知在陈恩祿家中住有未报戶口来历不明一人，复經逮捕，經詢据称名廖义海，在九十四軍补充团当号兵，現請病假，因与陈恩祿原在一起当兵，故住他家等語。惟查伊等所称多有不符之点，事关厂方安全，除該陈恩祿、张怀海、廖义海三名由王先生押送訊办外，相应將經過情形函請查照为荷。此致  
警备司令部南区稽查所

厂长陈毅德

## 二 失业工人要求复工

陶景海 口述

进步工会代表被捕以后，不几天就无故开除了紗場工人号称“四大金剛”的孙士荣、孙士蘭、苗玉珍、田保珍和布場的宋栋、高象彬、刘金泉等三十多名进步工人。但是伪工会的工賊們并不死心，黑夜白天还到处搜尋进步工人。

六月的一天，早晨七点，布机“挂答挂答”的震响，我正在修布机，我班噴露工陈鳳岐（陈是伪工会代表刘

魁的朋友) 对我說：“喂！陶麻子，告訴你，昨天晚上我到茅房小便去，听人說：有你和張廣成。”我一听，什么事有我，就楞啦！緊跟着我就問他：“什么事，快說吧！”陳鳳岐繼續說：“在茅房外边我听人說：你和張廣成一定得弄出布場，不弄出你們去是禍害。还說你們如果不走，就打跑你們，一个也不留。咱倆不錯才告訴你的，你好好琢磨琢磨吧！”我立时就停止了工作，心想：不走，看你們能把我怎么样。于是我一边干活，一边琢磨，一定是劉奎叫陳鳳岐告訴我，不是在茅房听的。正在这个时候，工賊头子張樹發、劉芳濤、張振远等人，还有几个流氓打手围上我了，大眼珠子直瞪着我，在我的工作范围轉了两个圈，又不言而去。我又想，于文起是被他們打完后开除的，胳膊撑不过大腿，光棍不吃眼前亏。可是走也不能不清不白地走。于是我就放下搬子，去找譚錫藩，將偽工会头子和流氓打手要迫害我的事情告訴他。当时偽工会的代表鄭大福正在場，两个牛旦子眼一瞪說：“你个人想想吧：是走好，还是打走好，你个人决定。”这时譚才慢騰騰的說：“你到人事課去吧。”我也不知怎么回事，从工程師室出来，就向人事課走去。我一进人事課門口，人事課一个職員就看見我了，拉开抽屜，拿出早已算好了的工資，往桌子上一放：“这是你的最后一次工資，”二句話沒說。我气憤地說：“我不是来关錢的。”他漫不經心的說：“我們不管这些，你現在已經被开除啦。”在那黑暗的社會里，工人沒有說理地方，从此我就失了业。第二天修車

工张广成也被开除了。連續好几天，又开除所謂有八路軍嫌疑的工人二十多名。

我們失业后，伪工会采取了更毒辣的手段，通知各棉紡織厂，不許我們这些人上工，开除的工人一律赶出工房，不准再进。尽管伪工会毒辣，并没有削弱我們的斗争意志。

一天，“四大金剛”孙士荣等，还有徐明和、王文汉、王小秋，我們二十来人研究如何向伪工会进行斗争。决定保持力量，并找王小秋的师傅青帮头子刘广海帮助。为了集中力量，我們都住在刘广海家的小楼上，大伙在一起吃饭，住了有半个来月，什么消息也听不見。后来我們才知道刘广海是国民党中統特务，和伪工会是一个鼻眼出气的人，那能給工人办事呢？过了几天，王老五和张家樞被釋放出来了，大伙都非常高兴，滿以为可以向伪工会进行斗争啦！可是不几天，王老五又被警备司令部逮捕了，斗争困难就更多啦。于是我們二十来人分別研究，認為如果呆下去，錢花光了，就会造成生活上的困难，同时也容易暴露目标。于是决定孙士蘭、孙士荣、苗玉珍、田宝珍等女同志，在二厂、三厂、四厂，由王小秋的师兄弟联系上了工。还剩下男同志十人，没办法上工，徐明和卖糖豆萝卜，剩下王文汉、刘金泉、孙文义，我們四个人回到郑庄子卖柴禾，晚上住到秦家胡同刘金泉家里，仍想办法向伪工会进行斗争。后来刘金泉托人到警备司令部去活动想办法，可是沒錢怎么办呢？錢又从那里来呢？我們都是失业

工人，連生活都保不住，那里來錢？因此，當時決定嫌疑小能夠上班的，趕快想辦法上工。我和孫文義、張寶順、孫學桐四個人就到中紡三廠去驗工。那時人事課負責驗工的是李玉海。李兩個大眼珠子瞪的圓圓地，直看我的臉，（因為我臉有麻子）說：“你姓陶吧！你是陶麻子，陶金海。”“不，我叫陶金財”。他因為平常不認識我，又沒有根據說我是陶金海，沒辦法就領我們去驗工。我們幾個人都驗上啦！

上工後，每月關的錢，每個人都拿出一部分積攢起來，湊在一起，好煩人忙到警備司令部活動，向偽工會進行鬥爭。過了幾個月，我們積攢了一些錢，就由劉金泉和王文漢去聯繫，確定利用一天傳訊偽工會代表到警備司令部問話的機會，帶紅箍進廠，要求復工。大伙聽了，非常高興，並準備了紅箍，寫上失業工人要求復工的字樣。在九月的一天，王文漢、劉金泉、沙維民、孫學桐、孫文義我們十幾個人，吃完飯就準備着，并由孫學桐在二道門看着偽工會的代​​表幾時走。不到半小時，偽工會代表就坐汽車去警備司令部了。這時我們每個人都帶上了紅箍，向廠門口走去。值勤警衛問我們是干嘛的，我們說：“失業工人，找廠長要求復工。”警衛沒辦法，只好打電話找廠長。後來從廠長室走出一個身材高大的人說：“要求復工，廠長不在，明天再說吧！”想支吾過去，我們就追問：“不在干嘛去啦？”他不理采就走了。不一會兒，又出來一個人，說：“等一會兒吧！一會兒出來。”我們在

大門口等了下來，一直等了半個多小時，也不見廠長出來。可是二道門却有很多大槍隊。不一會，偽工會的代  
表坐着汽車也在二道門下車了。我們一看風頭不對，才知上了當。警備司令部怎麼會給我們工人辦事呢？後悔也來不及了。這時偽工會的代  
表和一羣偽軍手持着槍，已經向我們撲上來，不問青紅皂白，拿大槍托子搗我們，隨後就將我們捆了起來，把我們關進了傳達室。偽工會和警備司令  
部的頭子們都上廠長室去啦。大槍隊把我們看管起來。不到半個多小時，就把我們帶上了汽車。這時，偽工會的頭  
子彭道三從廠長室走出來，手里提着一個面袋（據說是錢）和警備司令部的大官們一起上了小汽車。憲兵端着大  
槍，踏上了我們坐的汽車，一起開向警備司令部，把我們押到一間屋子裏。屋子裏有一個光着頭，穿着軍裝的軍  
官，還有一個憲兵，在屋裏走來走去，看樣子是早有準備審訊啦。我們一進去，他就站在一張桌子的中央，故作鎮  
靜，兩眼向上一翻，仰着頭問道：“你們是共產黨八路軍吧！”我們回答說：“不懂什麼叫共產黨八路軍。”“你們  
帶紅箍，帶紅箍的就是共產黨八路軍。”我們說：“我們是失業工人要求復工的，紅箍是我們的記號。”這位軍官  
理虧詞窮，沒辦法，就向我們要起熊來咧，說：“混蛋，你們一定是共產黨。”這時旁邊站的那個憲兵沒精打采地  
走了。軍官“毛古”起來啦！一邊問，一邊溜，不敢安定的坐在那裏，隨後就大聲的喊：“來人，把他們帶走。”  
我們被帶到禁閉所時，有一個軍官，兩個眼睛直看張懷海，

随后过去就是一个嘴巴。张怀海的臉立时就肿啦，原因是张怀海不久以前因拒絕提前開車被押过。我們十几个人分押在五个小屋子里。在第二天的晚上，對我們开始了审訊。审完后，几个屋子就串通消息，誰也沒有暴露什么，都是一問三不知。在提問我和王文汉时，一上来就問：

“誰是共产党？”我們說：“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他还說我們拿着刀到张振远家里去行刺。我們說：“連工房都不讓我进，怎么刺的他呢？”軍官沒話說，故意找岔儿，看王文汉穿着二道棉袄，光着头，不順眼，用木板子照身子就是几下子，还说王文汉是共产党，随后又問：

“孙世琚那去了？”我們說：“不知道。”其实我們知道孙世琚在北京，因为我去看过他。这个軍官一直問了半个来小时，一个字也沒問出来，不得不讓我們回去。回到禁閉所一搖頭，証明沒說。这次审訊完以后，一直有半个月也沒有进行审問。一天上午，又提出我們七个人，什么也沒說，挨个点名，随后就讓我們領褲腰带，叫我們取保釋放。王文汉等四人沒被釋放。我們被釋放后，不久就去接济王文汉他們四个人，送的大餅和錢。这时才知道他們四个人在我們釋放后就弄到西獄所去啦。我們釋放后，三厂就把我們开除啦！沒办法生活，就每天到鋼厂作散工活，賺的錢除自己生活外就去接济他們。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們四个人也被釋放出来。

我們第二次从警备司令部出来，厂里的进步工人都不敢接近我們啦！因为工会对进步工人監視的更厉害。有

一个工人因到小秋家去看小秋，后来就被伪工会开除了。在伪工会的严密监视下，活动愈来愈困难，同时又在生活的逼迫下，我们就分散开来，自求生活，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时刻不忘斗争。

(楊进信 整理)

### 三 黑 夜 里

王金芳

1949年的冬天，天津正处在被解放军包围最紧张的时候，外边的炮声和机枪声不断的冲进耳朵里来。炮弹不断从头顶上嗡嗡的飞过，工友们都躲进了地洞。可是大工房男单身的工友三一伙俩一群正在谈着：八路军进来了。我走进了男单身四号时，在大门口旁边站着一个人，我仔细一看，原来是小张。“你在这里干嘛啦？”小张说：“我在这里放哨啦！你到里边去吧。”我到里边一看，他们正在收听唐山广播电台播音。那时唐山已经解放了。我也与他们在一块听起来了。

大家正在听的高兴，突然外边传来了咳嗽的声音，我赶紧把电门关了，大家都躺在炕上装睡着了，有的还装着打呼噜。就听外边大皮靴子的声音咯支咯支的进了屋门，有人在说：“他妈的，小鬼崽子们都睡着了。”说话的是一大个儿，手里拿着电筒，走进屋门里边来。挨着他后

边，紧跟着一个小个，手里端着美制最新式的卡宾枪，嘴里还说：“小王八旦不好好的睡觉，拿枪把你们一个一个的都打死。”说完了，回头一脚把门踢的光当一声就走了。大家好半天也不敢说话。后来外边皮鞋声音听不见了，大伙这才把电门开开，你看我，我看你的看好半天，都说：“咱们还是接着听。”就这样，一夜不知闹了多少次，可是我们那管它这些，还是想听，因为我们大伙都等着解放，心里早等急了，听到唐山的播音，大伙就像眼前也解放了一样高兴，虽是在黑夜，也好像见到了太阳一样光明。

## 四 护厂斗争

范仲轩、靳昌耀 口述

一九四八年八月间，东北各大城市都已经解放了，黎明前的炮声逼近华北平原，京、津、唐的国民党匪军们个个狼狽不堪，缩着脖子在街道上慌张的走着，那些国民党的官太太们也显出十分惊惶的样子，手提皮箱，乘上火车、飞机在逃命，他们要完蛋了。有一天，在北宁花园的小河岸旁，站着三个人，其中有一个中等身材，身穿蓝布大褂，黄皮鞋，戴着眼镜。这人三十多岁，从外表上看像一个小学教员，其实他是我们党的地下领导者刘同志。其余两个人是申纺五厂工人，地下党员靳昌耀和范仲轩。老靳

和老范来到北宁花园，是接受党的重要任务的。刘同志详尽的叙述了东北解放的情形，并說：因为敌人要完蛋了，他們必定要破坏工厂，压榨工人，所以我們必須組織工人保护好工厂，安定工人的心，并監視敌人的一举一动，随时向党彙报。

地下党员靳昌耀接受了党的任务以后，馬上进厂进行工作，他一方面秘密的組織曾参加过地下党领导斗争的老工人和进步工人，一方面把东北解放的情况进行宣傳，当即在中紡五厂国术館（老靳經常在这儿練国术）里召开了积极分子會議，研究和布置保护工厂組織糾察队的問題。积极分子們个个精神煥發，表示一定要保住工厂。地下党员范仲軒用自己的錢买了一匹紅市布，叫他老婆放着哨，便和老靳在屋里将布撕成布条做成臂章，写上“工人糾察队”的字样。

一九四八年年底，国民党快完蛋了，厂里的伪工会打手們和匪警們到处对工人进行監視，他們經常到国术館去巡邏。在这种情况下，地下党员靳昌耀分別給伪工会理事张树發、张振远、刘魁写了三封警告信，告訴他們要保障工人和工厂的安全，不得有任何損失，否則要負完全責任。在这个时候，各个車間里的糾察队已經組織起来了。糾察員們手持木棒，臂帶紅臂章，監視着敌人一行一动。

一九四九年一月，在糾察队成立以后，天津市区炮声隆隆，人們心里的喜悅是难以形容的。地下党员在这时召开了糾察队员和党员大会。老靳激动的向大家說：“咱們



的亲人快来了，共产党、毛主席来了，我们厂孙世璐、张家樞都要来了。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工厂，绝对不能叫敌人破坏。工厂是我们工人的命根子，饭碗子，要随时注意流氓坏蛋们的一举一动。”会刚散，厂里的伪警丁队长和薛振江，巡夜走到国术

馆，见里面点着灯，进来就瞪着贼眼问：“你们干么，还不睡觉？”靳昌耀、张福德等十几个小伙子，一边翻着土（国术馆里练武的土）一边回答：“你看我们干么啦？”薛振江围着屋子在四处检查一番，没有发现什么，就狼狽的走开了。就在这时，天津郊外大炮轟隆隆的連天响，地下党员们和糾察队员們日夜不离工厂巡視着工厂和机器设备的安全。地下党员靳昌耀半个多月都没有脱衣睡觉。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晚上，解放军进入了天津郑庄子的中紡五厂，糾察队员們不顧多日的疲勞，火速向各个家屬和职工傳遞大喜訊：解放军来啦！共产党来啦！中紡五

厂的工人们个个喜气洋洋，在郑庄子欢迎自己盼望已久的亲人——解放军。解放军进入中紡五厂以后，地下党组织将已经调查好的匪警枪支清单交给了解放军。

不久，工厂党组织召集了奖励护厂有功人员的庆祝大会。在会上，这些不顾个人生命保护工厂的工人们都受到了奖励，党员靳昌耀将面库打开，给纠察员们做了一顿雪白的大馒头吃，工人阶级受压迫、饥寒交迫的日子真正的结束了。

(王恕岩、王文义 整理)

第 三 輯

解 放 以 后



## 工作組來廠

楊玉宗

解放軍漸漸逼近天津市郊了。時而打炮，時而稍停，市內的蔣匪軍慌亂不堪，特別是城防前沿的匪軍更是亂成一團，到處抓兵、抓伕，挖戰壕修碉堡，做垂死掙扎。

誰願意給他們冒險干活啊，所以匪軍抓不到人。他們凶惡的如狼似虎，按我廠的保甲辦公處的戶口規定每天必須出民伕十五到二十人，違法必究，弄得人人心慌，加上每天的物價暴漲，工人時常挨個排隊也買不到糧食。工人們上班挨餓，不上班又怕給抓去當伕，後來逼得按戶湊人當伕，有的家庭生活困難拿不起錢，只好硬着心讓自己的孩子去賣伕，掙點錢來維持生活。

光抓民伕還不行，匪軍為了加強他們的軍事力量，把過二十五歲的青年人一律強征入伍。名冊公布出來以青年人個個低下腦袋，愁得徹夜不眠。就在這危急的時解放軍的炮火打得越來越激烈了，日夜不停。工廠停。過去壓在工人們頭上的那幫作威作福的流氓壞蛋們

也知道天下要变，见了工人不再是吹鬍子瞪眼，而是离着老远就笑嘻嘻的打招呼。人们都高兴的想：这黑暗的天快明了！炮声越响，工人心里越乐，有的人很关心解放军的情况，就围拢在收音机旁听新华社的广播，只听到收音机里说：“工人农民兄弟姐妹们……你们都受惊了，我们人民解放军是劳动人民自己的队伍，打垮蒋匪帮，解放全中国……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声音温暖了我们每个人的心，真比过年还愉快的多呢！

不多几天，解放军就解放了天津。厂里由地下党领导组织了工人护厂纠查队，我们都抢着参加这个工作。纠查队分为男女两个大队，日夜巡逻，都带着臂章。

十五日深夜，工作组的人来厂了，其中大多数人是在国民党时期领导工人斗争，分别已久的工会干事们，像杨远（曹鸣平）、苏更（张家樞）等人。听到这个消息，有的人高兴的掉下眼泪来，见面后握着手，很久不知道说什么



好，有苦含着忍耐了多年的辛酸的泪，笑着说：“你总算回来了！”她们眼里虽也有了泪水，但抑制住伤感，安慰自己的兄弟姐妹们：“不要难过，坐下来谈谈今后的工作。”我们互相述说着过去经历的事情，互相勉励。张寒樞对大家说：“今天解放了，天下是咱们工人自己的了，有共产党领导，有毛主席给咱们撑腰，不用怕了，今后好好干吧！”大家听后都笑了。

工作组和军事管理委员会接收了中纺五厂，日夜忙着帮助工人成立真正由工人自己选出来的临时职工代表大会，帮助工人恢复生产秩序，搞红旗和“五六七”生产大竞赛，又成立了工人消费合作社等等福利组织，有事就和工人商量，办事待人亲切。工人们觉悟提高了，干活非常带劲，心情非常愉快。下班后就扭秧歌舞，到处都是锣鼓喧天。人人都欢欣地歌唱着。

## 第一屆職工代表大會

李夏聰、鄭洪年等口述

1949年2月7日，正是一年最冷的时候，往年，中紡五廠的工人們，會一家子圍着一床破棉被，縮成一團，蹲在工房里的冷炕上；那些為了活命、一天賺得兩個窩頭的工人，穿着襤褸不堪的衣衫，赤裸着雙腳，跑向車間，為資本家去賣命。可是，這一年的二月七日，却是一個不平凡的日子。雖然天氣寒冷，但工人們個個喜氣洋洋，好像春天已經來到，一個個臉上帶着幸福的微笑，走向車間去開會。

這一天，中紡五廠的偽工會被徹底推翻了，偽工會的理事柳樹林、鄭大福已被工人看了起來，人們歡欣鼓舞，“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口號深深印在每個工人的腦海里。

廠軍事代表在車間里對工人講起了林祥謙同志當年領導工人罷工鬥爭的事跡。“二·七”鬥爭是我們工人階級為爭取自由和幸福的偉大鬥爭，我們要繼承革命先烈

的光榮傳統……”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中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口号振动着布場車間。

接着，軍代表又講到共产党是为工人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工人阶级要团结起来，选举自己的工会，为我们自己办事，当即发动工人们以民主投票的方式选举出工人代表。工人们是多么欢乐哪！自从一九四六年进步工会被反动派推倒以后，民主选举在工厂里还是头一回，记得伪工会也进行过选举，可是，那个时候是什么选举呀！伪工会理事们印出了选票，提出他们自己的名字，打手们拿着棍棒和麻绳在車間里、工場的大道上来回穿来穿去，监视着工人们，强迫人们去选举，如果不选，棍棒会落在工人身上，麻绳会把工人捆起来。所以，那个时候，工人们看到打手们拿着麻绳和棍棒，就知道一定又是强行选举了，说不定又要出什么不祥之事，谁要倒霉，就得挨这群畜牲们的揍了。工人们为了不选他们，也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有的工人把选票用线绳串起，系成圆圈挂在脖子上，以示反抗，也有的干脆用选票去擦屁股。

人们回忆起那样的“选举”，看看今天的民主选举，真是天地之隔，而且今天自己能提自己信任的人来当代表，可真是自由啦！翻身啦！

各車間像赶庙会似的，人们欢笑歌唱着，軍代表、工作组的同志们，和工人三一群两一伙又说又笑，分不清你是工人，他是干部，可真是解放军老百姓是一家呀！

接着，全厂各个生产小组选出代表五十四人，这些代

表大都是工人一羣認為忠誠、正直的工人，他們有的在解放前在地下黨領導下，與反動派進行鬥爭的英勇戰士，有地下黨員，也有進步工人。

二月十日、十一日，又從五十四個代表里選舉出職工代表常委會，里面有地下黨員范仲軒、楊恩泰，進步工人李良聰等共九人，這就是解放以後的第一屆職工代表常委會（臨時工會）。臨時工會成立以後，工人個個揚眉吐氣，搜腰包的制度取消了，工人們大搖大擺，自自由由的走出車間大門，再不像過去下工以後要經過三道卡子的檢查了。

哺乳室建立了，食堂改善了。在過去，女工們吃飯喂奶都是站在工廠門口，家里人送來麸子面窩窩頭、咸菜，女工一邊把孩子抱到懷里，給孩子喂奶，一邊站着咬一口窩頭，啃一口咸菜，三九天，甭說喝上一口水，西北風早就把工人灌飽了。如今呢，工會給女工們設立了哺乳室，食堂也可以自由入伙了，吃的不是麸子面、山芋干，而是雪白的大米飯和饅頭。

工人們的政治地位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大大激發了工人們的勞動熱情，人們不再像過去給官僚資本家干活那樣磨洋工了，為了增加生產、支援大軍南下，他們曾要求領導批准在開飯時不關車。工人們說：“今天干活是為我們自己了，不是給那些人白吃了。”

四月十二日，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廠里又實行了民主管理，也是以民主投票的形式由全廠工人選舉出“工廠管理委員會”，“工廠管理委員會”由二十多個委員組成，

他們都是各个生产小組选出来的代表。“工厂管理委员会”是工厂的最高权力机关，工厂的重大事件，如生产計劃、工資制度、民主改革、組織变动、人事变动等都得召集委員討論，充分發揚民主来管理和处理全厂事务，在过去那听說有这个大喜事呀！

五月三日，“工厂管理委员会”开会，就决定了几个重大問題：職員和工人团結問題，保証紅五月計劃胜利完成問題，职工疾病治疗問題，怎样实行民主管理問題。全厂工人代表个个爭先恐后热烈發言，工人階級真正的当家做主了。

(王恕岩 整理)

## 槍斃張樹發

柳駿弟

一九五一年四月里一天早晨，下夜班的同志們都不回家，三五人一伙，聚集在一起喜悅的談論着，似乎出了什麼大事。我為了要知道什麼事，湊上去聽，他們正說的熱鬧。有的興奮的說：“這一回報仇的日子可到了。”有的憤怒的說：“解放前他可把咱們欺侮透了。”有人接着說：“那時候咱們算老几，人家叫你死你就不能活着。”我正在摸不着頭腦的時候，忽然保衛科王同志興沖沖的跑來對我說：“小柳，快扛槍去，今天咱廠在女單身宿舍廣場開大會公審張樹發，你們糾察隊擔任警戒。”啊，原來是這麼回事。我一溜煙似的跑回糾察隊，拿我的步槍壓上了子彈。當時我高興極了，扛着槍跑步向會場奔去。我一邊跑一邊想：解放前，像我這樣的“臭工人”，走路都不敢抬頭，今天居然拿着武器來鎮壓大家的死對頭，真是翻身當主人啦。

會場上大約有一千多人，除了在班上堅持生產的人以

他們都是各个生产小組选出来的代表。“工厂管理委员会”是工厂的最高权力机关，工厂的重大事件，如生产計劃、工資制度、民主改革、組織变动、人事变动等都得召集委員討論，充分發揚民主来管理和处理全厂事务，在过去那听說有这个大喜事呀！

五月三日，“工厂管理委员会”开会，就决定了几个重大問題：職員和工人团結問題，保証紅五月計劃胜利完成問題；职工疾病治疗問題，怎样实行民主管理問題。全厂工人代表个个爭先恐后热烈發言，工人階級真正的当家做主了。

(王恕岩 整理)

擦着眼泪紧握着槍和大家一齐哭。

陶大娘儿子陶傻子之死是一九四八年的事。想起来誰都难过，陶景海同志因参加进步工会被开除了，他哥哥陶傻子在布場推軸，大伙都知道他，人非常忠厚老实。陶景海被开除了，他們一一以张树發为首的流氓伪工会头子們，并没有放松对老老实实的陶傻子进行迫害，百般侮辱虐待，张树發指使他的亲信狗腿子刘八，每天对陶傻子打罵，拿他开心，終于被折磨病了。那时生活都成問題，哪有錢治病？病一天天加重，陶傻子拖着重病的身子到伪工会給他們叩头求他們，张树發不但不管，反而恶毒的一脚把他踢倒。不久，陶傻子就死去了。当然，在那时候死个工人真不如死个小鷄，在王賊流氓們看来，所謂安分守己的工人病死了，他們都不管，何况陶傻子是有“八路嫌疑”的家屬呢？

人們都沉浸在悲痛的回憶中，不知誰喊了一声：“槍斃他！”这时，大家都一齐喊：“要求政府槍斃张树發！”

“逮捕坏蛋刘八！”“給陶傻子报仇，給大伙报仇！”人們憤怒到了極点，有人要上台去打那个恶霸，下面的罵声、喊打声响成一片。那个称霸一方的流氓發抖了，經法庭研究，由区公安局孟局长代表政府向大家宣布：政府接受大家要求，依法判处反革命罪犯张树發死刑，立即就地执行，并根据群众要求馬上逮捕坏蛋刘八。这时一片欢呼声，人們沸騰起来了，發自內心的欢呼声响徹云霄：“感謝政府英明判決！”“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外，都参加了这个大会。会场很严肃，听不见有大声说话的，人人都紧张、焦急的等待着。到九点多的时候，一辆囚车开进了会场，大家都看着囚车，一动也不动。车门开了，首先下来了两个武装整齐的公安战士，随后，那个被绑着的万恶的工贼张树发，由公安战士押下车走进会场，人们都愤怒的瞅着他，这个王八蛋不得不低下他那罪恶的头，样子很狼狈。这个大名鼎鼎的伪市参议员、厂里的伪工会理事长、中统潜伏特务、流氓工贼，没有想到以前他随意摆布、随意侮辱的一些“臭工人”，今天居然自己组成了法庭要公审他。旁边有个上了年纪的女工说：“唉！这次不知道是不是枪毙他，要是枪毙才好。”看样子还有顾虑。当然啦，这个流氓在五厂统治这么多年，确实够厉害，难怪有人顾虑。但是世道变了，这回是饶不了他的。

这时，由公安局的代表、本厂军代表、党总支书记、工会主席和工人所组成的人民法庭开庭。万恶的特务恶霸张树发被押上了法庭，血泪的控诉就开始了。进步工人齐淑花、徐明和的老婆……等一个接一个的上台控诉，台上台下都泣不成声，人们愤怒高呼：“枪毙张树发！”这些血泪的控诉，不只是控诉了这个特务流氓，而是控诉了支持他的阶级，控诉了国民党的血腥统治，吐出了工人们多少年的冤仇。我们那能不哭呢？我们那能不愤怒呢？这时陶景海同志（解放前因参加进步工会被张树发开除）扶着他年老的母亲陶大娘上台了，陶大娘一上台就哭着要儿子，要张树发还她死去的儿子，这时大家更哭成一片，我

## 工人大翻身。

楊伯苗

一九五四年，厂里掀起生产竞赛的高潮。当时，由于工人热情高，布場的产量逐渐上升，穿箱間的供应越来越吃力，这就不得不用加点的办法来維持供应。可是，当时党給工人开办了工人业余文化学校，使大家早日不当文盲，学习真理和生产技术，这真是一件过去工人们連想都不敢想的事，因此，都要求学习。这样就出現了一个矛盾：上学不能加点，不加点不能滿足布場供应。

党当时教育我，要依靠群众，渡过“提高穿箱产量”的难关。当时，車間里用的是二人穿箱机，只能穿那么多的活，所以我有些胆量不足，犹犹豫豫，党知道我这个心理后，几次的帮助我，鼓励我，支持我。在保全工人李良聪（现在是布場付主任）、穿箱工人花桂珍等同志的大力协助下，經過一个月的研究，终于将二人式穿箱机改为一入式穿箱机，总产量比原来的提高了一倍左右，供应充足了，大家不再加点了，还能按时学习文化。我为这个改进成功

人們跳着，喊着，不少人高兴的流着泪，都说：“这下子可好了，”“可給大伙出气了。”

判决宣布以后，公安战士押着这个特务流氓，到大牆外面大場上，人們都跑去了，要亲眼看到这个坏蛋的下場，我拿槍紧紧跟着大伙一起跑去，到了大牆外，沒等这个坏蛋站住，我們公安战士神速的一槍就結束了这个可耻的生命。这时，人們鼓掌欢呼，別提多高兴啦。都跑向前去朝着他那万恶的尸体唾上兩口。

这时，囚車又开走了，大家又都亲眼看見坏蛋刘八被帶上手拷，押进了剛才載着张树發的囚車。大家真是太痛快了，真正感到是当家做主了，过了很長時間，大家才高高兴兴的散去。我回到糾察队，躺在床上休息，像是完成一樁非常光荣的任务似的。同时我也不禁想到：我今后用什么来报答党呢？

去担任这个工作。有什么问题吗？”我觉得自己的脸马上有些发烧，心也在乱跳，楞了神，不知怎么回答好。这时，书记又补充一句：“你考虑一下，不能向困难低头，依靠群众就能完成任务。”我说：“书记，不行呀！我没干过，怕干不好。我自己不放心。”“行。回去和群众商量商量，有困难找党！……”

在党的无微不至的培养和教育下，像我一样的成千上万的青年，都成了国家有用的人材。想起我妹妹；她原是一个任什么不懂的小姑娘，只有三年文化水平的一个试验室的工人，而今天呢，在党几年的培养下，成为一个年青的大学生了。说真的，过去我们家祖祖代代还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就是连个初中生也出不了啊！

怎么叫我来形容九年多党对我的培养和教育呢？恐怕说上几晝夜也说不尽呀！。

党——敬爱的党，我的母亲。还是让我用实际行动，来给人民做更多我应该做的工作吧！只有这样才不辜负您对我这些年的培养和教育！

而高兴。記得剛解放时軍事代表曾講过：“……我們是工厂的主人翁了，这是給咱自己干活……。”真的，过去的工人比牛馬还不如，不知几时大禍就从天而降。記得我十四岁那年，在天津棉紡二厂布場加油、扫車，有一天，不知誰不小心把一个緯紗管扔在一台正开着的布机的綜开口处，絞断了一片綫，一个凶惡的工头就将我乱打了一頓，我从此就失了业。解放后，还是那个我，有了这么点技术改进，馬上得到党的奖励，又評我为天津市的劳动模范，我越發感到党的温暖了。党为了进一步教育我，培养我，又兩次送我入党校学习，从此我的腦子越来越开窍了，懂得不少的革命道理。从党校回来不久，党又从生产技术上培养我。

我当跟班技术員仅仅一年左右，有一天，接到厂党总支的电话，叫我去。当时想，是不是因为工作有問題，心里有些不安。我非常謹慎地开开書記办公室的門。“老楊，你来了，坐下談个問題。”書記滿面帶笑的說着，叫我坐下，又接着問：“近来工作怎么样，在党校学习有收获吧？”

“学习的很好，腦子开窍了，懂得不少真理，工作沒經驗，总怕搞不好呀！”我有些摸不着头腦的回答着。

“你看，生产發展了一步，群众生产热情又这么高涨，非常需要个工人干部领导生产呀！你看呢？”。書記兩眼含笑等着我的回答。“群众热情是高，可是叫誰管理去呢？”我还没領会書記的意思。“准备車間需要个工人出身的付主任，我們听了群众的意見，对你很拥护，党决定派你

了黑色的小紅破棉袄，上面补着一塊一塊的黑补丁藍补丁，扣子都断了，不能扣上，总是掩着怀，一条黄不及的青夹褲齐到腿肚子那儿，袜子就更甭提了，踏拉着一双鞋，头髮像干草，連个头髮夹都沒有，总是夹在耳朵后面，焦黄的臉上只显两个高颧骨，走路哈八哈八地兩边晃，五分鐘迈不了一步，常常冻得走不了路，坐在大門口哭，回去晚了还得挨婆婆和丈夫的打罵。

記得还是我們厂里进步工会存在的时候，有一次，她又冻得坐在門口哭。有了解她情况的人，就把她的事报告工会了，工会問明情况，就派人把她送回家去，并告訴她婆婆，以后不准虐待她。有进步工会在的时候还好，进步工会被破坏以后，她又重新掉入火坑。

有一次，下班后回到家里，人家已經吃过晚飯了，婆婆把大家吃剩下来的一点飯叫她吃，玉蘭才吃到五成飽，婆婆看了看桌子上的飯，上下地打罵了玉蘭几服，就惡狠狠地說：“要是吃飽了就別强吃了，拾掇拾掇快去木厂拾木头去吧！”

虽然玉蘭肚里不飽，可嘴里也不敢說什么，只好收拾收拾就到木厂拾木头去了。

那时，說拾木头倒不如說偷木头爽快。在飢慌的年代里，偷木头就不只是她一个人嘍，那天，大家正在偷木头，被看厂的狗腿子看見了，別人的腿都快，跑掉了，只有她一个人被狗腿子抓住，不仅扣下了她的木头，还打了她两个嘴巴，看她是半死不活的人，才把她推了出来。

# 孙玉蘭

王淑敏

剛进工人文化宮，听着有人叫我：“淑敏，看电影来啦？”

我忙回头看，見是一个不大熟悉的漂亮女人，新穎的头髮，紅潤潤的圓臉，上身穿了一件烟色灯心絨的外套，脖子上还围了一块围巾，下身穿一条藍料褲，黑皮鞋，不由得使我一楞。

她見我發楞就笑着問我：“怎么不認得啦？”

呵！我这才想起来她是我們厂里的孙玉蘭呀！

提起孙玉蘭，我們厂里人人都知道，她是被党徹底解放的一个受压迫的女工。

她家住在楊庄子，因为她从小就沒有父母，給畢家作童养媳。解放后，她和她的丈夫离了婚，才有了自己的名字孙玉蘭。

我才認識她的时候，还是在日本投降的那年冬天。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她穿了一件很薄很薄而且已經变成

么他就必须先知道一下玉蘭对共产党的認識如何。

其实，玉蘭也早就知道他的心思了，就說道：“不知道。”

这时，玉蘭的婆婆也进来了，一进门就恶狠狠地坐下听着儿子盤問玉蘭。

儿子見母亲来了，气也就更粗了。問她：“你按得是什么心？这些天回到家不是挑吃就挑穿，你別認共产党亲了，我就不敢怎么样你了，你是我买来的馬，换来的驢，我願意打就打，願意騎就騎。”

玉蘭冷笑一声說：“那是过去，現在，大家都解放了，我也要解放，不叫我吃飽不行。”

玉蘭虽然鼓着勇气說了几句，看看婆婆和丈夫的凶样子，心里又有些發怯。

婆婆見玉蘭有些發怯，就更厉害了：“你安的什么心？我把你养到这么大，你会跟我强嘴了！”說着，奔向玉蘭就要打，丈夫抄起擀面棍也要打。

玉蘭是被他們母子打怕了的，見了这光景，就要跪下說好的，又一想，我总这样受他們的，得什么时候受到头呢？再說，工会說了：“政府是人民的政府，給受压迫的人民办事的，有工会給你作主。”反复一想，这样的生活活着也沒意思，不如今天就是今天吧，就大着胆子說：“我要离婚！”

婆婆听她說要离婚，就恶狠狠地說：“什么离婚，离婚行，有一节，你从八岁进我的門，吃的穿的都得退給

玉蘭受了一肚子的委屈，晃晃蕩蕩地好容易走到家里，婆婆見她沒偷來木头，就滿心的不痛快，指着玉蘭的臉罵道：“廢物，怎么人家都拾來了，就你拾不來？別提；你是不成心拾呀！”說着就是兩個嘴巴子。

丈夫脫下鞋，照她後胸又是几下子。玉蘭跪在地下求饒，畢家母子哪聽這一套，還是打！在早，她就是過着這樣的牛馬生活。

解放後，政府公布了婚姻法，我們廠子工會女工委員也組織了婦女學習婚姻法，玉蘭也參加了學習。

雖然玉蘭參加學習，但她並不敢向她丈夫提出離婚。她想：要是離不了不是更受氣嗎？唉！認命吧。當然，認命並不等於精神痛快，所以解放後大家都歡天喜地的唱着歌時，只有她一個人愁眉苦臉的。經過女工委員的再三宣傳，她才敢提出離婚。

這天，她回到家里，婆婆仍把大家吃剩下來的一些飯拿出來叫她吃。

當玉蘭吃到幾成飽的時候，婆婆又說了：“吃不了就別強……”

這次，玉蘭沒等她說完就說：“我還沒吃飽呢。”

因為每次玉蘭不敢這樣說話，這天竟理直氣壯的回答，婆婆就有點受不住了，可當時也沒說什麼，等玉蘭丈夫回來，娘兒兩個不知叨咕些什麼，當天夜間玉蘭丈夫就問玉蘭：“今天廠里生產好嗎？”

他哪是問生產好嗎，他是想了解玉蘭對他的態度，那

部說話，精神很愉快，不由得看着她一笑。

厂里人都很替玉蘭高兴，所以大家看見她都要笑的。

王鳳祥笑正被女工委員看見，她想，倒不如把鳳祥給玉蘭介紹，作个对象，也解决玉蘭生活孤单的問題了，鳳祥是个警衛，工作很認真，又是个共產黨員，倒是一对好夫妻呢。

不久，玉蘭就和王鳳祥結婚了。結婚后，兩人感情很好，鳳祥很同情玉蘭过去的生活，也很佩服她現在的工作，他見玉蘭不識字，每天还教她学习五个字。

大家看到玉蘭生活幸福，新婚后小兩口又很和美，都背地里說：“这才是被共产党徹底解放的一个受压迫的妇女呢。”

他們現在已經有三个小孩了，生活过得挺不錯。

我！”

玉蘭說：“我从八岁进了你們的門，侍候你們老的少的，誰有一点不如意的事，都拿我出气，不是脚踢就是拳打，从来也沒吃过你們一頓飽飯，一挂腸子总是空着半挂。你找我要飯錢，我还向你要这几年当老媽当了头的錢呢！”

当天夜間就到法院过了堂，后来又过了几次堂，終于离了婚。

玉蘭离婚后生活很好，精神也很愉快，工作也就積極起来了。有一次，在小組会上，大家討論紅旗競賽的事，玉蘭說：“我看把咱們这一个大組再分成三个小組，咱們自己展开小組与小組的紅旗競賽，如果每个小組的競賽指标要都完成了，那么沒問題，大組的競賽指标也就完成了。”

大家都同意她的意見。

这天，妇联正訪問玉蘭，問她現在的生活情况，工会的女工委員也在旁边陪着。

玉蘭說：“我現在的生活情况很好……要不是共产党来了，我那有今天的幸福呢？那还不是早晚死在他們手里嗎。我的生活是很好，只是我想共产党怎么不早来呢，要是早来，我的父母也不致于死那么早，我也不能受这么大的罪呀！現在我的生活虽然好，倒是沒一个亲人。”

說得妇联同志和女工委員又是喜欢又是同情她。

这时警衛王鳳祥正到工会来办事，看見玉蘭和兩個干

就在这个紗厂作工，每月的工資連吃粗糧都不够；冬天天气很冷了，还穿不上棉褲，上班时就像一溜烟似的紧往厂里跑，下班回来就围着破棉被在炕上坐着。到月头沒錢吃飯了，只好曠工，偷着到外边去做点零活。而曠工厂里是不答应的，要是被抓住起碼要挨一頓打。有一次，狗腿子們到宿舍里来抓人，他沒来得及跑出去，急得沒办法，藏在“被閤子”里才躲过这一关。……想想現在的情况，簡直完全不同了，不但生活不成問題，有了病厂里还照顧，真是工人階級当家做主，自己給自己干活了。往后的日子还会更好呢！想到这里，他心里一高兴，覺得病輕了許多。他再也不願多歇工了，病还没有全好，就提前上班了。

打那以后，他时刻注意坚持出勤。他知道自己的腸胃不好，就加倍注意飲食衛生，按时吃飯，多吃热的和軟的食物。每天下班回家后，就抓紧時間睡眠，以保證上班时精力充沛，不出事故、不漏殘。日久天长，慢慢地他織的布越来越多，質量也越来越好了。

1953年，厂里要总结他的操作經驗，派查定組来給他測定。正这时，他的胃病又犯了一次。他一边巡迴一边用手捂着胸口，自己跟自己說：“要不要休息一下呢？不行。領導上这样重視自己的操作，能越早总结出来就越好。再說这里有三位同志在查定，自己一歇，他們三人的時間也浪費了。一定不能下車！”后来查定組的同志也發現他不舒服了，讓他先去医务所看病。他很干脆的回答：

## “生产上是好汉，出勤上是模范”

王文义

晚上八点多鐘，张学礼上中班，正在織布机旁巡回，忽然家里人打来电话，說他的小孩子病厉害了。已經燒了几天的孩子的暗紅的面孔，立刻出現在他眼前。一个念头在腦中閃了一下：“可別不行了！”他忙着和工段长說了一声，披上棉袄奔回家去。他把呼吸困难的孩子抱到医务所打了一針，看她安靜下来才放了心。这时已是深夜，中班早已下班了，他嘆了一口气說：“没办法，請兩小时假吧！”

請假的事，在张学礼身上說来是很少的。这两个小时还是他七年以来第一次請的假呢。

早在1949年，天津剛剛解放不久，张学礼的老胃病又犯了，疼得直不起腰，领导上看他病得厉害，就給了他三个星期的假讓他养病；在病假期間还發給他80%的工資。张学礼在旧社会里做了好多年工，从来沒有見到工厂这样关心过工人。他清楚地記得：日本鬼子侵占天津的时候，他

# 大 楊

趙 湧

早晨六点多鐘，就听见工房四周鑼鼓喧天，厂里的扩大器放着唱片，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星期日，厂里召开技术革新大会，这个大会不是领导做报告，也不是小组讨论，是叫大家“逛庙”。啊！走进厂就看见：大道两旁红旗招展，这边是“梦想亭”，那边是“茶摊”、“小卖部”，迎面搭着戏台，左边是纱厂革新阵地，右边是布场比武擂台，修理车间的加工厂出现在它们中间；各式各样的形式摆满了厂里大院，可热闹极了。工人们逐渐的多起来，三三两两站在关键台前研究课题，揭开了厂里大闹技术革新的序幕。

革新运动展开以后，由于工人们解放了思想，早已不满足现在只看八百锭的水平，很自然的又掀起扩台扩锭高潮。留着短短头髮、个子高高的细纱值车工、共青团员楊英蘭——因个子高都管她叫大楊——在每次扩锭中都不示弱，当她听到别厂已看到二千八百八十锭时，她想：“别

人能看，我为什么不行呢？我还是个共青团员……”这天正赶上夜班，在車間遇見团委的大李同志。“大楊，这两天生活好做嗎？”

“好做是好做，我总觉着看錠子太少了。”

“现在别的厂已有看两千八百八十錠的，你打算怎么办？”大李在她身旁喊着問。

“我早有打算啦，看十台。”大楊回答的很干脆，瞪着激动的眼睛看着大李。大李怕听錯了又問一句：“多少？”大楊說：“42支这个品种一共十一台，我全包下来吧！”起初大李有些惊奇，十一台車合四千四百錠，全国记录只不过是两千一百錠，这个跃进速度实在太快了，难怪大李有些不信；但又看見大楊滿有把握的样子，她馬上說：“好吧！我跟行政商量一下，同意你看四千四百錠。”值班长知道以后，馬上給她十一台車看。大楊接受这个任务，心里又是兴奋，又是紧张。这个消息很快傳遍了全車間，有的人为这个創举所鼓舞，有的人也为大楊担心，还有少数人在那說風凉話：“小黃毛丫头，才来几天，就想露兩手。”

“你别看她这时有劲，到下半夜，又要求下車了，兔子尾巴长不了。”也有人說“她多看錠子，为多拿錢唄。”这些话使大楊很难过，但她想起組織上对她說过：“要以实际行动教育別人”，想到这里信心足了。往常夜班人們总是觉得太慢，今天这个夜班对楊英蘭來說，不是一般的，她知道：这是为了打破紡織史上的记录，这是給保守思想的人有力回击，她是在既兴奋又紧张中度过八个小时的。

东方發白，晨鐘响了六下，大楊交完班，走出車間，迎着早晨的紅霞，深深地吸着新鮮空气，感到精神愉快，全身輕鬆，这是因为她完成了組織交給她的任务。天大亮的时候，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傳遍了全厂，給人們带来了鼓舞和力量，这不但轟动全厂，很快傳到全市、全国，报纸也刊登了“青年紡織女工楊英蘭，首創看錠四千四百，达到全国最高記錄”的消息。当天晚上，北京联合紡織厂派人来厂學習了。这天夜班，車間格外熱鬧，在楊英蘭車的周圍，黑压压一片人，也有拿碼表測定的，也有划巡迴路綫的……大楊在这样場合下，心里嘭嘭乱跳，非常紧张，幸好事先党委書記曾亲切的囑咐过她：“要沉住气，平常怎么干，到那时，还怎么干……”虽然在許許多多眼睛注視下，仍有条不紊的执行操作，在相距二十余公尺长的十一台車的弄挡里，像小跑似的巡迴着。这样，在八个小时，就相当走了一百余里；她一边巡迴，一边打擦板，一边接头，忙个不停。要想叫这十一台車，馴馴服服的听人指揮，需要多么熟練的技术！需要付出多少精力！更主要的是，要有多么坚强的意志！

“七一”——这是天津市青年早已盼望的一天。这一天，团市委举行万人大会，用技术革新成就向党献礼，大楊被邀請出席大会，胸前带着金光閃閃的奖章，坐在大会主席台上。

## 一面紅旗

王文义

今年八月的一天，細紗乙班的工人，正开小組会，值班长徐明和向大伙报告了个喜訊：“今年农民兄弟經過苦战，棉花获得空前丰收……”值班长还没說完，細紗的姐妹們就嚷起来了：“这会咱可把‘肚子’吃得飽飽的，吃半飽的日子沒啦！”小刘站起放开嗓門：“那咱們怎么能把农民种的棉花全吃下去呢？”“对呀！”又有一个女工站起来，小声小气的說：“給細紗机加轉，不就能多紡紗嗎？”“好办法，好办法，”徐明和一边贊揚她的建議，一边問在誰的机台上先加轉數。这个問題一提出，半天沒有一個人吭声，小組会沉寂下来。

坐在人群后边的一位三十开外，剪着头，正在給孩子喂奶的女工，就站起来說：“我看的机台潜力大，先在我的机上加轉，試試看！”大伙回头一看原来是五个孩子的母亲、有二十来年紡紗經驗的共產黨員許淑珍大姐。她平常不說話便罢，一說就是刀刃上。“对，許大姐先試試，能行我

們都加！”

許淑珍見大伙都支持她，就說：“老徐，請你替我寫張申請‘增加車速’的請求。”她的申請得到車間的大力支持，馬上派保全工，換了馬達，車速由330轉一下子就增加到400轉。車速快了，斷頭也隨着突然增多起來，四百個紗錠中幾乎有一半斷了頭，紡着空錠子，大花不斷的开着，吐出來的白棉花，像是決開的河口一樣，再加冷風一吹，飛着的棉花，又像下大雪一樣，在空中飄揚。抽一支煙的工夫，地板被飛花給蓋上一層，機器身上全挂着白鬍子。

許淑珍火箭一樣在車弄擋里，來回穿梭，接着斷頭，汗珠從她臉上嘩啦、嘩啦的直流，她顧不得擦臉上的汗水，小樹也全被汗水給濕透了。就在這個時候，有的人就埋怨起領導來了，有的人索性找到值班長徐明和說：“增加車速是為多增產，還是為多出白花減產哪！”

許淑珍的腦子里卻沒想到這些。她想的是：農民兄弟能戰勝天旱、水災，取得大豐收，我是共產黨員，難道就被機器加快速度的困難吓倒嗎？能向機器低頭嗎？不能，機器是死的，人是活的，我要戰勝它！多紡紗，讓全國人民穿上更多的新衣裳！她對着正在开着大花的機器說：“機器，機器，我要加轉，你偏淘氣，你我相處二十來年，你從來未發過脾氣，順順從從叫我使喚，今天你倒要耍起熊來啦，好呀！我倒要看看是你把我吓倒還是我把你制服！”

許淑珍，就以這樣的共產黨員應有的頑強鬥爭精神，

向机器进行着搏斗。

可是开花、断头还是不見少，一口袋、一口袋白花，堆沒了整个車头。她用手抓起一把雪白的棉花，心痛的說：“要是这些白花都紡成紗有多好啊！”越想，越感到光凭干劲，巡迴小跑，不但增不了产，还会把身子搞垮了。不行，不行呀！得摸摸車速加快断头多爱开大花的規律。她一边飞快的巡迴、清除、接头，一边細心的視察断头，找开大花的原因。

經過几天苦苦鑽研，終于找到了断头的原因是锭子心摆动和小紗爱断头等，她一个个找到解决的办法把机器制服，大花不开了，断头几乎全部消灭了，她創造了一套完整的、又适合于高速度生产的先进操作方法。

許淑珍看管的机台車速是不是就頂到头啦？沒有，在活儿比較好做了以后，她就找到值班长說：“我那机台車速还差得远哪！我还没有过够瘾呢，再給我加上100轉！”車間领导見她这种革命干劲，战胜困难的毅力，就滿口答应。这样她看管的机器，由330到400到500最后增到520轉。她成为高速生产中的一面大紅旗。

## 陶景海鬧革新

陶景海口述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窮人們終於把千年等、萬年盼的救命恩人——共產黨盼來了。

天津一解放，領導我們工人和偽工會進行鬥爭的地下黨員張家樞、孫世瑠回到了廠里，第一件事就是東奔西跑，忙着找解放前被偽工會開除而失業的工人們，碰見一個就叫一個，沒有幾天的功夫，都把我們找來了。重新回到廠里，工作起來渾身是勁，腰板也直起來了，頭也抬起來了，高興的不知說些什麼好。

緊接着，黨領導的運動一個一個的開始了，拿工人當牛馬的偽工會代表，封建把頭，流氓打手，經過了民主補課和鎮壓反革命運動，都清除的一干二淨。活活把大哥欺負死的偽工會流氓打手“小劉八”，在鎮反運動中，媽媽向政府控訴了這個壞蛋的罪惡，政府當場就把他逮捕，判處了徒刑。幾十年的苦水，共產黨來了，才都吐了出來。

我們的生命得到了保障，我們的仇報了，我們的生

愈来愈好了。

解放前，我們父子四人干活，一天累得七死八活，只养着母亲一人，連碗稀粥都喝不上；解放后，生活提高了，我一九五二年就結了婚，現在有兩個孩子，共五口人，每月除了吃、穿，还有錢儲蓄。这是党来了以后才有的，不然，我还不是就餓死了？

党关怀我們亲如爹娘。就拿这次“苦战”來說吧，党委書記、厂长、工会主席連夜不眠，和工人一起苦战，并且还給工人斟茶倒水，亲切問候，命令連續工作不肯休息的工人休息。可是他們自己却把眼圈都熬青了，工人們劝他們回去休息，他們坚决地拒絕了：“你們晝夜苦战，我們能回去休息嗎？高产、优質衛星不上天，我們坚决不下火綫！”这給工人多大的鼓舞啊！

这次党号召我們大鬧技术革命，改变品种花样，进一步滿足广大人民物質生活的需要，我積極响应党的号召，下定决心把棉布的花样改的更漂亮、更美观。

在把紗方呢改山水縐的过程中，因为圖画的不对头，設計不好，一連好几次都失敗了。我开始有些灰心丧气，心想：这是工程技术人員的事啊！……臉上觉得一陣热。晚上，躺在床上，腦子像开着电門的机器一样，不停的轉动着，而且轉的很有次序。党，是党給我們工人带来的幸福生活，是党赶跑了压在我们头上的国民党反动派。党对工人关怀，真是像爹娘一样。党这样相信我們，爱护我們，我为什么不能很好的完成党交給的任务呢？不！坚决改好

布的花样，有党领导支持，不成功，再試驗！

織“紗方呢”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七六五四三二等好几个穿綜方法，这几个方法織出布来总跑不了这几个花样，三角形、人字形、四方形，总是弯弯曲曲的，費了好几天的時間，也沒有想出个办法来。突然，我想起在夜校的課本上学过：米丘林用兩种水果交配的方法，結出另一种又大、又甜的果子来。我反复的琢磨，用兩种花样合織成一种样子，織出来的是什么呢？試一試再說。我用三角形和人字形兩种花样，合在一起画成了一个圖样来織，織出布来花大、清楚、特別好看，像山水一样，从表面看来，好像有些水紋似的。立刻，山水縐这种布在全厂推广起来。

我并不滿足这一点成績。因为党的恩情是永远报答不清的。

(李余庆 整理)

## 老师傅的理想

刘振绪、王嘉琦

天晚了，何老师傅还不想睡觉。细纱机马达的改速问题老缠着他，可是女儿小敏明天还要上早班，灯亮着，她睡不安宁。他只得点了一支腊燭工作。他披了件夹袄，扶了扶花鏡，便聚精会神地画起马达結綫圖来，燭光照着他那胖胖的身軀，虽然睡觉很少，精神却很充沛，他一笔一笔地画着，苦苦地捉摸着……。

自从搞高速化以来，人們很少听到他的談話声和爽朗的笑声。小敏总說：“我爸爸这些日子，成天画圖，也不睡觉，簡直是入了迷了。”真的，这个已有二十九年工龄的老工人何师傅对細紗机马达改速度的問題入了迷。

厂里搞起高速化生产以来，細紗机的速度都提高了。最成問題的就是一部分新車，它是用三角带傳动的，一开车就猛轉，不能掌握快慢速度的調节，这样，在紡小紗时，断头特別多。新車的前罗拉已經是每分鐘 260 轉，如果提高到 300 轉以上，紡小紗时断头就更多，会給工人們带来

很大困难。細紗保全老師傅都說：“新車不能高速，就是馬達沒有雙速。”何師傅聽到後就想：“兩個轉速，紡小紗時轉的慢，紡中紗時又要轉的快。既要提高車的速度，又要叫紡小紗時斷頭少，這就可以給國家生產更多的棉紗，創造更多的財富。”想要更多創造財富的崇高的理想，日夜激動着何師傅。在何師傅的腦子裡常常想：“細紗新車高速化生產，就決定在馬達身上，而自己又是一個電氣工人，怎麼才能把馬達改變速度呢？”強烈的責任心鞭策着他，使他日夜琢磨，一心想找到改變馬達速度的辦法。想來想去，他就開始試驗，可是既無圖紙，又沒有參考資料。最初，何師傅在馬達上加了個阻力，經過試驗，發現降低的轉數不多，不行。第二次他又加了一個線圈，再試驗，結果電流太大，保險和電門受不了，又失敗了。以後，他又利用星期日到書店找了些參考書，可是這些書買來後，由於文化水平低，不能全部弄懂。但何師傅沒有氣餒，仍然刻苦的摸索着，運用自己多年積累的工作經驗，苦心鑽研，希望把現有的普通馬達，改成單包雙速的馬達，他又開始試驗起來，先改了個4極和6極的，一試驗，6極的電流太大，和往常一樣又失敗了。再來，搞4極和8極的，經過試驗，起動電流太大，又沒成功。何師傅想要把線包都拆了改節距，可是一想，不行，那樣既費原料又費時間，不合乎多快好省的方針。在這時候，有人就說了：“你看看，弄個馬達吧！成天擺弄着玩，也弄不出個眉眼高低來，夜里加班為了好受表揚！”何師傅不聽這

些閑話，捉摸的更起勁兒了，他一天最多睡上三、四小時的覺，自己總想：“這東西，研究時間長了，再弄不出來，這多麼不好啊！”他一邊鼓着勁兒的干，一邊也不免有些嘀咕起來。機動部黨支書趙連閣就找了何師傅，真誠而親切的說：“何師傅，甭怕，多會弄出來多會算，別着急，要用人，給你調人，有嘛困難提出來，幫助你解決！”還有那和藹可親的黨委書記劉健同志，無論在食堂或是在車間，多會見了多會關切的問：“何師傅，你血壓高好些嗎？累不累？別着急，研究不好沒關係，一點點來，當心身體要緊。”何師傅听了這些話，感動的流下熱淚。黨給予的溫暖和支持，使何師傅感覺自己不是四十多歲，而是二十來歲的小伙子，渾身的勁兒就上來了。他堅決試驗下去，絕不能辜負黨對他的希望。

別人的冷言熱語，和車間主任始終懷疑的態度，都沒有絲毫動搖何師傅必勝的信心。在車間主任提供改進資料的情況下，何師傅開始了4極和2極的試驗，在別廠試驗時，三相電流不平衡，何師傅在試驗中，就注意了這個問題，發現了兩極之間接過綫時，一定要在中點接綫，不然，別看都是一個包，電流就是不平衡。由於何師傅日夜不眠，苦思苦鑽，在黨的大力支持下，終於把變速馬達試制成功，并裝在新細紗車上投入了運行。

何師傅幸福的笑了。舒暢的心情，真是無法形容。他說：“黨比父母還關心我，經常問飢問寒，關心我的血壓高，我搞不成功，對不起黨呀！”

双速馬达虽然試制成功，新的問題又来了，开关还是没有。前一段的胜利，更鼓舞了他必胜的信心。“好！我一定把变速开关弄出来！”起初，研究用旧开关来改，一看不行，成本太高，又没有这么多的开关。他就想：要是用倒順开关改呢？也不行，距离太近，容易放炮。又研究，用花钱不多买来的星形三角开关改装。最后，試驗成功了。使得馬达必需在4極結綫时，才能起动的，避免了在2極結綫情况下，起动的电流过大的危险。他又突破了第二个难关。

在細紗新車上經過試驗，細紗車速由265轉，提高到340轉，馬达温度又不高，生活穩定好作，受到了細紗工人的欢迎。何师傅终于实现了他的理想，使細紗机为人民紡出了更多的紗。

## 機器的主人——張寶順

馮漢群、李銘城

1949年天津解放以後，沒有幾天，張寶順就以“革命工人”的身份到五廠布場正式上工，一個長久過着失業生活而掙扎在飢餓綫上的人，沒有比獲得職業更愉快的了。當時他就暗下決心：“一定要好好工作。”從進場的第一天起，他就鑽研起技術，提高工作效率，聽見誰一談技術問題，他就湊上去聽，自己經常暗地里考慮，不懂就問老師傅。這樣，他的織布技術進步很快，不久就成為全布場的織布能手了。

大躍進以來，上級要求既要保證質量，又要大大提高產量，以滿足人民需要，他開始細致的研究如何能找出巧法來加快操作。在織布工的全部操作中，他都創造了既快又安全的操作方法。

說起來也真不容易，他創造這些經驗，費的心血也真不小。單說“織斜紋布時不用找活頭，快速被動換梭子”一項吧，在車間里，機器轉的那么快，噪音那么大，生產

任务又是那样紧，真抽不出时间来研究。当他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就想到党的关怀以及志愿军在朝鲜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的英雄事迹，他身上就增加无限的力量。下了班，别人去看电影或回家休息，张宝顺却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着，失败了他也不灰心，吃饭想，睡觉想，走道也想。胜利总是属于坚毅的人们，当他试验获得成功的时候，他从内心里感到说不出的愉快，换梭时间比以前降低了一半左右，产量显著的上升了。

其他操作，如“被动处理停台”、“取梭大撞梭”等巧妙动作，都是经这样苦想磨炼才成功的。群众一提起张宝顺，就翘起大拇指说：“好家伙，布场的常胜将军，称得上机器的主人。”

张宝顺真正是机器的主人。对每一台机器都能预防发生毛病。要是机器有了毛病，只要他一听一看，或一摸，就知道毛病在那里，机器在他手里驯服的像绵羊一样。因此他几年来能一贯地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多次的避免了看来不可避免的事故和次布。

# 快乐年

王淑敏

要提起过年本来算不了什么新鲜，因为每年都有一次。但是，今年——1959年过年却和往年不同。因为厂长说：“我们辛苦了一年，特别是在下半年苦战中，大家都很辛苦，所以要请我们来一次聚餐。”

元旦的早晨，我们都穿上了自己最心爱、最漂亮的衣服到了食堂里。

这时我们的车间主任、支部书记，早已把酒和菜给我们摆好了。

我们组的李媪早就来了，坐在一张桌子上正向我招手：“淑敏坐这来！”

我一看没外人，都是我们组的人。小姚今天打扮得更漂亮啦，家作小花棉袄，毛料裤，两个小辫梳得挺光。她见我来，也不答话，也不让坐，眨巴着两个小圆眼出神。我看了看她，也没说什么，就和她坐了个对脸。

我知道小姚因为这几天抢旗胜不了我，总是和我有点

别扭。

开始吃饭的时候，组长给我们斟上了酒。

李熾说：“咱们今天可得痛痛快快地喝几杯呀！大家好容易有机会在一起热热闹闹玩一回。”

我端起杯来向小姚说：“小姚，来，我敬你一杯。”

小姚忙站起来说：“你别敬我，我也别敬你。”

大家正你看我、我望着你不知是怎么回事，小姚继续说：“咱俩划拳，谁要是输了，就罚她吃酒。”

我本来不怎么喝酒，但在这时也只好和她吹大话：“划拳就划拳吧，还在乎你！抢红旗胜不了你，喝酒还胜不了你？来！”

正划的起劲儿，党委书记到我们桌子上敬酒来了。

他说：“同志们，我代表党委庆祝你们今年的大丰收，敬你们一杯，并预祝你们明年更大的丰收。”

大家忙说：“我们的丰收是党的英明领导，请您代表党委接受我们的敬酒吧。”

党委书记连声说：“好！好！大家干一杯吧。”

说着大家忙站了起来，我虽不怎么会喝酒，也跟着大伙一饮而尽。

党委书记喝完酒，眼睛往四下转，手指着小姚说：“这位同志是在苦战时抢旗子摔跟头的小姚同志吧？”

大家听说摔跟头三字，都笑起来。向党委书记点头说：

“是她！”

小姚把嘴一撇说：“在‘乐战’时摔跟头的才是我

呢，我沒参加过苦战！”

小姚說参加“乐战”沒参加过苦战，在我們小組來說，这到是件眞事，就拿前几天夜班的情况來說吧，因为要縮短停車時間，我們小組落紗工就展开了左右兩面搶紅旗子的競賽，看那一面落紗落的快，生头生的快，那一面的落紗工人先出弄挡，早搶到旗子，到下班时把每台車所搶旗子的总数加起来，那一面搶的次数多那一面就为先进。我代表左面搶，小姚代表右面搶，小姚摔跟头也是为搶旗子摔。

那天，在一条弄挡里，小姚落完紗剛出来，見我还没出去，她就忙去搶旗子。其实呢，我們早已落完了紗，我虽然身子沒出去，但胳膊早就伸出去，把旗搶到手了，小姚扑了个空，当下摔了个跟头，大家都笑起来了。我也笑了。剛巧正遇党委書記給大家送茶水，見小姚摔倒，忙去扶她。小姚忙起来，有点不好意思的，就指着我說：“你別笑，下台車要再叫你搶去我就不姓姚！”

我們倆競賽了一夜，到下班算搶旗子的总数时，鬧了个平手。

小姚看了我一眼說：“我白摔了个跟头，怎么一个旗子也沒比你多呢？”

虽然事情过去了，可是，只要大家提起来还是笑呀笑的止不住。

党委書記見小姚說話有趣，端起杯来非再敬她一杯不可。

党委書記走后，李嬌說話了：“別光你倆玩，出个主意大伙玩玩。”

大伙都同意。有的說：“咱輪流着唱歌吧。”也有的說：“抓鬮唱歌吧。”

我說：“咱找一个人去敲鼓，大家拿条手絹，手絹傳到誰手，鼓点要是停了，就讓他唱一个歌。”

大家說：“行！有意思。”

小姚听說找人敲鼓，就忙說：“我去。”

当手絹傳过一圈后，小姚看看又傳到李嬌那儿，就把鼓停了。

大伙拍手笑着喊：“李嬌唱个歌吧。”

李嬌手指着小姚說：“这个孩子頂坏了，你怎么偏到我这就停呢？”

小姚早笑的直不起腰来，兩手光晃着李嬌的膀子叫李嬌唱歌。

李嬌說：“我可唱不好啊。”說完果真唱了起来，她唱的是：“社会主义好。”

聚餐散了之后，李嬌还不住地向大伙說：“今年可真过了个快乐年！”

